

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

楊渡、簡明仁 著

簡吉和台灣農民運動

赤い草の華
血の色に咲く

新・戰・術・を・用・る・つ・、

ある・臺・灣・農・民・組・合・。



海拔三千尺
魔境の龍眼小屋
機關紙の印刷所

簡
吉

黃石順
謝雪紅
趙港
湯德章
楊克培
陳纂地
簡城
陳崑崙
李天生
張玉蘭
李應雄
張玉蘭



聴
け

事件の經緯と内容の素描

名は救援、實は革命！

赤衛軍の組織敢て辭せず

農組と文協の臺共外鄭運動

阿里山に夜襲

雷に滑る岐路、丸木橋二梯子段道
苦力小舎を包囲、魔境小舎に殺到

五魁縛に就く

主体は下層農民

暴動化の危険

The Revolutionary with Violin
赤い草の華
血の色に咲く

被壓迫階級！

建立耕作權 建立團結權
台日鮮中工農階級團結起來
日據時期的農民運動
台灣人英勇反抗的歷史
不再埋藏於白色恐怖的冰原下……

臺灣文化協會鳳山小舎組合
黃榮燦
台灣民主聯軍
台灣赤色救援會
台灣農民組合
台灣共產黨
臺灣自治聯軍
農民希望工程

路，越走越長；
歷史，越追尋越深邃

台灣史總混雜著悲情、淚水、
傷痕、血跡的面貌。
彷彿台灣人是被欺負的童養媳。
然而，透過日據時期的農民運動
與社會運動者的影像故事，
看見台灣人曾經的憤怒與希望，
反抗與行動。
在他們的容顏裡，沒有悲情、
沒有哀傷，沒有無力的嘆息；
有的是堅定的信念，反抗的行動。
農村的抗爭、無悔的入獄，
以及良知的恆久堅持。
在他們身上，展演一段台灣曾
有過青春的反抗，反抗的青春，
卻被歷史沉埋許久……

旗幟 蕭曾達

和我一同起來吧。
誰也不會像我這般
渴望盤桓在那枕上
在那裡
你的臉要為我關閉整個世界。
在那裡
我還想讓我的鮮血
圍繞著你酣睡入眠。
但你還是起來吧。
你，起來吧。
請和我一起來吧
讓我們一同出去
去同那邪惡的蛛網
同那分發飢餓的制度
同那寄生蟲的組織
來一場血肉拼搏。
我們走吧。
你，我的星辰，和我在一起
剛剛從我的黏土中誕生。
你終將找到自己隱藏的源泉
和我一起
站在烈火中，
睜著你桀骜不馴的眼睛
高舉我的旗幟。

THE FLAG

by Pablo Neruda

Stand up with me.
No one would like
more than I to stay
on the pillow where your eyelids
try to shut out the world for me.
There too I would like
to let my blood sleep
surrounding your sweetness.
But stand up,
you, stand up,
but stand up with me
and let us go off together
to fight face to face
against the devil's webs,
against the system that distributes hunger,
against organized misery.

Let's go,
and you my star, next to me,
newborn from my own clay,
you will have found the hidden spring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fire you will be
next to me,
with your wild eyes,
raising my flag.

主體は下層農民
暴動化の危険
識栗子べき實行力

The Revolutionary with Violin

Homeward Publishing

978-986-91423-2-8

Reappearance HR021

NT\$ 1000



をび叫の級階迫壓被！げ聽



詩人、作家。喜歡旅行、閱讀、電影和足球。最喜歡的地方，是新疆和阿爾泰山。大山大水，以及無盡的沙漠。最喜歡的，就是《直到世界的盡頭》。生於台中農村家庭，寫過詩、散文，編過雜誌，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中時晚報》總主筆，輔仁大學講師，主持過東森報導電視節目「台灣思想起」、「與世界共舞」等，現任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著有詩集《南方》、《刺客的歌：楊渡長詩選》，散文集《三個朋友》、《風流萬里》，報導文學《民間的力量》、《強掉頭解體》、《世紀末透視中國》、《激動一九四五》、《紅雲：嚴秀峰傳》、《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長篇紀實文學《水田裡的媽媽》及戲劇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新劇運動二十餘種。

美國柏克萊大學電機博士，為傳承延續簡吉先生代臺灣農民爭取公義理念，及陳何女士扶助弱勢的愛心，於一九九三年八月四日成立財團法人「眾教育基金會」，以「助學扶弱」與「農民教育」為主，投入社會公益。基金會深耕二十多年，努力追尋歷史真相，以還前輩們清白。現在更進一步，思考「農民教育」未來的意義，因此，自二〇一一年開始，於臺南大崎推動「農民希望工程」專案計畫，希望將來可延伸至各個村落，落實臺灣成為無毒有機島的願景。

簡明仁



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

Reappearance HR001 NT\$ 360

從一位小學老師，到一位「帶著小提琴的農民革命家」；簡吉可說是台灣農民運動與民間反抗史的先聲與領袖，他組織農民向日本殖民政府發聲，當時曾捲起了近兩萬四千名農民的參與；而1945年後，二二八的大鎮壓之後，這一頁農民運動及簡吉、當年在台的「中共地下黨」也一併被掃入台灣史的塵封檔案中。作者楊渡在本書中走訪了多位當年與簡吉有真正交誼的台灣「老左」前輩；也爬梳了包括國家檔案初解密的簡吉文件，讓讀者初識這位以知識份子投身農民反抗運動的台灣史英雄，也由簡吉其人的一生，見證了在「二二八」前後的台灣，更深刻民間史頁與社會悸動。這是一部追尋父親而起的報導文學作品，也是一章台灣歷史課須補上的一頁。

紅雲：嚴秀峰傳

Reappearance HR007 NT\$ 320

一座百年古宅，一段沉埋的革命史詩，從蘆洲到杭州的抗日，從戰亂到繫獄的至愛傳奇，李友邦將軍和其妻的故事。當時年僅十七歲的杭州女孩嚴秀峰，眼見家園已毀國將淪亡，忍痛擋下雙親，義無反顧投入抗日戰爭。抗戰勝利後，隨著夫婿李友邦來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又因無端牽連進匪諜案而入獄，帶著剛出生不久的孩子坐牢。大時代的命運雖半點不由人，堅毅的性格，讓嚴秀峰用一輩子的人生，守候丈夫的愛與他們的宅子——「蘆洲李宅」。

水田裡的媽媽（上／下）

Reappearance HR019 NT\$ 650

曳引家族史的線軸，祖先落腳台中烏日，伴隨大歷史的浪潮，走過日治時期、國民政府遷台，社會轉型期……父親不甘固步於農村，決定開創鍋爐製造的事業；母親被迫逃亡，卻始終堅毅強韌，維繫一家燈火。家事衍續的同時，臺灣社會也不停告別過去，迎向未知。走過農業轉型的落寞晚景，走過工商業的湧動勃發，「家」如一扇眺望歷史洪流的舷窗，見證台灣社會的諸多異變。

南方家園 Homeward Publishing







火方曲辰口シア展覧見合會



見よ！

力と望みに充ちた
十年間の建設の
跡を！

統計。ボスナ。漫画。彫刻。新聞。雑誌。書籍。
その他。

費 10 セン

日本コレタリア藝術聯盟
前衛藝術家同盟
產業勞働調查所
無產者新聞

後援 全國無產團體協議會

無產者新聞推奨
岩波文庫版
河上肇、宮川実、共訳

マルクス 資本論
第一分冊 実價二十銭
第二分冊 近刊

於京橋第一相互二館階

11月18日(金)ヨリ
午前9時 午後ヨリ
20日(日)マテ
午後5時 マテ



張主の党民農働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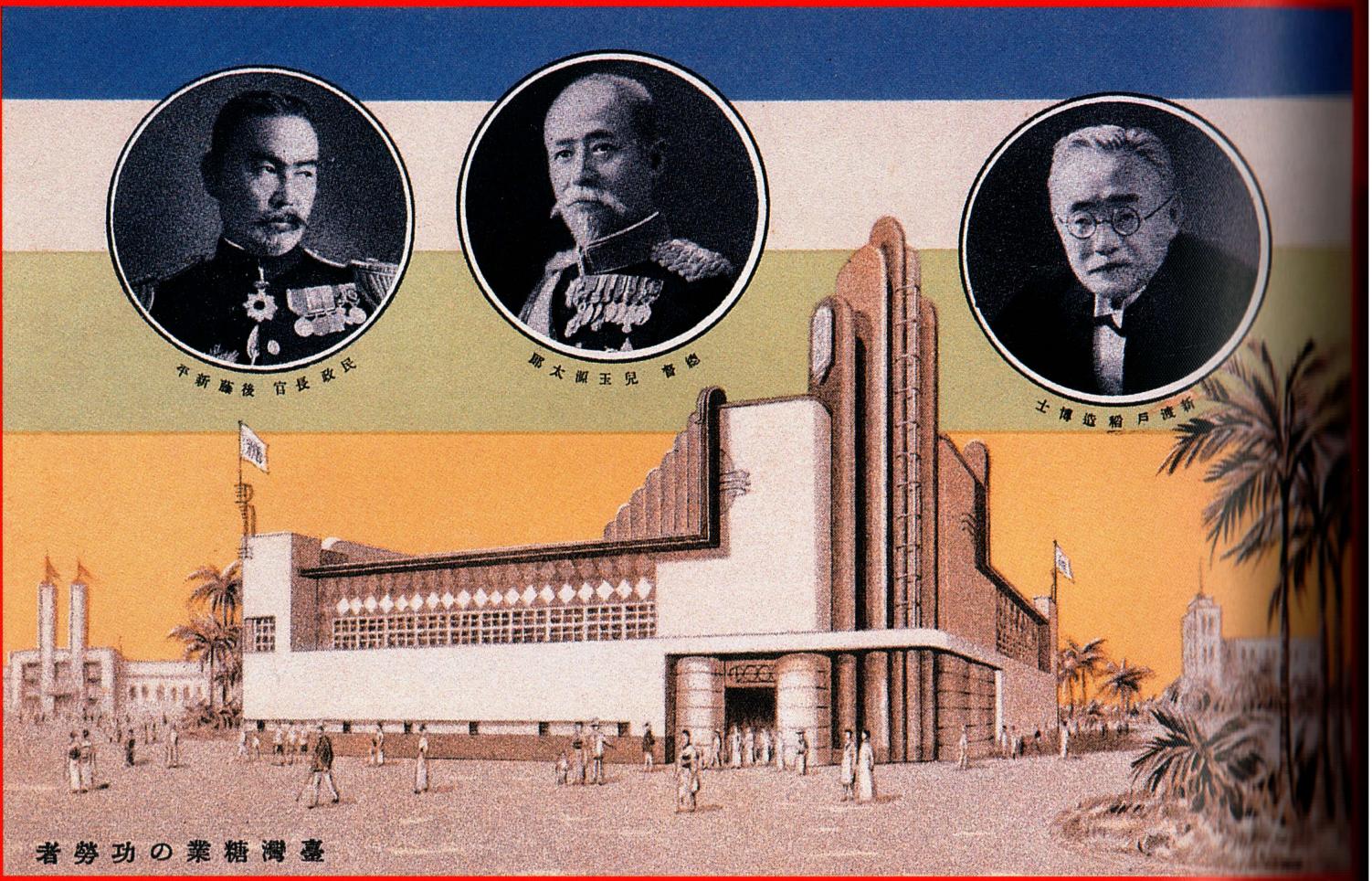
！ 食に店働く
よへ與を事仕 岩方
保證保地土に民農を働く
よへ與を由自由に民人のて凡

田英次
大阪市東成区守野町一六四

R 1928

サフルハシハホオ
房治橋大

労働農民党公認候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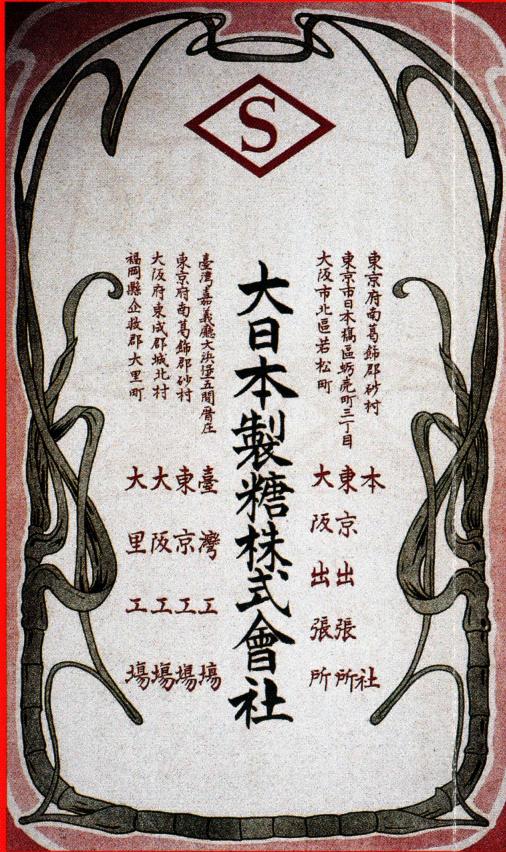
臺灣糖業功勞者

一、欲對弊社關係一切之文書當用此證上之印鑑
一、欲對弊社受取金項必携此證憑尚若不帶此證書
者分厘不與

注意

印鑑	
名 氏	所 住
戴 昌	東勢街 下板栗埔
	三九
耕作人證	
第 八 六 六 五 番	
14.4.7 日行發	





一、欲對弊社關係一切之文書當用此證上之印鑑
者分厘不與
二、欲對弊社受取金項必携此證憑倘若不帶此證書
證明屆出本社
一、右者各項宜嚴重勵行



帝國製糖株式會社

(替書)

No. 72

所長	主
主任	總經理
擔當者	
整理	

第	回
前回迄	

但利子
十期間
割

借
用
證

一金
松川也

ニ十二キ栽培甲數
畑
○甲資分立
厘一毛一絲

右金員栽培資金ニ差支貴社ヨリ借用候處實正也返済ノ義ハ左ノ條件ニ依
リ來ル大正九年二月三日限り元利金共無相違返済可致候
一、本年栽培ノ甘蔗貴社へ賣渡スヘクニ付本年十二月以後甘蔗引渡シ次
第期日前ト雖モ其代金ヨリ差引カル可シ
二、借用金ニ對シ甘蔗代金不足ノ場合ニハ期日迄ニ元利金全額取揃ヘ現
金ニテ返済ス可シ
三、期日迄ニ返済ノ義務ヲ果サザル場合ニハ連帶者ニ於テ期日後一箇月
以内ニ辨済ノ責ニ任ス可シ
以上ノ各事項聊力達背セザルコトノ證スル爲メ連帶者連署ヲ以テ借用證
書仍而如件

大正九年二月八日

借用主

大正九年二月八日

連帶者

内入金記入欄

月日	摘要	通番	知書號	内入金	残金	利息	元	肥	苗	利
大正九年二月八日	大正九年二月八日	大正九年二月八日	大正九年二月八日	11.2.22	0	160	—	—	—	—

3579191 4
9.1.6 2020 4

座 落 和 仰 角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御中

金華廳東洋縣西門村借主
李連帶者

No.

領收證

一金ちゃんにあらわす

但大正六年期分小作料(収官半斗)

立石口斗

升

卷之三

卷之三

松木

卷六



右之通正二領收仕候也

大正三年六月二日

帝國製糖株式會社

堡

庄街

番地

以示君
殿

臺灣、朝鮮、中國に於る帝國主義 植民政策の本質暴露!!

時 日 五月十五日・午後六時
場 所 神田美土代町青年會館

臺灣問題、中國問題、朝鮮問題——大講演會

增補本日記

布施辰治 金三峰 陳基昌
上村進 金桂林 周進三
呂靈石 高景欽 李東辛
郭國基 林泰虎 外數氏



農民譜
（一）

風吹雨打、
水浸日曬、
一年中、辛苦辛苦。
只希望、稻仔好、
粟價高、
這辛苦、也即有補所。

好收成、無疾病、這儉省、也即有路用。
六月大水、秧仔淹沒、等待到、大水退乾、又不幸、
扒頭崩、圳水斷、浸不死、也被日曬爛。
十月收冬、只有四成、這祇足、地主租額、
留下來、刈稻丁、肥糞錢、無聚纏、怎得去開支。

(五) 晒乾鼓淨、賣渡
地主趕到、賣較
一大堆、被他裝走、
只剩些、風鼓片、
二槽頭、看怎會、維持到年尾。
(六) 改刈布店、
來架猪砧、無一位、肯再除大、
又兼得、這景氣、無塊借、
只好把、食衣來縮減。
(七) 期限要過、
當頭當盡、納不完官廳租稅、

又被他、收稅官、來催促、駭怕得、真像犯着罪。
農會豆粕、圳務水銀、怎參詳、也不允准。
差押官、牽去牛、鵝拿去猪、一齊拋紛去。
不勤不儉、怕受飢寒、幾年來、勤々儉々、也依然、要不飽。
兒不媛、自嘆命、受苦敢誰怨。
凡附有存證的字皆清俗音

中華支那桃園之即墨庄的真相

臺灣農民組合本部

我們農民組合中雖大都自古年受了一層重壓以後，組合是一
發展、也更不是可却、組合員的所爭精神一日一日向張起來、農組的任
務、我們了然就不可、正因這精神明更貴、爭地主告非賣本家地主吃飯的夫狗們
我們全絕就不可、因此才有了這次的大暴壓。都是資本家地主
的機會！最近事、之都擁護他小的利益所付于這次中國農業組
是那裏倒說是農民賴毫無解散、解散意古和人
是那裏會是甚麼東西、造不用說大家認錯了、真正能代表
農民某種利益的、乃是農民組合、并不是農業組合審：

七月十一日 中壢部警官梁謀長親到下大隊營組事務所，向呂德華居
(組合常任委員)云：桃園農會組文部雖被解散了，你們的中壢支部本應
解散，當時是呂本魯某之辯解，謀長都付之一笑，最近幾句呂尼皆一言不發。
終達十日內不实行，都需要強制实行，又說這是拆龜的目的，子針心是之後
因證言吏將文部包围的，理由不通。

七月十六日 走訪大會報解散，是日拿歸繩捆，即送至都各村游押守。

一者見未來某加太傅的農業就這放，就是在街上三五步行時亦被群衆暴打。七月十三日奉部遣港房局支部委員去向新竹六事務官拿悉的情形，知第一點誠意也沒有，便說了許多怪話，而對堂上主明要再大擋起。七月十四日即向越港、呂得華、陳結宣告；現在是收穫期，地主用心要趁亂，所以東西還放不們，當日中應支部被家家搜查，本部也被搜查，被沒收許多書籍。迨自是以後，營營索賄，柳善腳繩、手枷、銀鎖在各庄示威，並且擰來了戰鬥的組合員，搜查都甚是嚴的成子。

八月二十六日 漢阿杵、孫石、管萬多、王士林、王廷芳、
八月二日 甲上課長帶了五六十七名的學生公余、乃部山陽委員王士林
皆將所用許多拉端的用心或言詞、強呴組合員自己解說、但是組合員那裡
事和理由、他於形式上、非呴組合員自己解說是不法的、所以當場強押、
組合員深悉而不得不宣告辭散、同憲會審卷自作一張解說通知書到本部、
用強制押七名代表、用指揮司監印、又不法的押支部印章等事
大燒掉、巡查部長外台灣人巡查三名做頭、又再善理的押支部印章等物
保正、這自然是巡查新手頭。以上

且別。五月二十日被对子大在的薄演、僉食、庵審用渝接姦的手段，于向海主立涉強要。海主將海內門親鎮叛卒，所以那天的薄演，就算被官事阻止了。半

會、帳、付手、當時組合員雖強硬的拒絕，但是官權濫用的結果，結果被其吸收三百多名的組合員；官憲惡意橫的暴壓，個々都奪奪起來，不被把得如初的香芝去包围那沒所，亦被檢來八分，自是每日有很多的聲榮。

七月三日 晚部為急支部反游木水君至鄉公所，對他說不若要依農民運動，當為是由七級重取緝，若是不做時，爾市地主還有問題，即總所可否？你想法子！這是懷未予敵，吾主任帶業主不看巡查向農木水局，是要和人葉佃會，結果無法承認，但人有淺此租，你可

回吉，事時就極來，並且也檢來許多勇敢的組合員。

七月九日 物買了四五十斤的巡查來包围支部子粉所。

二、七月十日 支部更用農民大會勝就被解散，又猿來幹部去派出所，二百余名的農民大起激憤，一齊去圍住派出所，警官森嚴，課長就說：組合是真，是陰，宣傳共產主義，宣傳種全不約同盟，有好害於安，所以你們要罷農組、加入葉佃會，不然農運一定繼續農民運動，一定會引起第三次的爆發事件，結果二百余名組合員，受了這種威嚇，不得不退給他。

三、八月一日 國是以後整齊，終日坐着由貴子家、地主家附門前，自移車才

上八个在參庄不威，我們是不統一記述出來，但是三十三年多的誓言，不政治台灣全被压迫階級一定會推想到底层的暴正，一旦再三所不用其極。

全被壓迫階級們！

我們應該曉得，這事對中壢、桃園農組支部的壓莊，不是局部的，是全面的，明言是對台灣農民運動要太加壓。不！也不是單要五道農民運動，可以說是對全台灣的解放運動的一大暴

正！

起來！起來！勇敢的起來！

奪回我們桃園中壢支部！

反對暴政政治！

三農聯合起來！

三農解救農村！

4.

が入り下さい。僕は彼女の健康の所へおとづほりです。尼門寺大師！
僕は確既に御心加長いたり、夢の世界にて塔を造る事許され
ました。未來の空想立場いたり、また、夢の世界で一歩の居たると言
ふ事です。

君の實力子守も居、トシシテ君を上り“お”かにもう自由に歌当美奈
く矣。此が歌事好事よしといたれ。

鹿(2016年9月)日本會員39名! 諸先師283人!

握手，十二月廿八日

1930—民子19—四〇年五月

5

請新老君人！

裡母上、又レ母上を結ぶ。皆オモイリナヨリヤカカ? 乃和メルアズヤタ
・ 22セヨ! 看や小ナリ医中未乙がニテ津次ハカリシ善ナムノハセ
中ニヒツヒツと鼻歌を歌ひナガリ、笛を吹きこゑる姿が、破けナリテ
-----!

被暴行の上は既に三回も犯され、うそだらけの状況で、
彼の心は「祖母が死んでしまったから」と思っておらず、
高利貸の従兄弟であることをかいつぶす。三月二十日は高利貸の従兄弟の高利貸
と面接会員、即ち此女に事件を牛耳る者といふ事に
思ふ。十一月二十三日附で事件の件を下記にて。毎月十一
回の事件を表し、次に事件の件数を示す。11月移しての件数。
借主は被暴行の件数を示す。2人から5人まで。『健康をもととする』と言ひ、
唯一一回の事件を示す。そのうち臺灣の件が入りますが、これは
日本上陸時に上げて下さい。僕は本年未だ二月二十四日高利貸室
で三回も高利貸する。事件数は夏候、秋候、雨候、冬候、春候、秋候、
一ヶ月間一回。被暴行の件数は(事情ある2件)を含む。同居者多
人或は貯り地の高利貸の件数が其の五倍以上ある。約15人、24人、25人
毎月一回の予定であります。僕は生れを是れが、三ヶ月前より
通常の僕の様子を察して居ます。

該港是個海港先來生了這場風浪也才好，萬分驚惶。

台北の邊通稿社には“若入社有り。上告函下につひは先づ面會の時子大同感”といふ。この點本居宣長が“西洋の

1992-1993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卷

6

11 他人よりも同様動若中。どうとかがひや夕未をし、君たちがたは少し
も反対意見が東京へつづき今は取次手帳をした。自分には別に手帳を
出さないから此の手帳を頼むてやつて下さい。万事よろしくなれむ
高橋次郎より「健在を祈る」とナコサ入らに手紙を書く。左の事
件が確定したのでお詫びを送りたい。高橋はよく元気でいる
ことです。豊後島海道へも手紙を書いたが向はる者多いため
やはりようこく見つかりません。

金は向西川手(夏坂)へ。同封のナコルヌの附り手紙も一月七日
に預けられました。金も支度持つてゐる。横は信
の自信と実情を持つてゐる。七月二十二日が元々の横と
左上確定してゐる。一月七日以来の往々出来事を想起し
てはじめ、英國陸軍省会議は右の如く心配に左の如く最
善を尽しておこなつてゐる。紳士人の忠誠は是非東洋
の前途に極めて望む。横の象、生糸に及ぶ事は少く、左
の如くと左へと之。

君は勉強してゐるか、僕は平生 可能當時に努力して自分の認識論を高め、自分の確信する仕事に精神を充じらし命を日々詰め込んだ」と考へ来てかゝる、更一層に工作を痛感する。僕は元來静かうが好きでした。孤独、寂寞、は國の根性日本、一人でハモニカを吹きながら黙ひこんでいると思ひ、考へた「事と考へ、或は愛する事物への情や耽りの心せれりの聲をひいた。かつか今は君をうちか、自分を時々五人

事にし、精を出し努力してあなたと想像する事小時一歩進む
事！ 手角努力の程度！
来月も手角へお見えくださいね！

一月十二

(?) 富翁を看守長めの会議の時に書かれていた。楊子はもう大部分(おもと)はあがり復讐(ふくしゆう)をめざす富翁(ふくろう)をねらひアと富翁(ふくろう)を殺さる。十二月廿一日から卅日(三十日)富翁(ふくろう)を殺さなかつたわけ!

1. 15
(24)
書物を2つ以上購入する場合は、その内訳が分り易くなるようにこの取扱音楽を複数の音楽と見なす」と看板表記がある。
今度の通帳は、エヌベラント静岡とエヌベラント横須賀と一括で運送料金が記載されている。

1. 25. 予方所居乃少先生。承蒙判决。亦由中古以来。皆冲利修得。1月
丁度生牛。即呼其子。率之而入。遂多加护。至是年九月。已9岁也。
而予。每以之为口实。故云。此方。人也。不。之。善。
谓。二月前。予。往。之。居住。先。移。住。毛。毛。地。也。居。住。于。平。
定。三月。往。台北。气候。以。自己。之。健康。之。维。康。之。合。云。故。是。

理驗

魚土嚙門に行けます。土嚙門の体の左側面にはさう御ひと書きあります。理賀の後体(ヒゲ前モ)右側面は水に溶けた上液で下水です。そして頭を下へ逆せじて下水。アカルは入浴場と同じ田舎の湯西用田舎町に引かれます。監房の下では常に水道が通ります。監房も池の水を引いて洗濯水と繋がります。洗濯場。

健康保護＝預防

入浴、理髪、衣類の着換、食事(熟食)等の生活も併せて行なうべきほど考慮が拂はれてゐる。運動を十分(?)やどすと健康を保護するを主たる旨言へば、更に毎食事前に含嗽薬を下水す。

最初邊懷在的鼓膜有小穿孔。鼓膜太小太薄，營養不足，會引起血栓及化膿，應隨時將鼓膜之孔子。

◎病弱者と健弱者、肺病患者は特に適度な食事が必要で、即ち、健康保護のための摂取量が適度と同様に、健康者と比較しても少しだけ健康を増進する程度絕對的不可欠（食物の摂取量と天理、精神上の苦痛があるときは）であるが、せめて主食を「米」（精白米）、副食を「豚肉」（1kg）、程度に注意が払はれてある。

④日本の刑法は違法者と報復主義は棄てた管にあります。この位の施設で元々は被告受刑者の健康を保護し、被告受刑者として自分自身が行為(犯罪?)に対する反応する精神能力(思考力)を得てから(保証されると)は蓋し現行刑法の精神です。

④ 健康が「要」である病気に対する外因、医療に対する外因等

◎ 台北刑務所の施設は理に着々と改善されつつあるが、これまでの犯人の社会性を考慮する時、これが決定的である。一人の受刑者が「子供」「個人」「社会」の三つの立場で、社会と他の社会の一員として大いに身を清めようとしている。

1月26日 朝9時半ごろ。中食9時半は午後9時頃まで。朝土例
移所20床以上生3月半は同様で未だ86床。

一時進歩當中形體所改善，所長曰「アキナニモコトハツク
アリ」と喜んで一室9席に入3。
着物は袴三枚、襷一枚、杉は三枚、台北9枚、旗は袴12
袴11枚、二枚2枚、台北9枚に相当する位。毛布は二枚。中一枚
台北9枚相当の位。一枚日本薄(2.75分位)余り少。台北日本北
5.5日暖11著合9枚1席之。晚其時3.25時日本薄11枚。

1. 2只。呈前人身分調查。乙未五月威望文。

(A.) 等の内法津正松氏、刈宮に住む者へ第一書は葉園の用意決算書
第百廿二回通算、第二書葉園一月廿二日大至多五十。之れ
ニ事件は竹鶴安彦支所の代理持合運反事件といふ全島
争ひ食金五十五億圓以上也を發かしたものであります。このうちヨリ叶
事實世根吉左衛門と新規達するため二種。其上より安吉の落成及に
附ててある事、一日たゞ年に同じ文章を出した事のみ乞うて御
了却して公判の件は大体が一審で敗訴の事柄と云つた
事実、本件の証據生子竹鶴吉一月廿二日全島
大至多食金五十五億圓タリとある事、即ち年一月三分食金證券を差し支

16. 隊
左多^{シテ}喜び其の三の事件を警察署に押収され、近畿四縣の地
事件は二分佈某上り及^{シテ}其後中止の事実書類^{シテ}は毫も
往來未度^{シテ}の事に因^{スル}之後、官山換入九州^{シテ}警察署が密
宣^シして引^シ後、一月五、六日^{シテ}印刷^シ各地へ運^{ハシ}て置^{カシ}る所^{シテ}選了
由^{シテ}事件^{シテ}全部^{シテ}警察署が之を押収した(麻糸供給一部^{シテ}
屋^{シテ}有^リ)。事實は毫も勿^シア罪悪^{シテ}思^{ハシ}か^シれまい。

又方城般生れ。白の毛、筋筋に入ればかん此一合り身へビツリ入
れ。管燈も座卓が持つては程度に傷悪を換へてや。又地主さん
便室を裝へてゆつゝも。ヒト吉彦。

晩に梅を服鏡、万葉集、古語調等、ハガシタ版下、大字ノート、
インキ、封筒等ハカキタ書類が多數。

木板一枚、ひじに下札をかぶせて、もみがりで裏面。床の間015
下は冷えこむから、襖一枚、ひじに縁11.9は洋服と幕として表裏
両方12枚張りやり印本を11. 平生草堂の玄関襖は第11238671は
二枚合に表し、事は安112満83。座掛けは上部3層足。

1128. 雷管王明(12年九月)。单0.5米高, 宽2.5米, 厚1.0

1. 29. 白語言詞典渡之。萬物之生也。動漫者。

1. 30.
(木) 仁志、一木、渡辺。封底ノ紙ナキ本十五枚。銀200円入金済。此
日前日寄送3上り書類。旧刊先生! 中谷誠、題仔。

眼镜，万年青 375。 满面红光，头发发白，步履蹒跚，
105岁高龄，本店。

18. 食事は九時30分から11時まで食事持ち出し。午後は物語を聞かせ、通じ
がうかうか言葉で食事をした。着物が少しだけ脱げて髪をあわすりながら
左の手で腰を握り入浴する。一層下に降る。湯水が盛んなので。
食事は朝九時頃、昼十二時頃、夜二時頃まで在る。午後は食事の宣
判食事20分十八時頃にも在る。考慮して必ず1度り必ず25分か
以内に高齢者会議室へ入れたり。高齢者会議室へは必ず25分か
11. 鮎「物語を食事してもいいの？」
2. 2.
(1) 食事は九時30分から11時まで食事持ち出し。午後は物語を聞かせ、通じ
がうかうか言葉で食事をした。着物が少しだけ脱げて髪をあわすりながら
左の手で腰を握り入浴する。一層下に降る。湯水が盛んなので。
食事は朝九時頃、昼十二時頃、夜二時頃まで在る。午後は食事の宣
判食事20分十八時頃にも在る。考慮して必ず1度り必ず25分か
以内に高齢者会議室へ入れたり。高齢者会議室へは必ず25分か

2. 3. 右脇外腹物一箇紅く硬いた。それと左脇(?)同じ所で一箇
(A) 硬いた。右脇外半分斜行を有し同じ所で二箇ある。右脇不潔部
をもつた。痛みを感じ全身の異常も何所か有りしない。左足11.
今日体内科診断左脚に於て外科とわづけられた。左
オール類寄生症と云つた。
確から一ヶ月程から左足2番目等に10番目位に腫瘍する所が
<感じ>疼痛感。それと骨は裏面にしつこさうだから? 腹痛も少しづつ
鳴るが量は伴わない。皮の異常が要る所が無い。

2. 4. 一ヶ月と朝が起きれず(余3)。起きる時も毎回も一回で寝る事3。頭が痛む
心地が悪かった。今朝は頭痛が止まず。肩がこりて仕事が苦しい。神経衰弱が
再び悪化する事の証拠だ。宿毛も精神的負担がある。睡眠時間が少な
くか弱く、全部個室。食生活もまことに苦しい。生活に改善(营养)
は取れず。自分の健康はどうあるべきか? 肺炎もまた悪化し、半
月以上もかかるか? 通勤、生活が極度に冷え込み、着物着換。

2. 9.
10. 頭がしちゃう。何度もマサニコリでやる。四年身懲り三歳で「アタ
ヒヨリ腹は走るか止まらぬ」仕事が悪い。駆け一本古。何處も西宮の、管理事務室。
腰が痛いから鳴る。高野が悪い。腰の筋肉右左共に数ヶ所痛む。
宿本。酒井の宗政。其船積木根崎吉。新刊本四年九月。三冊の借用出願。

2.10. (月) 昨年今日か1回、二度も行った。国税、税金を支払う所で済ませてから和泉丸で、常磐車両を乗せて行った。夜は浮城の近くで久松屋で漬物を買って公園で食した。エリ腔の景が古!

ア角から、物語の序盤がついた！ 晚夏へまだのかつて免成先生。腹
食は常に人不取の主婦に呼ばれた。すなまう事も多矣。
其の夜の出来事！ ~~難解な本を読み~~

2. 11. 午前中はいか車で日本行った。夕方 游之が車で日本へ向かうのを予想
し、連絡書は1月9日だ。
夜 時間は暗く、車を停めました！ どう思ひます？

夜の一時頃 桂木本部到着。アリーナへ ~~連絡~~ 諸事手續を
完了の所を知り、尾行して、112分後、アリーナの北側に見出され、
「おお！ あ

もう黙黙無言で何故かの事件が起つたのは、五年前の会社でし
てそれが何故沈没船持込違反であったのか、生駒は甚だ不
解り。十名もの中学生が船とおなじく死んでしまったので、それこそ本
領セイジの心を民衆に江戸に運び出せることになった!!!

販賣所、八百十一枚是取。——台中市梅枝町武七號銅筆君、特別發信。
「昨年より今日は、舊新の兩川本社、退山口の、否、舊新の、貿易の、商品中、某(い)つも、正月三日が付た! 僕は
岸部の居間付だ。次第に下手販賣店友人が、遂に下札を甜麩、菜色、魚丸、肉丸等と牛乳豆
混合して甜麩とも成れるともつかない珍味、或は什販店で一斤72元(セイヒンナナニイヌイ)も一包も送(おも)
りた! 其の前後の事は今まづきりと記述にある。今日(甲子)正月三日はもはや十二日前に
过了(おこつてゐる)が、僕は去年(ヨリ)四月二十日に取扱(とあつ)てゐる。諸君も同様(ひとよ)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及風大透，因大進流，台灣最大在年頭。
二月十二日早時，驚動全島的目耳，三、余名、機、字、張也、
太掛……言語，舉、都不決，予、古、六個月。
因維持、起，換、喊便宜，實在、廢大、事、作調、
一審、擲、月、延、月、來，判更、院正、來。
可、傍、止，件、相、死，想要、時，永、好、
禁、宣、未、時，被、喊不，開、的、判、的、
帶、告、叫、告、是要穿、焚、路、求刑、禁、
一審、竊、官、体面、，四、金扣，其他二、扣了、
言度保取、未、要五、提、排、真、街、八、是、免、
二審、長、培、是、權、表現、武、未、示展、對、大顎、
称呼被、叫大、再、御、疾欺人，碰着、告起、面、老、狼、大腥、
看到、告志、，故入、一、其、十、也未、消、未、添、
這樣二二事件。大、和、拖、祖、最、一、是、贏

- 2.14 不眠、起早(11時)、肩の痛み、背筋の緊張、手足の冷えなど、腹うつらうつらする感覚(11時)
(金) 内科診断予量。水築^{アシカ}15g。心肺正常! 芳香人参エキス、牛乳。
印正でも頭が痛いとよくなるはがたりであります。
杉浦一枚完結

- 2.16. “台湾课本”“共同生活”竟在了教科书三册的文本中有着重要影响。

2. 17. 内科診断：冷えとむせびと嘔吐。水薬二回分。

- 2.18 運動を後にすると喜びがなく、またうとうとして不快な気分をもつ。 四四

- 2.21. 胃全切合術。施行日 1952年1月21日 水素二回合

- 2-22. (2). 一時的癲癇は上の頻繁な小便を有す。遂に尿管炎、膀胱炎等の尿路疾患を生む。原因?

- 2.4
(月) 午後三時十五個人教誨席に登場した。運動部技術会幼稚部、現在地図の詰満地
線の缺陷 ~~問題~~ の解決に対する意見を述べた。約一時間。
部員へ午前一組より下記記入。

- 227 逃げた飯はひどく重い。水煮か煮、あくまで窓の外が少しもかく、シラカ雪、モカガリ里
(木) い室に朝から一ヶ月で百二十種以上入る。物种多様さは眞實にかけ時
飛行するが、浅い時水には112種2281(227)隻、主にアリスなど多く混じ
るが、これは不思議だ! 喜鶴も飛んでいたが、アヒルなども飛んでいた。大抵は時
量が多いところ。
田中先生はアヒルの「音」を研究して、喜鶴の飛翔音

清史稿

因 朝(あさ)つたが、裡(さと)に久(ひさ)き間(ま)隔(はな)り、嘗(こころ)めでてせひか? 僕は嘗(こころ)めに裡(さと)上(うえ)事(こと)を心(こころ)配(はん)し
てゐる。僕は重(おも)い判(ばん)決(けつ)が出来(でき)て、吉(よし)い九(く)月(つき)一(いち)月(つき)の此(こ)れより移(うつ)せられ来た。台北
司馬(しまた)の居(ゐ)所(ところ)一(いち)月中(げつ)の圓(えん)徳(とく)、西(にし)宮(みや)が一(いち)月(つき)第一(だいいち)回(かい)生(せい)れ30(さんじゅう)
月(つき)一(いち)月(つき)の可(こ)能(のう)性(せい)と予(よ)測(そく)を出(だ)したが、届(とど)かなかつて、せひか? 署(しょ)が今(いま)一(いち)月(つき)は予(よ)測(そく)生(せい)れ30(さんじゅう)
月(つき)一(いち)月(つき)の圓(えん)徳(とく)、西(にし)宮(みや)が一(いち)月(つき)第一(だいいち)回(かい)生(せい)れ30(さんじゅう)月(つき)一(いち)
月(つき)の可(こ)能(のう)性(せい)と予(よ)測(そく)を出(だ)したが、届(とど)かなかつて、せひか? 署(しょ)が今(いま)一(いち)月(つき)は予(よ)測(そく)生(せい)れ30(さんじゅう)
月(つき)一(いち)月(つき)の圓(えん)徳(とく)、西(にし)宮(みや)が一(いち)月(つき)第一(だいいち)回(かい)生(せい)れ30(さんじゅう)月(つき)一(いち)
月(つき)の可(こ)能(のう)性(せい)と予(よ)測(そく)を出(だ)したが、届(とど)かなかつて、せひか? 署(しょ)が今(いま)一(いち)月(つき)は予(よ)測(そく)生(せい)れ30(さんじゅう)
月(つき)一(いち)月(つき)の圓(えん)徳(とく)、西(にし)宮(みや)が一(いち)月(つき)第一(だいいち)回(かい)生(せい)れ30(さんじゅう)月(つき)一(いち)
月(つき)の可(こ)能(のう)性(せい)と予(よ)測(そく)を出(だ)したが、届(とど)かなかつて、せひか? 署(しょ)が今(いま)一(いち)月(つき)は予(よ)測(そく)生(せい)れ30(さんじゅう)

2019年7月4日 次の事項に心配であります。

1. 正スヘント律典、正スヘント福音書、大法全書(07年1月改版)を新民革總幹事会の正スヘントの書類用紙で提出された。正スヘントは「僕の権限の範囲内に滞在するがために書類用紙を新民革總幹事会に提出する」と不承認を示した。

年間幅2mの土手が、実質は4mの高さがある壁です。それを1mでも高くする事は、危険です。安全の為に、壁を高くする場合は、必ず専門家に依頼して下さい。

精神上をも含めて家中一同健康の心でです。これから家庭生活がますます豊かになります。おまけに家の春はより多く、家族もまたお出でやすくなります。花見の春でもまだ外は一馬鹿茶屋の隣地外の田舎で春を育てて下さい! よりからむと大きな事であります。独居房に適用され得る事で莫大な喜びになります! おまけに活動部資金の貯蓄は一月一ヶ月と自分の土壌基盤につながつてあります。おまけにそれを前に今更に春を増進する程をやめようとは思ひません! 土壌基盤から健やかさが生まれます。助けて貰う事で必ずやきつたる事と同一に心配な事は皆すれども! 老家引起歓喜? 健やか精神へおまけで朝日新聞で下水道完成! 駅前通りの環境改善工事など、健やか時代以外ならぬ新時代の事で心身が健やかで精神も豊かあります! 相手だけではなく全人類が健やかで健康を怠らなければ自分の健康を保つことができます! 余談ですが、春は人間の活力が最も高い季節であります。

次の用件正事へ。後方九月山あらびに警戒を怠ると身代てアメダル事件発生(27.2.11)。

1. 一月中旬に台北刑務所で実行した第一回公審が開かれた。これがついで毎月第一回公審が実行された。

2. 刑罰は死刑が重いと定められており、死罪犯は毎月20人以上を定められ、死刑は海軍捕虜のものとされ、死刑は4ヶ月の監禁である。死刑の中には死刑に附加する死刑も存在する。死刑を含む公審は毎月2回実行され、毎回10人以上が死刑に処せられる。死刑は4ヶ月の監禁である。

3. 罷免の権限は文化次官が持つが、卫士103名全般は本部が行ったものと評定するものが多かったが、中華民国では衛生監督に付ける事によって許可される。結果として一度監禁された後で再び監禁されることが多かった。第一次公審は1942年2月に実行された。

九月二十一日午後三時半到着。宿泊の旅館は、本館の隣に位置する。

三月廿七日 周吉

〔23〕 23. 日暮(5時半)に朝食をす。手毬は夕方5時頃に食事の準備をする。手毬は朝食はありて、朝食を終える。手毬は「朝食はまだ」「せめて朝食を食む」がよい。禮は、一日中腹中全身の危機感が止まない。2時半~3時半から3時半頃まで、腰も11時まで何を生き残るかわからない苦い。胃腸の緊張が止まらない。要は、食べ物を充分に消化する方法。一般科診断を聞くと医薬は3種類。營養不足のための亮弱に加え、食物の量を増やす。2時半營養をもつて食事はより以外の場合は十分な場合。たとえば「胃腸の機能」色黒手足の寒さは、足の肝油を抜く。薬は飲んでお腹の虫を止めると言ふ。二日分の肝油を摂取する。一日分は十三点。教習は行うが、物が汽車で来る。腹食全空。吐き出す。午飯時、教習主任代理(和田)と面会。教習主任不在中のため。辞書を共同用意、書類を正規化して本校の運営を統一する。當初は一日以上お預り後、返却するが、7月からとれども、教習主任の事務を負うし、法律は法律、道德は道德、道徳は大体心得と教するが、日本は日本で、台湾は台湾である。日本と台湾の道

4. 金(本代)合計22件、落成費を1件1万、落成費を支拂う部分は265万2千円。落成費を支拂う部分は265万2千円。落成費を支拂う部分は265万2千円。
式替換料下水料の請求は3万円です。また3件への引換料が3万円はあります。料金は3万円です。
以上で、七次に落成費を支拂う部分は265万2千円と計算して落成料(四回支拂い)は265万2千円。
工事の合計料金を支拂う部分はあります。請求された料金も支拂う部分はあります。料金を支拂う部分はあります。
請求された料金を支拂う部分はあります。請求された料金も支拂う部分はあります。料金を支拂う部分はあります。

学生も迷ふところである。2年生をよき者へとすべきは、むづかしい。食事の実験部数は増やすべき事は間違はないが、実験部を増やす事は必ず複数としオイガ言及してから」と意味する旨意。

- 3.29. 日没後は涼快の傾向。木地熱も毎2-3度を繰り返すが、気温は(20-23度)多量の下
(上)。
→太。左2-3人連れて耳が一晩鳴らした。一晩の高音は、算出しき、食事は充分。苦心!!。
封城の件到着。深處素々入る特別登録。

卷之八

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

楊渡、簡明仁 著

簡吉和台灣農民運動

新戰術を用ひつゝ

ある臺灣農民組合

目録

022	前言	追尋的旅程 / 楊渡
030	第一部 第一回 追尋是為了找回未來的正義	青春的反抗 / 反抗的青春 / 楊渡
153	第二部 第二回 歷史真相	是為了找回未來的正義 / 簡明仁
154	第三部 第三回 承先啟後	還前輩清白
160	第四部 第四回 理想繼續燃燒	八年抗爭
171	第五部 第五回 理想繼續燃燒	談農民希望工程

阿基米德に伏襲

前に滑る城路、丸木橋三種手段道

苦力小舎を包围、炭焼小舎に殺到

トト羅縛に就く

事件の經緯と内容の素描

名は救援、實は革命！

赤衛軍の組織敢て辭せず

主体は下層農民

累動化の危険

農組と立協の臺共外廊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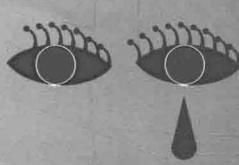
毒草の華 張氏玉蘭

雄々しい女闘士

赤い血の色に咲く

聴

け



被壓迫階級の叫び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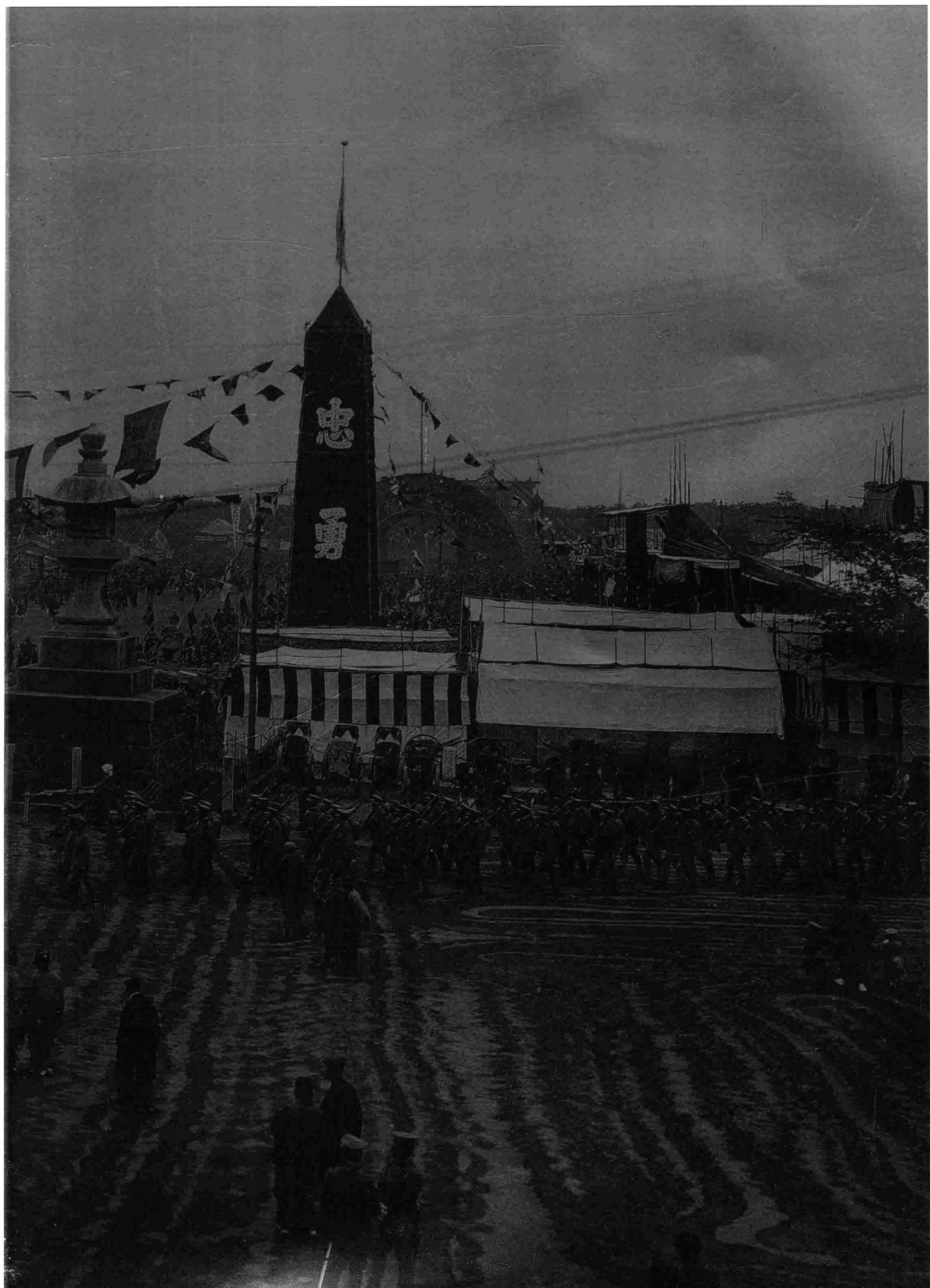
Homeward Publishing
Reappearance HR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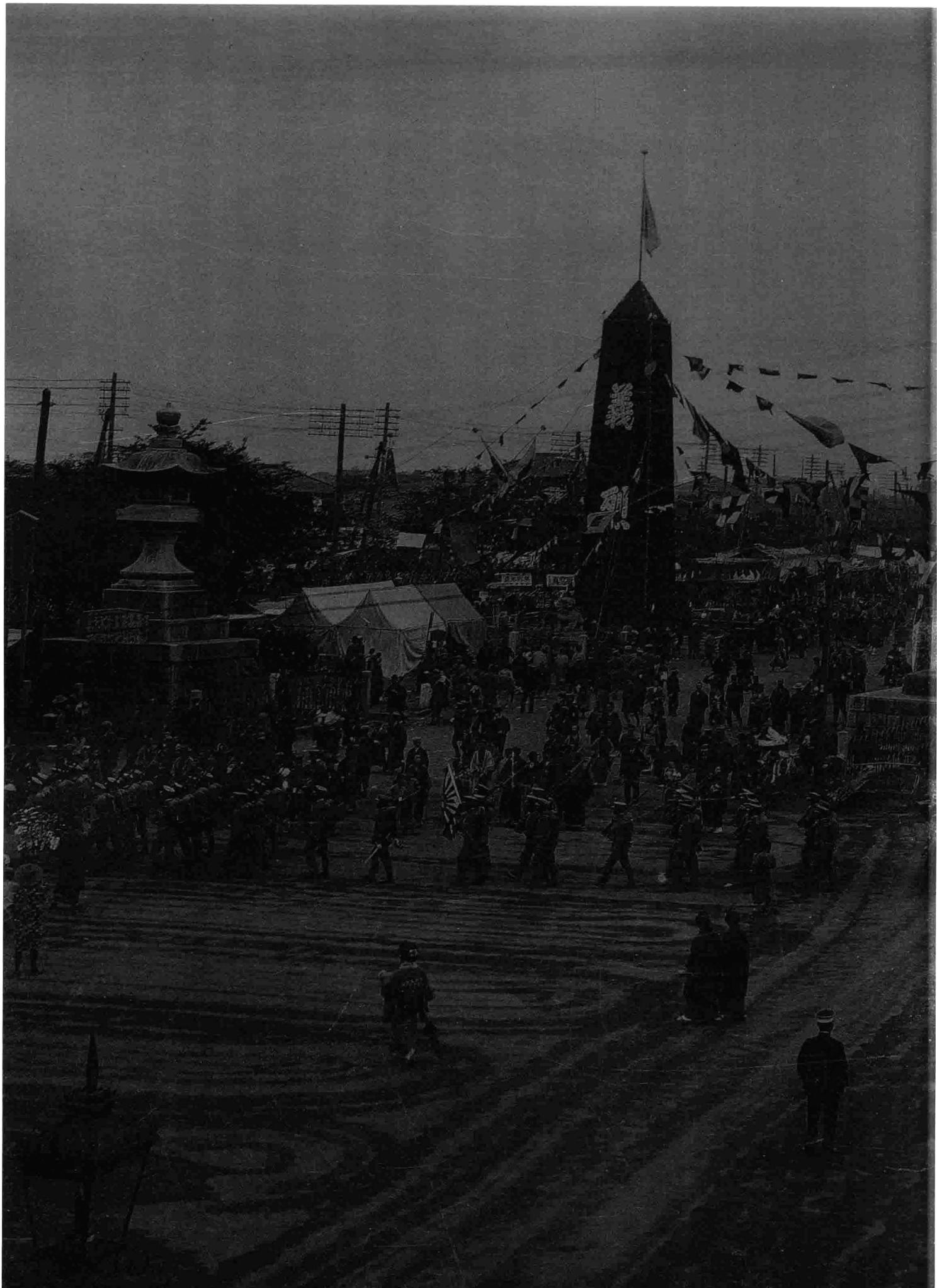


1932. 12. 30.
紀念大島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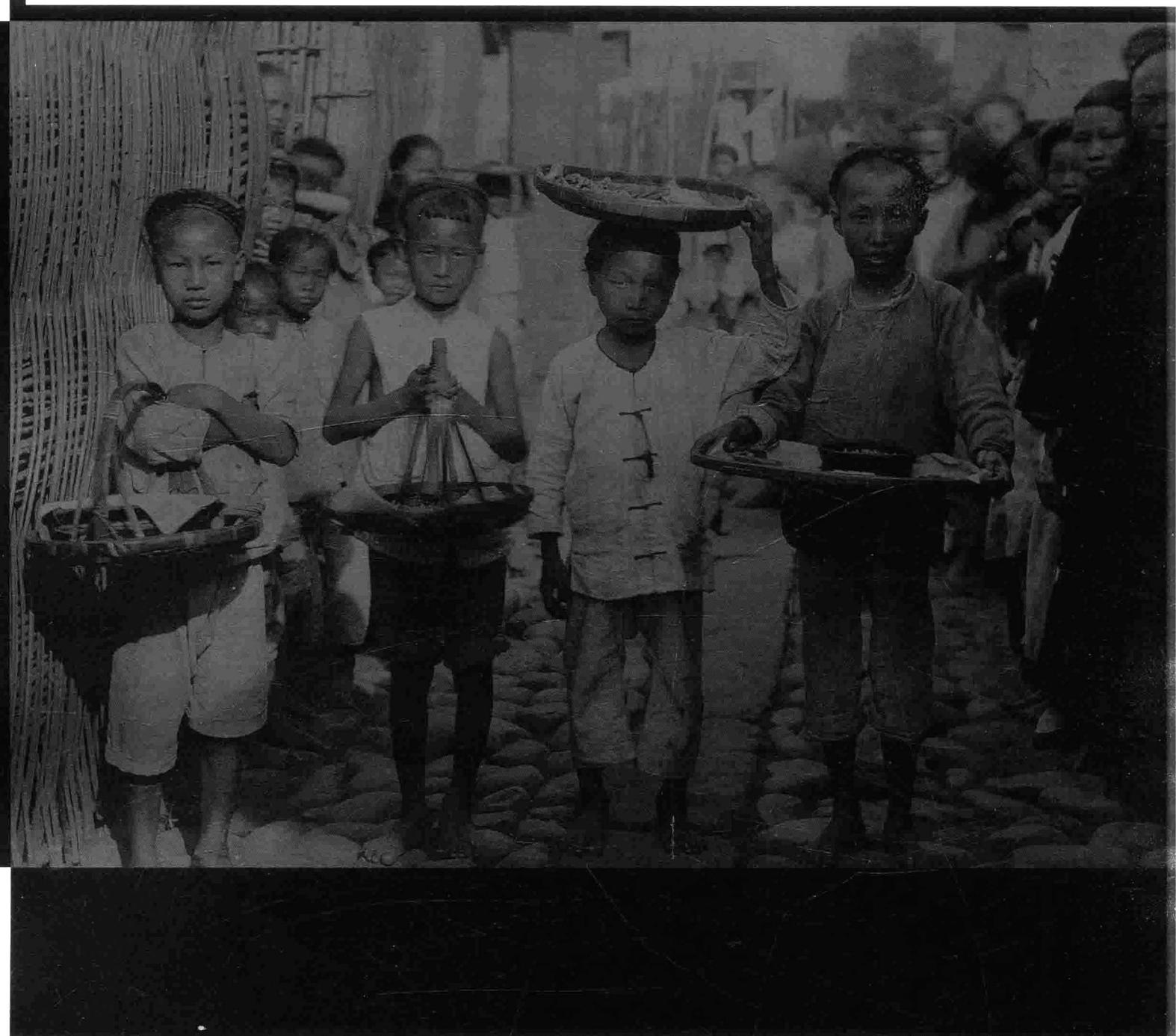


1928.
第二組合農民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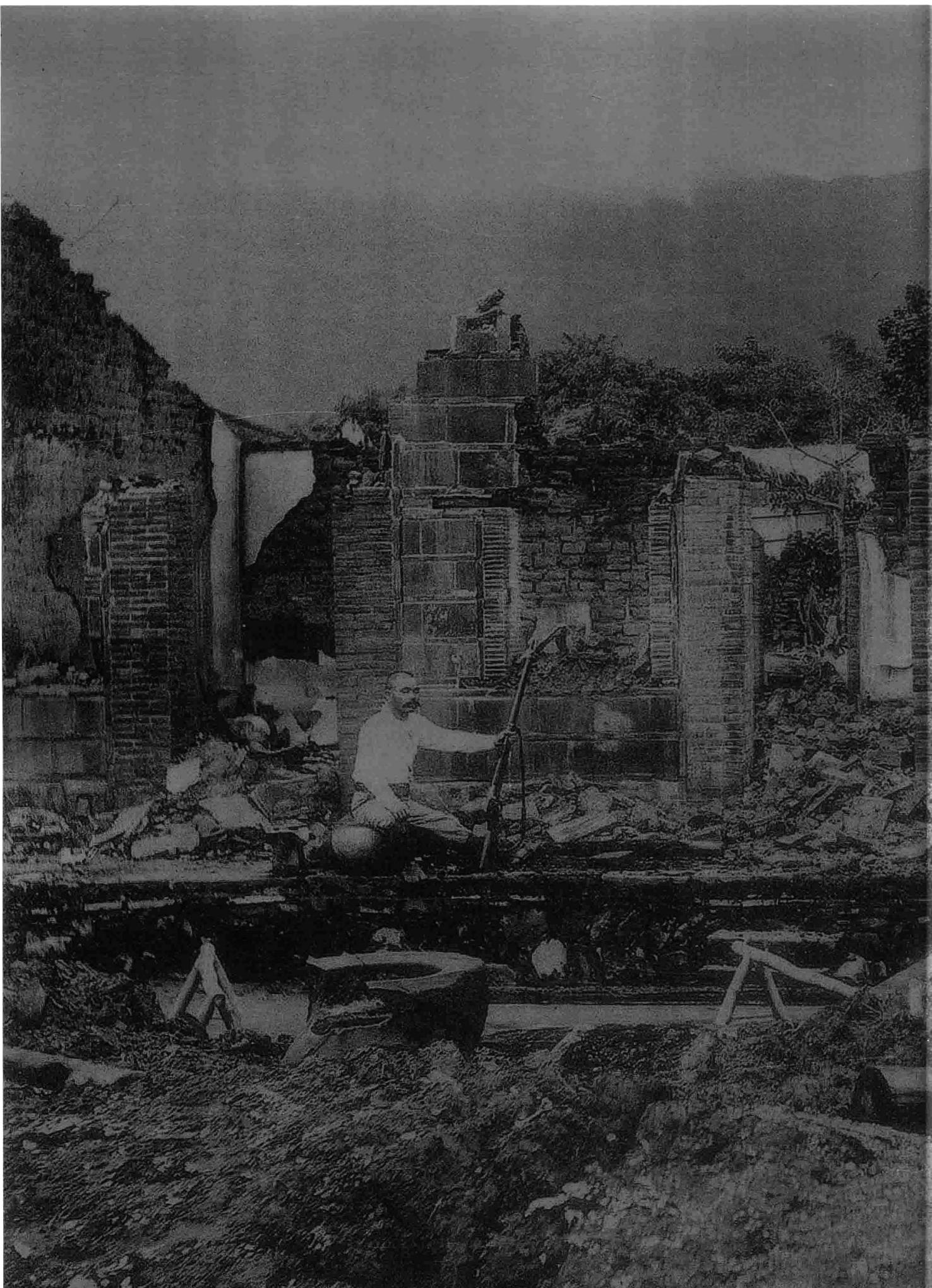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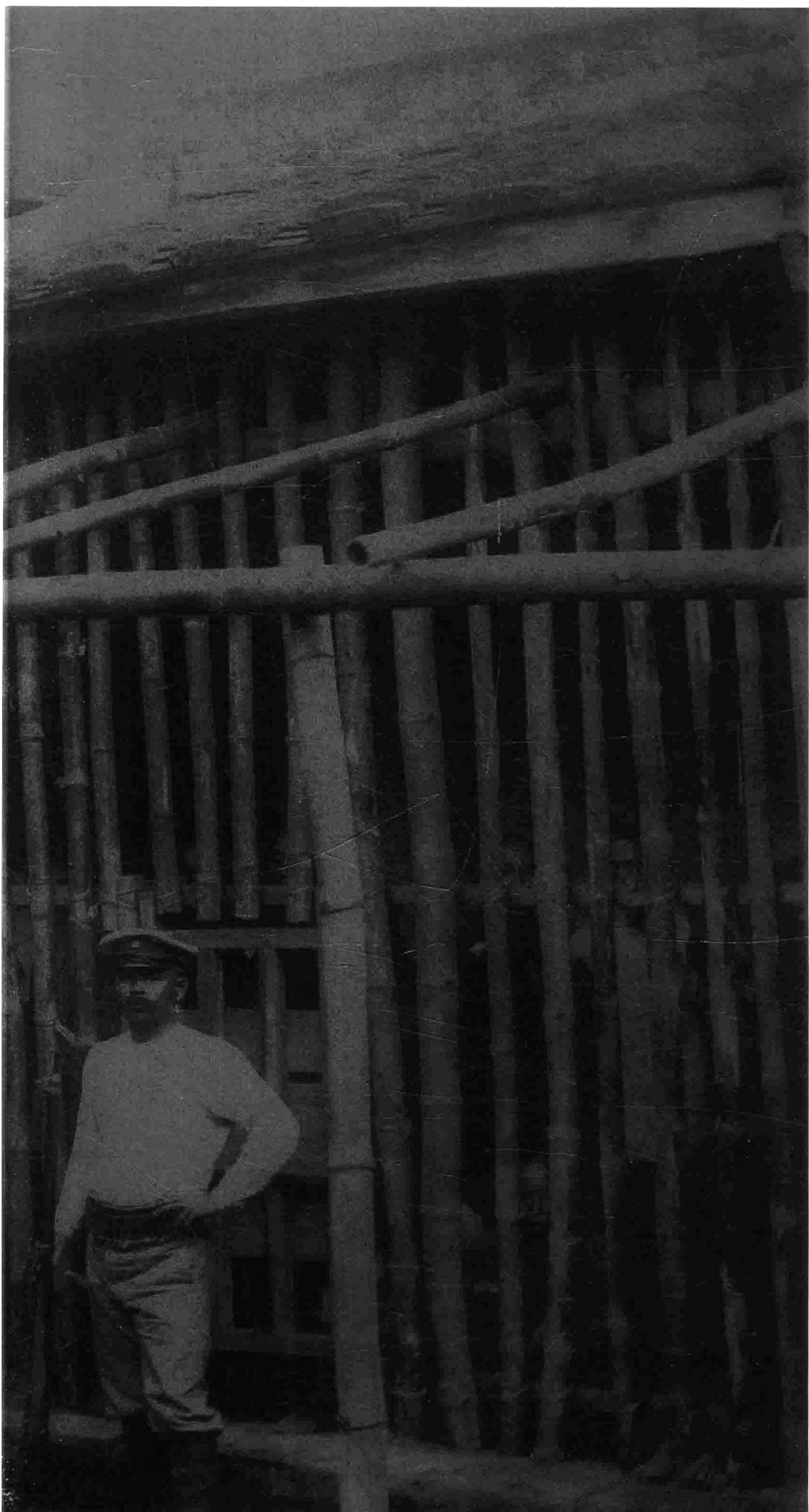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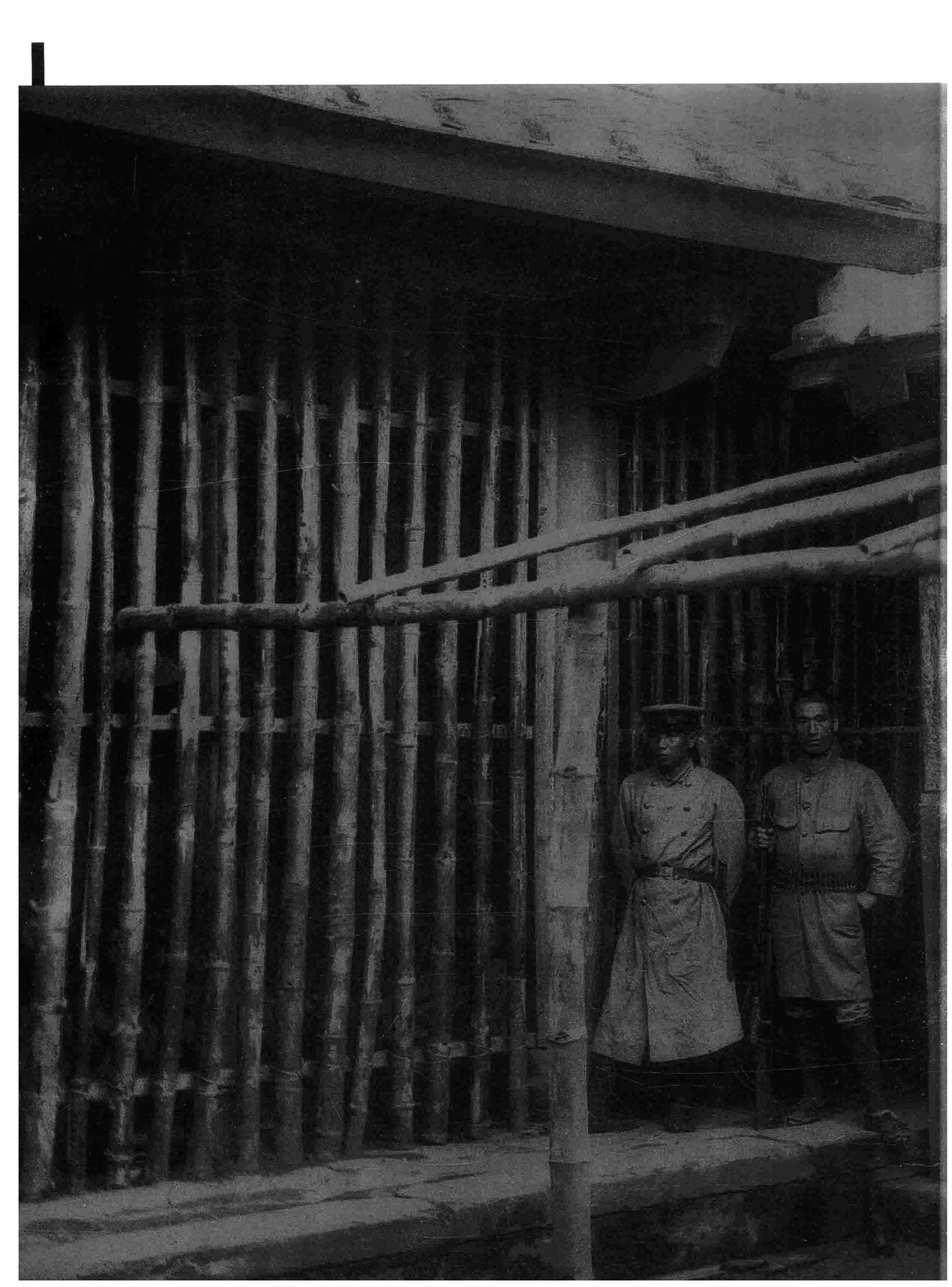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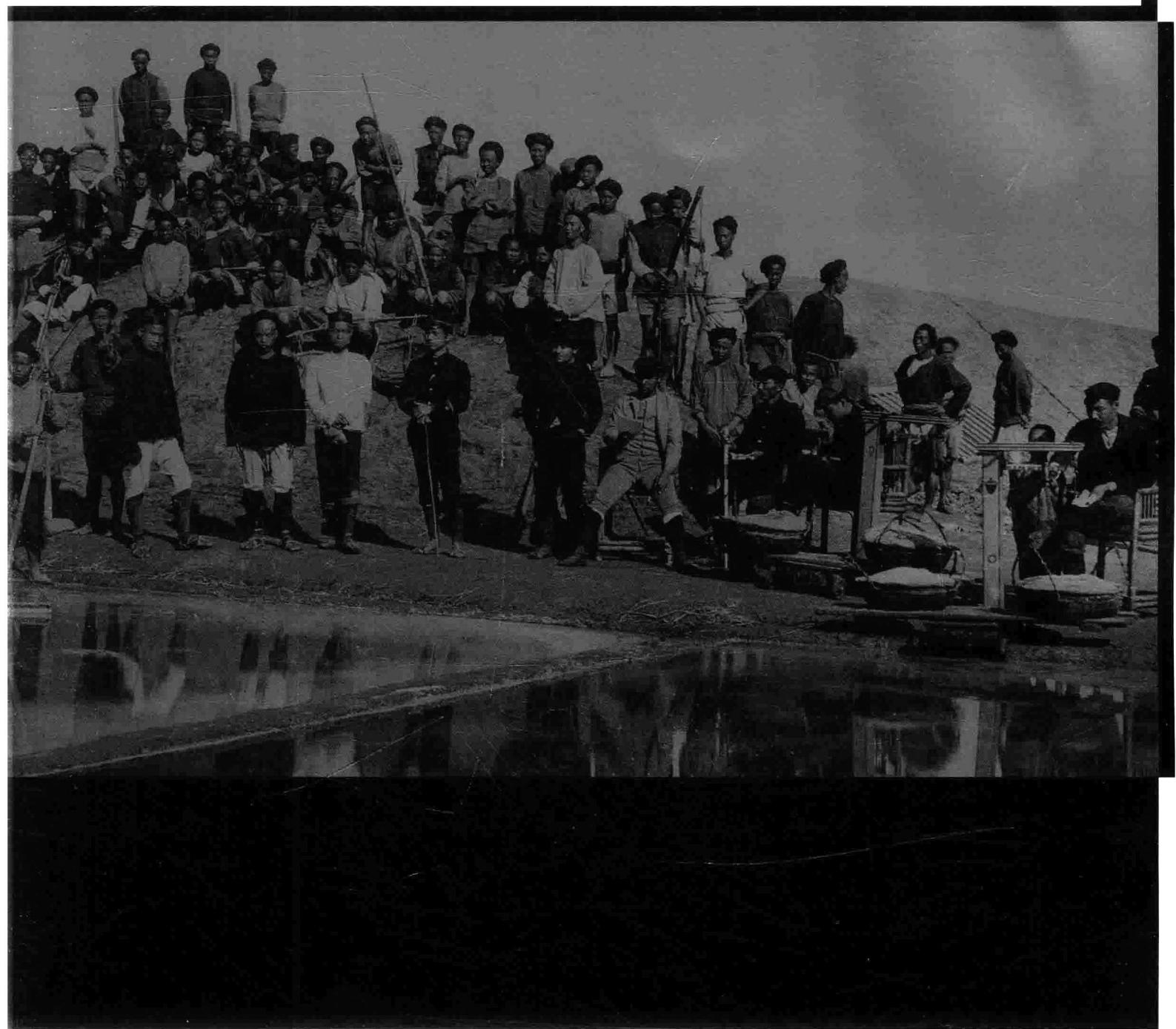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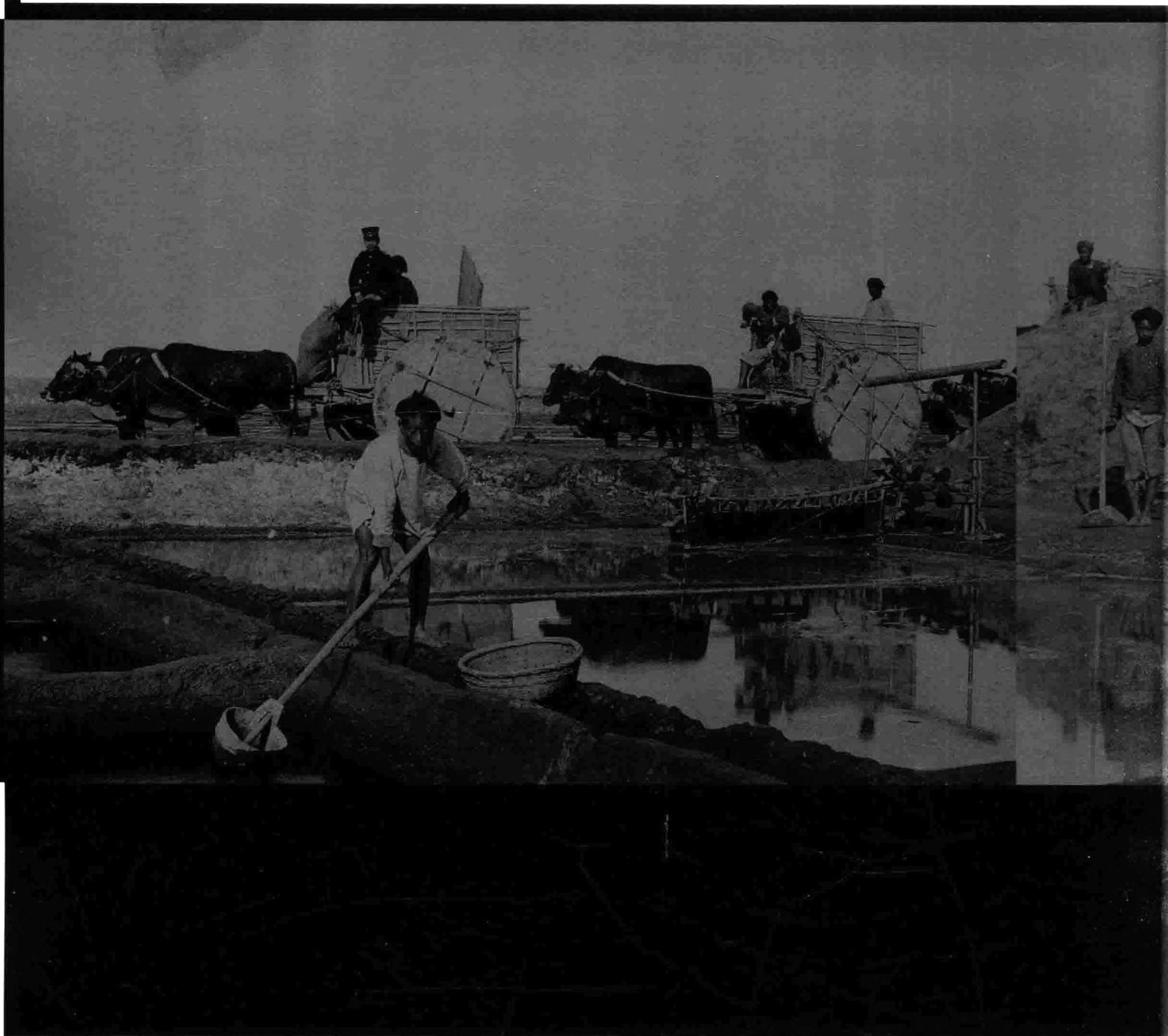
THE REVOLUTIONARY WITH VIO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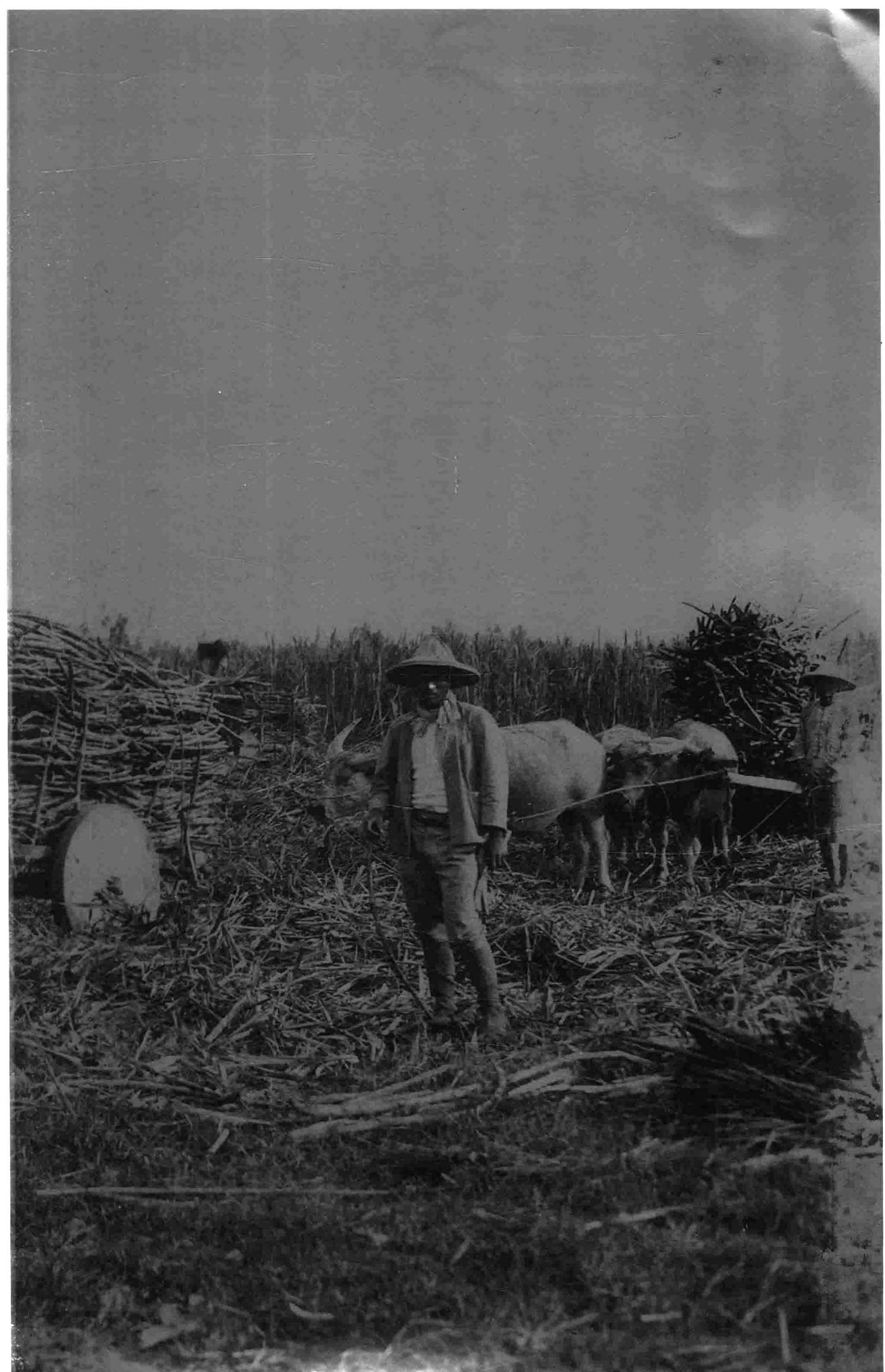
革命級階迫使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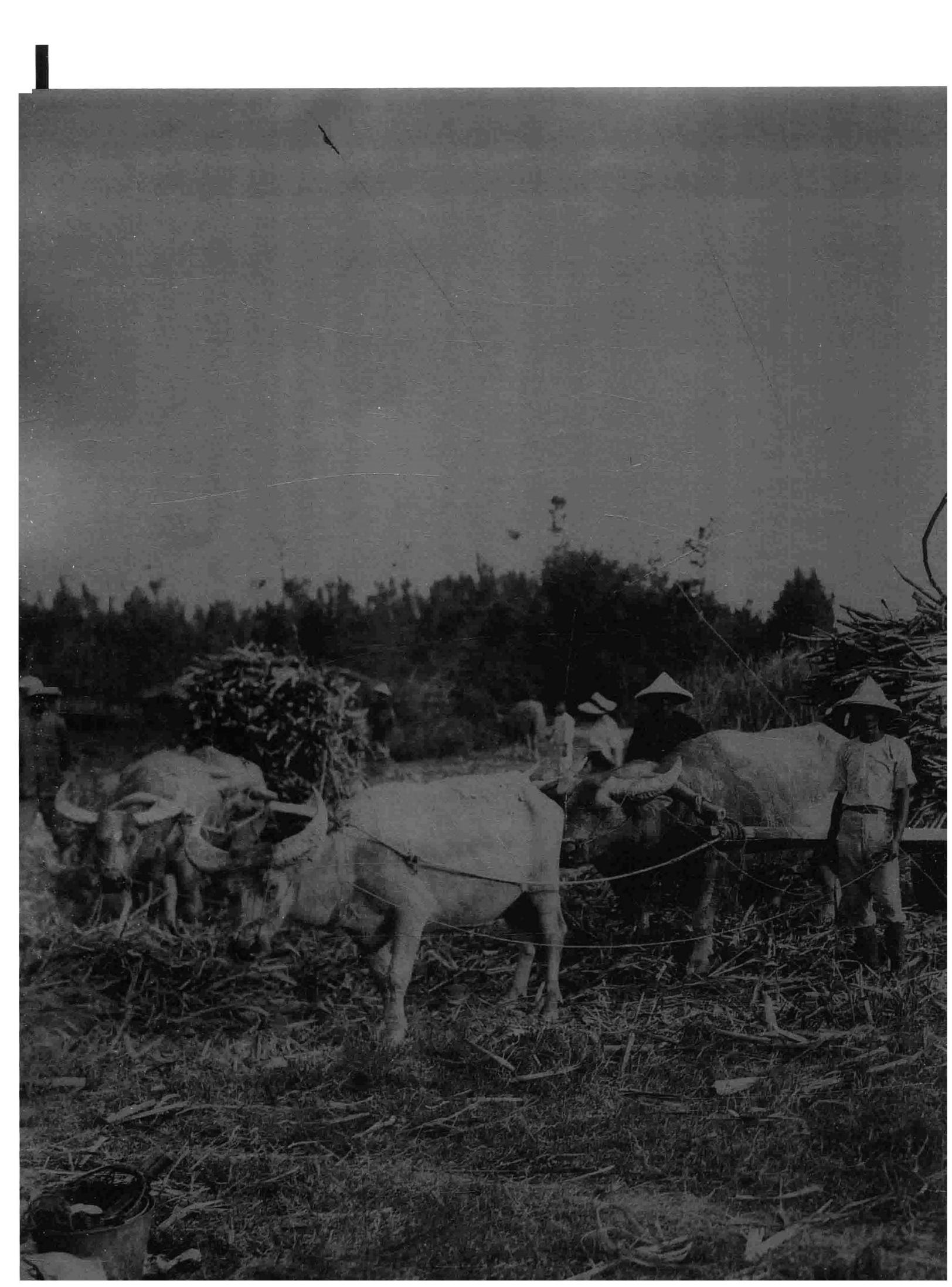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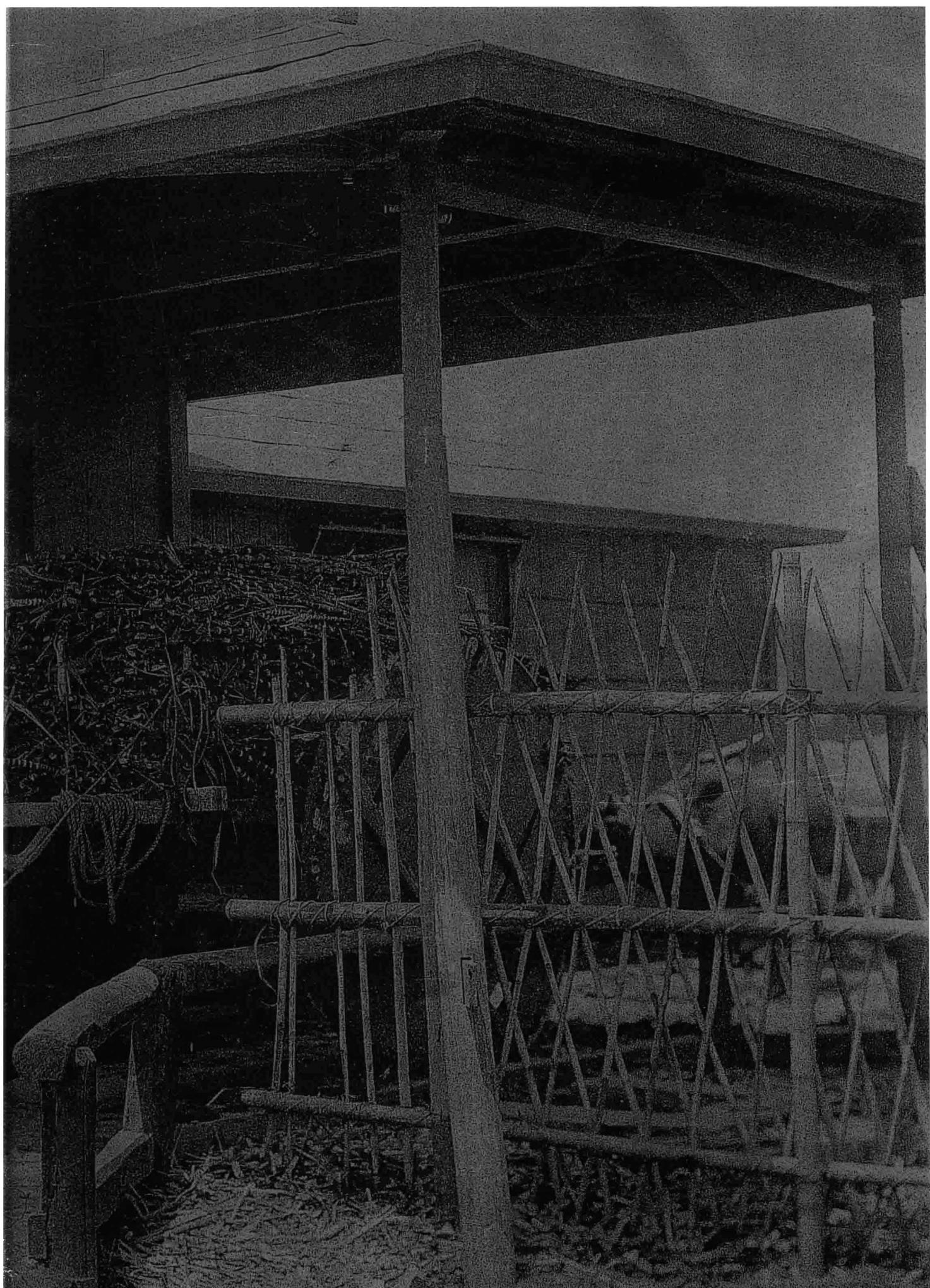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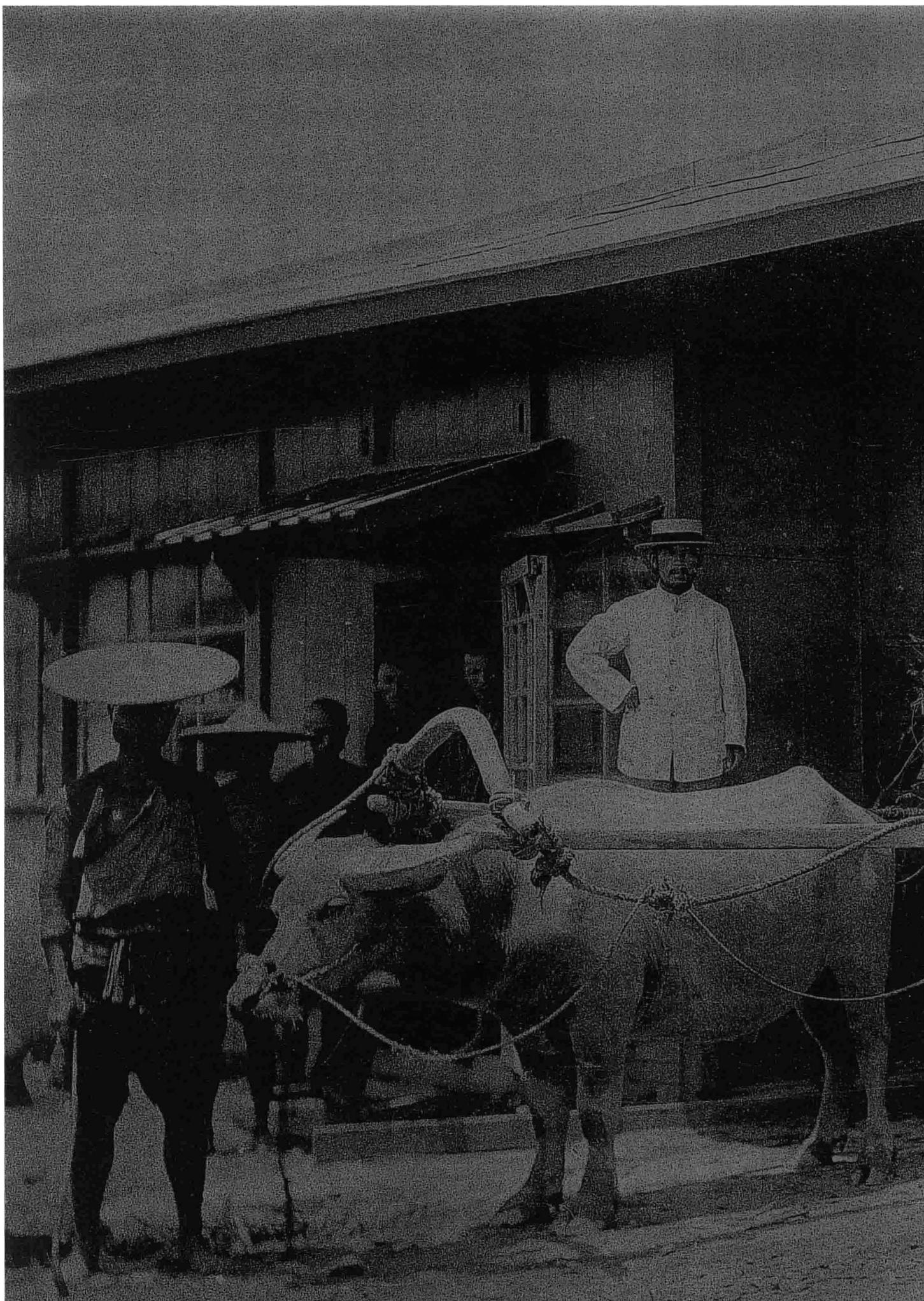






1927.3.22. 大社。









前言 追尋的旅程 / 楊渡

二〇〇四年，開始認識簡明仁先生的時候，只是受託於為他的革命家父親簡吉寫一篇報導，好讓他一生被埋藏的事跡為人所知，為〈日治時期台灣農民組合運動〉特展作一點宣傳。

未曾料到的是，因為不甘心這樣偉大的人格者被白色恐怖的禁忌所淹沒，遂花了幾年時間，四處採訪，尋找資料，寫成了《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一書，於二〇〇九年出版。

簡明仁隨之舉辦一系列大學講座，從南到北，走了三十幾所大學，五十幾場展覽活動。

路，越走越長；歷史，越追尋越深邃；我們在辦展的過程中，接觸了原本遺漏的資料，早年失散的同志，曾經了解歷史的遺老，終而發展成一個追尋的旅程。

這是一場漫長的追尋。從二〇〇四年到二〇一四年的十年間，我們陸續搜集台灣農民運動與革命者的照片、史料，逐步找到更多真相。

有一天夜晚，為了準備次日的演講，我看著李天生、陳纂地、李應章的照片，想到他們年輕的雙腳，曾在台灣的牛車路上奔波，他們的眼睛，曾在農村的吶喊聲中帶來希望；竟而不再感覺台灣是愁苦而悲情的，反而是明亮的，活力的，充滿反叛的青春。

不信，請看這幾張照片。第一張是李應章。這是他剛從台大畢業，回到故鄉彰化二林開業當醫生，由於交通不便，他買了一輛摩托車代步，以便上山下鄉為患者看診。他那模樣，像極了，後來以《革命前夕的摩扥車之旅》而聞名天下的一切·格瓦拉，卻比切還早了三十幾年。



李應章醫師常以自備先進
工具出外診大約十三年
1923) 嘉



第二張是簡吉。他是一個愛好小提琴的藝術家，本是鄉村的教師，只因為看到孩子無法上學而受苦，便決定起來為農民爭權益而組織「台灣農民組合」，捲起日治時期最壯闊的社會運動史詩。然而無論多麼勞累，當他回到辦公室仍要拉一拉小提琴，因為音樂，才是他心靈取後的歸宿。



第三張是李天生，他家庭貧困，為了謀生做了許多事，但他組織讀書會，參與農民組合，在一九二八年日本開始大量逮捕左翼社會運動團體，如勞動農民黨等組織之後，他為了協助台灣農民組合發動人來聲援日本左翼運動，特別從朴子徒步告行，一路歌唱農村曲，一路號召群眾參與，去台中市參加第二次全島大會。



還有屏東的陳崑峯，和張玉蘭。一個是英姿煥發的青年，一個是高雄高女的才女，她因同情農村婦女的遭遇，參加活動，被警察報知學校，遭到退學。她憤而提出公開聲明，向學校抗議，隨後她參加農組演講活動，甚至遠赴澎湖演講。被稱為農民組合的三朵花。



不僅是這些，還有簡城。她的父親死於西來庵事件，她卻參與農民運動一往無悔。有人污蔑她是為了和簡吉戀愛而參加，她不惜以血書明志，表明這是為了理想的追求。照片裡的她，眼神充滿叛逆的火焰。

不僅是這些人，在農民運動的行列裡，還有趙港、陳結、楊達、陳纂地等等。

日治時期的反抗運動，也不僅是台灣的，更是與日本的勞動農民黨合作，與世界性的左翼運動合流，成為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一脈。

而那時的台灣青年，正當青春，在他們的容顏裡，沒有悲情，沒有哀傷，沒有無力的嘆息，有的是堅定的信念，反抗的行動，農村的抗爭，無悔的入獄，以及良知的恆久的堅持。是的，台灣會有過青春的反抗，反抗的青春。只是他們被歷史沉埋太久了。

看著這樣的照片……，我不禁想起三十幾年前剛開始研究台灣戲劇史的時候，陽明山上文化大學的圖書館裡，在稀微的陽光中，飄落滿室的灰塵。

一九八三年，剛開始研究日治時期文化運動與戲劇運動學創作、藝術表演、戲劇活動，乃至於文化協會的思想啟蒙，都無法被了解，更不必說當時的社會運動了。我是在那樣的荒漠的時代，以日治時期的台灣戲劇運動為主軸，開始進行研究，以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

日治時期的戲劇運動以星光演劇最為重要，而它的起源，是無政府主義者如張深切、張維賢等，為了宣揚思想，反抗殖民政府而組織起來的。後來藝術家張維賢赴日本築地小劇

場學習，帶回更為進步的思想與劇場表演方式。它和當時的各種主義思潮互相激盪，以文化運動影響了台灣的社會運動，啟蒙了更多的青年參與到反抗的行列裡。

我還記得一九八三年首度到萬華的愛愛寮去探望張維賢的妻子時，她拿出張維賢剩下的一張老照片，說：「家裡窮困的時候，在三重淡水河邊租地方養雞鴨，後來颱風發了大水，把家裡的東西都淹了，照片和資料都被大水流走了……。」

一個日治時代如此重要的劇場藝術家，一個台灣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啟蒙者，竟這樣無聲無息的消逝在貧病交加的晚景，那已經不是「不捨」二字所能形容。

我是在文化大學的山上圖書館裡，那潮濕幽暗而飄著霉味的檔案中，一卷一卷的翻閱著《台灣民報》的舊報紙，一頁一頁尋找報導，再抱著厚厚的檔案，一頁一頁去影印，再去了尋訪老人，才慢慢把戲劇運動史給還原出一個初具規模的架構。但更細緻的深入研究，卻有待後來者的挖掘。（此研究後來出版為《日治時期台灣戲劇運動》一書，時報出版）

在研究運動的同時，我發現了一個重大而有待研究的主題：農民組合運動。相較於文化協會由知識分子帶動的文化啟蒙，農民組合有廣大農民參與，抗爭活動直接而強烈，影響範圍遍及台灣各地，可由於它和台共的關係，成為更大的禁區，連資料的查找都很困難。

二〇〇四年簡明仁先生辦農民組合展覽而找上我的時候，距離我寫碩士論文已經過了二十年。經歷一九八〇年代的社會運

動，一九九〇年代的民主改革，日治時期與台灣史已成為顯學，

所以，

包括了白色恐怖與二二八事件的研究都不要再有禁忌。但有一個部

份卻仍是研究的黑洞，那就是農民運動與台共的歷史。是直到簡

明仁開始了這個展覽，才開啟了這個研究「黑洞」。

隨後，我展開長達十年的採訪與資料收集。

尤其二〇一〇年之後，我們在台灣各地舉辦「台灣農民運動巡迴展」，到三十幾所大學舉辦農民運動展，更加深了和各地參與農民運動者的接觸。我陸續從後代親屬的手上，收集到了簡吉之外，如：李應章、陳纂地、陳崑崙、張玉蘭、李天生等人的照片，他們青春時代的英姿，簡直與後來拉丁美洲的革命英雄無異。

青春的、反抗的、雄姿英發的台灣青年啊，是這樣動人。

那和傳說中的「台灣人的悲哀」，是如此不同。在他們的身上，我看見台灣人有過的憤怒與希望，反抗與行動。不管最後是成功失敗，但那一股生命力量，是如此動人。

我決定要將這些照片，收集起來，用圖片故事的方式，讓人們看見台灣人真正的青春與力量。

這就是為什麼會寫過簡吉傳的自己，仍想寫出這一本圖文集的由來：我想分享這些台灣的青春容顏，台灣有過的希望與奮鬥，台灣革命者那一往無悔的奉獻，那面對強權一無所懼的意志，那昂揚的勇氣和生命力。

請相信，這不只是一本書；這是想講述一代台灣人的心靈。請記得，用心靈去凝視我們先人有過的青春的眼睛，那希望的光；

請看看，曾有台灣青年帶著小提琴，在農村走透透，去召喚革命的力量；

這一本書想說的是：青春的反抗，革命的青春。

第一部 · 青春的反抗，反抗的青春 / 楊渡

旗幟

聶曾達

和我一同起來吧。
誰也不會像我這般
渴望盤桓在那枕上
在那裡
你的眼瞼要為我關閉整個世界。
在那裡
我還想讓我的鮮血
圍繞著你的甜蜜入眠。
但你還是起來吧。
你，起來吧。
請和我一起來吧
讓我們一同出去
去同那邪惡的蜘蛛網
同那分發飢餓的制度
同那寄生蟲的組織
來一場血肉拼搏。
我們走吧。
你，我的星辰，和我在一起，
剛剛從我的黏土中誕生，
你終將找到自己隱藏的源泉
和我一起
站在烈火中，
睜著你桀驁不馴的眼睛
高舉我的旗幟。

THE FLAG

by Pablo Neruda

Stand up with me.
No one would like
more than I to stay
on the pillow where your eyelids
try to shut out the world for me.
There too I would like
to let my blood sleep
surrounding your sweetness.
But stand up,
you, stand up,
but stand up with me
and let us go off together
to fight face to face
against the devil's webs,
against the system that distributes hunger,
against organized misery.
Let's go,
and you my star, next to me,
newborn from my own clay,
you will have found the hidden spring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fire you will be
next to me,
with your wild eyes,
raising my flag.

LA BANDERA

by Pablo Neruda

Levántate conmigo.

Nadie quisiera
como yo quedarse
sobre la almohada en que tus párpados
quieren cerrar el mundo para mí.
Allí también quisiera
dejar dormir mi sangre
rodeando tu dulzura.

Pero levántate,
tú, levántate,
pero conmigo levántate
y salgamos reunidos
a luchar cuerpo a cuerpo
contra las telarañas del malvado,
contra el sistema que reparte el hambre,
contra la organización de la miseria.

Vamos,
y tú, mi estrella, junto a mí,
recién nacida de mi propia arcilla,
ya habrás hallado el manantial que ocultas
y en medio del fuego estarás junto a mí,
con tus ojos bravios, alzando mi bandera.



革命家 簡吉

歷來對甲午戰爭的海戰有諸多批評，對大清帝國慈禧太

后把建海軍的經費挪用建頤和園，早有批判。但有一個說法清

楚的呈現軍隊的戰力不是靠設備，而是操作者的素質所決定。北洋艦隊曾被日本人拍攝到巨大而先進的砲管，竟作為士兵晾曬衣服之用，其不尊重武器，未嚴格管理訓練，鬆散隨便，只圖打混過日子的大兵心態，讓日本徹底鄙夷。

甲午海戰之前，各國都非常關注這一場戰爭，畢竟雙方所使用的都是英德製武器，勝負決戰，是觀察武器好壞的最好實驗場。但誰都未曾料到，武器精良並不輸於日本艦隊的中國海軍，竟是如此不堪一擊。許多該爆炸的爆發炸彈，竟成啞彈。

中國軍隊的內部矛盾、軍事訓練之不良（不只是不足）、士兵教育與素質之差、政治上層的派系鬥爭等都是原因。

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清朝北洋艦隊與日本海軍在黃海大東溝海面上展開血戰，這就是中日甲午戰爭中最為壯烈的黃海大戰。

北洋艦隊將領鄧世昌率「致遠」艦等拼死抗敵，並以受傷之艦撞擊敵主力艦「吉野」號，全艦官兵二百五十餘人全部壯烈殉國。

一百二十年後的二〇一五年，回顧起來，台灣人被出賣

的感覺，依舊是心中難解的痛。然而，甲午戰爭實起因於朝鮮戰場的中日衝突，卻禍延為台灣澎湖的割讓，這說明了台灣問題早已不能單從兩岸的視野去尋求解決，而是要從亞洲、全球的戰略格局去思考求索，才有答案。

在這一百多年的歷史裡，台灣人始而武力反抗，繼而在全世界的左翼風潮下，開始文化啟蒙、農民運動，終而有全面性的社會運動。

此照片是一八九五年日軍占領澎湖時所攝（見下頁）。日軍在和清廷談判代表李鴻章談判期間，就已經派兵攻佔澎湖，以武力威脅台灣本島，造成既定事實，以強迫李鴻章讓步。

此圖中最特別之處是漢族所穿衣服，皆是一般所稱「台灣衫」，婦女亦有綁小腳者。閩南風俗依舊深厚，與日軍恰成對比。與後來台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運動的文化人之西式穿著，大相逕庭。

日本對台灣的野心，不始於一八九五年，而是更早之前，甲午戰爭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自此而後，台灣與大陸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台灣成為殖民地社會，在「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架構下，逐步走向現代化；大陸則在革命、軍閥內戰、對日抗戰的大動蕩裡。戰爭與死亡，成為中國貧困沉淪的根源。一九四九年更因國共內戰，國民黨退守台灣，兩岸分

茶葉甚至外銷至東南亞和美國紐約。可見，日本之占領台灣，

是有計劃、有目的的侵略，而不是靠一場戰爭，在談判中隨意奪取的土地。

日軍占領澎湖，未見抵抗，隨後攻打台灣，就遭遇抵抗之戰了。

從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五年的噍吧哖事件，台灣武裝抗日事件層出不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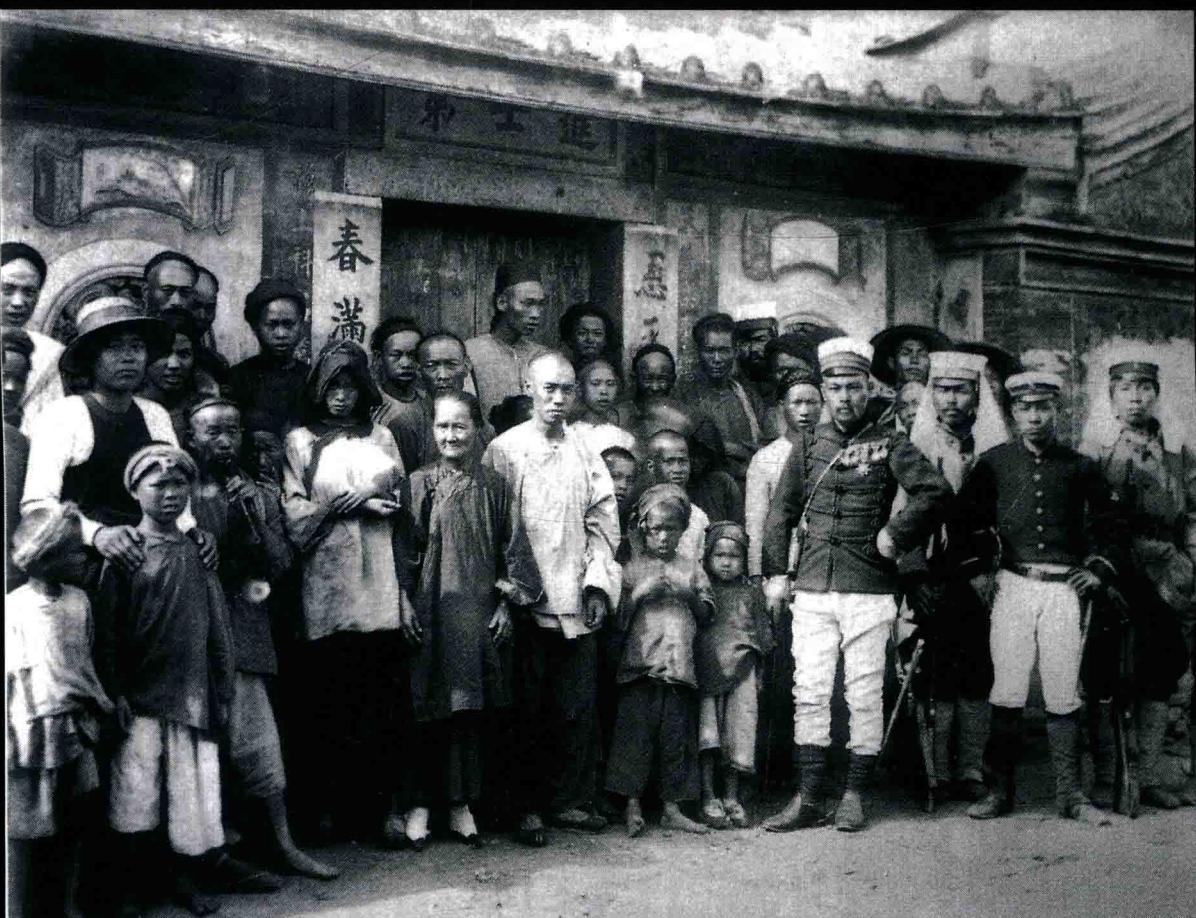
第一階段是一八九五年的「台灣民主國」保衛戰，從五月日軍登陸基隆，到十月下旬劉永福棄守台南，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宣告覆滅，僅有數月時間。

第二階段是抗日游擊戰。台灣各地義勇軍此起彼落的蜂起反抗，少則數百人，多至千人，以農民游擊戰的方式，出沒於山林幽谷之間，神出鬼沒，使日人窮於應付。直到一九〇二年林少貓被捕為止，宣告暫歇。

第三階段是一九〇七年發生北埔事件，至一九一五的噍吧哖事件期間，共有十三起零星武裝抗日事件。其中，以噍吧哖事件最為慘烈。

據學者統計，這三個階段的犧牲者，超過二十萬人。

日本占領台灣後，擁有農業生產腹地，野心漸增，逐步發展為亞洲列強，並繼而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最後結合德、義成為二戰的軸心國。



十九世紀末，歐美帝國對中國的想像與企圖，早已見諸

研究。隨著各種殖民主義研究大興，「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的提出，殖民帝國的形象逐步修飾為各種帶著柔粉色澤的模樣，和最初那種「船堅砲利」的形象，大相逕庭。

純玉女的模樣，跟那些磨刀霍霍的列強嘴臉比起來，真是美麗太多，果然是典型的「法蘭西自戀症」。

但這一張發表於一九〇〇年法國報刊上的石印畫，還是最傳神的。它生動的刻劃了當時英國、俄國、德國、日本、法國的真正嘴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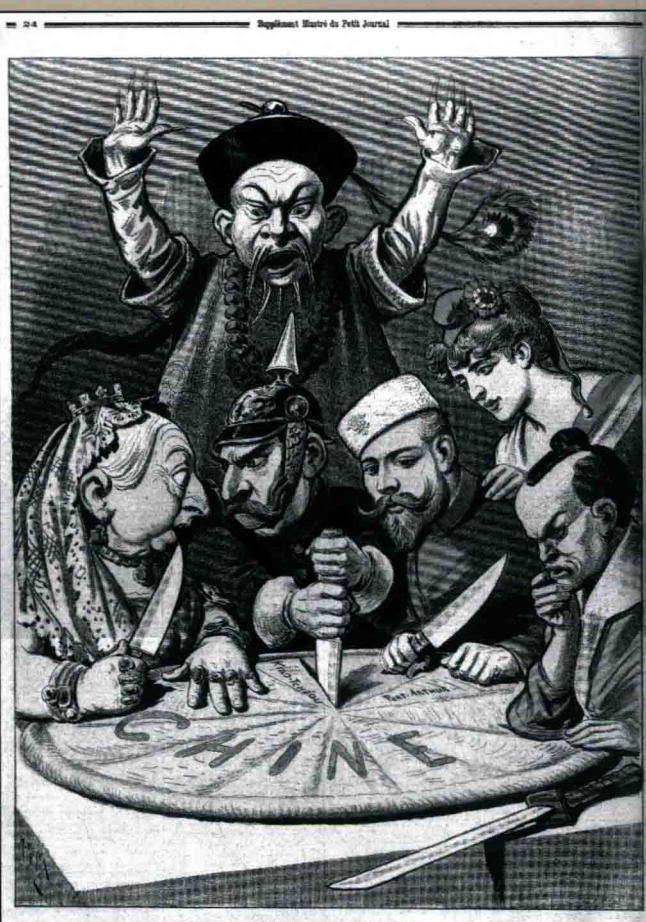
一九〇〇年，孫中山革命尚未成功。清朝甲午戰敗的挫折引發民眾的不滿。義和團從山東開始漫延，燒向平津。六月攻入北京，最後引發八國聯軍。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到西安避難。這一年一月，山東高密縣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小說家莫言的家鄉），成功阻止了德國建造鐵路。

反觀日本，這一年民眾已經發動請願，要求全民普選；德國婦女則爭取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的權利；美國國務卿則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宣稱各國應平等享有在中國商業和工業利益。

美國當然是有針對性的。當時，英、法、德、俄等歐洲列強和日本，已經均分了中國的利益，美國沒分到利益，因此特別提出此種外交觀念，以為平衡。

這一張圖，典型的反映了當時的世界觀。

圖中畫的列強，由左至右：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德皇威廉二世、俄國尼古拉二世、法國和日本天皇。他們正在分割的大餅，正是寫著中國。而中國清政府則被畫成僵屍妖魔，站在最後面。當然，此圖為法國報紙所刊，所以法國人畫得一副清



此張照片是一九〇五年，在日俄戰爭獲勝的日本軍隊，在東京靖國神社舉行凱旋儀式。

日俄戰爭中，尤以陸軍的「奉天會戰」最為慘烈，俄國喪失十萬大軍，自此從中國東北撤軍，日軍占領奉天。

經過甲午戰爭，占領台灣澎湖；再經日俄戰爭，打敗俄國，占領奉天（現今瀋陽），日本領土不斷擴張。日本軍隊氣勢如虹，儼然以亞洲的命運主宰者、亞洲苦難的拯救者自居。日本走向軍事擴張的道路，已經成形。

反觀中國，清朝終於在這一年廢除了「凌遲」的刑罰，也同時廢除舉行了一千五百多年的科舉制度。孫中山則是在《民報》的創刊詞中，首次提出三民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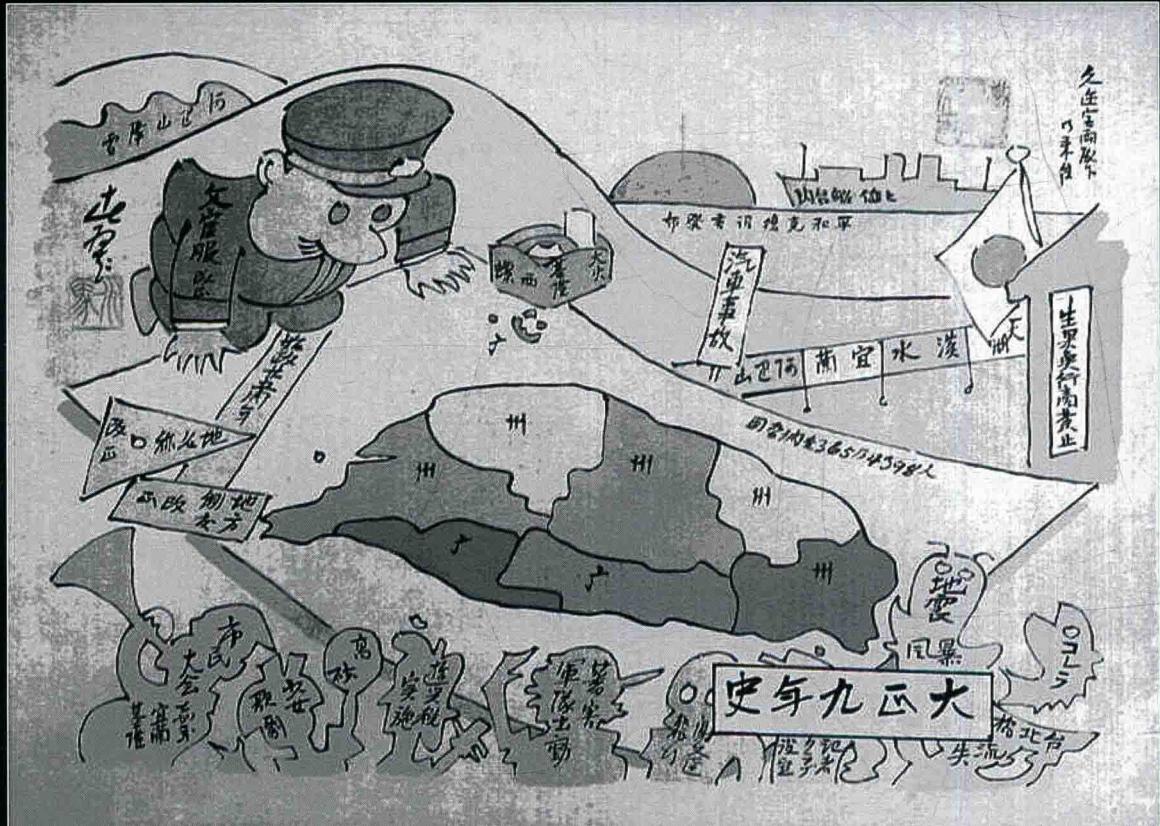
中日對比，實力懸殊之局已成。



一九〇五年，日本總督府對台灣及澎湖進行了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為了克服治台初期「全島實情猶如在黑暗中」的困境，經過了約五個月的規劃之後，從十月一日零時起開始，展開三天全面性普查。總計投入七千四百五十人次在台澎地區深入調查，統計出全島戶口數為四十八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萬戶，平地人口包括平埔族在內計有三百零三萬九千七百十五人，而當時被稱為「生蕃」的山地原住民則沒有計算在內。

黃仁宇曾用「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作為現代化與否的標準，以此檢視，戶口普查意味著日本用現代化的方法來管理台灣的人口與資源，同時藉由人口普查收到鎮壓管理之效。此即日本對台灣「資本主義化」的開始。

黃仁宇曾用「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作為現代化與否的標準，以此檢視，戶口普查意味著日本用現代化的方法來管理台灣的人口與資源，同時藉由人口普查收到鎮壓管理之效。此即日本對台灣「資本主義化」的開始。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十次起義失敗之後，武昌起義

終於推翻滿清，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圖為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與南方各省代表，由上海搭乘火車前往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然北方局勢未定，清朝皇室仍為退位條件做最後的掙扎，南方臨時政府與北方清朝政權仍在做最後談判。至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的逼迫下，溥儀的母后宣告接受清室的優待條件，發布《遜位詔書》，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大清帝國正式宣告滅亡，結束中國兩千年來的帝制，走向民主共和。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向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發出辭職文和推薦袁世凱文，不久，袁世凱即就任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至此，革命後的局勢更形混亂。袁世凱試圖帝制的復辟，地方軍閥的混戰，分裂而無法統一管理的政權，南北的對立，政府體制的無能無效，讓中國走入一個更黑暗的艱難時代。

民主共和只是進行了政治革命，但新時代的重建，卻遙遙無期。



日本對台灣的統治，依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的理論，即

是「資本主義化」。辦理土地登記，確立地籍，整理隱田，增

加公有土地；開發山地林野，研究原住民文化，以掌握台灣山

地資源；開發南北鐵路公路，建設港口以確保貨物運輸順暢，

如此種種手段，莫不以精確統治台灣為目標。尤其人口普查後，

所有反抗者有戶口與族譜可追查，更具威懾效果。

然而它也對台灣農民造成傷害。因台灣本有許多土地，屬於公眾共同開採使用，而不屬於私人，其中又以河川地與山地林野最多。例如現今南投竹山到雲林一帶的廣大林野，即是民間採食竹筍、捕捉山產、砍伐竹林以為建材等的共同用地，地權本就模糊。此外，還有許多河川地、沼澤地等有開墾但未登記產權的地方，在殖民政策下，莫不被登記為公有。民間無以維生，乃起而反抗。

對日本的不滿，使余清芳以宗教之名，以西來庵為據點，進行抗日活動時，即一呼百應。同時中國辛亥革命的成功，也讓台灣抗日運動受到鼓舞。

一九一五年七月六日，余清芳在噍吧哖發動起事，攻打警察局，襲取武器，再進攻他處警察局，並在附近的虎頭山設立堡壘與日軍對峙，一時陣容擴充至千人以上。起初，因日軍措手不及，死傷頗重。其後，日軍調動山地大炮、重機槍等重裝備攻打，只有簡單武器的義軍雖有地形優勢，卻難以抵擋。

日軍的炮火攻打有多猛烈，由此圖可見一斑。此處原本是一條民眾居住的小街道，卻因為義軍與日軍的交戰區，全

部被夷為平地，形同廢墟。若非動用重裝備的大炮，僅僅靠著重機關槍，如何可能？

此地死傷之慘重，遠遠超出台灣總督府的官方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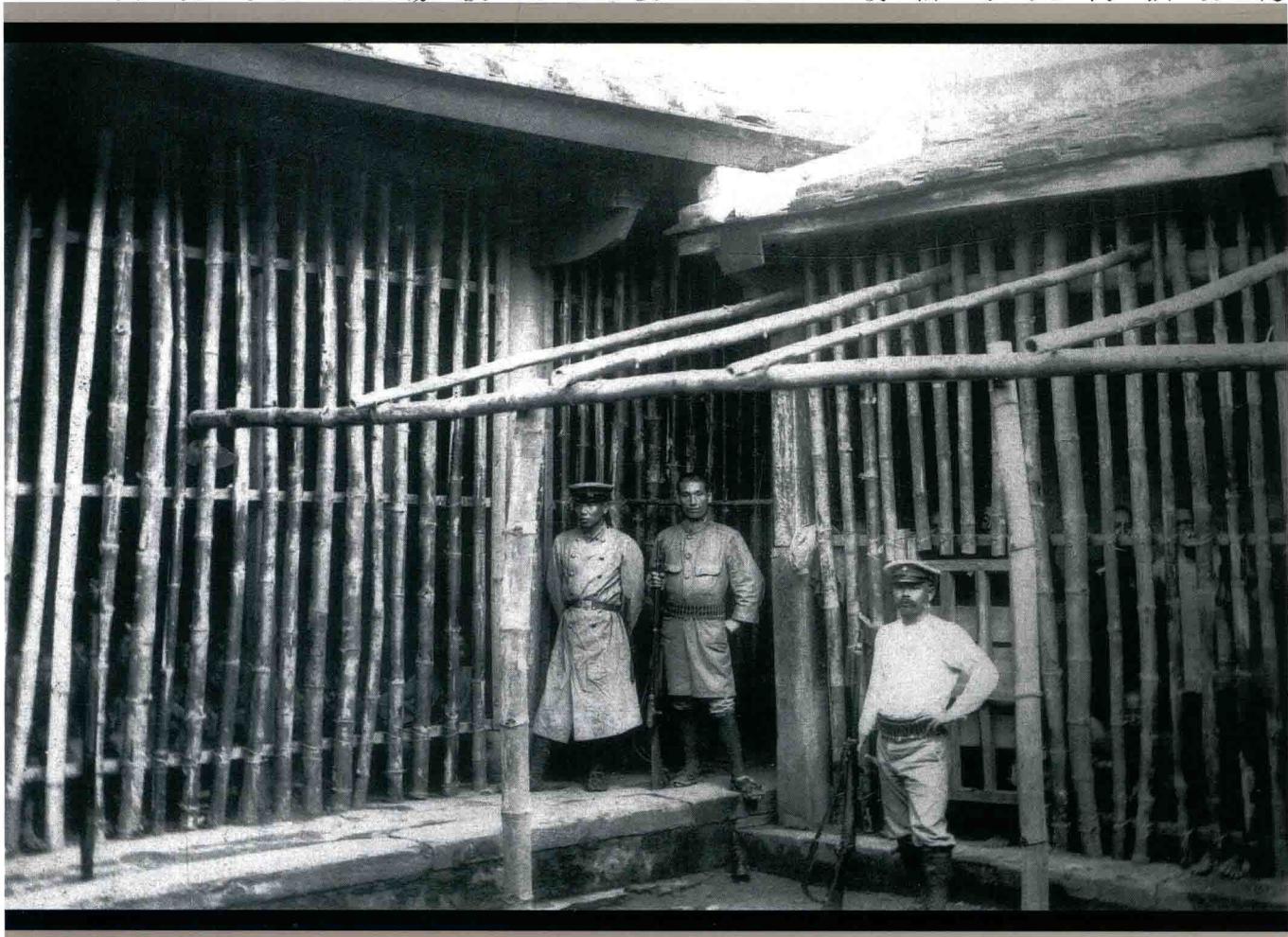
日軍打敗義軍後，沿路搜山，凡逮捕者即斬首。據台灣農民組合幹部簡娥說，當時日軍立一竹竿，長約一百二十公分不到，凡男子超過者，即斬首。為了掩埋死者，日軍挖了一個大坑號「萬人塚」，把所有死者一起埋葬。簡娥的父親名為簡宗烈，本為漢文教師，在地方上當中醫，起義一起，他隨即入山參加義軍，後死於戰火中，再也不會回家。簡娥說，她的母親一看到萬人塚，就無法停止的流淚。噍吧哖事件後，當地許多人同一天忌日，因同時被處死。（有關簡娥的故事太過傳奇，我們容後專文再敘。）

噍吧哖事件死傷太多，據當地人說法，株連幾村，至少上萬人。

由於被捕者太多，正式監獄不夠用，遂改民宅加大竹枝為柵欄，成為臨時監獄。圖中的竹柵欄裡，密密麻麻站滿了人。

據總督府統計，噍吧哖事件被捕人數多達一千九百五十七人，在台南開設的臨時法庭中，除主事者余清芳等人，其它被判死刑者有八百六十六人。這當然不包括死於戰爭及反抗現場遭斬首者。因殺戮太過殘酷，引起國際輿論的注意，在國外壓力下，殖民政府才稍稍收斂。

但日本殖民政府未曾改變其仇恨心，遂將此地改名為「玉井」。玉井在當時的東京，是一處風化區的名字。日本政府屠殺了一百二十公分以上的男子，還要詛咒其後代女子，用心之惡毒，實在非常不堪。



一九一七年，俄國爆發革命，先是社會黨推翻尼古拉二世，拉著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又推翻了臨時政府，成立蘇維埃政權。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政府，高舉反對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旗幟，吸引了全球遭受列強欺凌的弱小民族和國家。這一張圖是列寧十月革命的油畫。

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難以估計。過去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理論下，最應產生革命的是資本主義發達的歐洲，由工人發動革命，可是俄國革命成功卻一舉改變此一理論，各國的革命者歡欣鼓舞，俄國新建立的社會主義政權，讓全世界的左翼運動一時風起雲湧。

一九一九年北京的五四運動，則讓愛國學生運動擴大為文化啟蒙運動，其後迅速轉向政治運動。

一九二〇年代初期，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受到影響，開始建黨的探索。此時俄共西伯利亞局派維京斯基來中國了解情況，考察能否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他們分別見了李大釗和陳獨秀，探討建黨的問題。其後陳獨秀在上海成立建黨發起組，李大釗則在北京建立共產主義小組，隨後廣東、湖南、湖北等也相繼成立。

一九二一年三月，在俄共遠東局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召開各共產主義小組會議，最後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原則、宣言、臨時綱領、工作計劃等。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中國命運因此改觀。



一九二四年一月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告實行「聯俄容共」，實現聯合中國共產黨及扶助工農的政策，並發佈宣言。在蘇聯的協助下，於三月組建黃埔軍校，由蔣介石任校長。

儘管孫中山明言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但鑑於西方列強對中國革命持消極態度，甚至支持不同軍閥部隊，讓中國陷入長期混戰，他決定借鑒蘇聯革命，吸納社會主義精神，完善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

這是國民黨歷史的轉捩點，也是共產黨的轉捩點。國民黨因有蘇聯協助，北伐逐步推動。共產黨自此站穩腳步，藉此擴大組織。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孫中山應邀向日本神戶高等女子學校做「大亞洲主義」的專題學術演講。其中最精義者：「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是求一切民眾為和平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孫中山思想逐漸轉回東方王道精神，以此與西方的霸道文化有所區隔，並期望於日本的轉變。但日本反而朝向西方式的霸道前進，終於在占領台灣後，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



噍吧哖事件後，台灣進入另一個階段。武裝起義的悲劇太慘烈，人們開始思考另一種反抗之路。

台灣居民以漢族為主，舉凡生產方式、婚喪喜慶、祭儀信仰、生活習慣等，都維持著漢族的傳統。此照片中，是一個傳統小康農家的典型。雖然生活還算寬裕，衣著、擺設也都比一般農家生活好，但婦女並未閒著，而是參與草藤製品的編織工作。

台灣的女性勞動力，是一直被忽略的一環。此圖不僅見證了台灣人勤奮、節儉的天性，更印證台灣女人是農業社會重要的隱形力量。



荷蘭的《巴達維亞城日記》於一六二四年二月記載「蕭壠產甘蔗」，顯示臺灣平埔族可能最晚在十四世紀時就已經知道種植及利用甘蔗。而清朝的《番社采風圖》的「糖廍」圖中人物以漢人為主，似乎製糖業技術為漢人所有，平埔族並未掌握製作蔗糖的技術。從荷蘭時代開始，殖民政府即鼓勵農民種植甘蔗，成為重要的經濟作物。在一六五〇年前後，台灣每年砂糖輸出額多達七、八萬擔，約四千八百公噸，主要輸往日本。

鄭成功時代，由於鄭軍有缺糧的問題，故鼓勵種稻，糖產量一度下降，後來劉國軒受命從福建輸入新種蔗苗，並且從泉州、漳聘請製糖名師改良技術，臺灣糖年產量達到一萬八千公噸。此一時期臺灣糖業的主要出口對象仍然是日本，藉此換取製造火器需要的銅鉛等金屬。

清朝統治之後，製糖業持續發展，糖廍主要集中於今天的臺南一帶。相較於荷蘭與明鄭對糖業採取政府掌控專賣的態度，清朝對於糖業的發展較為自由放任。頁四十六上圖為清朝乾隆初期，台灣監察御史六十七使台期間，所繪的原住民《番社采風圖》中，有關糖廍的描寫。此時原住民的製糖，已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往江蘇、浙江等地販售，此外也持續對日本出口。由於製糖業日漸興盛，當時在臺灣的一些通商口岸，形成了專門經營食糖買賣郊商，如臺灣府城三郊之一的糖郊李勝興、笨南北港糖郊、鹿港糖郊金永興等等。

晚清時期台灣砂糖出口達到高峰，每年約一百萬擔。

後來受中法戰爭時法軍封鎖台灣及世界糖價下跌影響，出口略

減。一八九五年，日本占領台灣之初，台灣砂糖出口減少至七、八十萬擔。

當時日本國內每年需求砂糖約四百萬擔，而其國內生產僅八十萬擔，不足的數量皆仰賴進口。

日本剛開始統治臺灣時，糖業的生產仍由傳統糖廍進行，直到一九〇〇年十二月成立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並於今高雄橋頭設置臺灣第一座新式糖廠「橋仔頭製糖所」後，改變了臺灣糖業的生產方式。

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於一九〇〇年一月請正在訪美的農學博士新渡戶稻造協助調查各國糖業與糖政，並聘為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長，於一九〇一年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臺灣總督府接納其意見後，於隔年頒布《糖業獎勵規則》並成立臨時臺灣糖務局處理相關業務。

然而，當時日本工業技術還不成熟，又受日俄戰爭影響，新式糖廠的投資引進初期並不順利。在此背景之下，臺灣出現了「改良糖廍」。這是一種保有舊式糖廍營運形式與規模，但內部則改用新式機器製糖的生產方式。改良糖廍大約在一九〇五年左右開始，初時只有四家，但在日資尚未大舉入臺，新式糖廠也未大量設置的情況下，臺灣資本家紛紛投資改良糖廍，一九一一年達到全盛期，共七十四家。但隨即就因連續兩年（一九一一年、一二年）的暴風雨重創臺灣糖業，以及新式糖廠大量建設，改良糖廍大量衰減，至日治時期結束僅剩下幾家而已。

臺灣的新式製糖會社於一九〇五年開始，至一九一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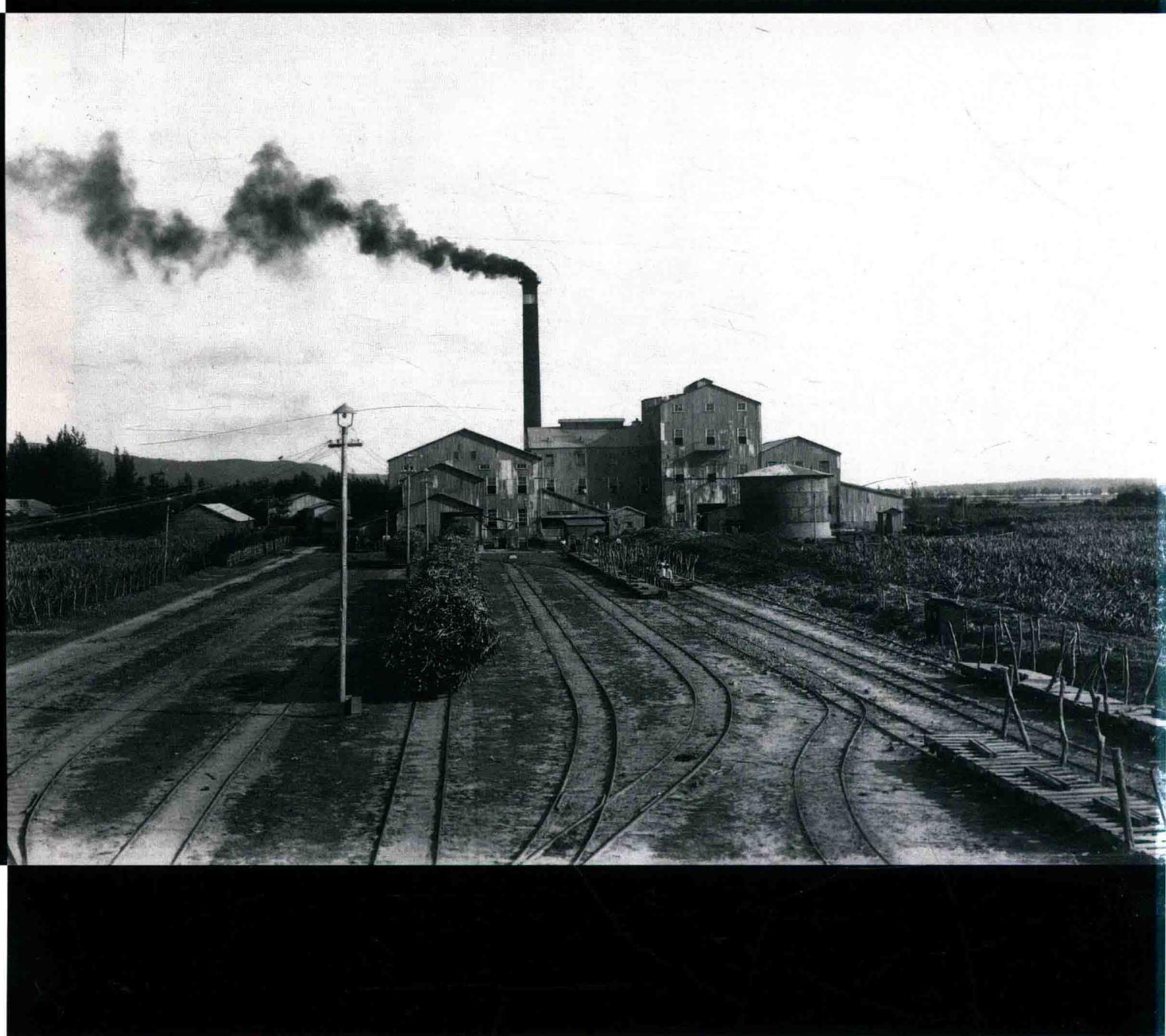
已達到二十九間。

日治時期，臺灣的製糖業被定位為日本本土精糖生產的原料（粗糖）產地，雖然並未明文規定，但臺灣總督府對於精糖工廠的設置多所抵制。但此一做法令日籍資本家多所不滿，因為強制把粗糖運回日本再製成精糖只是徒增成本，遂進行遊說，使臺灣的糖廠可以生產精糖以外的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九〇九年鹽水港製糖率先生生產的「耕地白糖」。

台灣砂糖的產量隨著品種改良及新式製造技術的引進，產能發展迅速。日本領台之初，因戰禍關係，台灣砂糖總產量曾銳減至六十五萬擔，而領台三十年後，一九二九年，台灣砂糖總產量高達一千二百九十六萬擔，已完全足夠供應日本國內的砂糖消費需求。而台灣的製糖會社所支配的耕地達二十餘萬甲，約占台灣總耕地的百分之十五。台灣蔗農約十二萬戶。







農業的無產勞動者

這一張合約圖，足以說明矢內原忠雄會說過的，台灣農民只是「農業的無產勞動者」的意義。

矢內原忠雄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中曾指出，日本統治台灣主軸為「資本主義化」，最重要的政策有三：一、一九〇四年幣制改革，使台灣與日本使用相同貨幣，達成經濟的統合；二、一九〇五年的土地調查。三、一九〇八年縱貫鐵路的開通，以及基隆、高雄二港的築港成功。

其中，土地調查有特別重要的三大利益：一、明白地理地形，統治更為有效，每一個農民土地所有權納入政府管制之下，無人可遁形。二、整理隱田，使原本土地關係不明確的地方，收歸公有，殖民政府所控制的土地面積擴大，意味著財政收入的增加，但原本農民開墾耕作的無主荒地，頓成官有地，許多農民頓失依所。三、國土權利關係明確化，成為日本資本家投資的誘因；而日本發展糖業帝國的政策，更扶持了資本家強迫農民種作甘蔗，剝削農民。

這一紙合約，即是例證。

農民承諾種甘蔗，製糖株式會社就以契約，簽定「賣身契」，會社提供蔗苗，但農民必須保證種植並交會社收購，若有違約，需負賠償責任。

農民出農地，負責種植，而種植出的農產品——甘蔗，卻不能自己出售，只有賣給製糖會社，這樣，農民等於是為會社勞動，賺取工資的工人而已。更何況，會社所給予的收購價格，往往壓得特別低，或者在磅秤上做手腳，使農民損失慘重。

矢內原忠雄稱台灣蔗農為「農業的無產勞動者」道理在此。台灣農民運動的反抗，就是從這裡開始爆發。

有壓迫就有反抗，這是至理。但壓迫是埋下火藥，而火藥的點燃，卻須要一根「番仔火」（火柴棍）。台灣文化協會，以及新一代的青年知識分子，即是那點燃火苗的人。

甘蔗耕作承諾書

一抽者今般遵守貴社蔗作獎勵之規程及依左記
契約之條項照末尾表示之土地插植甘蔗概已
承諾決無反言

一限至大正年月日止貴社應當以完
全之蔗苗配交抽者插植該地不得有誤

一抽者至左記之定期若無栽培甘蔗違約之時須
對貴社賠償損害不敢異言

大正年月日
新竹廳保記
耕作者
土名
番地
戶

南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御中
記

保証人原料委員





山地開發過程砍去許多百年古木



在文化協會開始文化啟蒙運動之前，無論台灣農民有多少不滿，他們只有傳統的觀念，只能在起義造反或者臣服順從之間抉擇。起義的後果，噍吧哖事件已經得到慘烈教訓，農民只能在無奈中接受現實。

這情況，要直到文化運動的興起。

一九一七年，列寧領導的蘇聯革命成功，建立了第一個共產國家，並輸出革命，鼓舞世界各國處於貧窮、被壓迫的工農階級，聯合起來推翻政府。處於殖民地的台灣知識分子受此思潮影響，開始組織現代性社團，投入政治及社會運動。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倡導「民族自決」。影響所及，世界各地被列強欺凌國家或殖民地，紛紛興起民族復興或追求獨立運動。

當時日本受到民主思潮的影響，開始走向政黨政治，國內充滿較自由的社會氣氛，史稱「大正民主時期」。日本知識分子對於台灣人處於殖民地所受到種種不公平的待遇，投予關注與支持。

而「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在一九二七年成立以前，台灣的學生完成中學教育之後，無論日籍或台籍學生，都只能前往日本繼續深造。一九二〇年代，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約二千四百人，吸收了當時「民族自決」、「社會主義」、「自由民權」等新思潮，於是成為倡導台灣政治改革、社會運動的先峰。

一九二〇年，旅日的台灣知識青年一百多人，組織「新民會」，共推林獻堂為會長，出版《台灣青年》雜誌，以推動

台灣的政治改革。改革的行動之一即是推行「六三法撤廢運動」，要求取消這項法案賦予台灣總督的立法特權，促使台灣適用日本內地的法律。「新民會」同時主張，由於台灣具有特殊性，要求日本帝國議會同意台灣設置自己的議會，於是展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一九二一年開始，持續十四年，每年都提出請願運動。這是台灣民眾以社會運動在體制內爭取民主權益的開始。

一九二四年（這一年孫中山開始實行「聯俄容共」政策），「新民會」有人認為，每年一次的請願行動收效不大，須另組常設機構以長期抗爭，於是蔣渭水等人組織「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這個組織違反了當時日本的《治安警察法》，立即遭到禁止。請願的代表不服，隨即在日本東京重新組織這個同盟會。一九二四年，總督府在台灣逮捕及起訴相關的運動人士，史稱「治警事件」，事後十二人被判有期徒刑。

當台灣留日學生推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際，台灣島內則在蔣渭水等人的倡導下，於一九二一年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展開台灣文化啟蒙的運動。

為了反抗殖民政府林獻堂組織了無力者大會

吾人爲
欲對附

去二十

七日所

謂全島
請有力者

大會的

起見特

開全島

看

大會請

各界兄

弟姊妹

快々來
會

期日

大正十三年七月三日午後三時

地點

中部 華中市公園邊林家專祠
南部 臺南市港町文化講座
北部 臺北市港町文化講座

全島無力者大會

辯

士
——
北部 林許
南部 王吳
天敏海
送野川
水逢源
鐘如春
幼惠如
蔡榮鐘
鄭汝南
林幼春
蔡惠如
王敏川
黃金火

者 催 主

林
葉
榮
鐘
王
敏
川
黃
金
火



林獻堂（中坐者）與文化協會召開第一屆理事會

一般人所熟知的台灣文化協會，以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居多。但還有一個熱情如火的人，是關鍵的發動者——李應章。

李應章是彰化二林人，一八九七年十月八日生。大正五年（一九一六）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在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學習時，課餘常讀大杉榮、山川均等左翼思想著作，受到五四運動影響，閱讀《新青年》等進步刊物。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曾經和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四年級同學組織觀光團，赴中國革命根據地廣州旅行，參觀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和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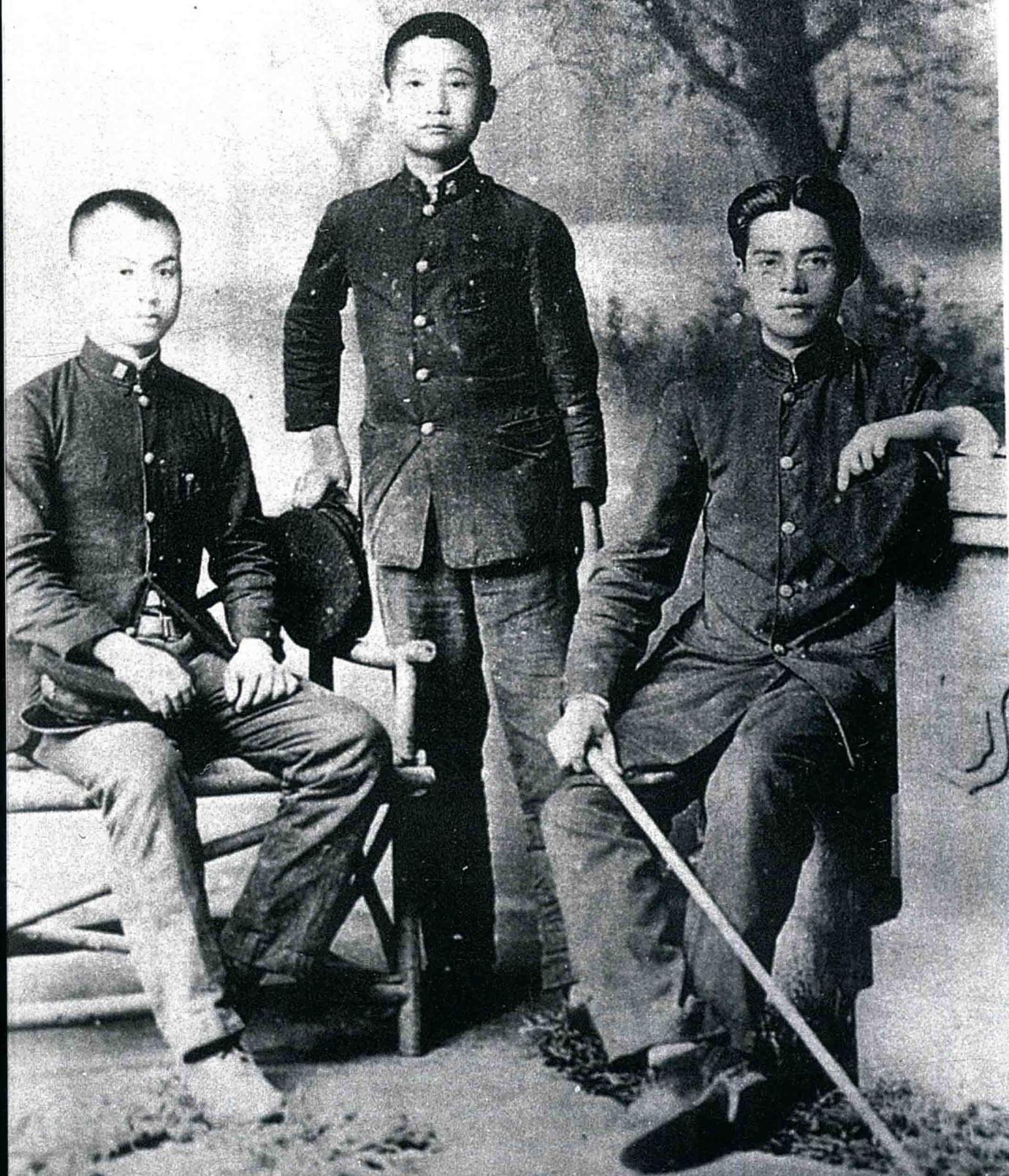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台灣第一個飛行家謝文達返台進行訪問，蔣渭水等人以歡迎會名義，成功匯集了全台各校學生於台北醫學校，使各校學生產生思想交流與聯結。一九二一年四月，畢業於醫學校的李應章、吳海水、何禮棟等人於台北籌組全台灣青年會，向林獻堂、林熊徵勸募資金時，認識了蔣渭水、蔡培火。蔣渭水認為「不作便罷，若要做，必須做一個範圍較大的團體才好」。青年人志氣高遠，意氣相投，於是決定組成「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初是一個台灣人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為主組成的民族主義文化啟蒙團體，該會章程規定：「以助長台灣文化為目的」，一九二一年十月一七日，下午一點起，於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今靜修女中）舉行創立大會，文

化協會旨趣書寫著：

方今之文明，物資文明也。現在之思想，混沌險惡之狀態也；近時之機運，建設改進之秋也。而我台灣位在帝國南端，因孤懸海外，常與世界進退脫節。……台灣海峽實為東西南北船舶來往之關門，同時世界思潮遲早必見匯合。回顧島內，今也新道德之建設未成，而舊道德早已次第衰頹，緣此社會之制度墮地，人心澆漓，唯利是爭，無智蒙昧之細民固不待論，位居上流者，概以揣摩迎合是務，以博取一身之榮達為能事，一面青年多安於眼前之小成，薄志弱行，更無確乎不拔之大志，甚而至思想流於過激，既無國士之風，而有盜賊之行，此不但不能圖國家、民眾抑或民族之向上，一知半解，言行不一致，荼毒社會，莫此為甚。興思及此，台灣前途實堪寒心。於茲吾人大有所感，因即糾合同志，組織台灣文化協會，謀台灣文化之向上，切言之即互相切磋道之真髓，圖教育之振興，獎勵體育，涵養藝術趣味，以期穩健之發達，其歸結務在實行，有謂新文化運動，往往易陷於危險，有害無益，其實不然，夫合理之運動，穩健之宣傳何危險之有。

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如此乃屬危險而為世道人心所深憂者，而反，講學、修德、聞義能徙，不善能改，確信為國家社會所不可缺少者，吾人所信如此，用敢提倡本會，尚望大方諸彥之贊同焉。



李應章與文化協會

應章(右1)二十歲時考進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同學
合照 謹念 大正五年(1916)許份山拍

蔣渭水在成立大會上也致辭，說明了成立的動機：

回到李應章的故事。

台灣人負有做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日華親善是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前提，亞細亞聯盟是世界和平的前提，世界和平是人類最大的幸福，並且是全人類最大願望。所以我台灣人有做日華親善的媒介，以策進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實現，招來世界和平的全人類之最大幸福的使命就是了。簡單說來，台灣人是握著世界和平第一關門的鍵啦。這豈不是很有意義且有很重大的使命嗎？我們一旦猛醒負著這樣重大的使命，那麼就要去實行這使命才是。本會就是要造就

這使命的人才而設的。然而台灣人現實有病了，這病不癒，是沒有人才可造的，所以本會目前不得不先著手醫治這個病根。我診斷的結果是台灣人所患的病，是智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智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治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治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治療的機關。

出席成立大會的人有一千零三十一名，以醫師、地主、公學校畢業生、留學回國的學生為主，另外也有農民、工人、商人、律師、士紳等人參與。隨後通過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並選出理事四十一名，評議員四十四名。

李應章在家鄉二林開設保安醫院。他的家族本為彰化的地主之家，再加上他成為一個鄉村醫生，在地方上更有信譽和威望。他帶著青年人的熱情，文化協會的理想，穿梭在鄉間小路，治人疾苦，傳揚理念，影響力愈來愈大。

這是他老家開設的診所。門楣上的扁額，診間的題字，看診的藤椅，簡單的醫療設施，都還有著濃濃的傳統農村建築的特色。

左圖很重要，是因為它顯示出一個台灣最早期的西醫，是如何開始在農村落戶生根的。也就是，現代化的西醫如何被台灣農民接受的過程。西醫院的模樣，當然與中醫診所那種放滿了中藥櫃子、用小秤量中藥、飄著中藥氣味的場所不同，但相對也較乾淨明亮簡單。

因為一切醫療方法、吃藥方式不同，現代化的西醫如何被傳統農民接受，可能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過程。可惜留下的資料不多。

一個鄉村醫生的開業

日治時期的台灣鄉村，交通非常不便利，農民上醫院看醫生，只有牛車、步行或自行車，如果身體還可以去醫院，就自己去。但病重了，總是有諸種不方便，因此發展出醫生騎摩托車到鄉下「出診」的文化。

那時的醫生總是提著一個大大的牛皮製醫療包，那裡面有常用藥品、針筒、注射器、點滴、外用消炎藥、小手術器具等等，所以體積不小。醫生要出診就把大醫療包綁在後座，輾轉到鄉下去看診。

但當時摩托車仍是非常稀少的交通工具，因此只要遠遠的，聽見摩托車引擎的聲音，鄉下的孩子就會高喊著：「醫生來了喲！」

李應章回到鄉村，非常摩登，買了摩托車代步出診，那模樣，還真像後來在中南美洲搞革命的切·革瓦拉（Che Guevara，一九二八—一九六七）。

切·革瓦拉在讀醫學院的時候，一九五〇年一、二月暑假時，他遊歷了阿根廷北部的十二個省，走過了約四千多公里的路程。一九五一年，他在自己的好友藥劑師阿爾貝托·格拉納多的建議下，決定休學一年環遊整個南美洲。他們的交通工具是一輛一九三九年產的Norton摩托車。他們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發，決定的線路為：沿著安第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洲，經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到達委內瑞拉。在路途的中間他們的摩托車壞掉了。切·格瓦拉還在秘魯的一個癩瘋病人村作了幾個月的義工。



李應章醫師常以自備先進之
工具四出外診 大正十二年（1923）撮



窮與苦難，他的國際主義思想也在這次旅行中漸漸定型，他開始認為拉美各個獨立的國家其實是一個擁有共同的文化和經濟利益的整體，倘若革命則需要國際合作。

後來他寫作了一本書《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

一九五五年，切·革瓦拉認識了古巴革命者卡斯楚，參與古巴革命，一九五九年，推翻古巴獨裁政權，這段經歷，被格瓦拉寫入了自己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中。雖然在古巴擔任過幾個重要職務，但他覺得革命才是自己終生職志所在，又離開去剛果和玻利維亞搞革命，最後死於玻利維亞。

那一場摩托車的革命之旅，切·革瓦拉騎的是一九三九年英國產的 Norton 摩托車。我查了一下英國 Norton 一九二〇年產的摩托車圖，款式與李應章此圖有點像。

有趣的是，李應章騎著摩托車的台灣鄉村醫生革命之旅，始於一九二三年。他一面為人治病，一面宣揚文化啟蒙，不久就爆發了「二林事件」。

在這次旅行中，切·格瓦拉開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貧

然而，為什麼蔗農會開始反抗呢？

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採取所謂「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更因為台灣氣候適合種植甘蔗，清朝時期台灣已為糖業生產基地，對台灣製糖的經營不遺餘力，訂定各種辦法，操縱蔗農，實施「採收區域制度」和「產糖獎勵法」，以榨取蔗農血汗。在這些制度下，蔗農所受的約制主要如下：

一、蔗農所種植甘蔗只能賣給規定的糖廠，不得越區販賣。
二、甘蔗收購價由廠方於每季甘蔗收成，製成糖於市場銷售後，才制定甘蔗收購價，蔗農不得有異議。

三、秤量甘蔗由廠方進行，蔗農無權參與。
四、種植甘蔗所需的肥料需向所屬糖廠購買，購買金額

於收購價中扣除。

五、甘蔗採收由廠方僱工進行，工資由收購價中扣除。

在這種合約下，蔗價完全由糖廠片面決定，不能有異議，鄰近糖廠收購價比較高，也不得越區轉賣，肥料還要向糖廠購買，價格也完全由糖廠決定，秤量甘蔗時糖廠總是偷工減兩，蔗農也不得有異議。

蔗農長期受壓迫，不滿情緒早就漫延，出現激烈的反抗只是時間的問題，二林這個地方的特殊情況，正提供事件爆發的觸媒。

二林地區甘蔗面積廣大，不只有一家糖廠，「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下稱林糖）的收購價長期比「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下稱明糖）偏低，而肥料價格林糖卻又比明糖高。

一九二四年，明糖甘蔗每千斤五點九圓，林糖只有四點七圓；

平衡。農民只得被迫改種甘蔗。

而肥料明糖每包三點三圓，林糖卻四點七五圓。兩者一年一甲就差了一百七十圓以上，這種情況已持續兩三年，自然引起林

轉向甘蔗。

糖蔗農不滿，四月間，當地的二林庄長林爐及開業醫師許學被五百餘蔗農推為代表，向林糖提出補償要求。因北斗郡守認為農民要求有理，出面調解，十二月林糖讓步，以每甲增加五圓臨時補給金的方式打發農民的抗爭。

沒有比較不知不公平，而一旦開始反抗一家糖廠的不公，平日的不滿就可以化為力量，去反抗更大的、體制性的不公。

農民的不滿化為遍地的乾柴，他們雖然隱忍，卻更像是等待一個火苗。文化協會，正是那帶來思想火種的普羅米修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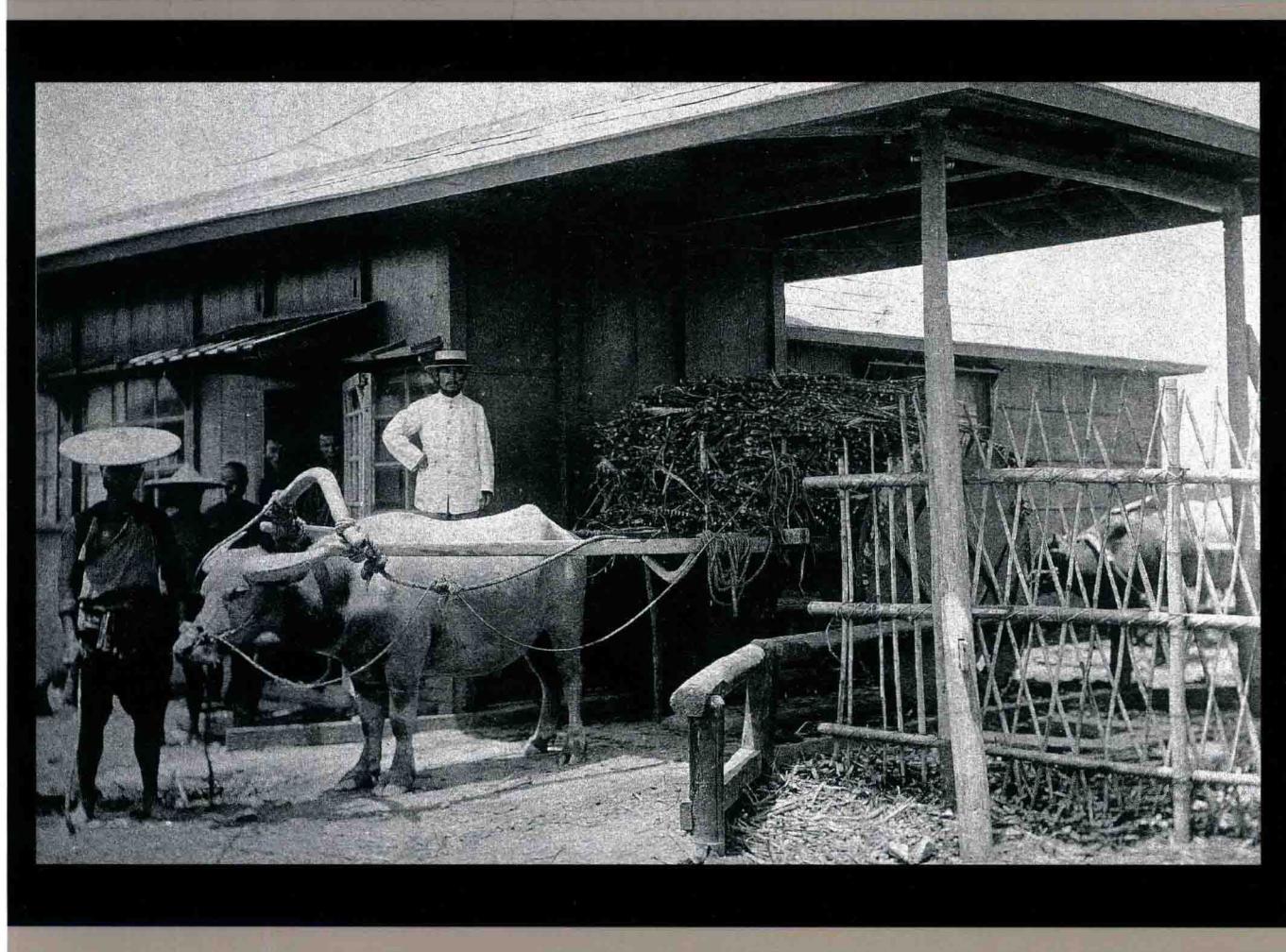
下頁圖中所見，是一個農民用牛車運送收割的甘蔗去會社，由會社過磅秤重。它的背後充滿了故事。

當時有一句台灣俗語說：「第一慾，種甘蔗給會社磅；第二慾，吃煙吹風；第三慾，吃檳榔嘔紅」，即是明證。

另一句話是「兩個保正不到五十斤」。意思是說兩個保正（當時的里長），加起來的重量，不到三十公斤，可見苛扣欺騙之嚴重。

農民很無奈，因為政策向糖業公司傾斜。

同時，日本殖民政府採取抑制稻作、鼓勵甘蔗種作的政策，給予水利、借貸、運輸等方面的扶持。但此種「扶持政策」其實是變相的減少稻作生存的空間。本來的水稻所需的灌溉水路，因甘蔗種作而中斷，遂無法維持水源供應，原本稻作的小田埂，被甘蔗運輸的牛車路阻斷，這就造成稻作與甘蔗間的不



第一 懇種甘蔗給會社磅

「文協」透過各種文化活動，例如發行會刊、讀報社、演講、講習、文化劇等活動，以啟迪民智，改革社會文化，傳

達反抗殖民統治、追求民族解放的目標，當時提出了「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是世界的台灣」等口號。

台灣文化協會舉辦的各種活動中，以「文化演講會」最具有影響力，這項活動初期只在城市舉行，場次有限。從一九二三年下半年起，開始巡迴至各鄉鎮演講，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達到最高潮。一年超過三百場的演講，影響所及，對一九二〇年代後期，社會運動走向大眾化，奠定了思想的基礎工作。

二林本是一個安靜的農村小鎮，在蔗農反抗林本源糖廠發生後，台灣文化協會特別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請林獻堂到二林舉辦演講，一時人山人海，盛況空前，民眾反應熱烈。此事促成了農民的政治覺醒。在文化協會的支持下，一九二五年六月，文協理事李應章在彰化二林成立「二林蔗農組合」，隨即開始向林糖交涉提高收購價格，也向北斗郡、台中州、總督府請願，但都沒有得到善意回應。

十月六日，李應章、詹奕候等幹部與蔗農代表十幾人以上述條件向林糖交涉，林糖專務吉田要求交涉人員要有蔗農正式委任狀才可。

十月十五日，組合人員攜帶了一千多份蔗農的委任書再到糖廠見吉田，但吉田說組合成員不配做代表，談判破裂。因為糖廠強硬的態度，激化了農民的憤慨情緒，決定進行激烈的

抗爭。此時已經接近甘蔗的採收期，於是組合決定阻止林糖的強行採收。

甘蔗採收進度必須配合糖廠的作業能力，必須排定順序，通常甘蔗越早採收，含水分會較多，對蔗農較有利，以往為求公平，林糖都是採抽籤的方式，但一九二五年這一年，林糖為迫使農組就範，決定先採收未加入農組的蔗農甘蔗，這讓兩方衝突不可避免的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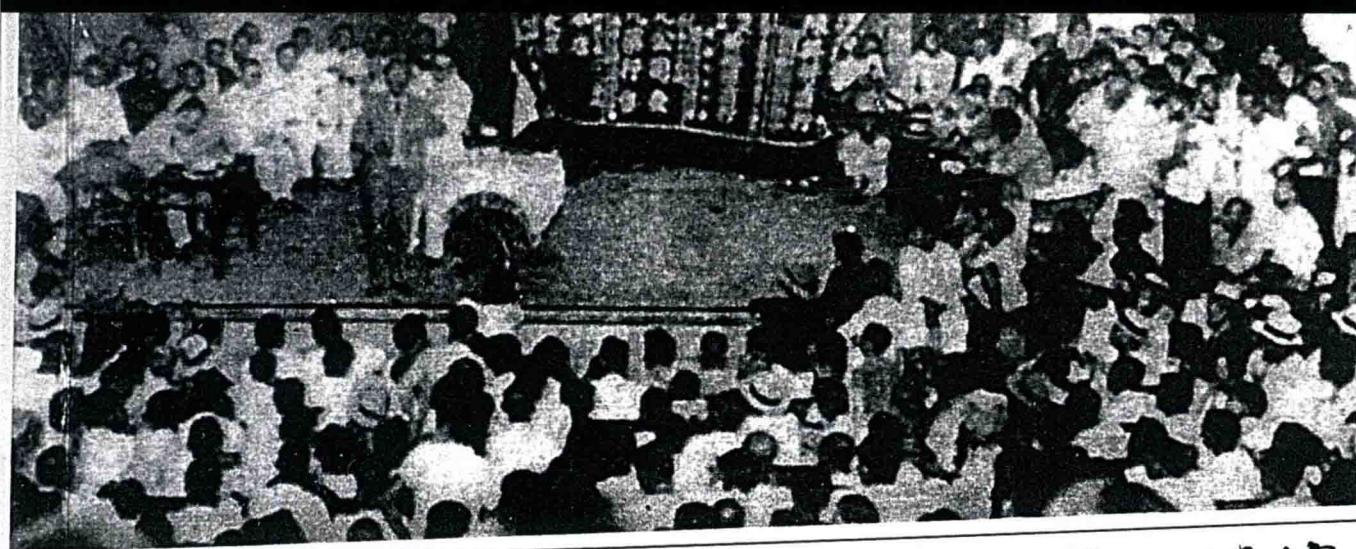
十月二十一日，製糖廠派人帶領僱工到二林、沙山兩村七處非組合成員的蔗田要收割，被組合成員阻止。二十二日早上，林糖及僱工三十幾人強勢進行收割，組合成員出面阻止，僱工們雖然拿到較平時優厚的工資，面對衝突觀望不前。當天下午一點左右，遠藤巡查部長率六名巡查、北斗郡喜多特務（特別高等員警）及糖廠社員二十多人、僱工十六人前往支援收割。農組這邊的蔗農見狀也號召更多人前來，雙方對峙情勢緊張。

在對峙中，為突破僵局，糖廠原料主任矢島便抓起一把鐮刀開始收割，並要僱工一起收割，員警見狀一擁而上保護矢島。圍觀的組合成員除高喊「未發表蔗價不准割蔗」外，也有人拾起蔗節及土塊向矢島扔擲。遠藤等員警立即拔出佩刀，護衛矢島繼續收割，蔗農於是大聲質問員警：「何時做糖廠走狗，為什麼要拔刀？」遠藤等數名員警立即將佩刀歸鞘，但有兩名員警卻仍繼續揮舞佩刀，這激化了蔗農的情緒，並引發彼此的衝突，在衝突中，該兩名員警的佩刀被蔗農蔡琴、謝衢奪走，員警、糖廠人員被趕走，但蔗農見事態嚴重，也紛紛散去。

事發當時，李應章不在現場。他是出診後回醫院，經聚集於診所的群眾說明，才了解原委。他立即要求大家冷靜，群眾的情緒才逐漸平靜下來。

十月二十三日，早上，大批巡查包圍李應章的診所，逮捕李應章並搜走蔗農組合相關文件，除了李應章外，巡查也在各地展開大規模的搜捕，總共逮捕了九十三人，先送到二林員警分室拷打後，再轉送到北斗警察局關起來。在二林員警室拷打時，用刑極為殘酷，導致有人因而殘廢，也有人不堪凌辱而自殺。之後又陸續搜捕，總計被逮捕者超過四百人。被捕的人中，許多其實只是當天在場看熱鬧的群眾，既非農組成員，也沒有參與衝突，而且當天含圍觀群眾，也不過才二百餘人在場。日本勞動農民黨知悉此事，十分同情二林事件被起訴者的處境，派了麻生久和布施辰治等兩位律師來台協助辯護，文化協會也派了兩名律師幫忙辯護。

李應章與二林農民的反抗，點燃了台灣農民運動的火把。農民對日本糖業政策本就有不滿，此時更激起反抗的波瀾。李應章起始於彰化，南部的高雄則由簡吉接續，點起另一把火。



大正十四年四月十九日 林獻堂先生蒞二林演說
時的熱烈情緒真是如火如荼可歌可泣。是日見萬
計到達二林站（製糖會社的五分小火車）的時候，先生專心大

如果說李應章是農民運動的盜火者，簡吉則是農民運動的推手。

盜火者可以帶來火種，點燃火把，讓人民燃起希望，但後面一定要有人來接續，讓火把像奧運聖火那樣，傳遞到各地，點起更多火苗，才能聚集群眾，形成力量。

簡吉正是這個散播火種的人。

他為了農民運動，放棄被社會所敬重的小學教師職位，投身反抗運動，南北奔波，輾轉城鄉，找資源，幫農民，建立起兩萬四千多會員參加的台灣農民組合，在日本殖民政府強大壓力下，這是何等的堅毅，這是何等的強大動能。

簡吉是誰呢？

讓我們細說從頭。

簡吉，一九〇三年生於高雄鳳山。他的祖先來自大陸福建，起初在高雄烏龍下淡水的地方落腳，到他的父親簡明來這一代，總算小有成就，在鳳山新甲一帶有一甲的旱地和水田。

簡吉出生時，日本統治台灣已有八年。由於生活貧困，從小得幫忙農事，他較晚入學，到十五歲才從公學校畢業，隨即考上臺南師範學校。對貧困的農村而言，這幾乎是「家裡出了一個狀元」一般的光榮。

一九二一年簡吉從臺南師範畢業，分發到他的母校鳳山公學校任教。報到第一天，校長為大家介紹這個新教員時，每個老師都很開心，因為他們都認得這個幾年前才從學校畢業的青年。

下頁這一張簡吉攝於臺南師範學校紅樓（現為臺南大學）的照片，是一九二二年所拍。

每一個看到照片的人不免懷疑，這一張照片是不是真的。因為小提琴並不是容易學習的樂器。而一個貧困家庭出身的農民孩子，怎麼會拉小提琴？這是不是用來拍照的道具？

二〇〇四年我採訪了周甜梅女士（監察院長張博雅的婆婆，接受採訪時，她已經九十五歲），她才道出了實情。

原來簡吉在師範學校時，學會小提琴就愛上了。即使在奔波各地從事農民運動，也帶著小提琴。周甜梅說，簡吉常常騎著腳踏車從高雄來屏東，就住在他們家開的醫院對面，一間平房裡。他白天騎上腳踏車，穿過黃土飛揚的牛車路，去各地聯絡農村青年，幫農民排難解紛。那路程一走就是二十來公里。晚上，再回農組辦事處過夜。

有一天夜晚，周甜梅夫婦看簡吉勞忙了一天，風塵僕僕回來，直嚷著累得要死，想好好休息。不料他一回到農民組合辦事處，就傳來小提琴的樂音。

她和丈夫訝異的去探望說：「你不是說累得要死了，怎麼還在那裡『鋸呀鋸』的，『鋸』個不停呢？」

簡吉也笑了，說：「你們不知道呀，我要是不這樣鋸呀鋸的，才真正會死呢。」

他是一個愛音樂，愛小提琴的人，彷彿這音樂才是他心靈最大的安慰。

他本來可以戴上大盤帽，佩著長劍，在地方上扮演一個

備受尊敬的小學教師，卻寧可放棄「權力之劍」，卻帶著小提琴流浪各方，傳揚文化啟蒙，捲起農民革命。一個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



簡吉——一個鄉村教師

應該稍加說明的是，日本殖民政府統治台灣之初即明確了解，為了推動現代化政策，需要大量受過教育的人民，從教育著手，改造台灣人的文化、生活習慣、信仰風俗，乃至於國家認知、民族認同，使之日本化，這才是長治久安之計。

一八九八年七月，總督府頒佈「台灣公學校令」，設立六年制公學校，取代國語傳習所，對台胞授予實學，使日語通用，養成國民之性格，自此公學校成為這時期最重要的同化教育機關。

為了培養教師，從統治台灣的第二年（一八九六）開始，就在台北設立「台北第一師範學校」，以及「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一八九九年，設立台中師範與台南師範學校，這都是為了培育師資，以為教育之所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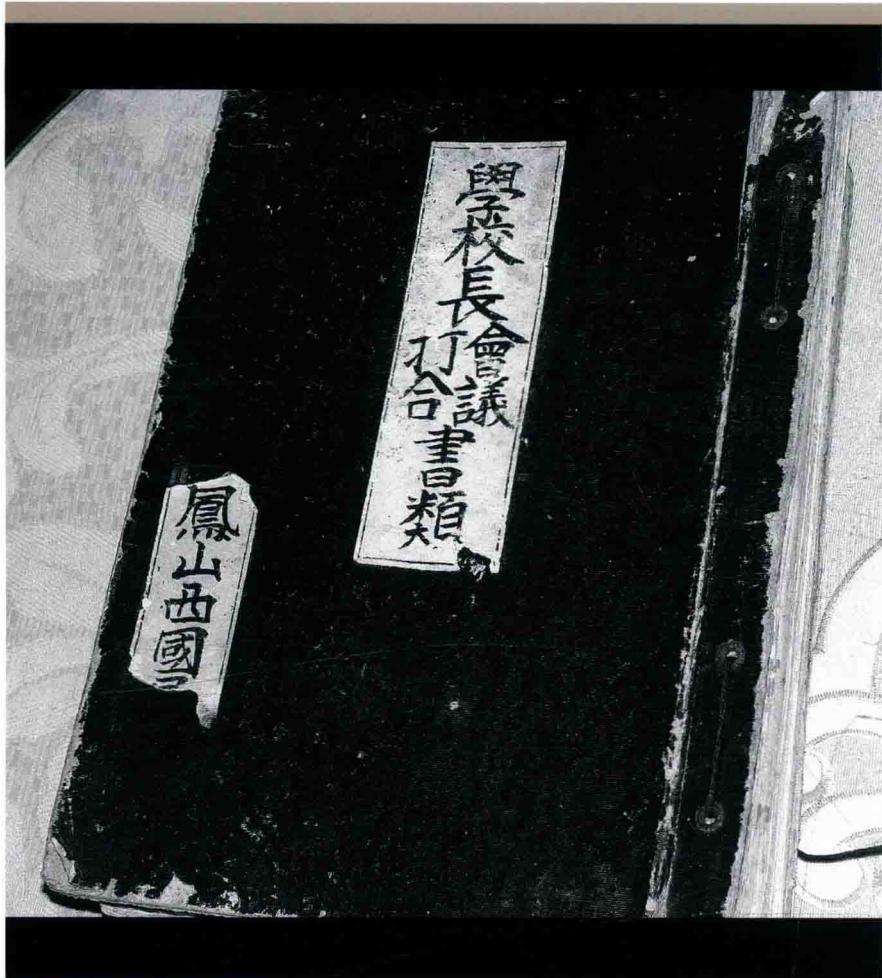
一八九八年公學校規則載明它有兩個目標：首先是讓台灣兒童精通日語；其次是給予德教和實用知識，以養成其國民性。

總督府的師範教育政策，在同化原則下，最初以日籍教師為主，臺灣教師為輔。而師資培養機關（師範學校）亦形成截然劃分的兩大系統，總督府不願讓台籍教師與日籍教師具備相同程度及資格，以致同工同酬，於是在制度上，預設限制，使

這是現今仍保存於高雄鳳山國小的舊檔案（左頁）。顯示出當年簡吉擔任的老師資格是從「教心」開始，月俸從十二元上升到二十九元，其後再升為「准訓導」，月俸從三十元升到三十五元。對當時的農民來說，這是相當安定的收入。

得台籍教師的資格低於日籍教師。在資格上，師範畢業之台籍教師，僅能任訓導，講習所或國語學校出身之日籍教師則可任「教諭」甚或「校長」。

即使如此，對一個台灣貧困農村的孩子而言，畢業於師範學校，擔任公學校教師，已是很难得的轉機。



年月		教訓處成員會		教訓處		教訓處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大正甲午年六月廿四日	北師甲午年六月廿四日	月三十四	月三十五	月三十四	月三十四	月二八	月二七
西國	西國	鳳都	鳳都	鳳都	鳳都	鳳都	鳳都
未	未	教心	推尊	教心	王如玉	教心	簡望天
坐	坐	陳芋	簡吉	陳芋	王如玉	陳芋	簡吉
立	立						



簡吉與鳳山公學校老師的合照
他站在前二排右三，戴眼鏡者

簡吉結婚



牛背上的鄉村教師

簡吉上學較晚，十八歲從台南師範回來公學校任教，是全校最年輕的老師。學校唯一和他一樣年輕的老師，是一個從台南來的女老師，名叫陳何。她父母在臺南經營商店，家境小康，因為是獨生女，父母親特別培養她上學，成為一個小學老師。

因為他們倆都未婚，在師長和同事有意的撮合下，二人自然而然的交往起來，不久就論及婚嫁。

結婚後，陳何依照農村傳統，辭去教職，扮演媳婦的角色，侍奉公婆，打理家計，成為一個典型的農婦。但她未曾有一句怨言。婚後，他們陸續生下了三個孩子：長子簡敬，次子簡恭，三子則取名陳從，好延續陳家的香火。然而，命運只給了陳何四年的安靜歲月，農民運動一開始，簡吉像聽到命運的召喚一般，挺起他年輕的胸膛，迎上前去。



雖然成為鄉村教師，簡吉依然要在農忙時下田協助，他是鄉村裡少數戴眼鏡的人，所以外號叫「眼鏡簡仔」。在農民運動的場合，人們也習慣叫他「眼鏡簡仔」。人們總是說他常常手拿大公事包，裡面放滿各種文件，戴著眼鏡，看起來很有學問的模樣，說起話來頭頭是道，很有說服力。但為人很親切，像一個「咱鄉村的老師」。

這一張照片，呈現他和父親的對比。父親是貧困的農民，赤腳勞動，面目黧黑，手足胼胝，在艱辛的環境裡培養他。他終於穿上西服，成為一個老師。

我們需要了解的是，由於貧困，當時的農村家庭總是有所犧牲，有所成全的。例如一家有幾個兄弟，便要有人去從事農活勞動，一起來成全一個會讀書的孩子去升學，讓這個孩子成為家族未來的希望。

簡吉便是靠著家族的成全，才能安心讀上師範。他也不負眾望，學成歸來。在照相還需要較大器材的年代，這照片，應是為了紀念他成為教師，而特別請照相館來拍的。

這照片中還有一個小孩子。

簡吉對農民的孩子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他見到學生課外還要下田勞動，面黃飢瘦，根本無法正常學習；農忙時更要協助勞動而無法上學，心裡很是難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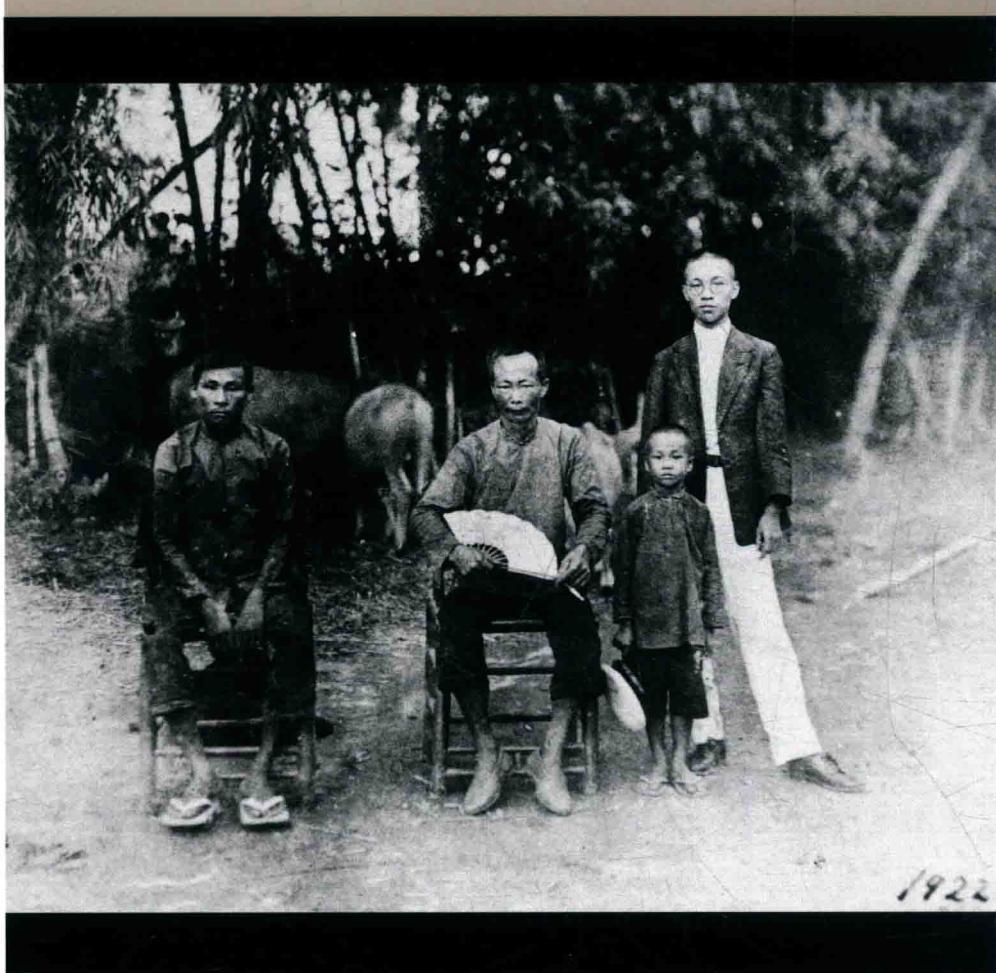
他曾自省：農民的孩子無法正常上學，是因為農民受剝削無法生存，如果不能改變農民的命運，就不可能改變孩子的命運，而自己當教員，只是拿著薪水，卻不能教育好孩子，如同「月俸的盜賊」。他內心痛苦掙扎。

在後來的獄中日記裡，他寫道：在家庭訪問時，目睹著農民的困境，孩子無力上學，常常為這悲慘的境地而流下眼淚。

為改變農民的命運，他認為首要之務是在各地成立農民組合，讓各鄉鎮的農民組織團結起來，這樣才能和糖業帝國對抗。為此，就需要有人全力投入，到各地傳承經驗，互相支援。

最後，他決定捨棄穩定而受敬重的小學教師之職，到各地組織農民，形成一個全島的「台灣農民組合」。用現代的語言，他就是一個像切·革瓦拉那樣的「職業革命家」。

不僅是簡吉，還有侯朝宗、蘇清江、陳德興、張添丁（張玉蘭哥哥）也都是台南師範學校畢業，熱血投入農民運動的洪流之中。



尖銳な左翼戦線

本島思想界の危機

臺灣共産黨被檢舉者の救援工作

策源地は竹崎の山嶽地

社會偏見に民族意識を強調し階級闘争に依り本島思想界を危機に誘致せんとした臺灣農民組合及文化協會は、臺灣共産黨の外殲團体として黨員の指導下に尖銳な極左戦線の一翼をなしてゐたが、臺灣共産黨の檢挙後其運動停頓し潰滅するに至つて被檢舉者の救援工作を行ひ、その過程を通じて黨勢力の維持發展と革命力量の増大強化を策し、赤色救援會の組織に着手し、當時満洲事變を中心とする國際情勢下に臺灣革命成功を夢見つゝ策源地を嘉義郡下竹崎庄山嶽地帶を中心として下層大衆へ呼びかけんとし昭和六年九月中旬未だ準備工作半ばにして其筋に探知されるに至つた、之と同時に昭和六年七月十五日新聞掲載禁止となつた超港外數十名に対する臺灣共産黨關係治安維持法違反被檢事件に包含し爾來一切の記事を差止め眞田、中村(八十一)、柳澤各檢察官指揮藤村允臺南州務部長を捜査本部隊長として牛田高等課長を指揮官とし中村警部を主任に長野警部村上警部補等を第一線に配置一年有半にして警察の捜査を終り昭和七年十一月に第一回の豫審請求に引續いて臺中、臺南、高雄三州下に於て關係者の取調べ終了と同時に數次に亘り豫審請求、昭和八年六月の請求を最後として高柳豫審判官係の下に案理中の處士三日全部の豫審終結と同時に解除となり遂に事件の全貌は漸く白日下に曝け出されるに至つた

土体は下層農民 暴動化の危険

1 戦栗すべき實行力

臺灣共産黨關係治安維持法違反被檢事件を差止め眞田、中村(八十一)、柳澤各檢察官指揮藤村允臺南州務部長を捜査本部隊長として牛田高等課長を指揮官とし中村警部を主任に長野警部村上警部補等を第一線に配置一年有半にして警察の捜査を終り昭和七年十一月に第一回の豫審請求に引續いて臺中、臺南、高雄三州下に於て關係者の取調べ終了と同時に數次に亘り豫審請求、昭和八年六月の請求を最後として高柳豫審判官係の下に案理中の處士三日全部の豫審終結と同時に解除となり遂に事件の全貌は漸く白日下に曝け出されるに至つた

在日治時期、教師可戴著象徵文官的盤帽、佩戴長劍，其社會地位是相當受到尊崇的。

下圖是簡吉和鳳山公學校的教師合影。時間在一九二五年，此時簡吉的思想正在發生劇烈的轉變。一場時代的風暴，襲向簡吉，而簡吉也捲起時代的風暴！



這一張照片反映傳統南部農家的生活氣息，前排中為簡吉的岳母，右為簡吉的妻子陳何。她手中抱著的，是長子簡敬。

陳何來自小康的經商家庭，是獨生女，才能在重男輕女的台灣，受到完整的教育，成為教師。但在傳統束縛下，她結婚後仍要辭去教職，專心主持家計。

此處一定要特別指出的，台灣男人敢衝撞、敢拼搏的生命力，是一直被人稱揚的，但無論男人有多少衝撞犧牲，最後負責守護家園，照料親人，照顧孩子，讓家族生命得以延續下去的，永遠是背後那一「看不見的力量」——女人。

台灣女人的韌性與毅力，是難以想像的。台灣經歷過多少殘酷的政治鎮壓，逮捕槍決過多少政治犯，從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來台，不可勝數。然而，再多的鎮壓都無法抹滅人性的火種，因為台灣女人，像高爾基在小說《母親》中所寫的那樣，代表著大地之母般沉默的生命力，延續後代，繼承理想，永不止息。



左圖是陳何與長子簡敬合影。

簡吉為貧困的農民奔走革命是毫無收入的，更且要出錢出力。簡吉常常是餓著肚子奔波，得到的報酬，是農民辛勞種出的香蕉、稻米、水果。這是農民的熱血，他甘心接受，歡喜工作，可苦的是他的家人。

陳何了解簡吉的難處，遂決定找一個可以謀生養家的技能。她去報考助產士。

依據一些助產士的口述歷史，早期台灣並無生育的醫療設備，女人生育是：「生贏雞酒香，生輸四片板」；若順利生育，做月子有麻油雞酒香；若不幸難產，就是四塊棺材板。

一九〇七年，日人制定「助產婦講習生規」（官方版），

講習生係官費，每日給與一定之膳費及津貼，講習期限定一年半以內，課程分預科及本科，而考試分預科及本科前期、後期等三種，本科後期考試及格，給予畢業證書，即獲產婆執業之資格，成為官方認定的專門職業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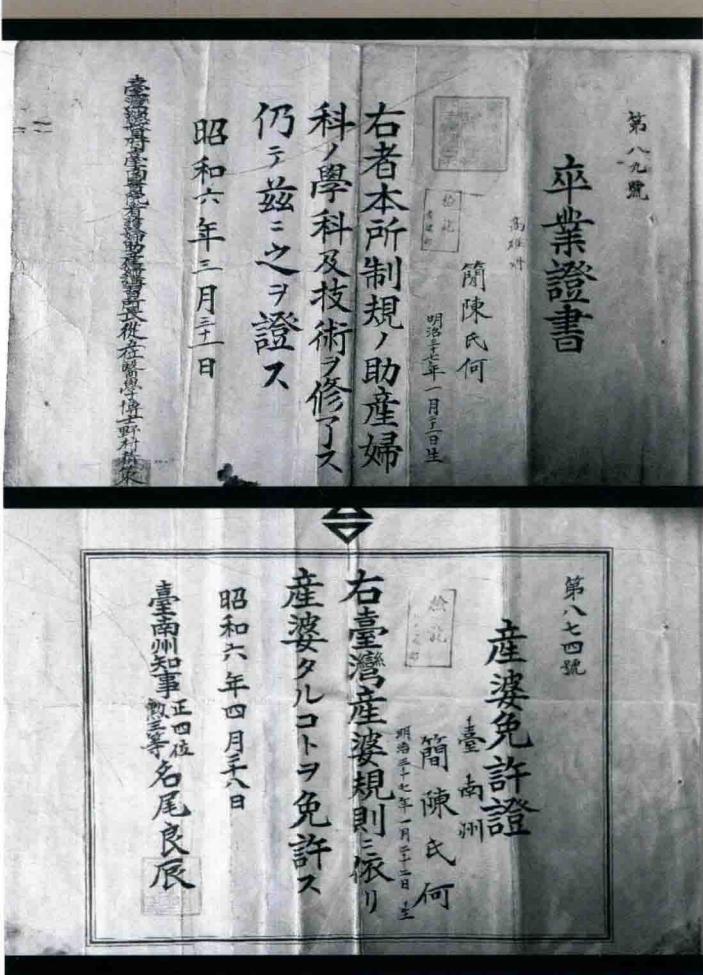
陳何是根據她的師範學校資格，去參加訓練，通過考試，才取得執照，靠著為人接生維持家計。當時的助產士出門接生，常一手提接生箱，一手拿照明工具（一大把香或手電筒），若遇到下雨天，則多戴斗笠穿雨衣，較少拿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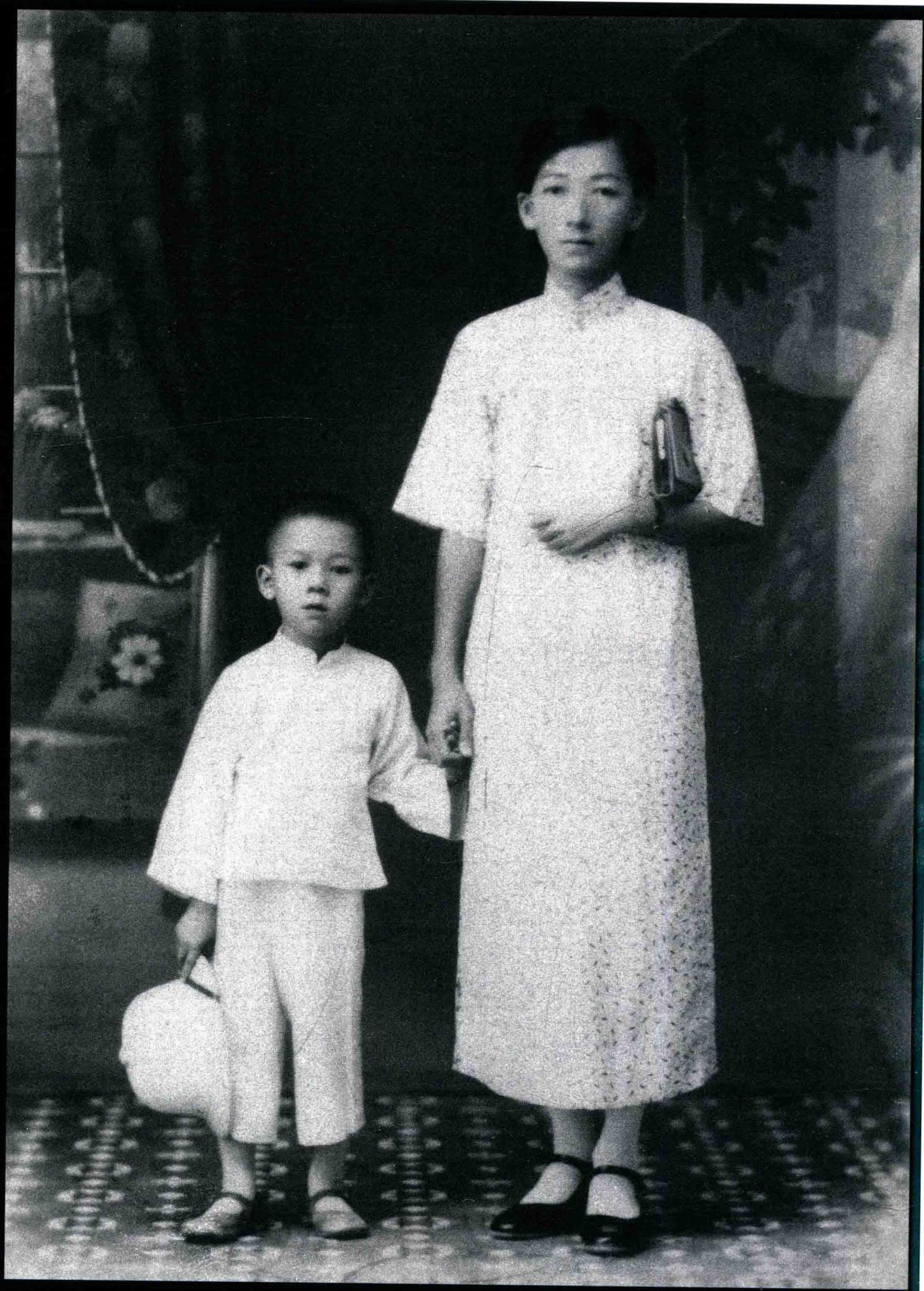
此一工作是很難有定時定量的。產婦順產，時間較快；碰上頭胎或較困難的，有時拖上一天一夜，也是常有的事。在她孩子的記憶中，陳何常常半夜被叫出門，去了之後就會拖上一段時間，勞累許久才能歸來。

據史料指出，助產婦每接生一次，若順利生產，是家中喜事，所以紅包收入大多會有二元以上，在當時的二元便可買一錢金子，可以說是很好的一個職業。

看著陳何，為社會運動奔走，夢想著革命烏托邦的簡吉，才有了安定的力量。他的孩子都看著陳何為人接生的收入，一手帶大。看著陳何柔弱清秀的模樣，人們很難想像她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支撐著簡吉的革命。

她選擇助產士作為終生職業，一方面謀得生存，卻也彷彿是一種象徵。象徵著為台灣的孩子「接生」，延續了永恆的生命力。





弱小者的勇氣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二林事件不到一個月之後，發生鳳山農民組合的抗爭事件。這是台灣農民組合的開始，領頭人是黃石順。我們不妨依據韓嘉玲的採訪，來說一說他的故事。

台灣四大家族之一的陳中和家族擁有「陳中和物產株式會社」及「新興製糖會社」等，為高雄第一大地主兼資本家。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陳中和物產會社突然宣佈要從佃農手中收回鳳山街赤山方面的所有土地，即七百餘甲的租耕權，改變為新興製糖會社的自營園地。此舉立即與該地的佃農發生糾紛。

鳳山郡烏石莊的黃石順，一八八七年出生於新竹，畢業於台北工業講習所，後參加文化協會而在鄉里從事啟蒙運動。早年從事米茶買賣，因經商失敗遷到鳳山。他一聽到陳中和會社無理收回耕作權的消息，就在五月二十三日組織了當地農民五十三人組成「小作人（佃農）組合」開始抗爭。陳中和家族突遭強大抵抗，只好暫緩原計畫。

黃石順在這一段抗爭中，體會到團結的力量，為了更加鞏固佃農組合並擴大其影響力，便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邀請鳳山公學校教員簡吉參加，並把佃農組合改組為「鳳山農民組合」（組合員八十人），推舉簡吉為組合長、黃石順擔任主事，選出理事十四人。

鳳山農民組合成立後，該地區的農民運動猶如草木迎春，迅速開展。簡吉、黃石順、張滄海、陳賢等幹部從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起，在鳳山郡仁武莊仁武廟召開「農民講習會」，向農民講課，啟蒙農民並鼓勵大家團結起來和地主爭取權益。

另一方面，鳳山郡大寮莊也因新興製糖會社同樣宣布擬收回該地二百七十甲的租耕權，而與佃農發生糾紛。大寮莊的農民看到鳳山農組團結有力，乃邀請簡吉、黃石順等幹部來指導。他們採取了鳳山組合的辦法，到了新興製糖會社所指定交租耕權期限，三百三十戶佃農中，竟有二百六十九戶拒絕交出土地，終於獲得了勝利。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晚，黃石順、簡吉等人在大寮

莊召集當地三百多個農民開會，會上指控二林事件的警察無理彈壓蔗農組合，商議進一步向製糖會社要求提高收購甘蔗的價格，但會議遭到警察的阻撓。警察當局害怕鳳山農民組合對於農民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即在同年九月二十三日檢舉簡吉、黃石順、張滄海、陳糊等幹部七人，被移送檢察局處罰。

由於鳳山農組的成績斐然，鼓舞了各地的農民，當各地發生爭議時，都期望能取得鳳山的抗爭經驗，鳳山農民組合的簡吉與黃石順也四處奔波，指導各地的農民運動，為日後成立全島的農民團體——「台灣農民組合」奠定基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由鳳山、大甲、曾文、嘉義的農組代表組成的「各地方農民組合幹部合同協議會」，正式宣告「台灣農民組合」的成立，黃石順擔任中央常任委員兼爭議部長。

總而言之，社會運動的興起，與當時社會條件有關。如

果缺乏社會矛盾與衝突，就算有人蓄意挑釁，也無法形成風潮。但僅僅有社會矛盾是不夠的。它頂多就是變成個別的、地方性的、此起彼落的社會衝突。真正要形成有組織、有力量的社會運動風潮，需要的是「組織者」。也就是將各種社會力集結，組織，以形成集體能量的人。

李應章是一個醫生，他具有革命理想，但無法脫離職業的束縛。其他文化協會的幹部，又大多為文化人，關注重心在文化啟蒙。此時，簡吉、黃石順的出現，無疑填補了這個需要。簡吉以一個受地方敬重的鄉村教師身份，投身農民運動，成為全職的革命家。

簡吉有如帶著火種的普羅米修斯，在農村點燃革命的火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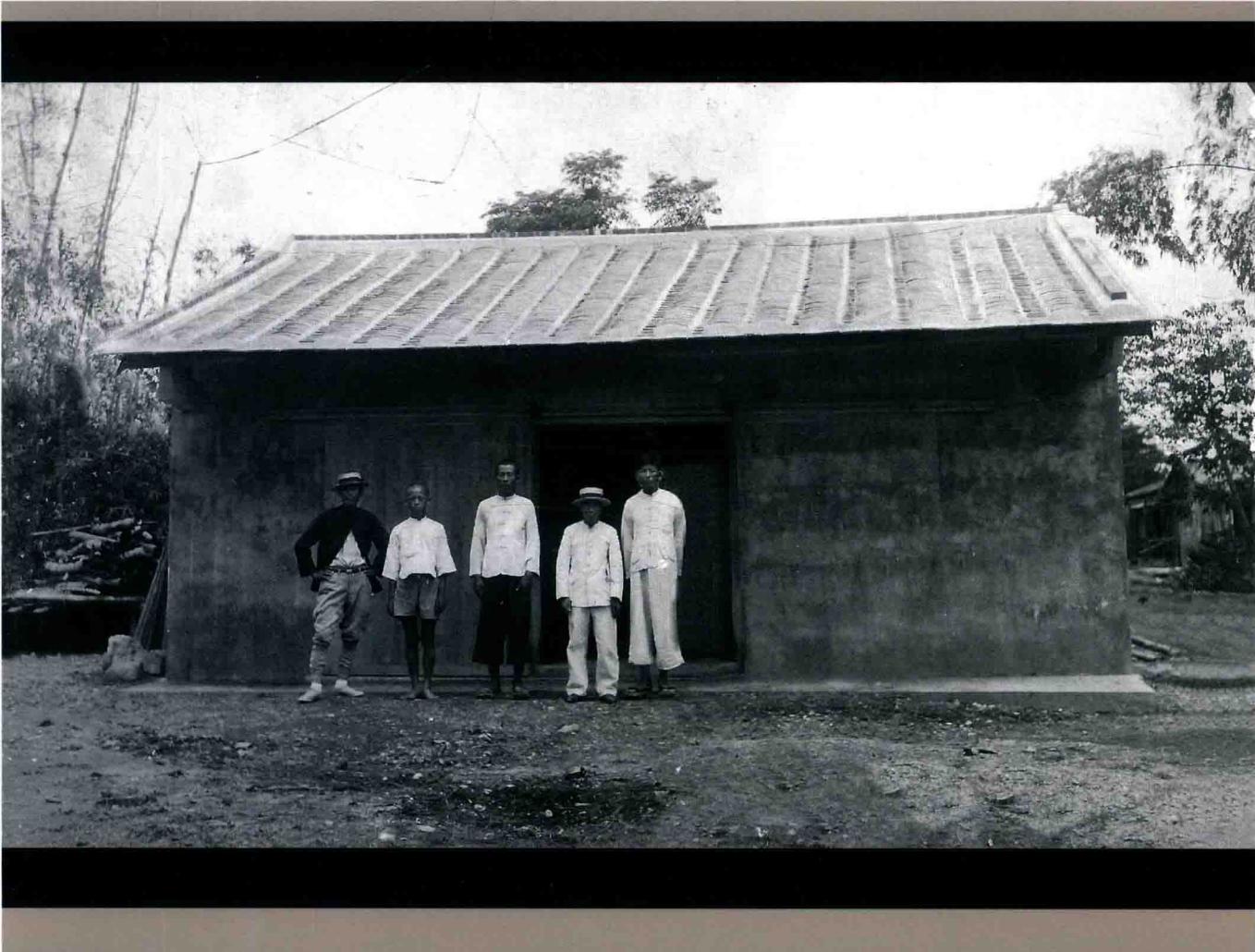
作為革命家的簡吉，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奔波呢？

二十一世紀的人已經很難從現在的農村去想像。我們還是從一張照片開始吧。

這一張照片是農民運動屏東支部的主要幹部陳崑崙（最左邊穿白衫站立者）與兩位同志（最右邊兩位）一起訪視農民家庭所拍攝。破舊的土埆厝，上面塗上的一層白土已經剝落，屋頂是茅草做的，風一吹會散開，所以用樹枝去壓住，農民赤腳在空無一物的小曬穀場前。再看照片中的一個小孩子，他赤腳而衣衫襤褛。此情此景，正是所謂「窮赤人」的寫照。

赤貧的農民不會有資源可以贊助簡吉，唯有用自己四季生產的農產品，來給簡吉支持。曾經，有農民送一大串香蕉給簡吉，他就以此裹腹。

陳崑崙是農民組合的重要幹部，從屏東開始，他一路追隨簡吉。日本大量逮捕農民運動幹部的一九三一年，他陪著剛剛出獄的簡吉，一起重建農組，建立赤色後援會。



這是陳崑崙的特寫。長相高大俊朗，英氣蓬勃。

依據〈大眾教育基金會〉韓嘉玲的訪問資料：

陳崑崙，一九〇五年農曆元月十二日出生於屏東縣崁頂鄉力社村舊店街，陳家係崁頂鄉大族，有四、五甲土地承租給佃農耕種。

陳家原以製酒為業，日本占領台灣後，實施菸酒專賣，民間即失去製酒權，因此陳崑崙從小就體會到殖民統治者對台灣的經濟略奪。此外，日本藉修路築橋之名又強佔了陳家不少土地，更令他切身感到殖民統治的蠻橫。

陳崑崙自潮州公學校畢業後，考入台北工業學校（今台北工專）

建築科。當時同班同學中有三、四人是從大陸泉州、廈門來台灣留學的，大家常在一起討論中國革命的事，讓大家對民族主義及大陸的革命頗為嚮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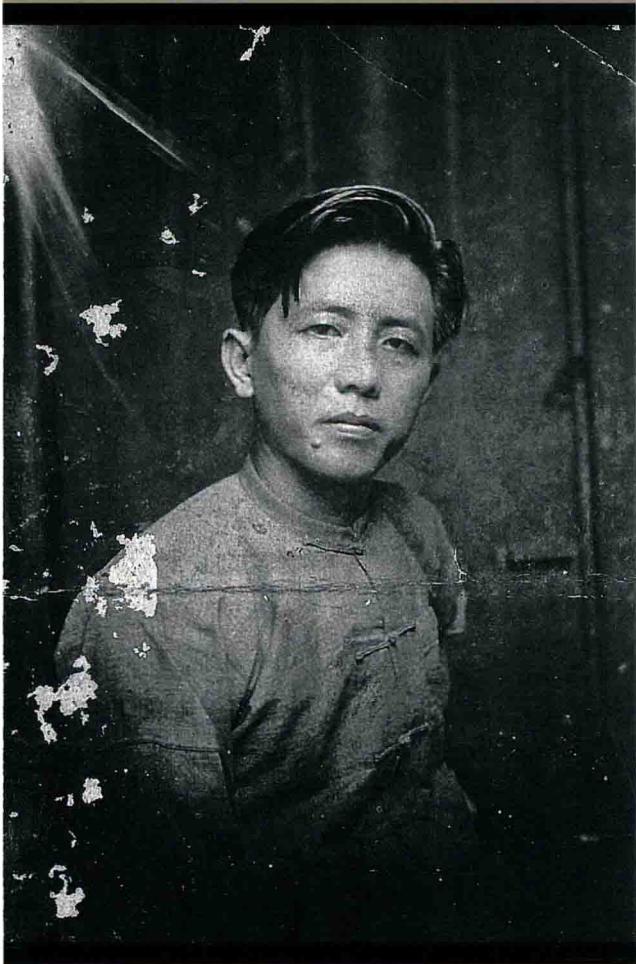
在台北工業學校讀書時，陳崑崙住在建成區，常常和同學去參加蔣渭水在大稻埕舉辦的文化講座。一九二六年，他還參加了「文化協會」第三回霧峰夏季學校。但年輕的他不滿於溫和的改革運動，不久加入無產青年的行列，一九二六年他與無產青年王萬得一起以「擾亂治安」的罪名，被關在東港派出所，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牢，那年他才二十一歲。

一九二五年，台北工業學校畢業後，因父喪回潮州故鄉。當時文化協會正在潮州辦演講，他與剛從日本歸來的同鄉好友陳德興一起主持。然而他們都感到只是演講，並無益於日漸貧困的農村。隨後大潭新農民爭議一起，他們立即找到戰場，走向農村，獻身農民運動。

潮州東港大潭新有一、二百甲的大租地，日本政府無償贈予「愛國婦人會」（其成員都是日本中央政府的家屬），婦人會再將這些土地轉租給一些台灣的御用紳士，大潭新的二百戶農民承租了這片耕地。但是，二手業主的代理人蘇榮隆時常借口轉租或開租為由，糾紛頻頻發生。

一九二七年三月大潭新的農民聽說參加農民組合可抵抗業主的無理開租改約，於是找上陳崑崙與陳德興，尋求解決之道。他們首先邀請了台灣農民組合的簡吉、侯朝宗、陳培初到潮州演講，讓農民學習抗爭經驗；再加以組織，成立「農組潮州支部」。

日本當局對「愛國婦人會」的大租地問題非常頭痛。因為該會成員大多是日本中央政府官員的家族，若業務發生問題，會引起



陳崑崙

中央政府的注意，因此地方政府盡量採取妥協、溫和的手段，全力收買相關人員，極力促成會員脫離「農民組合」，另組「業佃組合」。但是在陳崑崙等農組支部的努力經營下，農組潮州支部不斷擴大。不久潮州、新圓等地陸續發生與製糖會社及私人的土地租約事件，這些農民地紛紛加入潮州支部。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下，全島爭議不斷爆發。像高雄內圍一帶，原先農民可以自由將所種的蔬菜挑到高雄市內叫賣，但日治時代卻設立了一個蔬菜市場，所有買賣只能透過中盤商，讓他任意叫價，中間剝削。當地農民遂成立農組高雄內埔支部，尋求潮州支部的協助。陳崑崙遂移師高雄內圍的農組，此後他一直待在高雄一帶，為農民運動而打拼。

隨著農民運動的壯大，陳崑崙入選為台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他出席台中農組本部召集的中央委員會，被任命為高雄州的地方鬥士，並成為特別活動隊的成員，是台灣農民運動的先鋒隊。

一九二八年底，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在台中召開，陳崑崙在代表大會上做了有關本部的形勢報告。全島大會的第二天議程在警察的命令下解散，與會人員高呼「農組萬歲」後，手牽手，在台中街頭遊行。

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鮮明的反資反帝立場，讓台灣總督府無法容忍。一九二九年初，以迅雷不及之勢，大肆逮捕農組支部二千餘人，是為「一二一事件」，陳崑崙與農組支部十三人，以「違反出版法」為由被起訴，二審終結，他被判處十個月刑期，

緩刑五年。「一二一事件」後，農民組合成為非法團體，然而陳崑崙仍然繼續堅持著。一九三〇年，他代替顏錦華駐守農組本部，發行秘密指令，繼續領導各地農組反抗。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積極發動對外擴張，對內則加緊控制，從三月份起，開始對台共的大檢舉，台灣共產黨被破壞殆盡。陳崑崙與簡吉、王敏川等人組織了「赤色救援會」，幫助受難者的家屬。一九三一年底，他再次被逮捕，判處六年徒刑。一九三七年，陳崑崙出獄後與農民組合的女鬥士張玉蘭結為夫婦，婚後育有六子二女。台灣光復後，農民組合的老同志簡吉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工作；陳崑崙則擔任了屏東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時，他參加屏東市處理委員會，因勸軍警放下武器，而以「意圖竊據國土」罪名，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

一九五〇年他參加高雄州參議員選舉，成為光復後第一任民選市議員，一九五四年白色恐怖時期，他因為資助昔日同志，而以「資匪」罪名被判處六年徒期。

堅毅堅定的陳崑崙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牢獄之災。一九六〇年刑滿出獄後，他決定遠離政治圈，轉向金融界，先後任高雄區合會（中小企銀）潮州分公司經理、屏東分公司經理、總公司協理等職。一九六七年，與他共患難一生的妻子，也是同志——農組的女鬥士張玉蘭因病逝世，使他的晚年更顯得孤單落寞。一九七八年退休後，他不再過問國事，只願做一個大時代的旁觀者，不願再參與任何政治及社會活動，甚至不願多談過去的歷史。

一九九一年，他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於屏東，享年八十六歲。

陳崑崙一生歷經大風大浪，最重要的生命支柱，是他的革命伴侶，也是他的妻子——張玉蘭。我們先來看看她青春浪漫的革命往事。

半個多世紀前在南台灣屏東地方，談到張玉蘭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年輕姑娘，為了貧苦的農民，為了解放農村婦女悲慘的命運，不惜遭校方退學，對抗家庭的反對，全心全意投入農民運動，她的精神感動無數農民，至今高屏地區老一輩的長者仍津津樂道她的事蹟。她辯才無礙，只要張玉蘭一站到演講台上便能聽到農民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只要有她的演講，在地群眾就會扶老攜幼，前往助威。當時的「台灣新報」有一則關於她的報導如此記載著：

學生時代的張玉蘭和所有年輕少女一樣，對未來充滿著美麗的憧憬，一直到她三年級快要結束之前，她仍舊是個活潑有優異的成績與較為富裕的家境是無法進入高雄高女的。簡娥等七、八名台灣女學生外，全部是日本學生。可知如果沒有優異的成績與較為富裕的家境是無法進入高雄高女的。

一九二六年前後，正是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高潮，張玉蘭的哥哥張添丁在臺南師範的同窗好友蘇清江是農組屏東支部的幹部，與農組時相來往。

有一天，張玉蘭跟哥哥同往農組屏東支部，正好一位貧苦的農村婦女來哭訴地主的蠻橫與生活的困苦，乞求農組伸出援手。張玉蘭的心被撼動了。她不敢相信，這個世界上真的存在這麼悲慘的遭遇？

農組的朋友半開玩笑的對她說：「像張小姐這樣出生富裕家庭的女孩，一定覺得不可思議吧！可是這就是台灣人民真者的好奇心理呢？還是對女性演講者表達特別的好意？」。

她坦然不凡的氣度被時人譽為是「台灣婦女運動進展的表現」。

一九〇九年張玉蘭出生於屏東大埔豐裕的農家。父親是當地的保正（即現在的里長）上有四個兄長、一個姊姊，下有一

從那以後，她像著了魔似的，經常出入農組，不管哪裡有講演會，她一定到場，有時還把標語、印刷品帶回學校。當時的台灣受到日本及世界性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張玉蘭和激進的年輕人一樣也熱衷於研究《馬克思經濟學》、《殖民政策與台灣》等書籍。

有一次張玉蘭在課餘參加了農民組合婦女座談會，婦女紛紛提出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張玉蘭熱情地參與討論婦女現狀、地位、命運及團結……。

不料，當天警察到農組調查參加人員身份，立即以張玉蘭「參加有思想問題的座談會」報告給高雄高女。校方緊張，命令她提出說明。

那一年放春節，張玉蘭在潮州親友處又痛陳台灣教育的一切要問題。豈料又被當地警探偵聽，再向學校報告。校方大為恐慌，馬上令她退學。她斷然拒絕這種無理的處置。校方竟然以強制手段開除學籍，勒令退學。

六十多年前的台灣仍處在封建時代，一個女孩子被退學，往往是因為男女戀愛問題，這是很不名譽的事。她怕被誤解，乃發表公開聲明，寄給學校師生和各方朋友，說明是為了反對資本主義社會，向一些農婦講解時勢而被校方命令退學，並公開駁斥校方的不當處分。

退學事件引發一場政治風暴。校方如臨大敵沒收了該校師生所收到的書信，並向日本當局告發。警方再度大肆搜查鳳山、屏東、潮洲各農民組合支部的辦公室，沒收張玉蘭所發出的文章及檄文，並檢舉張玉蘭與農組幹部蘇清江、陳崑崙、蘇德龍、何光晁等人。

最後日本當局以「違反出版法」的罪名起訴了張玉蘭等人。不滿二十歲的年輕女學生張玉蘭僅僅是與農村婦女討論時勢，遭到退學的噩運，還被判處五個月拘禁，成了階下囚。

一九二九年「二一二事件」後，台灣農民組合遭到破壞，發展衰落。在面臨挫敗中，張玉蘭奮鬥的決心毫無動搖，她轉入地下繼續活動。

「本來對學校存在的階級歧視相當憤慨，在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下，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待遇。」台灣學生與日本學生也存在著差別待遇。例如張玉蘭成績優秀應名列第一，因為是台灣學生差別待遇而被評為第二名。……「從退學事件以後，我好像突然明白了自己受壓迫的立場，我只有忘記一切，一心朝著自己信仰的方向前進。」

一九三〇年六月她參與指導農組下營支部，「紀念蘇維埃革命紀念日」及下營公學校學生罷課等活動而被捕，甚至遭日警毆打。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她又在參加臺南州曾文支部抗繳，「減免嘉南大圳水租運動」中再一次被捕。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大陸東北，對台灣進一步施行高壓統治，動員警察、官兵大搜捕。從三月二十四日趙港在台北被捕，至六月後發展成全島性的大檢舉。未被檢舉的同志為了維持革命陣容，照應家屬，決定成立「赤色救援會」。赤色救援會運用農組及文協在各地舊有的社會關係與組織，以班與隊為單位，在全台動員起來。在此危急關頭，張玉蘭擔負起屏東及高雄州的組織工作。

然而，日本警網密佈，赤色救援會也慘遭全面破壞。農民組合及台灣一切的進步團體在帝國主義鎮壓下完全解體。

張玉蘭以參與赤色救援會的名義被捕，判刑四年，時年二十五歲。漫漫四年牢獄，走過了張玉蘭年輕的歲月，但是鐵窗生涯沒有磨滅她的鬥志。半個世紀前，活躍於婦女解放運動的女性可說寥若晨星，而張玉蘭正是少數的佼佼者。

出獄後，正值戰爭最黑暗的時刻。張玉蘭依然堅持解除婦女疾苦的夙願，選擇助產士為職業，前往台南進行職業學習。此後二十餘年她不辭辛苦，日夜接生，最多時每月接生達七十餘次。

不久農組同志陳崑崙也出獄，他們終於結為患難連理。

婚後張玉蘭育有六子二女，台灣光復後張玉蘭繼續擔任「接生

婆」的工作，先後擔任屏東縣助產士公會理事長。不料夫君陳崑崙卻因「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之牽連，二度遭牢獄之災。沉重的家庭負擔便落在張玉蘭女士一人身上。

像簡吉的妻子陳何一樣，她靠著助產士的收入，艱辛撫養孩子成人，讓丈夫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從事社會運動。然而

一九六七年，她終因積勞成疾，逝世於屏東，享年僅五十八歲。



農民運動初起之時，不能不談竹林事件。

左圖所見的是嘉義梅山一帶的傳統農民，此圖來自嘉義縣梅山鄉的《梅仔坑影像誌》一書。

相片中坐者為吳炎。吳炎，梅仔坑生毛樹（今梅山瑞峰村）人，生於清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二），吳家本來居住在今天雲林一帶，後來才移居到當時的梅仔坑大半天寮。吳炎本是一名挑夫，後來因為生毛樹賦稅的問題，隨著當地總理到今天的台灣地區洽談賦稅事宜後，逐漸開始參與地方事務。

到了日治初期，由於台灣各地的民眾不願被日本人所統治，因此紛紛發起抗日運動，當時吳炎也想帶領生毛樹地區的民眾抗日，不過在看到日軍與民兵武力的差距後，為了避免無謂犧牲，與地方的協調後，對日軍改採合作的態度，以保護居民的安全。吳炎也因此被派任為「生毛樹六庄總理」，不久後改任為「大坪區長」，後來更擔任梅仔坑區區長（大坪、樟湖、南勢坑、梅仔坑四區合併後），又兼職嘉義支廳參事，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因病在任職內過世。

在此特別引用梅山的照片，乃是由於它代表了日治時期的農民運動三個主要根源之一：公有地竹林的土地爭議。同時也是二二八事件時，最重要的武裝抗爭之地——「小梅基地」的所在。

前面已提到日本統治台灣的資本主義化政策，有整理隱田、開發交通、統一貨幣等。在土地政策方面，日本透過登記

土地所有權，把全台灣土地全部納入管理。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的同時，也就發現了許多「無主地」。這種「無主地」包括河川地、公有地被農民使用去種西瓜稻米等，平時有人使用，天災發了大水，便歸還給河川。然一旦日本政府要登記，許多農民的生計頓時受到威脅。何況日本政府打算把這些「隱田」割給退休的日本公務員，名為「公有地拂下」政策，這就引起在地農民的反抗。趙港便是此中代表，他帶領大肚農民起來反抗。

另一個是竹林事件。它包括了從現在的南投竹山一帶，穿過雲林古坑，一直延伸到阿里山竹崎、梅山一帶的廣大竹林。它是農民上山採竹筍、找野地植物、狩獵野生動物的所在，對靠山而生的農民，它是尋求生存資源的所在，可是日本殖民政府宣告此地為政府公有，並交給三菱財團經營，貧困農民頓失依所，於是起而抗爭，遂組成竹山農民組合，與簡吉串連。

這個地方的農民群眾基礎，遂成為後來二二八事件時，反抗者逃亡躲藏的基地。謝雪紅躲在此地，通過農民掩護逃亡；簡吉、陳纂地則把嘉義一帶的反抗者組織起來，準備在小梅建立長期的武裝基地。可惜未及成軍就被破獲。

由此可見，台灣的反抗不是無因，火苗不會自燃，所有反抗，都有歷史與社會的根源。



有感於各地農民組合組織增多，有需要建立一個全島性的組織，來團結農民，聯合力量，交換經驗，共同抗爭，依據「各地方農民組合幹部合同協議會」（合同，閩南語的意思即會合），討論此一問題。參加者有來自大甲、曾文、嘉義的代表共十人，由簡吉、黃石順提議設立「台灣農民組合」，結果無異議通過。

震撼日治時代台灣史的最大社會運動組織，捲起大時代的風雷的「台灣農民組合」宣告踏上歷史舞台！

一九二六年八月，台灣農民組合章程以猶如經大會決議而成的形式，分發各地。九月二十日，設本部於鳳山街縣口三五〇番地，並決定十月於鳳山舉辦創立大會。但因九月下旬發生鳳山支部組合員於陳慷慨宅的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這是日本總督府有意的壓制政策而製造的事件），而未舉辦成立大會。但台灣農民組合等於宣告成立了。

台灣農民組合的第一屆幹部名單如下：

中央委員長：簡吉

中央常任委員：簡吉、陳連標、黃石順

庶務部長：陳連標

財務部長：陳連標

教育部長：簡吉

爭議部長：黃石順

調查部長：簡吉

先談一談趙港的故事。

趙港，農民運動的先驅者。自公學校畢業後，趙港進入「大肚信用組合」以及「台中東竹物產信託株式會社」任職。西元一九二四年自台灣公立台中中學校畢業後，與人合資經營木炭產業。

一九二五年，台中州大甲郡大肚庄爆發「退休官員土地放領」事件。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趙港聯合「鳳山農民組合」的代表簡吉，一同北上總督府陳情。六月六日，趙港成立「大甲農民組合」。九月，更與簡吉合組「台灣農民組合」，開始積極參與農民運動。

一九二七年，趙、簡二人親赴日本眾議院遞交陳情書，並拜訪日本勞動農民黨。趙港推動農民運動的過程中深受日本政府打壓，於一九二九年，加入台灣共產黨。一九三一年，在大稻埕陳春木家中遭總督府逮捕，判刑十二年。一九四〇年，於獄中肺病過世。

要和日本殖民政府鬥爭，台灣農民不能只關起門來自己反抗，而是要學習其它地方的農民運動經驗，和其它國家的殖民地反抗理論與實務。對台灣農民來說，現實的生活太貧困，知識能力太少，更沒有機會讀書學習。此時，唯有靠簡吉、趙港這樣知識分子，才能打開知識之窗，開啟下一個階段社會運動的道路。

台灣農民組合的成立只是完成了初步的組織工作，對簡吉來說，下一個階段如何繼續下去，讓農民運動延續生命力，才是一個最困難的課題。

擺在眼前的課題是：如果農民的反抗，永遠沒有結果；如果日本殖民政府的壓迫，永遠有效；如果農民人微力弱，反抗只會帶來更嚴重的鎮壓；如果農民組合不能帶領農民反抗，並在反抗中得到一部份的勝利，為農民爭得權益，則農民組合會逐漸冰消土崩，一步步被殖民地政府瓦解掉。

但如果要繼續抗爭，台灣農民首先必須打破現在的孤立處境。因為，台灣總督府對農民的鎮壓，是採取「關起門來打狗」的方式，讓他們有苦無處說。農民組合，要打出一道缺口。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簡吉和趙港為「土地拂下」和「竹林爭議」，一起赴日本東京，參加了日本農民組合第六回大會。他們直接拜訪首相、農相、議員等人，向帝國議會請願。但沒有人接受。只有議員清瀬一郎於三月十二日向眾議院提出請願書。雖因政府官員不出席，未獲得任何結果。然而，這一



本農組與勞動農民黨，與日本左翼團體建立結盟關係。日本社會運動健將十三人包括布施辰治、古屋貞雄等人，都允諾擔任台灣農民組合的顧問。

謝春木在《台灣人的要求》一書中指出：台灣農民組合受日本農組影響不小，尤其簡吉、趙港在日本，學習到不少日本的鬥爭手法，如：排除使用陳情請願這種溫和手段，而採取直接與地主交涉談判，拒繳租金，隱藏已收割的稻作，竊回被扣押的物品，設立假債權等等。簡吉與趙港到處演講《日本農民運動》、《日本農民組合》等為題提供日本鬥爭經驗，讓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的農民運動，邁向新的高峰。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農民組合代表團訪問日本。前排中為布施辰治，後排左二為簡吉，前右為謝春木，後排右二為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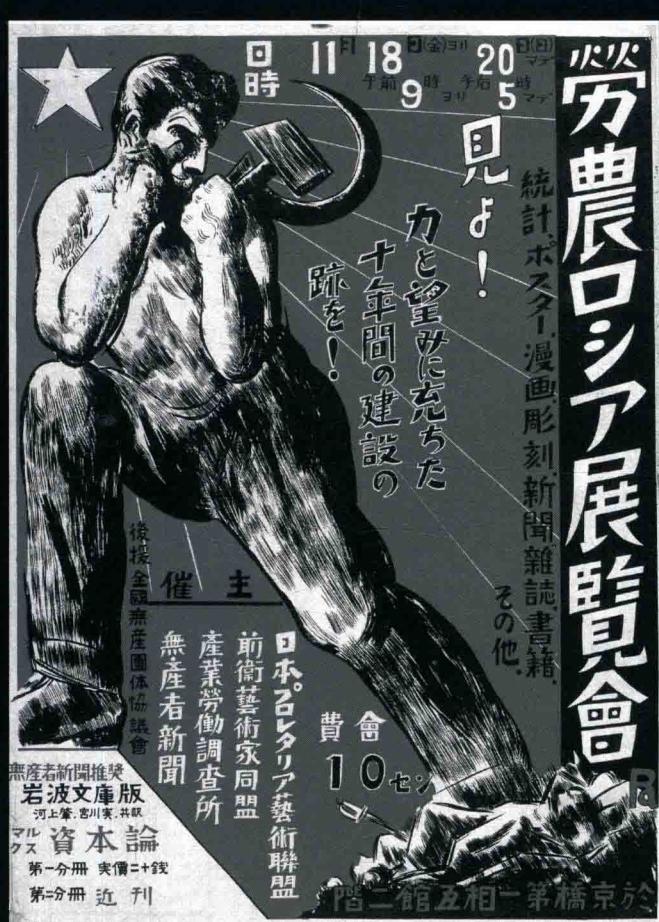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日本勞動農民黨的競選海報，日本左翼政

黨對台灣農民組合提供許多支援，包括政治聲援和抗爭技巧的海報。如今看來，依舊活力十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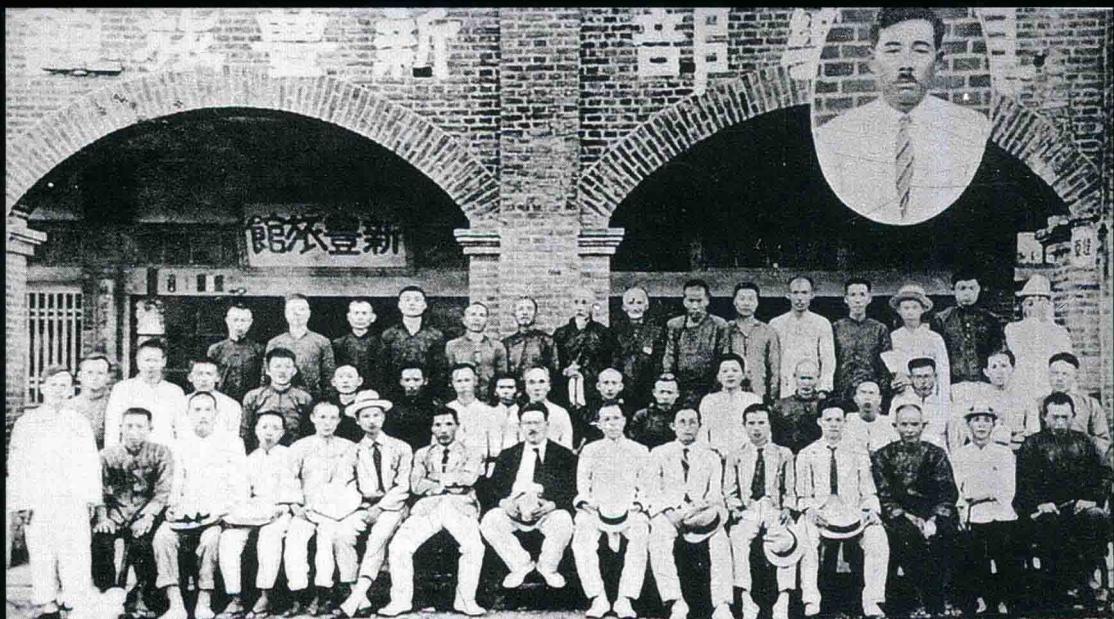
日本左翼團體舉行的「蘇聯工農」文藝展，這是當年的

指導，然而一九二八年日本政府全面鎮壓日本左翼政黨，大批日本共產黨員遭到逮捕，勞動農民黨、全日本無產青年、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等團體被命令解散。



為了協助二林農民打官司，一九二六年七月，日本勞動農民黨派麻生久來台灣，協助打官司，同時到各地農民組合舉辦演講，他的講題是「農民生活之向上」，引證日本農民運動與台灣農民生活之現狀，說明農民在社會所做的事業，是最重要的一，但農民的地位，卻是最低下的。現在農民開始覺醒，了解這個道理，一定要團結起來，團結有力量，才能爭取更好的、向上的生活。

麻生久由簡吉、趙港等人陪同翻譯，到過竹崎、麻豆、鳳山、大肚、虎尾等地演講，每次聽眾動輒五、六百至上千人，相當轟動。



二林農事委員會
麻生久先生紀念攝影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

農民組合成員在機械工會台北會館歡迎日本律師布施辰治。到場者有數百人

為了替二林事件辯護，日本勞農黨派律師麻生久來台擔任一審辯護律師，為李應章辦理假釋出獄，後又派具有豐富社會運動經驗的律師布施辰治來台。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布施辰治在豐原演講，簡吉擔任引介和翻譯，台下擠滿群眾。在農組與文協的協助下，簡吉陪同布施辰治奔波南北二十一處，演講三十二場。

布施辰治不僅擔任辯護律師，在簡吉與李應章的陪同之下，到各地農村演講，為台灣農民仗義執言，造成很大的轟動，二林事件對基層群眾起了重大的政治教育作用。





日本律師布施辰治

布施辰治先生來新講演記念
昭和二年三月廿三夜於公會堂



湖風凜冽鐵窗寒，
短袖紅衫一領單，
幸得身如松與樹，
凌霜傲雪不凋殘。

此詩的氣魄，何等讓人敬服！

一九二七年四月，審判終結，最後共二十五人被判刑，李應章被判刑八個月，為了表示抗議，許多蔗農乾脆故意不下田，採取消極的不合作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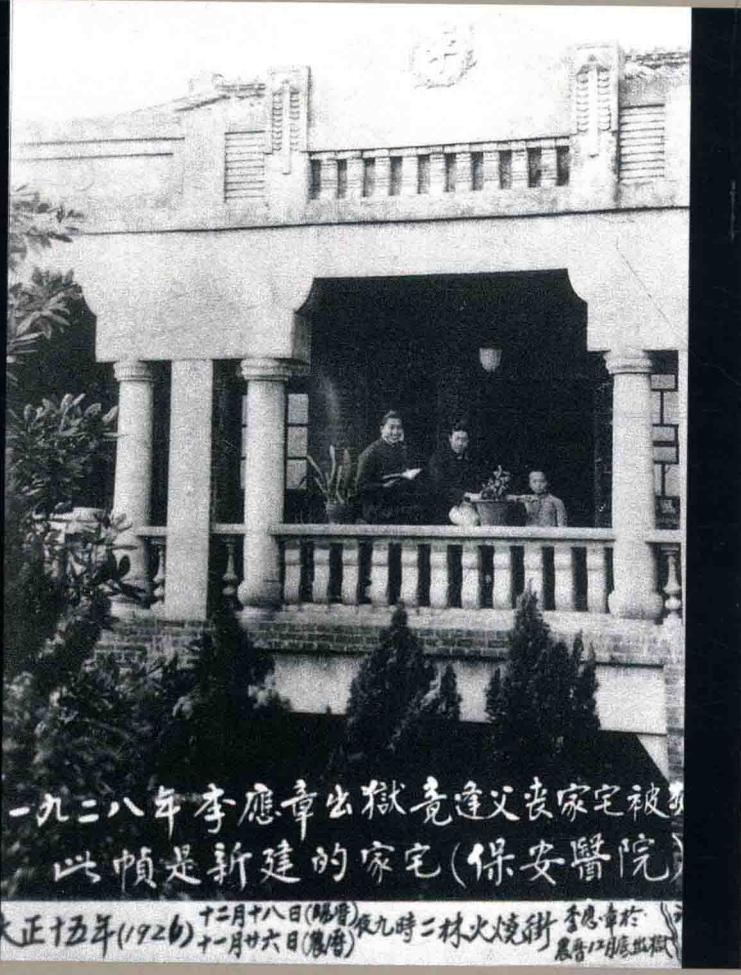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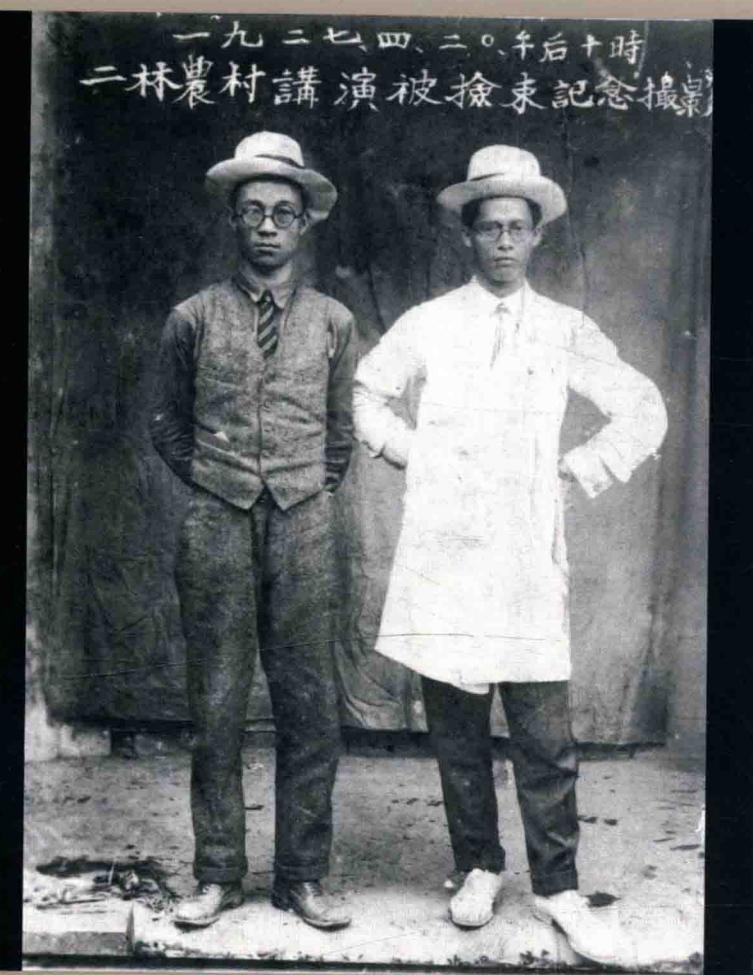
領導二林蔗農抗爭被捕的李應章獄中留影。李應章在事件發生時，出外應診，不在現場。但由於他是農民運動的領袖，依舊判刑八個月。他在獄中服役，打草鞋，做苦工，與農民共同生活，甘之如飴，並寫詩為誌：

這一張照片，展現出簡吉與李應章的特質。

他們像是卓別林在電影《摩登時代》裡的造型，瘦弱、堅毅、憤怒，充滿反抗的精神。照片的上方寫著「一九二七·四·二十·午后十時·二林農村講演被檢束記念攝影」。所謂「檢束」，是日本警方可利用「檢束」任意將人拘留二十天，不列入前科、不需送法院，二十天內警察常常嚴刑拷打、侮辱虐待，以獲得資訊或摧毀對方意志。

這是一張照片，應是夜間的講演被停止，他們被帶去派出所「檢束」數日，憤怒不已，攝影留念。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李應章刑滿那一天，殖民當局為怕民眾沿街歡迎，特地派官車直接把他送回家門。此時的老家，原來保安醫院的舊址，已經因二林街道發生大火，全被焚毀。他硬著骨氣，一邊繼續參加農民運動、文化協會啟蒙活動，一邊重建醫院和家園。



日治時期全台灣各地的「一中」或「一女」，都是以日本學生為主，而台灣學生則屈居在二中。唯一的例外是臺中一中。當時是由臺中地方士紳、大地主等率先要求總督府設立第一中學，以建立地方教育基礎。後來日本總督府設立日本人讀的中學時，本欲取名「臺中第一中學」，而讓原來的一中退居「二中」，但因臺中當地士紳集體強烈反對，總督府不得已乃退居二中。這是全台唯一的例外。臺中一中素有反抗傳統，自此而起。

發生於一九二七年的事件，則是起因於寄住在學生宿舍的五年級（相當於現在高二）學生，以廚夫態度過於嚴格為由，要求舍監將他罷免。並由各宿舍的室長做代表，於五月四日向舍監請求。（作者註：為什麼學生選擇在「五四」？是不是受大陸的「五四運動」的影響呢？有關文協、台灣社會運動與「五四運動」、文化啟蒙運動的關係，已多有論述，此處不贅述）。但學校方面拒絕學生的要求，訓戒後令其退下。

幾天後的八日晚上，不滿的寄宿學生在熄燈時刻前，把校內的燈全部熄滅後，向舍監室投進大小不一的大量爆竹。舍監室頓時化為戰場。

校方憤怒異常，全面調查是何人所為。但全部學生一起

寮」（即退出宿舍）。有趣的是：校方為此事召開家長會時，文化協會幹部張信義、農民組合幹部趙港、廣東革命青年團張深切（無政府主義者）以家長身份出席，逼校方明示對學生的處分

方法，家長會一時陷入混亂。而寄宿學生則聚集在家長會場外的庭院裡聲援，校方一時也無法宣告學生「退寮」。校方只有在會後對五年級學生全體重新命令退寮。但文化協會張信義等認為不當，向校長追問，也向教育課長抗議。張深切則面會寮生，鼓動大家同盟不退寮。到五月十三日，所有二年級以上的寮生（寄宿生）全部離校回家，導致同盟的罷課。

其後，台中一中畢業生出面聲援，作成「全體學生的完全復校為正當」的決議，向內務部長提出，但遭到拒絕受理。

而文化協會、東京台灣青年會也來電聲援，情勢日益複雜。校方為了快刀斬亂麻，於五月二十五日針對與文化協會無關的家長使出對策，將五年級學生十名予以勒令退學，其餘學生則經由家長使之逐漸回校而初步平靜。但回校後的學生仍時常鬧事，例如破壞舍監室門扉，向舍監室投擲橡皮球、墨水瓶、石頭、木片等，破壞舍監門窗。到六月中，校方共處分開除了二十六名學生，才慢慢平息。

整個事件的過程，簡吉相當了解。他的「革命戰友」趙港、文化協會幹部張信義和廣東革命青年團的張深切等人以家長身份，共同參與了學生與校方的鬥爭，但學生卻一一被開除，因而他極為憤怒的寫下了〈大同團結而奮鬥〉。

簡吉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台灣民報》的〈大同團結而奮鬥〉一文，就帶著當時鮮明的左翼色彩：

日本資本主義，和世界資本主義一樣，在沒落的過程中。它因為想延長其餘命，於是對於台灣露骨地進行著更強度的榨取。為要完成這種榨取，要延長這種榨取，於是用盡一切欺瞞政策、陰謀政策、加以壓制，橫×、迫×等等的直接行動。日本——世界資本主義的一環——更加動搖，這種行動則更加兇惡更加嚴重。

這次台中一中事件，也不過是其中的一表現。在現在的台灣，教育機關只是他們的一種工具。若是被否定的我們，把持著真正的階級，則就是他們的致命傷。於是他們必然地抹殺我們的這個意義，而注入奴隸根性。教育機關是要幹這種陰謀的工具。……

被否定的階級啊！

我們須正確地認識一切事物，不可只看見片面的現象，而沒卻了事物的本質，不可只「看見樹木，而忘了森林」。

我們須得提高我們的階級意識，而結成廣大的堅固的團結，而進攻呀！大家趕快起來鬥爭，而獲得我們的生存權。

日本資本主義要倒了，世界資本主義也要倒了，我們不僅僅是要由教育機關解放出來，而且要由一切壓迫解放出來！

一九二七年、六、二〇夜



當天，邀集與會者有八百名（包括代議員一百五十名、旁聽者六百餘名、來賓五十餘名）日本勞動農民黨幹部、也是台灣農民組合律師的古屋貞雄自朝鮮，日本農民組合中央委員長山上武雄自大阪來，參與指導大會。文化協會連溫卿則坐於顧問席上。侯朝宗任會議主持並致開會詞。

第一次全島大會的宣言是由楊達撰寫的，他因此第二次被逮捕。

不僅有台中一中事件的激盪，一九二七年更是一個暴風雨的前夕。十二月四日，「農民組合第一次全島大會」在台中市初音町樂舞台召開。這是全台灣農民組合支部與會員的首度大集會，它旗幟鮮明的標榜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色彩。

台灣有農民運動，上海也捲起另一波浪濤。

謝雪紅站在浪濤上，回到台灣。

謝雪紅是被押解回台灣的。她在上海被逮捕的時間，距

離她成立「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簡稱「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只有十天。那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天濛濛亮的時候，有人從後門敲門，她驚覺不對勁，從窗子向外看到有幾輛車子停在馬路上。「敵人把我們包圍了！」她說。

她的共產黨同志楊金泉去查看另一個房間，回來說：

「敵人把我們包圍了……林木順已經逃跑了。」謝雪紅聽到

林木順逃脫，心裡稍微放下心。林木順和她一起於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東方大學讀書，接受蘇聯革命理論與武裝訓練的洗禮，一起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在日本共產黨的指導下，回上海組織台灣共產黨，準備以後回台發展。

一九二八年五月，謝雪紅被日本政府由上海押解回台灣。押回的次日，台灣日日新聞登出一則消息：「在對岸（指中國大陸）逮捕一個『摩登女郎』，被押解回台了。」就這樣，許多人知道謝雪紅回來了。

六月初她被釋放出獄。過不久，蔣渭水去她居住的旅舍探望，並且陪著她從台北坐車回台中看望家人，兩人在車上詳細的談了台灣社會運動的情勢。謝雪紅認為蔣渭水是為了爭取她而這麼做的。過幾天，台共的中央委員林日高來台中看她，兩人交換了台灣情勢的看法，並決定因林木順無法回台，謝雪紅補為正式中央委員。

過不久，農民組合的幹部，簡吉、趙港、楊春松、楊克培就相繼去拜訪她，和她認識，並介紹農民運動的情況，聽取她的意見。

當時正是農民組合最活躍的時期。全台各地有二十七個地方支部，會員兩萬四千多人。由於各地抗爭激烈，農組缺少幹部，不能應付形勢的需要，簡吉、趙港就向謝雪紅談起這個問題，並提議辦一個青年幹部訓練班。謝雪紅當即積極表示支持。因為這是培養青年幹部，作思想訓練的好機會。



一九二八年
謝雪紅在上海組織
台灣共產黨

一九二八年對日本共產黨的所謂「三一五檢舉」（三月十五日），有一千多人被逮捕，是一次致命的打擊。受日本共產黨影響之下行動的勞動農民黨、全日本無產青年同盟、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等三團體，也跟著被命令解散。日本的左翼運動大受打擊。台灣農民組合則不甘心屈服，以「彰化勞動者農民聯合大會」的名義，寫了一封抗議書，於五月一日函送內閣總理大臣。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起四天，在台中農民組合本部事務所召開中央委員會，決議為新設的青年部與婦女部，舉辦聯合研究會，以期培養鬥士；而強化青年部與婦女部，以利組合運動的發展。

七月間，「青年幹部訓練班」就在農民組合本部開辦了。

學員由各地農組支部的積極青年中調出來，約有一、二十個人，不固定的來來去去。而學員則在學習之後，回到地方上與熱心的地方幹部，舉辦研究會。其課程內容先是主講農民問題，其後逐步深入，由謝雪紅主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殖民政策批判。

殖民政策的由來與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機構的各項問題

謝雪紅 主講

國際無產階級運動

西來庵事件批判

楊克培 主講

普羅經濟學

社會主義政治機構

無產階級專政

至此為止，整個農民運動的方向已經逐步轉向，它漸漸由一個農民抗爭團體，演變為有意識的農民革命與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

一九二八九月底左右，台中農民組合本部樓上，簡吉、陳德興、陳海、楊春松、楊克培等人進行秘密集會，討論農民組合要不要聲明支持台灣共產黨的問題。這是謝雪紅提出的。

簡吉的態度顯得冷靜而客觀。在《警察沿革誌》的記載裡，簡吉說：「於現時情況，連幹部都有許多人不知道黨是什麼，而我們也正在研究。」

從掌握生產物管理權到奪回生產機構

簡吉 主講

現時的農民運動

官有地放領問題

竹林問題

殖民地政策批判

農民組合面對著內外的問題。外部是日本殖民政府的壓

力加大，組合員不斷被檢束；內部則是「反幹部派」形成的分裂局勢，而第二次全島大會又召開在即，所以必須慎重處理。這才讓簡吉不想再橫生枝節，把台共問題攬進來。

此處特別引用這一段話，是想呈現簡吉的性格。他不會盲目的、無區別的處理台共與農組的關係。農民組合是農民為主體的社會運動團體，它著重在社會階級——農民的團結，爭取普遍性的農民權益；而台共是一個政治團體，有著一定的意識形態與政治行動，它要的是推動革命。二者有著根本性的不同，社會的認同程度也不一致，因此必須區別對待。這是簡吉性格中成熟冷靜的地方。

謝雪紅於上海總工會，被捕前拍攝



為了反抗殖民政府的鎮壓，也為了鼓舞農民組合的士氣，台灣農民組合決定在十二月三十日召開第二次全島大會。

為了壯大聲勢，整個農民組合幹部都動員起來。遠在朴子的侯朝宗、李天生接到農組本部指令，決定發動群眾北上台中。他們採取最樸素的辦法，徒步苦行，走到台中市去。沿途上，群眾夾道鼓掌、放鞭炮歡迎，有人跟著參加隊伍，本來十來個人的隊伍，走到北斗的時候，已有上百人。

這一群台灣水牛一般堅毅、樸素的農民，自己帶著白米、蕃薯乾、鍋子走在泥土飛揚的牛車路上，餐風露宿，仰天而眠，沿途還召集農民開會，宣傳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的重要性，走了五天，終於到達大會的會場——台中市樂舞台戲院。

這整個過程，如此動人，刻畫在李天生所著的《天星回憶錄》裡。

大概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接到農民組合本部的通知，將於是年

國曆年底（十二月三十一日）假台中市樂舞台戲院，舉行第二次會員大會。

當時長女碧蘭出生，做了父親，家庭的責任加重了。當然家人一再規勸，要我以上次被判徒刑為殷鑑，重新做個規規矩矩的商人。但我權衡輕重緩急，決定先「公」而後「私」，暫時撇開家庭一切，參加全島性的大會。況且本部的指示要勸誘農民盡量參加以共襄盛舉。我與劉啟光（作者註：本名侯朝宗，後因台共大檢舉，而流亡大陸，參加抗戰，而改名劉啟光。他是農組第二次全島大會的會議主持，兼致開會詞）、劉溪南等朴子附近同志邀得數十名農民，為了節省旅費，為了沿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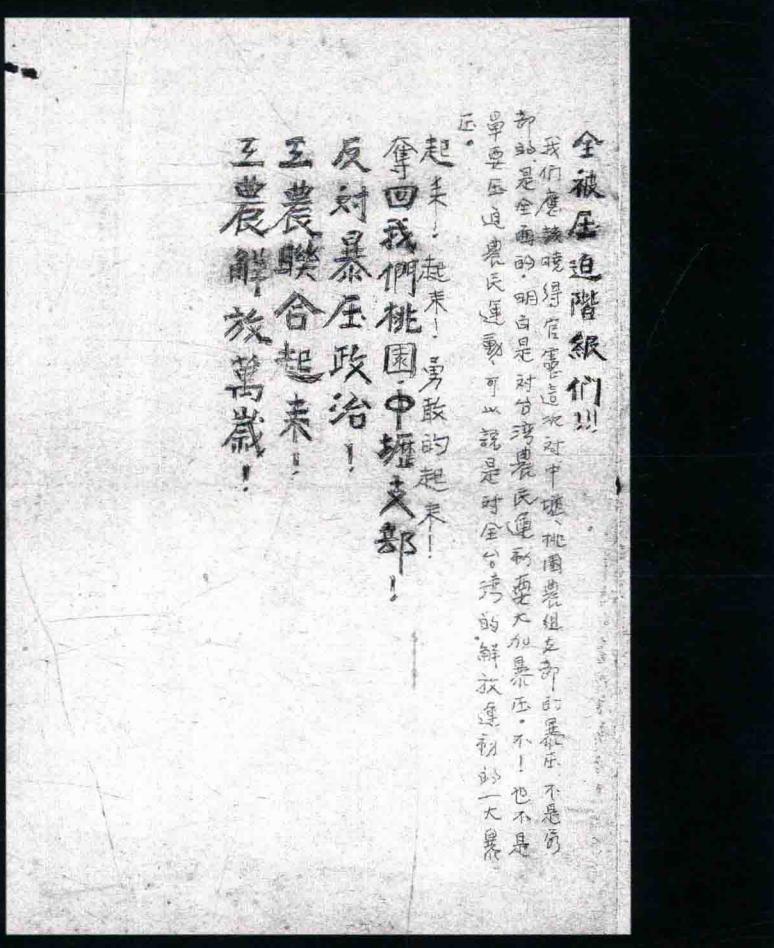
宣傳方便，決定徒步前往台中。我們除攜帶行李以外，以麵粉袋、

布袋裝食米及甘薯簽、魚乾等糧食及簡單炊具向北港出發，當進入西螺後，再沿縱貫道路一行浩浩蕩蕩，或唱歌或喊口號相偕而進。

我們天未亮就動身，每走到中午或黃昏，就找靠近村莊的路邊樹下，或廟宇前的空地休息，簡單地填飽肚子。待休息之後，我們往往見機而行，如未見日警監視，我們就找附近農民集會大肆宣傳。如有願意參加大會的農民，我們即時邀其加入；晚上，我們就地露宿於路邊的樹下或是廟宇的廊廡下，我們的隊伍人數逐日增加，通過北斗時已接近百人。在第三者的眼裡一定覺得是奇形怪狀的組合。有的用扁擔挑著烘爐、鍋子，有的背著布袋，有的手裡拎著包袱，身上的衣服都蒙上一層灰塵，似乎是流亡的難民。我還得照料我們隊中的兩個女性。一個是劉啟光（侯朝宗）的妹妹侯春花，另一個是北港鎮南面蘇厝寮村的蘇英女士；在那個思想閉塞的時代裡，這兩人是短髮的年輕女孩，思想新維，行動活潑，在一九二七年已經參加農民組合，專就婦運工作方面而努力。

當我們由西螺，經北斗再向目的地進行時，風聲已遠播附近鄉村，是以每經過一個村莊時，就發現沿途兩側，早已列著男女老幼拍手喝彩高呼萬歲，有的燃放爆竹歡迎。我於晚上露宿時，有的時候過了半夜，好久未能入睡，望著滿天的星星，難免想起家鄉的妻女，於心頭湧起歉意參雜著淒涼的一抹哀愁。可是想到有這麼很多民眾的熱烈鼓舞，晚上的哀愁和白天的疲倦都忘得一乾二淨了。我想這是維護民族自尊的大行動，是台灣人翻身的時候，愈想愈覺得活力倍增，意氣昂揚。徒步四天，直至第五日的下午才抵達目的地台中市。

十二月三十日，農民組合最盛大的一次全島大會在台中市初音町樂舞台舉行。日本官方記載，參加者有全島代議員一百六十二位，來賓一百三十名，旁聽者三百五十名至四百五十名。大會選任楊春松為議長，蔡瑞旺為副議長，由議長任命簡吉為書記長。



李天生的事業從跑單幫、走江湖做起。他買一些金屬工具和藥品，巡迴南北走賣；之後改做廢鐵買賣，獲利甚豐，生計也明顯改善。走江湖帶給他的另一大影響，是在途中廣交朋友，進而投入抗日運動。他先加入由同鄉侯朝宗主持的讀書會，繼而加入簡吉領導的台灣農民組合，也因此成為警察局的常客。一九二八年，李天生第一次坐政治牢，被關三個月；一九二九年農組「二二二大檢舉」前夕，他和丁雲霖掩護侯朝宗偷渡大陸。

一九三九年中日戰爭正酣，日本殖民當局對抗日分子強化監控和逮捕，具有濃厚民族意識的李天生決定投奔大陸，在大屠殺之後的南京城買賣廢鐵，並開始設廠煉鐵。太平洋戰爭後，日軍一度找上門，威脅利誘要他代製手榴彈，李天生寧願工廠被斷電，也不接這種殺人生意。戰後回台，李天生在高雄開設茂榮鐵工廠，業務大展，並從軋鋼延伸到煉鋼。

白色恐怖時期，簡吉曾在鐵工廠的台北辦事處落腳寄居，由台北辦事處主任施宜臻接待，並會出錢幫助簡吉。不料由於台共被全面破獲，簡吉被逮捕，李天生以「資匪罪」入獄。

李天生（一九〇六—一八四）是嘉義六腳鄉的貧窮農戶出身。父親在他出生後不久即撒手人寰，全家一貧如洗，母親甚至打算將李天生送給別人收養，以張羅喪事費用，後來才由他的大哥想辦法籌錢度過難關。在艱困家境下，李天生只讀完公學校高等科一年（相當於現在的國一）就出外謀生，在糖廠工作兩年後，即開始傳奇性的事業生涯。

簡吉在獄中得知李天生受他牽連而被捕，暗中請人傳話

給他，表示他並未供出什麼與李天生相關的內情。言下之意是讓李天生安心，不要被偵訊人員誘騙，供出什麼來。這種情形常常發生，因為偵訊人員總是說誰已經出賣了你，若你不說出他的案情，責任由你一人來扛。有不少人因此被陷害了。

李天生在光復後好不容易做出一點生意規模，至此幾乎全部被沒收。所幸他的屬下褚鴻森（也是原農組幹部）非常好，為了保護他的財產，把鐵工廠分割為四大股份，只讓李天生的股份被沒收。由於政府不知道如何管理沒收的股份，後來也由他的屬下買回，無私的為他經營。李天生的鐵窗生活都在新店軍人監獄度過。他在獄中也沒閒著，一九五四年，獄方採納他的建議，在監獄空地建一所軋鋼工廠，讓受刑人學習工作技能，為監獄賺了不少錢。

一九五七年李天生出獄，他們已經把鐵工廠經營得非常成功，而且把財產全部還給他。李天生要把財產分給他們，但他們卻回答：「這本來就是你的，現在只是還給你。」這等危難中的義氣，是人間最難得的真情！而這些人都會是農民組合的弟兄。

李天生的工廠營運良好，拜戰後的建築勃興，鐵工廠營運蒸蒸日上，會開展至東南亞國家。李天生一秉農民組合的忠膽義氣，照顧不少出獄的政治犯。僅僅是高學歷的職員，就用了二十三人，其他較低學歷者更不在少數。此種義舉被警備總部與情治單位的人注意到了，他們特地來警告說：你用這麼多



政治犯，是打算變成政治的黑窩嗎？他們還一一舉出人數，以示列管。這讓李天生非常無奈，只能悄然為之了。



一九二八年，台灣農民組合各地幹部和代表召開第二次農組大會（後頁下圖），前方中抱小孩者後方戴眼鏡的是簡吉，簡吉後左方戴眼鏡者為農組顧問古屋貞雄律師。農組成立後，農民運動風起雲湧，農民自覺意識大幅提高，農組的言論與行動也日趨激進，不過當局的高壓行動亦迫在眉睫。尤其一九二八年日本政府逮捕日共，解散左翼團體後，台灣島內亦風聲鶴唳。一九二八年農組二次大會時，台共已在農組中取得主導地位，主張激進的革命行動。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當局終於下令對農組大逮捕，是為著名的「一二二事件」。

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宣言

勇敢的工人農民兄弟姐妹啊！一切被壓迫民眾啊！

我們台灣農民組合自一九二六年成立以來，對日本帝國主義者、資本家以及反動地主發起勇敢的宣戰，猛烈的進攻，使凶惡橫暴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資本家以及地主膽戰心驚。狗官劣紳及一切走狗極感慌張狼狽，一心一意想利用種種蠻橫暴戾的手段來有計畫地不斷壓迫我們的運動。但是勇敢的農民大眾不但對這瘋狗式的暴壓淫威毫不畏懼，反而以不辭一死的大決心，更加活潑更加勇敢地推動熱烈的鬥爭，堅守組合的陣營，擴大組合的勢力，堂堂地將組合陣容設立在本島。

做為殖民地反帝國主義運動的一支大軍，為了準備有組織、有計畫、有意識地攻擊萬惡的帝國主義與反動地主，也為了清算過

去一年鬥爭運動的適當與否，台灣農民組合排除一切暴壓與障礙，召集數百名勇敢且精銳的鬥士——代議員，在如此狂風暴雨之下，舉行了第二次全島大會。

戰鬥的工人農民——一切被壓迫民眾啊！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的任務及其意義又大又重要。我們的公敵帝國主義者還沒倒下，封建餘孽還沒殲滅，民族解放尚未成功的現在，不論由民族上政治上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戰線來看，或由農民本身土地、民主主義解放運動來看，這回提出於大會的工農結合問題、台日鮮共同委員會問題、大眾黨組織促成問題、機關報問題、救援會問題、青年部婦女部建立問題、事關農民死活的耕作權的建立及生產物管理權的建立及地租減免……等等問題，都是在殖民地政策蹂躪下的我們不可須臾忘記的問題。

在我們的解放戰線上，我們希望各團體堅強勇敢的各位同志全力以赴，撲滅敵人的一切陰謀毒計，排除一切障礙，以期完成我們的重大任務。

各位戰鬥的工人農民——一切被壓迫民眾。瀕死的帝國主義與反動地主為了保持狗命，正全面準備屠殺工農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無產階級——尤其是殖民地台灣的無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更為積極，更加殘忍，愈來愈露骨。因此，台灣的工人、農民、小市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所受的痛苦已經達成極點。試看嘉義、高雄的大罷工、新竹事件、第一次第二次中壢事件以及最近的大肚土地問題，不是把統治階級的凶暴殘忍性暴露無遺嗎？

工人、農民——一切被壓迫民眾啊！自從工農祖國蘇俄建

立以來，如何為其治理下的工農群眾謀求解放，增進福利，如何為各國被壓迫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而提供援助指導，已經很明顯了。國際帝國主義雖然予以大規模武裝進攻，經濟封鎖……等的危害，但遇上工農堅強團結的蘇俄則始終徒勞無功，未攻未戰而不得不自己撤退，不是嗎？現在的蘇俄不但在政治上得到了絕大勝利，在經濟上也得到比革命前大數十倍的增收，工農階級的自由幸福是世界上無可比擬的。

長久在世界第一號的英國帝國主義者的鐵蹄蹂躪下的印度、埃及也順應時代的要求，舉起反英的叛旗，還有摩洛哥、爪哇、蒙古……都為擺脫帝國主義的桎梏而要求獨立，沒有不向帝國主義宣戰的。中國工農群眾也全國武裝奮起，反抗國際帝國主義及其爪牙新舊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於廣東、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組織工農政府，步步得到勝利。日本、朝鮮的工農群眾也英勇地與帝國主義鬥爭著。在同一公敵之下呻吟著的中日台鮮無產階級當然應該趕緊聯合起來，更加團結，拿出勇往直前的精神與一切力量，撲滅日本帝國主義者與一切反動勢力。

工人、農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啊！我們要覺悟這是我們的命運。我們的組織和團結將使我們走向苦盡甘來的道路，決定我們的命運也正是決定全無產階級的命運。

我們要前進。我們打先鋒，我們鬥爭到底。最後的勝利終將歸於我們。光明就擺在眼前，我們要急起高呼：

一、農民啊！快來加入農民組合。
 工人啊！快加入工會。
 二、工人、農民團結起來。
 三、建立耕作權，建立團結權。
 四、台、灣被壓迫民眾團結起來。
 五、台日鮮中工農階級團結起來。
 六、擁護工農祖國蘇維埃。
 七、支持中國工農革命。
 八、打倒國際帝國主義。
 九、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
 十、被壓迫民族解放萬歲！
 十一、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萬歲！



一九二九年開春，二月十二日，農曆大年初三早晨，家戶戶還在新春的喜悅中，日本殖民政府就發出了「全島大整肅」的逮捕令。這就是著名的「二一二事件」。

簡吉在後來的日記中寫道：

去年的今天是舊曆正月初三，屠蘇的醉意未醒，而且是正在屠蘇的酣醉之中。是歡樂的新年！然而，侵襲清晨的是，全島三百餘人被大檢舉，五百餘處住宅被大搜查。與農民組合有關係的人以及與他們來往的人和家都完全一片混亂！在搜查住宅時，故意粗野蠻橫，拘捕時更是粗暴示威，完全破壞了全島的屠蘇祥和氣氛！自己正在本部。因為不願做飯，就把朋友送來的甜粿、菜包、魚丸等都胡亂地混在一起，也不知是甜是鹹，作成非常離奇的煮年糕，初一初二都是這樣度過！在那以前幾天的事情現在記憶猶新。

今年的舊曆正月初三已在十二天之前過去！可是，在此最近的約兩週期間，就是從舊曆正月初三到新曆的二月十二（舊曆的一月十四日）之間，可能是使民眾回憶去年情景的恰當時機！

與回憶情景的同時，恐怕還需要讓民眾認真思考下述一些問題！為何會發生這種事件？它為何違反治安維持法，又成為違反出版法，為何只將十二個人交付公審？現在又怎麼辦？

在寫給簡娥的信中，他知道簡娥仍在各地工作，不斷鼓舞她。特別要在此說明的是，簡吉在獄中寫了幾封給簡娥的信，主要原因在於她也姓簡，讓獄方的日本檢查人員認為這是寫給親戚家人的信，比較容易通過放行。但這些信其實是要通過簡娥，轉給所有農組同志的。所以在信中才有「並像書中常說的『以我滿腔的熱忱』，從此鐵窗下經常寫信給你們！」

娥君：

您二十五日寄來的信，與古屋先生「不上訴為宜，亦向其他人作同樣建議中」的明信片一起於昨天晚飯時收到，是我入獄以來收到第一封信，也可能是今年的最後一次通信。對妳的筆跡倍感親切懷念！

錢是在渭然兄需要療養費等的窮困之際特意寄來，令人感激落淚。道福君也寄來兩元錢。通信費用已經足夠。可能妳還不曉得我已到這裡來，這封信竟談些個人之事！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高等法院開了控訴審，判決改判一年，而原本判決禁錮一個月的張行等人，竟被重判為十

情況愈發複雜化，恐怕會遇到更多困難，而我卻無能為力，

每思及此就深感於心不安！但請你要更堅強地好好幹下去。我會冷靜、嚴肅和認真地，並像書中常說的「以我滿腔的熱忱」，從此鐵窗下經常寫信給你們！正如你常說「遇到阻礙，只會使人愈挫愈勇！」「那種事情可能嗎？」「一切都為鬥爭！」但是不論到任何時候，絕不要厭倦。你母親好像仍然採取以往的手段而消耗錢財，可是他們卻是在認真地進行，而且對其結果抱有很大期望！對於他們思想的程度，也就是說他們為什麼必須作那種事，應給予理解。與此同時，要十分注意絕對不要被他們牽連。

經過考慮的事情，也絕對不要做出屈從或者犧牲自己之事。不要被環境拖著走，或者缺乏嚴格、冷靜和認真的態度，要克服自己的一切軟弱情緒，這當然很困難，可是我認為你應做出最大努力！

提起監獄就只是擔心，請好好作些解釋。我很健康，由於睡眠充分，神經衰弱也幾乎好轉了，一點也不要掛念。請替我轉達祝福她身體健康。妳也要多保重！我由於睡眠時間長，故夢境很多，有時重現過去生活，或描繪未來空想，總之，在夢的世界裡經常

和你們在一起。
（一月十日信）

簡吉獄中日記

1.9-9年 (昭和4年) (民國15年)
1928年 (昭和3年) (民國17年)

1.2.20. 指揮審判決審案。裁判長の微笑とひのき音頭。
(金) 简易禁網 一年。
楊春松、丁復行、江賜金、陳浦江、呂楚翹 十月。
陳廣興、朱慶華、蔡昌吉、徐錦善、韓延芳、呂楚翹 十月。
9月南京軍委會より一年間の執行に着手予定。
保稅處海關、赤十字社總理、黃嘉禾、葛中正、柳子雲、王士林、
北洋銀行等に入局。一月監獄一箇。

2.2.1. 長江省道局長、呂慶元、丁楚翹。蘇寧立法院機、蘇寧立法院
(土) 廣、陳楚翹、董、土地、茶稅、黃台城下、各一箇。計153。

2.2.3. 通商部官廳。政下司職。沙勿略、吳昌碩、入。明陞計
(A) 三處。

2.2.4. 滬海關、滬局、麥信。

2.2.7. 呂慶元以下同席の中華船舶公司、上海外埠公司の封書
(金)

2.2.8. 城局、道局長、麥信。上苦面下于曉。
(土)

2.2.9. 蔡竹、頭號五X/3。體重13920克。楊星鑑2月9日
(B) 四十一歲八人。

看守處的錢——麥信、蔡竹、顧金、11717-1941-1 記錄之後
為之。麥信與錢金當時所作的書面記錄。書面是
市立圖書館存有此件。麥信與錢金的書面記錄在
1928年1月11日。錢金的書面記錄在1928年1月11日。

這時的簡娥在做什麼呢？她正「潛行」於台灣農村，繼續從事農民運動。

「二一二事件」以後，農組成為非法組織，只好潛入地下活動。若不如此就不可能再有復興的機會。簡娥變裝潛在中壢、桃園一帶，約年餘。警察知道有農組的分子潛來當地工作，所以白天警察會來巡查，簡娥就喬裝成客家人，穿上客家人的衣服——長長的黑褲子服裝；還戴上斗笠，有時也會戴上手套或走路時挑著空籃子。她富於機智以神出鬼沒、行動敏捷而見長。簡娥在這一帶的工作進行的很好，若警察來，這莊的農民就會向另一莊的農民通風報信「警察來了」；於是她就趕快離開，和農民一起下田工作。

簡吉獄中日記，多次寫及簡娥。當時簡娥因日本殖民政府鎮壓更為酷烈，而「潛行於地下」，躲藏在農民之間，繼續農民組合的活動。但因追查太緊，她無法出面回信，否則會暴露行藏，因而後來就失去連絡。

被稱為「農民運動花木蘭」的簡娥，是一個傳奇人物。為了讓她的故事不要湮沒，我將她故事簡單的寫在這裡。

我是根據簡娥次子陳國哲所述，作了如下的筆記。而陳國哲謂，他所談的內容，主要來自母親簡娥，其中有些是未曾對外說過的第一手資料。同時，也參考引用韓嘉玲著《播種集》。至於湯德章的故事，則是簡娥告訴陳國哲的，他後來轉述給我聽。其中，有一部份也參考黃裕元著的《二二八人物誌》。



簡娥傳奇

二〇一四年，台南新化發現一處無名荒塚，內有白骨三千多具，各界為之震動。後來經過考證，才明白那應是一九一五年噍吧哖事件時，被殺害的萬人塚的所在。但這只是一其中的一部份。

事實上，玉井國小在一九四〇年建校時，即會挖出許多無主的骨骼。據推斷，噍吧哖事件發生後，日本軍警逮捕大量反抗義士，並及於無辜者。當時軍警在後堀仔溪畔玉井橋北端小丘，命令庄民挖掘壕溝後，將抗日義士及無辜庄民砍殺，推入壕溝內掩埋了事。當地民眾不忍心，乃建一萬人塚加以祭拜。

如果再加上新化的骨骼，噍吧哖事件的死者恐怕上萬人。

簡娥的父親簡宗烈，就是這些死者之中的一個。

他的學生。

簡娥的祖父為清朝秀才，在地方教授漢文，余清芳是他的學生。

余清芳為了抗日而出家，建立西來庵。以宗教外衣，掩飾其革命行動。他以建庵為名，向民眾募款。所募款項，又花在向外購買武器軍火。當時有不少人赴大陸做生意，卻病死於大陸，往往運回台灣安葬。余清芳藉此在大陸購買武器軍火，藏在棺木中，運回西來庵附近「埋葬」。但事實上是「埋藏」。因為行動的整個過程有太多人參與，事機逐漸洩漏，西來庵附近藏有軍火乃漸為人知。日本警察也耳聞其事，開始警覺而展

農民運動的花木蘭

簡娥



開調查。這事，也為余清芳知道，他知道被迫必須起義，再不能等待了。

簡娥的母親是因夫死而改嫁，前夫姓張，因此帶來一個張姓的同母異父兄長，約莫十幾歲，在派出所當工友，做些掃地、擦桌子、清洗東西等雜務。

當時派出所所長叫坂井，娶了一個原住民的妻子，姓湯。她本性很好，為人善良，許多台灣人如果犯法，被處罰，都去向她求情。她也樂意幫忙向日警丈夫說情，頗得地方上的好評。

起義當天，簡娥的同母異父哥哥在派出所打雜，黃昏時忙完了事，收拾好要回家。忽然想起有東西忘了拿，就轉頭回去派出所。卻看見有不少人埋伏在派出所附近，東張西望。他預感事情不妙，走入派出所，卻見所長坂井下了班，正悠悠閒閒的陪著孩子在玩。

他心想，如果不告訴所長，孩子會死，就說：「外面有

人包圍了派出所，而且人數不少，看起來怪怪的。」所長問了情況，知道大事不妙，就託他道：「你趕緊揩起孩子往外衝，不要回頭，幫我救救這孩子一命。」

他揩起孩子衝了出去，走不到幾十步，後面的槍聲響起。

震撼歷史的噍吧哖事件，就這樣開始了。

簡娥的母親只見自己孩子揩一個穿日本和服的小孩子

回來，也感到奇怪。問明原因，就知道大事不妙。她只想孩子無辜，救命要緊，就匆忙為孩子穿上台灣衣服，以避免被

發覺而殺害。

然而，保護了日本孩子的母親，卻保護不了自己的丈夫。簡娥的父親，名為簡宗烈，漢文基礎良好，在地方上當中醫，頗有聲望，也加入起義行列。當戰事一起，他就隨余清芳等人轉戰到深山裡去了。自此，他不會再回來。

由於余清芳與地方的激烈反抗，日軍調動大部隊前來，以大炮攻打這些村莊。余清芳等人靠一點私下買的少量軍火、傳統刀劍，無法抵擋，很快被擊敗。

日軍在當地展開大屠殺。據說他們在地方上樹立一根竹竿，約有一百二十公分，舉凡男子超過竹竿高度，就予以槍決。當時幾乎所有青少年都屠殺一空。而且為了避免麻煩，日軍叫人在當地挖了一個萬人塚，凡是砍頭槍決者，立即埋入。整個噍吧哖地區，許多人家是同一天忌日，因為他們的先人死於同一場屠殺。

有人說，簡娥的父親被日軍殺害，埋葬在萬人塚，也有人說他死於山上。唯一可以確定的，他未曾再歸來。簡娥的母親因此一見到萬人塚，就流淚不止。

唯一的例外是簡娥的同母異父哥哥。他因為救出派出所長的孩子，倖免於難。據說，他是當時全村子最高的男子，因為所有和他一樣高的人，都被殺了。

日本人深為痛恨噍吧哖一帶的人，殺之還無法洩恨，就故意將之取名為玉井，因為，玉井是當時日本一處有名的風化

區之名。他們要以此侮辱這裡的人，甚至咀咒倖存的女性。

當時國際傳聞日本在此屠殺八百多人，壓力太大，日本殖民政府又由台北調來不少流動人口移居於此。

由於事件的影響，簡娥的母親帶著孩子離開傷心的故鄉，搬到高雄市。初到高雄，孤兒寡婦又無依無靠，簡母遂以賣擔擔麵為生，以養活幾個孩子，生活非常辛苦。

簡娥自幼聰慧，學習成績很優秀，在公學校總是第一、二名。所以畢業後，順利考上高雄高女。這個學校大多是日本姑娘，台灣人很少，一年大概只有七、八人而已。農民組合另一位女鬥士張玉蘭和簡娥就是同班同學。

在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和日本人之間有著明顯的差別待遇。在校期間，無論台灣的學生或老師都受到明顯的歧視，例如明明考試第一名，卻被要求列第二或第三，必得把第一名讓給日本學生。甚至學校內有東西遺失，就賴給台灣學生偷拿。簡娥在高雄高女的求學生涯，讓她認識到殖民統治的教育本質，而興起反抗之心。

她和同窗好友張玉蘭常常一起去聽農民組合和文化協會的演講。雖然她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但因為父親被日本人所殺，這些演講特別能打動她的心。

的群眾路線。

在這樣的環境下，簡娥自然也受到了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農組的簡吉、蘇清江和陳德興在高雄組織了一個讀書會，經常一起研究《共產主義 A B C》、《資本主義的奧妙》等書籍，她很早就報名參加。她特別指出自己是受那些思想的影響才跑出來參加社會運動，並不像日本特務所污蔑或坊間一般的書籍所稱，是因為戀愛，受簡吉影響，才參加運動，她認為這是對女性運動家的歧視。

從一個單純的女高學生到農組的女鬥士，簡娥曾自述，除了反日及社會主義思潮的觀念等因素外，就是受同窗好友張玉蘭的影響。她倆志趣相投，成為摯交。由於張玉蘭參加農組被學校退學，使簡娥也萌生退意，不久即積極的加入正在蓬勃發展、又非常缺乏人手的農民運動中。

簡娥退學參加運動，遭到家裏的強烈的反對。母親眼見丈夫為了抗日犧牲，剛剛長大的女兒又投入抗日烈火，氣得把她抓回家裡，監禁起來。然而意志堅決的簡娥趁清晨母親熟睡當兒，跳到家後面一棟房子裏逃跑了。

日本警察趁機煽動簡媽媽說：女兒逃跑，好像跟人跑了，名聲不好。

簡母愛女心切，遂到法院，控告農組的簡吉「誘拐」良家婦女。簡吉因此被抓了。生性剛烈的簡娥生為女兒身，卻有男兒志，她親自到法院去出庭作證，公開聲明自己是自願加入農民組合的，不是別人的誘拐。簡吉當場無罪開釋。

這件事在當時曾是轟動一時，眾人矚目的新聞。

意。一九二九年初，殖民政府發動「二一二事件」逮捕簡吉等農運領袖，並宣佈農組成為非法組織。

一開始，簡娥先到台中農組本部工作，後再轉屏東農組支部。當時剛好發生蔗農爭議。簡娥一到那裏，就被警察無故拘留十天，她認為警方任意抓人，沒有法令依據，提出要求申請正式判決。她的申請書要送上去，必須蓋上她的手印章，但因為監獄的刁難，說沒有紅戳子，她憤而將手指咬破，以血書寫判決書，並蓋上章子。後來，果然判決無罪釋放。

簡娥的機警、勇敢，使她成為農民組合聞名的女鬥士。

做為一個群眾運動團體，農組日常的主要活動是農村座談會。農民白天下田播種插秧，只有晚上吃過飯後才有空。簡娥在屏東支部時，常在傍晚時騎自行車去村裡指導農民開座談會。

通常他們圍坐在村里一些思想較進步人家的晒穀場上，泡一大壺淡茶聊天，聽民眾訴說生活的疾苦。此外，還教導未受教育的農民讀書識字。農組裏有專門給年輕人看的書，簡娥經常找一些淺易的書來教導農民。農組也針對農民生活，編撰「新三字經」，以淺顯易懂的語言，教育農民了解自己的處境，增強反抗的理念。因為讀起來朗朗上口，簡明易記，不管男孩、女孩、青年人，都非常喜歡。簡娥還分別組織了青年部、婦女部，擴大了農民的組織。

一九二八年，農民組合集合全的農民領袖與幹部，在台中樂舞台舉辦第二次全島大會，不僅擴大活動內容，且聲援日本被鎮壓的勞動農民黨與左翼團體。此舉引起日本警察的注

桃園一帶，繼續組織農民，進行宣傳，約有年餘。

警察知道有農組的分子潛來當地工作，所以白天警察會來巡查，簡娥就喬裝成客家人，穿上客家人的衣服——長長的黑褲子服裝；還戴上斗笠，有時也會戴上手套或走路時挑著空籃子。若警察來，這莊的農民就會向另一莊的農民通風報信「警察來了」；於是她就趕快離開，和農民一起下田工作。她富於機智，以神出鬼沒、行動敏捷而見長。

農民組合也支持其他的團體，如台共領導的台北透印印刷廠罷工。一九三一年三月受農組本部的指令，簡娥北上支援透印會社的罷工。訪問女工，奔走組織工會，並負責募捐工作。另外，在高雄苓雅草寮草繩工廠罷工有很多女工，簡娥也代表農組去支持，號召「罷工要繼續、工錢要提高」……。

一九三一年五月簡娥參加了在王萬得太太鄭花盆家裏舉行的第二次台共大會議即松山會議。在這次會議她被選為台共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會後她被任命擔任中央常務委員聯絡員。若有信件寄達，就負責去取給潘欽信、蘇新等人。簡娥因此和潘欽信戀愛。

一九三一年，台中農民組合的領導者趙港被捕後，日本大肆逮捕台共和農組成員。簡娥決定和潘欽信一起轉移到中國大陸。他們藏在基隆碼頭等船，但因日本警察嚴格檢查，等了

很久都上不了船，最後他倆終於在基隆被捕。當時，簡娥已經懷孕，後來在獄中產下一個兒子。但因潘欽信已經結婚，簡娥後來與潘分開。出獄後，和另一位農民組合幹部陳啟瑞結婚。那時已經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後期。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簡娥因為結婚、生子加上身體不好（肺結核），長期在家靜養，而沒有捲入二二八事件等政治活動，但她丈夫陳啟瑞原係農民組合的屏東潮州支部長。在白色恐怖時期，卻因資助昔日農組的朋友，而以資匪的罪名和農組的張行兩人一起被捕。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當年的農組的朋友和台共的同志，不是被殺就是被關，或逃亡或失蹤。國民黨還要日治時期因抗日而參加台共的人去自首與自新。簡娥沒有去自首，但她作為政治犯的家屬，又有許多政治犯朋友，長期處於被監視的狀態，精神上非常苦悶。一九七〇年代初，她終於決定離開台灣，移民美國。

後來簡吉的兒子簡明仁、作家楊達，以及當年參加過農民運動，後來流亡到大陸的許多朋友，都會到美國看望過她。

二〇〇四年三月，簡娥以九十高齡，在美國過世。她的孫女回憶說，阿嬤是一個非常堅強的老人家，為了照顧孫子，八十几歲還去美國的社區學做菜。有一次，她去超市買菜，回家的路上，遭到搶劫。她緊緊護住皮包，不讓搶匪得逞。雙方拉扯後，搶匪眼見無法得手，終於逃逸。後來她報警處理。警察問了她的年紀，看著她的模樣，笑著說：「老太太，妳身體

要緊啊，下次不要再和搶匪堅持了。」

無論在什麼地方，她依然是一個堅強自持的人。

我是訪問了她的兒子陳國哲，才了解了簡娥的故事，並成為好友。也因為他的介紹，我才真正了解湯德章的故事。

二〇一四年，多次參與簡吉活動特展，並對台灣社會弱勢者多所關懷的陳國哲先生，因癌症在台北病逝。

簡娥一九九二年攝於美國



我們曾在簡娥生命的開始，提到一個日本警察的孩子，被簡娥同母異父的哥哥救了。這個日本警察的孩子，跟著媽媽姓湯，名為德章。

噍吧哖事件之後，孤兒湯德章靠著日本警察單位的救濟和原住民母親製作布鈕扣維生。玉井公學校畢業之後湯德章原本考取了「臺南師範學校」，但在學兩年之後卻因日籍教師的歧視與服裝不符規定等因素輟學。輟學後，湯德章經人介紹進入「玉井糖廠」做上山燒木炭的工作。這個工作讓他能與山間樵夫習得少林拳，並向鄉間耆老傳習漢文，打下日後文武雙全的基礎。

或許是因為他父親是死於噍吧哖事件的日警所長的緣故，一九二六年底，湯德章參加「臺南州乙種巡查」考試，以優異成績獲得破格錄取，先後被派任為臺南州警察教習生、東石郡巡查，一九二九年又參加「普通文官考試」，如願及格，兩年後，又升任「臺南警察署巡查部長」，成為破格任用的主管。一九三四年，二十七歲的湯德章又升為「臺南州警察補」，幾年間便成為一位年輕的台籍局長級警官。

這期間，恰恰是台灣農民運動最激烈的年頭。簡娥到處參加農民組合運動，後來也因台共案件被逮捕入獄。當時許多人驚訝於在獄中，所有人都受到嚴刑拷打、殘酷刑求，然而簡娥卻比較輕微。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湯德章的特別關照，她才能少吃一點苦頭。

湯德章後來因無法忍受日本殖民政府的歧視政策，也不願意在警界任職，乃轉赴日本轉讀法律，通過高等文官考試，然而他卻拒絕判事（相當於法官）官職，回台灣擔任律師，在台南開業。當時已是一九四三年，戰爭走入尾聲。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湯德章被推任為「南區區長」，但由於不滿官員對當時霍亂預防的漠視，而憤辭區長職位。次年當選「台灣省參議會候補參議員」，並被選為「臺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主委」。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三月二日夜間，臺南出現群眾解除派出所武裝及學生編組等情事，市參議會於是迅速邀集政府人士、民意代表及地方人士，組成「臺南市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湯德章既有律師資格，又有警察資歷，獲選為治安組長。

三月三日「臨時參議會」決議對政府提出撤銷專賣局、縣市長民選等七項要求，並以「臺南市民臨時大會」名義發佈，此後臺南市一方面有政府與地方人士組織的政治斡旋，一方面又有群眾、公家機關、民間武裝組織間交雜的零星衝突，湯德章從三日的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到五日成立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臺南分會」，始終以治安組長的身份，收編安撫地方組織及武力，力圖平息暴動，從六日起，臺南便已平靜，市長也歸位辦公。

而在秩序逐漸恢復的情況下，陳儀一面佯裝接受改革，另一方面卻秘密要求中央派兵。三月六日陳儀去電蔣介石要求派兵，亦提出幾點改革要求。在當天晚上向全台廣播之時，卻只

提：「在縣市長未民選之前，現任市長之中，當地人民認為有不稱職的，我可以將其免職，另由當地縣市參議會共同推舉三名人選，由我圈定一人，充任市長……」對派兵一事，卻隻字未提。許多縣市對陳儀的言論信以為真，臺南市並於九日（一說為三月八日）否定現任市長，進行新市長候補人票選。湯德章次於黃百祿、侯全成而居第三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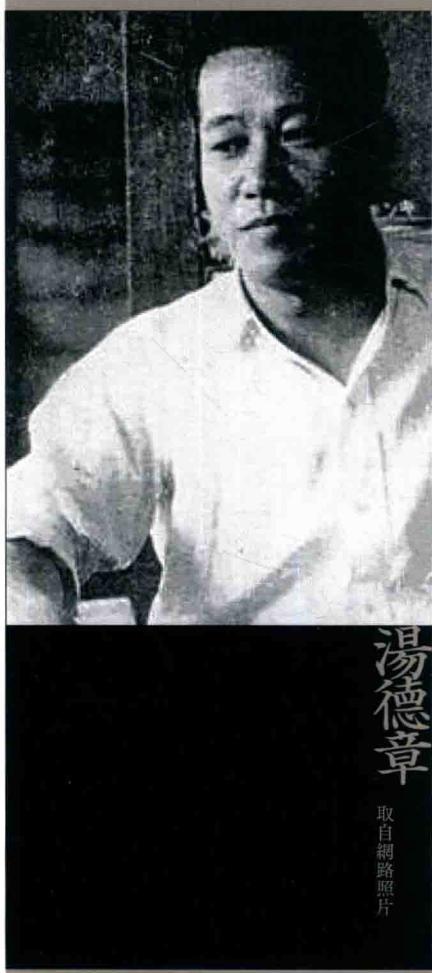
正當地方人士歡欣自治成功時，三月十日政府愕然宣佈戒嚴，各地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被撤銷，南部防衛司令楊俊率兵迅速接收臺南，包圍參議會、舉行收繳武器會議，並逮捕湯德章，稱其為「為首倡亂者」，由於湯德章堅持不供出二二八事件間臺南民眾組織的名單，在多方酷刑後，未經審判便直接由南部防衛司令部判死刑。

十三日上午十一時，湯德章被雙手反綁、背上綁一標牌，押在卡車上遊行，從西門路轉中正路至市政府前的民生綠園槍決。並下令不准收屍。

湯德章一生，彷彿是悲劇的縮影。他的身份複雜多重，值得讓人深思。

他是日本警察的孩子，母親卻是台灣原住民。他的日本父親死於漢人的武裝抗暴，他卻是被反抗者的孩子所救。他是日本警察之子，卻受到殖民政府的歧視；他不願成為東京法官，寧可回台擔任律師；光復後他涉入台灣政治，卻因二二八的暴動，讓他被槍決，而且是最慘烈的示眾，不許收屍。

如今，為了紀念他，特地在臺南市蓋了一個紀念公園。



湯德章

取自網路照片

兩個人，兩個民族的命運，複雜交纏的交響曲。是如此真實，如此複雜，如此交纏，遠遠超出了小說家的想像。

這不得不讓人感嘆，在大時代的颶風中飄蕩，人的命運，飛揚而起，為理想獻身，為信念堅持，為狂風吹落。如塵埃，如無由自主的風中之葉……。

簡娥與湯德章，是台灣歷史最奇特的交集。一個是噍吧哖事件的反抗者的孩子，父親死於事件中；一個是日本警察的孩子，父親一樣死於事件中，卻奇蹟似的活了下來。二人雖然命運不同，一個成為農民運動領袖與台共幹部，另一個成為警官，卻同樣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歧視，而走向反抗之路。

台灣光復之後，一個死於二二八事件，一個受白色恐怖牽連，丈夫入獄，自己也被監視。而他們的命運，竟都起源於一九一五年的抗日武裝起義的噍吧哖事件。當時他們的父親，都還是你死我活的敵我雙方。

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世界經濟不景氣逐漸加深了，台灣更加貧困，而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則因此而蓬勃發展，台灣也不例外。

台共勢力隨之擴大，而農民組合的抗爭也走向激進化。

二一二事件後，被壓制的農組不甘心，動員群眾作非法對抗，手段不斷趨向多樣多變。農組以暗中發出指令的方式，指導各地方農組支部，進行全面性的反抗活動。

有關一九三〇年六月以後的鬥爭經過，一九三一年的《新大眾時報》曾報導如下：

●七月三十日 曾文支部動員三百餘名組合員包圍製糖公司，要求改善蔗作條件及提高售價。

●八月一日 反戰紀念日這天，各地農村召開了座談會，尤其是屏東支部舉行紀念大會，動員了一百六十餘名，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等口號。

●九月二十二日 為了抗繳或減免嘉南大圳水租，在臺南支部聯合會領導之下，動員一千餘名的農民群眾，包圍學甲、佳里、麻豆、下營等各庄公所。

●十月中 為反對起耕，於屏東前後兩次各動員六十餘名，擊退地主的強耕起耕。同月七日於革命工農領導者渡邊政之輔紀念日，臺南州聯合會舉行紀念大會，同時舉辦示威運動，動員了六十餘名。

●十月二十五日 張行同志出獄。南聯動員千餘名歡迎他，與官警衝突。

●十一月四日 舉辦屏東支部鹽埔辦事處成立典禮，動員二百餘名，參加示威運動。

●十一月七日 俄國革命紀念日，南聯動員了三百餘名，高聯則動員了六百餘名。

●十一月 打倒反動團體鬥爭委員會主辦的全島巡迴演講動員了二萬餘名（二十處）。

●十一月二十三日 為抗繳租稅，南聯動員千餘名包圍各庄公所，不分男女老幼，有的抬出棺材，有的搬出馬桶，有的牽出水牛，進行示威運動，使公所、警察數小時狼狽不堪。

這些行動，鮮明的看出有幾項特性：一、非法取代合法，由野貓式的突擊，取代了正式的抗議；二、日常性的鬥爭加強了，讓鬥爭有更普遍的群眾基礎；三、全島串連的巡迴演講，開始了；四、與共產主義運動的紀念活動合流。但其中最大的隱憂是：群眾的參與者變少了。它變得只有部份激進者參與，一般群眾退卻了。這是日本殖民政府全力鎮壓與分化的結果，也可見出農民組合的處境已日益艱困。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出獄剛剛好七天，簡吉就接到開會的通知，他匆匆忙忙趕赴嘉義竹崎參加會議。

這一場秘密會議開了四天，這是一場嚴肅而充滿戰鬥性的會議。為了農組的生存，也為了農民革命的大業，會議一結

束，所有戰線的鬥士立即「潛行」於各地，向各支部傳達農組中央委員會的決議。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台北北警察署為了查緝台

共活動，展開全面搜查。有兩個警察在台北市上奎府町一丁目二九番地陳春木的家中進行搜查，卻發現一名青年在堆滿書類的桌子上奮筆疾書。警察向前去訊問，他突然拿起桌上的一張文書，放入口中，咬碎吞嚥下去，並頑強的抵抗，試圖逃走。這兩名巡查心知有異，一番格鬥，加以逮捕，並且扣押所有文書。另一個青年則逃走。

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簡吉的戰友——趙港。趙港此時已罹患肺結核，卻以全心的狂熱，投入台共革命。警察逮捕他之後，他以為就像二一二事件一樣，殖民政府已展開大逮捕，內心不甘，就在馬路上高呼：「共產主義萬歲！」結果日本警察更覺有異，反而加以更重的刑求訊問。他的身體也因此被打壞了，終於沒能夠活著離開日本人的監獄。

另一個逃走的青年是陳德興，他是簡吉最早的農民運動同志。一九三〇年奉命回台推動台共運動的黨員。這一次被查獲的機密文書太多了，包括：改革同盟成立事宜，文協解消問題，台灣運輸工會組織事宜十餘種方針，損失非常慘重。自此開始，日本警方展開全面追緝，陳德興於四月被逮捕，依此又查獲另一批人，以及相關團體。可以說日本殖民政府對台共的清查，已到了收網的階段。

謝雪紅、楊克培、楊克煌等國際書局派於六月下旬被捕。而台共改革同盟派的王萬得、蕭來福、潘欽信、簡娥等人，則於七月間被捕。各地陸陸續續的搜查逮捕，台共組織就是只能潛行於地下，從事秘密的活動，農組活動與竹崎會議的決議，幾無一能夠實行。幾等於崩解了。

農組主要幹部，幾乎皆為台共黨員，此時不是被逮捕，就是只能潛行於地下，從事秘密的活動，農組活動與竹崎會議的決議，幾無一能夠實行。

群像



隨著殖民政府大肆逮捕，在彰化行醫的李應章也不能倖免。一個警界的朋友來警告他趕緊逃走，逮捕即將來臨，他才悄悄離開台灣，偷渡轉往上海。他在上海改名李偉光，一樣開醫院，靠著他精湛的醫術，尤其是治療鴉片煙癮，而得到成功。後來他的醫院成為台灣人剛剛到上海落腳的所在；二二八之後，他的醫院更掩護了許多流亡的台灣人。



李應章的流亡



為了應對日本殖民政府的大逮捕，一九三一年九月四日晚上，簡吉、詹以昌、陳崑崙、張茂良、王敏川、陳結等人聚會於台中文化協會本部，討論「赤色救援會」的成立事宜。陳崑崙連絡了嘉義、高雄、屏東的幹部，他們都沒有異議。張茂良負責的台中、南投一帶也沒問題，簡吉比較麻煩，他剛剛被關了一年放出來，整天被特務跟蹤，出外旅行接觸幹部，等於暴露自己同志的組織網絡，所以只能用書信連繫。但他得到的答覆多數是贊成的。

逐步擴展；高雄有呂和布、黃石順著手組織；屏東有張玉蘭組成十幾個班；台中則有陳神助、林水福等發動農民參與；張良以竹山為基地，迅速組成五個班；張信義則以豐原為中心組織了四個班。參與者則熱心熱血的繼續擴展組織。一時間，雖然農組活動暫停，文化協會也取消，但以救援為名的活動反而

為了貫徹正式組織赤色救援會的方針，決定先成立「台灣赤色救援會籌備委員會」，並推舉簡吉等七人為籌備委員，另推簡吉負起推動的全責。

「赤色救援會」有一個深具號召力的目標：「這是為了救援被日本帝國主義所逮捕的同志而做的。這些同志因被捕，家庭生活艱苦，他們為農民工人而受苦，我們有義務照顧他們的家庭。有錢出錢，沒錢出力，為他們做一點勞動也是應該的。」

「赤色救援會」可說是日治時代最後一波社會運動。簡吉是戰到最後的一個領導者。他將台灣最堅強的、永不屈服的戰士組織起來，依然在各個角落戰鬥。

陳結在竹崎一帶組織農民，募集資金，準備發行機關報；林銳一群人則在台南下營地方，開始組織基層活動；李明德在嘉義一帶以研究會為中心，號召群眾；吳丁炎則在北港以中秋節觀月為名，召集同志，號召參加者組成一個救援班，再

主體は下層農民 暴動化の危険

臺南州小梅町機關誌三字集

臺中州竹山郡傳單類抑收

疾風迅雷一百數十名檢舉

尖銳な左翼戦線
本島思想界の危機

臺灣共産黨被檢舉者の救援工作

策源地は竹崎の山嶽地帯

一味の
面々

無批判の妄信
猪突的實行力
指道者に騙されて

赤から桃色へ
急テンポの轉向

生木を裂かれて

王敏川

花街の
花商

公使館
官吏

警察署
員

海關
官吏

郵局
官吏

銀行
官吏

法院
官吏

檢察
官

法務
官

司法院
官

監獄
官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暴動化の危險
主体は下層農民

謀叛へべき實行力

發覺の端緒

臺灣小梅で機関車三空集

返出一百數十名檢舉

蹄々ソ聯の赤い魔手

爆弾の炸裂が未然に防ぎ得た

今、未然に防ぎ得た

未然に防ぎ得た

事件の經緯と内容の素描

名は救援、實は革命！
農組と文協の臺共外廓運動

赤衛軍の組織敢て辭せず

屏東街の
張氏玉蘭

事件の經緯と内容の素描

赤から桃色へ
急テンポの轉向

元臺南州巡查
斗六水田中の男女泥染れ心中

赤から桃色へ
急テンポの轉向

弟思ひの
元臺南州巡査

赤から桃色へ
急テンポの轉向

弟思ひの
元臺南州巡査

赤から桃色へ
急テンポの轉向

王敏川

花街の
花商

公使館
官吏

警察署
員

海關
官吏

法院
官吏

檢察
官

法務
官

司法院
官

監獄
官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董所

花街の
花商

公使館
官吏

警察署
員

海關
官吏

法院
官吏

檢察
官

法務
官

司法院
官

監獄
官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董所

花街の
花商

公使館
官吏

警察署
員

海關
官吏

法院
官吏

檢察
官

法務
官

司法院
官

監獄
官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董所

花街の
花商

公使館
官吏

警察署
員

海關
官吏

法院
官吏

檢察
官

法務
官

司法院
官

監獄
官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董所

花街の
花商

公使館
官吏

警察署
員

海關
官吏

法院
官吏

檢察
官

法務
官

司法院
官

監獄
官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董所

花街の
花商

公使館
官吏

警察署
員

海關
官吏

法院
官吏

檢察
官

法務
官

司法院
官

監獄
官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董所

花街の
花商

公使館
官吏

警察署
員

海關
官吏

法院
官吏

檢察
官

法務
官

司法院
官

監獄
官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通關
官吏

海關
官吏

稅關
官吏

董所

花街の
花商

公使館
官吏

然而日本殖民政府撲滅赤色救援會的魔掌也隨即張開。

根據日本警方所出的《台南新報》「台灣赤色救援會號外特刊」（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的觀察總結：

本事件之特殊性在於，一反以往被檢肅之台灣共產黨事件，大部分為下層農民，亦即其組織層級較之知識分子，理論水準極低。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主義主張之理論觀察來看時，令人有不足以恐懼之感，但是單純、無智、愚昧之大眾反而容易作出無批判性之輕舉妄動，而佐以民族意識之強調並具銳利之執行力，與以往知識分子層級比較，增加了許多暴動化之危險性。

為了號召群眾，強化宣傳與訓練，必須有一份機關刊物，才能讓理念擴散。但在當時條件下，根本不可能有印刷廠敢為他們印刷，所以就得自己找方法。陳結回到竹崎推動救援會的同時，奉簡吉的指令，同時籌劃執行機關刊物的印刷。他一邊籌募資金，一邊向簡吉要求助手。簡吉派了陳神助到竹崎。

印刷的地方在那裡呢？日本警方破獲後會帶著欽敬的心，情寫著「海拔三千尺之龍眼小屋，機關報之印刷所」。可見它有多神秘！

事實上，這是陳結帶了陳神助躲藏在竹崎的樟腦寮（在阿里山鐵路獨立山山腰），一間張城所有的龍眼烘乾工寮中，整理簡吉等人給的原稿。陳神助又帶著一點募集來的錢，到簡吉指定的地點取得謄寫鋼板，並購買蠟紙用紙等等，搬入山中，由

張城家族協助，開始印刷起來。
九月，印製了二字集二百五十冊，三字集四百冊，以及機關報《真理》第一號，再由農組支持者搬運到台中農組本部。再由簡吉組織發送各地。

這是一段漫長的搬運過程。危險自不在話下。但為了保持安全，陳結又在更深的、人煙罕至的谿谷建造小屋，把謄寫用具都搬來此處。開始印製《真理》第二號，及救援運動號，再翻山越嶺，走到小梅庄紹安寮，由他們運到台中市農組本部。

這整個過程安排得相當隱密，即使日警當局不斷追查，卻找不出印刷品的來源。但它唯一的缺點，是運送過程太長，萬一中間出差錯就麻煩了。偏偏問題就因此發生。

一九三一年九月中旬，臺南州嘉義郡小梅庄小梅一間台灣人開的雜貨店頭，一個日本巡査在巡邏中發現赤色救援會機關雜誌《三字集》。十一月中旬在台中州竹山郡發覺同種類之共產主義宣傳印刷物正在分發，同時還有許多印刷品藏匿於汽油筒。警方知道內情並不單純，轉為對共產黨員之偵查，想追究這些人背後的組織，掌握確證。

為了全面搜查，十二月四日上午，在臺南州高等課特高（作者註：特別高等警察之簡稱，依「治安維持法」專司政治異議者之檢肅。）係長中村警部的指揮下，由嘉義郡嘉義署竹崎分室警務部員數十人，對嘉義郡竹崎庄樟腦寮、瓦厝浦、樟樹坪部落，一舉進行搜索，拘捕關係者十數人。

此舉只是搜查的第一著手段。此時搜出的物證、線索，

又讓警方急轉直下作了正式搜查的佈陣

以臺南州警務部為主體，在台中、高雄二州佈下第二陣，將協助搜查網擴及全島，依據線索，全面追擊。如此，歷時達兩年餘，從昭和六年到昭和八年，遍及台中、高雄、臺南，隨時動員百警力，各地警界互通聲息的追捕行動，不斷進行著。最後拘捕了赤色救援會的所有台灣關係者，人數竟達三百數十人。

然而，這一場搜捕下來，也讓日本警方大感吃驚，他們未曾料到赤色救援會組織能力之綿密，台灣人民反抗之頑強，執行力之迅速，如果不是早日破獲，怕也會是一大股力量。

事件の経緯と内容の素描

名は救援、實は脅威！

赤衛軍の組織敢て辭せず

農組と文協の臺北外廓運動

魔境の翻訳小屋
機關紙の印刷所

機關紙の印刷所

先き上りの出で
同け急有、十
時半度場に到着
時既に黄羽村
を晦して居た

民の職業別

圖一

This image shows a symmetrical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possibly a pavilion or a small temple. The building has a dark, multi-tiered tiled roof supported by thick wooden pillars.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building features a large, open, lattice-like window or screen. The entire structure is surrounded by dense foliage and trees, with sunlight filtering through the leaves, creating bright highlights on the building's surface. The image is presented in a double-page spread format, with a vertical crease running down the center where the two pages meet.

魔境的龍眼小屋

陳結，台中草屯人，嘉義農林學校畢業，農民組合的幹部。由於個性堅毅，他在農組做的都是秘密工作。受簡吉所託，他深入三千尺高山上，在森林石洞中，隱藏文件、鋼板，在龍眼烘乾工寮裡，刻鋼板，油印。為了擴大農民的影響，他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還編寫過《三字集》、《二字集》。

一九三一年四月，他潛入竹崎，寄住於樟腦寮站上方廿
町，張城所有的獨立屋。以該處為據點，經常潛行於竹崎、小
梅附近，努力進行策動。

此時張城的繼室帶有與前夫所生女兒黃氏錦，日本官方報告中說：她是「鄉間少見的美女」，教育程度是公學校畢業，在知識上對陳結相當景仰。

在高山上奮鬥刻苦日子裡，他們日久生情，黃氏錦與陳結從同志而成為情人。她對陳結的理想主義情懷，欽佩到底，生死與之。陳結為了刊行機關報在竹崎標高三千尺之深山中建起龍眼小屋。所刊的《二字集》、《三字集》、《真理》、《救援運動》等，黃女則全力幫助，一心想讓他達成其目的。

然而在得知竹山同志林水福被捕之後，一月初，陳結只能走上逃亡之路。更可恨的是，陳結在被捕不久，即因不願意交待簡吉、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的內情，被刑求拷打，活活被打死了。獄中被捕的農民組合與共產黨同志聽到這個消息，全部痛哭失聲。

趙港與謝雪紅等人此時都被關在台北。他們無視監獄的壓力，在獄中開一個追悼會。趙港和農組的幹部講述陳結的生

農運俠人
——
陳結

平故事和戰鬥的歷史，並抗議日本政府的暴行，大家齊聲高唱國際歌，情緒激動，高聲吶喊，讓監獄當局都震驚了。

國際歌，情緒激動，高聲吶喊，讓監獄當局都震驚了。



大膽不敵

嘉義市に潜入

潜伏活動を續け居た陳神助は陳
結並に竹崎、小板方面の同志檢舉
後、戰線の維持と其善後措置に付

張玉蘭，農組的女鬥士。在日本政府發行的特刊中，故意用戀愛問題，來污蔑她。她出獄後與陳崑崙結婚，奮鬥一生。

孫葉蘭，農民組合的女戰士，殖民政府為了污蔑她，就用了不堪的字眼：「水牛的公妻」。但這不能影響農民對她們的敬重。

に依り州務部より大隊保安課長等急行車謀者及關係者を撃滅する

の身で東奔西走してゐた昭和六年初めに愈々官田

玉蘭と富豪の白

眞紅、戀

母の慈愛、戀愛、



「水牛」は公妻？ オフ・スワイフ

女闘士孫氏葉蘭

日は重なり、果ては毎々のす中に不圖した機会に女闘知つたが、彼女は其言葉に満されぬ氣持ちを幾分か和が出来るやうになり、いつしに一廉の黨員とし相應羽きさせ、度胸も出来、新米



新婚の 破ら

東さの始まりの生活に於いての顕著な事例を収集しての発表庄

に於ける事務部より大隊保安課長の身で東奔西走してゐた

急行車謀者及關係者を撃滅する昭和六年初めに愈々官田

の身で東奔西走してゐた昭和六年初めに愈々官田

の身で東奔西走してゐた昭和六年初めに愈々官田

翁澤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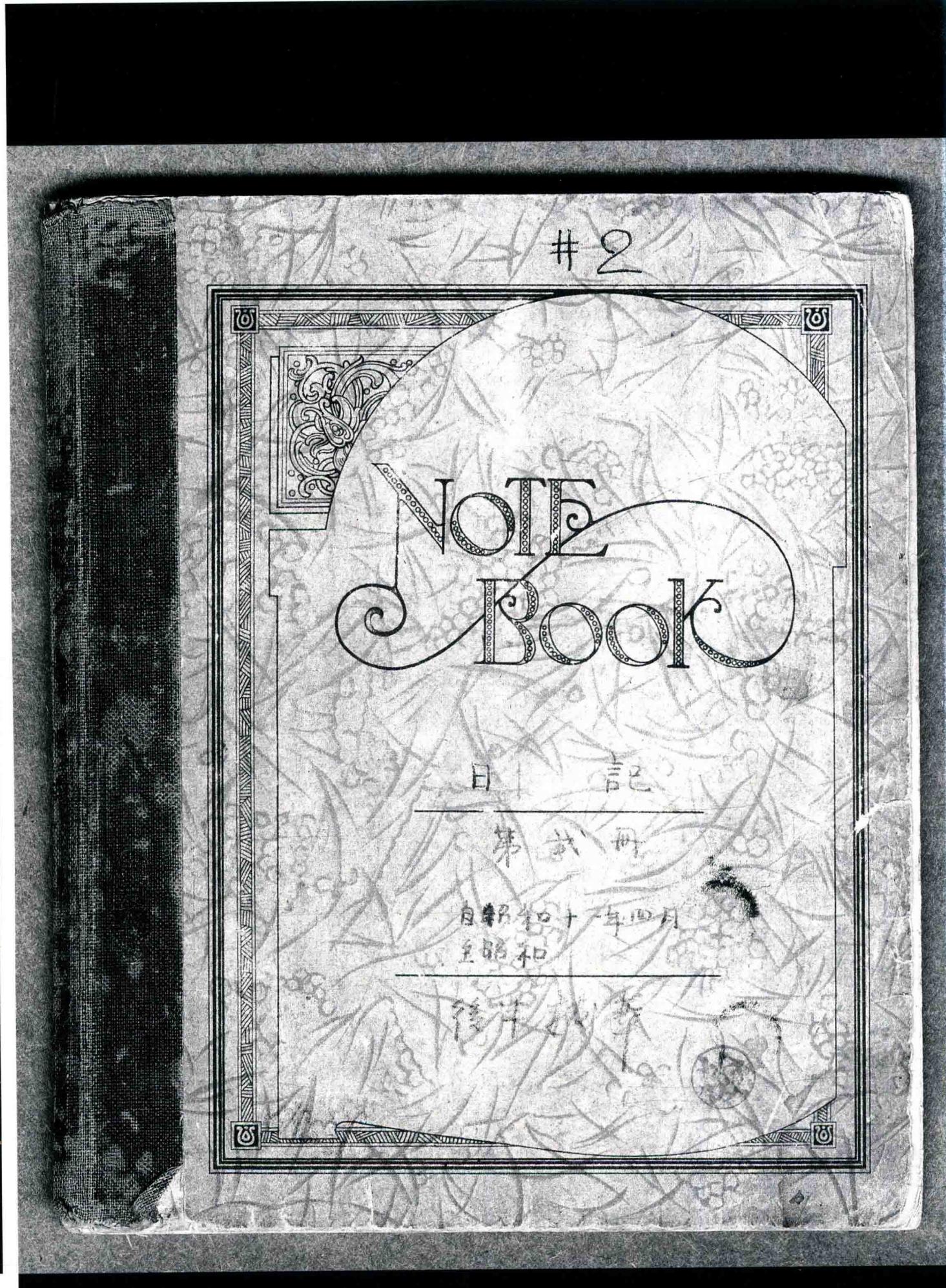
日本殖民統治的監獄非常嚴酷的，簡吉日記曾記載：「在數分鐘之間，即有三個人負重傷，最後死了兩個人。」但是不能被記載的，簡吉只能以如此曲折的手法，寫下日本獄政的殘酷。

翁澤生就是一個典型。他在獄中六年，本來有肺病的他，因為營養不良，不斷咳血。醫生所開的藥無非消炎藥，毫無作用。一九三九年初春，他咳出一大灘血，身體虛弱無比，向獄官請求到外面治病。但得到的答覆，只要他答應「發誓轉向」，寫好「悔恨狀」，就可以出獄治病。翁澤生自此不再提及此事。

但獄中的難友如潘欽信、林日高、莊春火等人，眼看他病情日益嚴重，透過秘密傳遞的信，力勸他暫時先簽下「轉向書」，先出去看病，「否則會死」，等以後大家都出獄後，再想辦法重建組織。但翁澤生卻不同意。他答覆說：「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也許出去病能治好，但日本人正想用我出去治病來要脅我寫轉向書，我就是死，也絕不做火線上的逃兵！在獄中病會好當然好，治不好也不後悔。」

一九三九年二月底，翁澤生大量咳血，發高燒。所有退燒藥都失效。日本監獄官才趕緊通知家屬，以「保外就醫」名義把翁澤生帶回家。但出獄治病幾天，就病逝了。





簡吉獄中日記
一九三六年

從一九三一年到被捕始，簡吉渡過了他生命中最灰暗的十年時光。

在他所留下的昭和十一年的日記中，他深刻的呈現出從家庭的際遇、幼弟的死亡、農運的衰落、自己的無能為力，以至於對家庭、對孩子、對妻子、對父母、對所有有恩於他的生命，他都懷著深深的懺悔之心。此時，他閱讀佛教、信仰佛教，想從中尋求生命的平靜，進入無思想、無憂慮、無掛念的境地。但終究是不可得啊！

昭和十一年的歲暮，他用一種回顧整個生命史的心情，寫下極為動人的日記：

除邪祭

去年的今天，回顧及反省過去的一年，書寫了其要點，達筆記三張多，再三翻讀，不禁暗自流淚。自感沒有勇氣給人看，遂抽出所寫的四張，撕碎之後，再放入嘴裡嚼爛而丟棄，——其心情正如抽盡潛伏於心裡的一切妄念，藉著撕去筆記紙像驅逐惡魔般地丟棄。

接著在今年的元旦，自我堅決誓願要實行：

繼續念佛 繼續凝視自我

努力少言 常戒驕慢

保持情緒的平衡，讓和顏愛語能自然持續

等等，而盡寫於日記。但是，現在靜靜回顧，不寒而慄……

翻看去年的今天日記，——在那裡顯然有抽掉四張紙的痕跡。然而，奮發誓願而出發的昭和十一年中自己生活，到底是否如同筆記一樣，能否說只有不悅之事而僅留下自皺眉頭的痕跡嗎？是否有惡魔妄念活生生地復活起來挑戰呢？是否完全未被其占領自我呢？念佛亦好，自我凝視亦好，是否已被遺忘而陷入無際的雜念呢？夜夜的眠夢如何處理好？不但未做到少言，尚且經常焦慮而辯喋不休嗎？

對於其他受刑人的生活——特別是與自己接觸的範圍內——是否心胸狹窄，既無小慈亦無小悲卻自抬身價而要求過分嚴格呢？是否過分地責備他人呢？是否汲汲於維護自己之立場？……

如像公學教育當然要有「融於兒童的心思，與他們同歡共悲」的心態，而對於許多累犯者，斷不能全盤迎合他們，亦不應姑息他們的放肆傾向，然而就沒有其他方法嗎？不反省自己缺乏慈悲與力量，一味責備他人，認為他們已無救而敬遠之……啊！這不是驕慢，是什麼？在這一年中多為此事苦悶而已，並未前進一步。祇為自己缺乏力量及慈悲而哭泣以外，我並沒有發現其他方法！

自從往日我放棄教職而參加農民運動，（儘管那時之前我未曾違背過父母之言），不管父母如何的悲嘆；不管妻子如何哭泣；不管弟妹及其他家人如何寂寞；不管會如何連累；從不聽他們的言語及意見，糟蹋了日夜不息灌注於我的愛情——呼喚——，如今仍不能使他們放心，讓他們繼續受苦。如此的我，簡直已把所有的事情都忘得一乾二淨，而只關注於其他受刑人的行為……！

啊！不能使得自己的父母妻子弟妹充分放心，又不能向大苗老師、工滕老師、三好老師等各位恩師充分道歉、謝罪的我，應該大哭

一場！基於過去的運動向民眾所負的責任，特別是在此非常時中的非常時，卻無法將自己現在的心境讓民眾，尤其是讓農民大眾（以往台灣農民組合人們）徹底了解，這是我應該留意的第一要務！！

糟蹋了父母、妻子、恩師等對自己的期待與慈愛，這樣的我要好好的凝視自己，怎麼可以輕易的批評他人呢！首先應該警惕自己的驕慢，並反省自己的態度。

自從離乳，我幾乎由祖母一手養育。晚上睡在祖母的懷抱裡，白天祖母背著或抱在腿上。特別是十歲時患了眼疾，右眼特別不好，至今仍然視力不好。那時，祖母早晨一聽雞啼即起來清身，前往離約二公里多的鳳山街龍山寺，參拜觀音，求乞其藥籤，然後往藥店買藥帶回家後煎熬，讓我早餐以前能喝。如此，連續七七四十九天。

然而，在祖母晚年，我自己卻為甜美的空想而奔走，也不自忖有無能力解救農民就參加了農民運動，幾乎拋棄了家庭，當她罹患病痛時不但未能看顧，當其臨終時未能看最後一面，讓她呼喊著我的名字，斷氣而逝！……嗚呼！！

如今，父母均已見霜鬢，由於對我的苦惱，比實際年齡更衰老唉！——如此衰老的雙親，——尤其是母親在昭和六年夏天，當我回家靜養時，一面給我喝藥，一面流著眼淚似在哀願的告訴我說：「你祖母呼喊著你的名字而斷氣，我以及你父，難道亦無法讓你送葬嗎？……」四、五年來在夢中時常聽到如此訴願的聲音。——即使無法做到物質上的孝養，亦應該真心的讓其放心，期盼早日能讓他們分享我的信仰。

孩兒們到底如何過活？最近頻頻做了有關孩兒的夢。做了敬

兒懶惰，不用功，不順從其母親之夢……啊！我對吾子真是心碎了！對吾兒，我在夢中哭泣，我醒來又哭，如今對吾兒不能親自說話，又不能言及我在人生旅途所嚐寶貴的經驗。相對於此無奈的心情，對於過逝的祖母、年老的父母、病弱的妻及其母，以及各位恩師，應該深深地感懷他們的關心期盼才對。

同時，對同囚難友的態度，應該反省自己未做到之處。因為他們，我應該自己不斷的反省自己內心的生活，他們亦應領悟代表的是什麼。——人人都互相有代表的關係。然而，體會這種互相信在某種意義上，自己在代表他人，他人亦在某種地方代表自己，才能避免嫉妒他人之善事，而將他人的善事，當做自己的善事，當做如像自己的善事而能夠隨喜。又，看到他人之惡，不單純的以為只是他人之惡，當做自己本身的惡，當做自己本身內部的暴露懺悔，而從心底同悲，這樣才能夠寬恕！！

曾經在教職時，為了功課怠惰的兒童或品行不良的兒童而流泪。如果有同樣的愛心為其他受刑人流淚傷悲，畢竟也就是為自己本身，至少為自己某些地方傷悲。當自己流淚傷悲時，在其背後就有親人與佛陀同在一起傷悲，南無阿彌陀佛！

昭和十二年·二·九

今天早上八點鐘左右開始看電影，為最後一段的「二郎與其母」流了眼淚。陸續想起了訪問學生家庭時，曾為其悲慘的情況而流淚。

二郎無父。——然而，如像我家情形，我的孩兒們，不是等於沒有父親嗎？不，若真是無父，或是當作沒有也許可以想開。然而，

確有如我這個父親存在，孩兒們自當無法想開，比起實際上無父的孩兒們，精神上更加悲慘！尚且物質上，我正在處處連累家眷！

妻子的樣子極其溫和。岳母的容貌也極崇高。戴著念珠的樣子，令人感受慈悲。彌陀的安排，真是奇妙。我也念珠在手，念著佛，將由一切的感慨得救！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昭和十二年·四·九

三天以前到達的妻子的信函及照片，本日才看到，兩個孩兒好像都滿健康。尤其是敬兒（長男）肌肉都很發達。這兩個孩子，若不是與妻子或岳母一起拍攝，尚且不先告知的話，或許認不出是吾子也。長大得實在認不出。啊～！可想像得到妻子以及岳母的辛苦！注視著——看呆了——不覺熱淚盈眶。旁邊若無管理員——不，心裡多麼渴望著旁邊沒有人看，能夠盡情的放聲慟哭，涕泗縱橫。祇好在妻子及岳母面前（在照片前）由衷的懺悔！！

願懺悔，願道歉，對孩兒亦是同樣的心情。啊～！從兒（三男）的樣子多麼可憐，一定很淒涼！我注視著，他的眼睛似乎在說，「爸爸，什麼時候才能回來？……」無父之孩兒，守活寡的母親——但是，如果我真正地死了的話，他們都該可以想開，可以看開了呢！

特別是敬兒的樣子，讓我想起十七、八歲時候的我。希望升入更高的學校，但實況並不允許，遺憾！焦慮！那種心情啊！……想到敬兒的心裡，不覺一把冷汗。啊！切實的渴望著管理員都不在，而在照片前喊著「請原諒，請你原諒！……」。

再一年，他就要從現在的學校畢業。畢業之後怎麼辦？由於對其現在的學校一無所知，更不知道妻子的經濟能力以及其他狀況，所以無法作任何建言。啊！這樣也是為人父者嗎？他們尚且並無任何偏見，唯等待我之歸來！……

昭和十二年·四·十六

岳母來會。據稱，父親自友人家的二樓墜落，背及腰部之傷都尚未治癒時，卻在六日（農曆二月廿六日）么弟水木過逝了。嗚呼！水木啊！你應該很寂寞吧！請你原諒！我太不負責了。我回憶起我的學生時代——讀書時如遇到困難的漢字，或難解的算術時，無法找人幫助，而在夢中解答了算術。如同我的公學校學生時代，你必定由於我不在家而很寂寞吧！也覺得很無奈吧！尤其看到為了我的事情使父母親煩惱，一定傷透了你的心！特別是被高燒困擾時，而且將要離開這個世界的瞬間，一定渴望見我一面吧！……

如今，你才是我的善知識之一人。在佛教解釋為諸行無常。在世間日日有很多人死亡。在這刑務所就死了不少人，譬如最近，在數分鐘之間，即有三個人負重傷，最後死了兩個人。但是，你的死，由於你我都是同父母骨肉分出來的兄弟，又如上所述，我對你及新發的期待有多大，對我的壓力就有多深！……

一九四一年底簡吉出獄的時候，已是三十八歲。這一次的牢獄之災，足足坐了十年的牢，一天也不少。

從一九二六年投身農民運動，他的青春歲月，有三分之二以上在獄中渡過。

從開始教書起，到投入農民運動，輾轉奔波於塵土飛揚的牛車路上，全島演講鼓吹農民起來反抗，組織農民組合支部，簡吉把所有的時間，幾乎都是奉獻在農民的孩子和農民身上。

出獄後的簡吉，並無充份的自由。「特高」（日本警察組織裡有所謂「特高警察」，專門承辦政治犯、思想犯，簡稱「特高」）照例會來「探望」他，其實是監視他的行動。另外，他也得回高雄監獄去向教誨師報到，也算是另一種監視。據曾任職於日治時代高雄監獄的張壬癸先生回憶，當時監獄的教誨師田中行園對簡吉相當敬重，認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佛教的理論也了解得相當透徹。而高雄州知事名為坂口主稅，也對簡吉相當欣賞。他常常說，「簡吉是一個難得的人才，可惜是台灣人」。

「可惜是台灣人」這一句話，道盡了日本政府歧視台灣人的本質。據說，坂口主稅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二戰後回日本，還曾參與選舉，擔任過九州熊本市的市長。

簡吉在出獄後，確實受到特別的「照顧」。他被推薦去當高雄州鳳食品株式會社書記。在當時情境下，這種工作固然因此有「特殊照顧」，家庭地位與社會地位較高，會受到禮遇。但真實的本質卻是監視。

三民主義青年團召集各界婦女座談之合影

簡吉的姪子吳謠回憶，他小的時候，常常為簡吉跑腿。從簡吉所住的鳳山送公文到高雄市區內。簡吉不必去上班，只是有事時，由他跑腿，把公文帶回來看看，虛應故事而已。

簡吉此時受到嚴密的監視。吳謠說，日本警察就在他鳳山新甲的老家外站著，只要簡吉一出門，就跟在後面，等到出了他們的管區，就移交給另一個管區的警察監視。但簡吉很會躲藏，這些警察常常跟丢了。但情勢已無任何活動空間。

這一段時光，可能是簡吉自成長以來，最安靜的日子。在戰爭的陰影下，整個台灣社會受到強大的壓制。沒有社會運動，沒有農民運動，甚至連反抗的聲音都不許有。

簡吉只能沉潛下來。這一段時間裡，他和妻子、家人渡過此生唯一的一段安靜歲月，時間不到四年。一九四三年，妻子陳何生下第四個孩子：簡道夫。

前頁圖片為一九四二年，出獄後的簡吉（前排左）與農組的同志合影。出獄後，農組成員大抵上處於蟄伏狀態，但他們已培養了豐富的組織經驗和鬥爭技巧。牢獄之災更鍛鍊了他們的思想意志。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第一批登陸台灣的中美軍官中，有一位原籍台灣的張士德，他是台中豐原人，本名張克敏；早年赴黃埔軍校就讀，一九二八年被國民黨逮捕，險遭處刑，後以「台灣籍民」遣返台灣。返台後他積極加入農民組合活動，曾和謝雪紅一起工作。台灣左翼遭到大檢舉的時候，他赴大陸，後來擔任李友邦台灣義勇隊的副隊長，此時他是奉李友邦指令，隨美軍先遣人員第一批來台。張士德返台後，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籌備處總幹事」的職稱，對外活動。在當時國民政府無一人在台灣出現的時刻，他等於代表了將接收的中央政府。在萬民等待中央的此刻，他所受到的歡迎，自然是不言可喻。

張士德隨即展開活動，他找了台北著名律師陳逸松協助，任命他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展開籌備工作。

李友邦
台灣義勇隊
總隊長



陳逸松妻子林玲玉合影，一九四一年拍攝於東京

被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人，此時民族主義高漲，三民主義所包含的民主、民權、民生與社會主義傾向，在日治時期就有台灣民眾為其信仰者，此時更是民眾期望的所在。日治時代社會運動者，不管是左派、民族主義派都期待自己治理自己，建設新台灣，當然相繼加入。

陳逸松會回憶：「每一位有良知、有血性的台灣人都想對祖國有所貢獻，很多人都擁來參加青年團，正如吳新榮所說：『這個響亮的名字，已使每一個來投者感覺非常光榮和驕傲』，所以台灣分團很快就組織起來了。我自兼團長，黃啟瑞任青年股長，林日高任組織股長，謝娥任婦女股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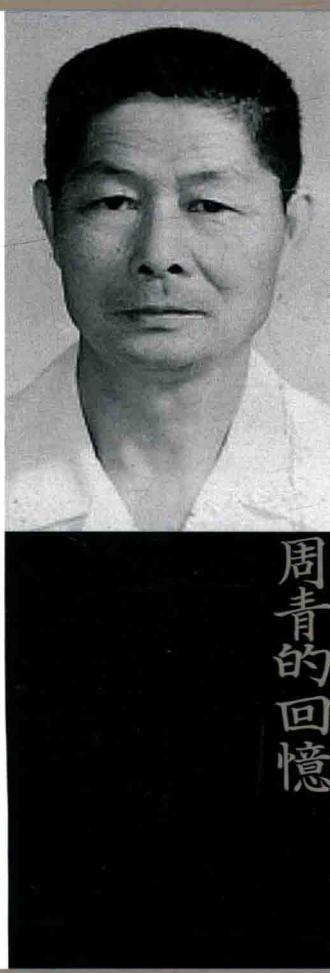
三青團幾乎是日治時代所有社會運動、民族運動成員與力量的總合，連舊台共成員都積極參加。它有五個分團：

台北分團有陳逸松、蘇新、王添燈、王萬得、潘欽信等；
新竹分團有陳旺成；

台中分團有張信義、楊達、葉榮鐘、呂赫若、林碧梧等；
台南分團有莊孟侯、吳新榮等；

高雄分團則是簡吉、楊金虎。高雄分團由日治末期冤獄的受害者吳海水擔任主任，簡吉任副主任。

陳逸松回憶錄中如此寫著：「從日本投降到台灣光復的七十天中，台灣政治形成無政府的真空狀態，青年團的成立暫時填補了這個真空。……在青年團的主導下，共同努力，不計名位，沒有報酬，把社會秩序維持的井井有條，展現了台灣人從未有過的活力，創造了政治史上罕見的自治奇蹟。」



周青的回憶

簡吉在高雄擔任三青團高雄分團副主任期間，周青在高雄任《人民導報》記者。他回憶，國民政府來接收以後，當時因為大陸通貨膨脹，物價不斷上揚，台灣也被捲入，許多物資被搶購到大陸去，米糧也不例外。這造成米價上揚。有些農民的米不願出售，也被政府人員強迫收購。而有些地主則不管佃農的死活，自己採收，自己屯積起來，讓農民更無法生存。

有一批年輕人非常憤怒，組織起來，舉凡聽到那裡有屯積，就以打擊不法為名，群聚去打開米倉，讓大家去分取。

有一天，有人向周青說，有一處地方是高雄三青團的倉庫，聽說裡面有屯積白米，大家準備去衝擊它。周青和大家一起去了。走到那裡一看，卻見簡吉站在倉庫門口。周青為之一愣，正想詢問為什麼。簡吉拉起他的手到一邊，悄悄的說：「這是高雄農民的米，我怕他們也被搶了，才叫他們放到這裡來，用三青團的名義保護起來。你別說出去啊！」

「他是在保護農民啊！」周青後來回憶說。

蘇新在「王添燈事略」中寫道：

王添燈就任《人民導報》社長以後不久，就遇到一場「官司」。我還沒有離開《人民導報》以前，有一天簡吉急急忙忙跑進編輯部，說有急事要找蘇新。當我正在印刷場，助理編輯小郭在廠門口喊聲：「蘇先生，有人找。」我馬上回來編輯部。每次有人來找我，我都馬上見，這已經成為習慣，不！這是我的工作需要，因為「會客」常常是「重大新聞」的來源。

簡吉是日治時代台灣農民運動的領袖之一，舊台共事件時被判十年徒刑，我們同在臺南監獄「服役」。出獄後，我們沒有再見過面，只是聽說，日本投降後，他又開始搞農民運動了。一見面，他就緊緊握住我的手，「老蘇，高雄的農民又起來了！」就從公文包裡拿出高雄農民跟國民黨警察大隊武鬥的詳細材料，並簡單作了些說明：這場鬥爭的起因是高雄的一個地主組織一幫狗腿搶割農民的稻穀，引起衝突，地主請高雄警察局派大隊去鎮壓農民，打傷了人，有的已經抬入醫院……希望《人民導報》聲援他們的鬥爭。

我想，這件事必須報導，既然《人民導報》打出「人民」二字，就必須名副其實地成為「人民」的「報導」，如果連這樣的事情也不敢報導，必將在人民中間喪失威信。本來我有權處理這件事，但考慮到不久前發生的問題（指「省黨部」強迫改組《人民導報》一事），我也慎重起來，把這份材料給宋斐如、王添燈、陳文彬（主筆）看，並闡述我的看法，他們都同意我的看法，並授權給我妥善處理。宋斐如囑咐我：要準備應付警察局的控問，要有充分的人證物證才站得住腳。王添燈叫我派得力的記者到現場調查，訪問受傷農民，把他們的話都記下來，同時到醫院去探望受傷農民和醫生，請醫生開診斷證明，把稻穀被割的現場、武鬥的現場、傷人都拍回來。我立刻派呂赫若跟簡吉一起趕去高雄，並叫他如果情況屬實，打電報回來就登報。兩天以後，電報來了：「情況屬實。」於是用了一天一夜的時間，整理出一篇報導。不出所料，見報後兩天，台北《新生報》（官方報紙刊登了一條「高雄警察局控告《人民導報》的啟示」誣蔑農民是「暴徒」，《人民導報》「為匪張目」等等。「官司」終於打起來了，被告人是王添燈和蘇新，呂赫若也回來了，為了反駁警察局的誣蔑，我又把記者的採訪記發表出來，同時打電報給簡吉，讓他陪同受傷農民到台北來以備作證。

大約一個星期，台北地方法院就發出「傳票」，要王添燈、蘇新出庭受審。我和王添燈事先商量好：「你只承認知道這件事，關於怎麼報導，可問蘇新，一切由我來對付。」當天，旁聽人很多，簡吉和受傷農民也在旁聽席，隨時可以出來作證。

開庭後，判官（閩南人，說閩南話）先問王添燈。王添燈按照我們商量的那樣，只回答了上面這幾句話。接著就問我：「這件事是你負責報導的嗎？」答：「是。」問：「有什麼根據？」於是我就把簡吉訪問報館的經過以及派記者到現場去調查的結果詳細地陳述了一遍，並把幾張照片遞給判官看，同時叫簡吉和受傷農民出來作證。接著，王添燈又站起來，叫聲：「判官大人，請讓我說幾句話，希望法院主持公道。地主和農民衝突，警察局只能進行調解，不應該偏袒地主，迫害農民，甚至打傷農民。判官大人，你們也知道，

台灣同胞是如何歡呼台灣光復，如何歡迎祖國的親人，但不到一年就發生這種事情，我看，這是真不幸的……。」

兩個判官接耳私語，不知說了些什麼？不到一個鐘頭，審訊就結束了。判官宣布：「審訊到此結束，必要時再開庭。」旁聽席上，有人低聲說：「王添燈實在厲害。」並以尊敬的目光送王添燈出去。

以後不但沒有再開庭，過了幾天《新生報》又登了一條啟示：「高雄警察局撤銷對《人民導報》的控告。」這個案件就這樣不了了之。事後，王添燈還到旅館慰問了簡吉和受傷農民，並交給我一包錢，對我說：「他們可能有困難，錢不多，你就說，報館給他們補助一點路費和這幾天的生活費……。」當時我很感動，覺得王添燈這個人真會體貼人。」

此段文字顯示簡吉在高雄繼續協助農民，不僅保護他們的稻米，免於被強徵，也帶著被毆打受傷的農民上台北打官司，伸張正義。然而，這個過程，也讓他看到陳儀政府的貪污腐敗，壓迫農民，竟與日本人無異。

一生為農民奮鬥抗爭，帶領農民組合進行過最徹底反抗的簡吉，會毫無所覺嗎？他的再度走向反抗之路，就變成必然的選擇。

簡吉與呂赫若，彷彿是一個鏡子的兩面。簡吉愛小提琴，卻走上反抗之路，舉起農民運動大旗；呂赫若寫小說，唱歌劇，彈鋼琴，卻以彈琴的手去打電報，成為一個革命者。在革命的路上，那理想主義的精神，卻是一樣的。

呂赫若



筆禍事件之後，簡吉昔日農民組合的老同志劉啟光擔任新竹縣長，找他去擔任桃園農田水利理事職務。

劉啟光本名侯朝宗，他是農組「第二次全島大會」的大會主持，並被選為書記長，後因台共大檢肅而流亡大陸，改名劉啟光。他在大陸參加抗戰，抗戰勝利後，在國民政府擔任要職，如今找回簡吉，無疑是找到當初的領導人，由他來擔負起為農民運動平反的工作。此時劉啟光不忘舊日農組的情誼，不但設「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並在新竹設立忠烈祠，公開祭拜犧牲的抗日志士、農組同志，同時他還領養了趙港的遺孤。他請簡吉擔任桃園農田水利會工務課長，或許不無讓簡吉完成當年「赤色救援會」的救助抗日志士遺族的使命吧。

桃園、中壢一直是農民組合的大本營，簡吉在此地可以找回舊日同志，協助日治時代被抓進去坐牢的受難者家屬，還給農組的革命志士一個歷史的正義。

他曾在獄中日記裡寫道：「基於過去的運動向民眾所負的責任，特別是在此非常時中的非常時，卻無法將自己現在的心境讓民眾，尤其是讓農民大眾（以往台灣農民組合人們）徹底了解，這是我應該留意的第一要務！」

他也會為自己懷著夢想，把農民帶向革命之路，最後卻只是坐牢，無法帶領農民走出困境，而感到無比的痛苦。一個負責任的領導者，不能不為此感到懷疑、猶豫、內疚啊！如果簡吉有機會有所回報，這是他回報舊日同志的時刻了。



黃榮燦所創作的二二八版畫

張志忠是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來台，展開組織工作，之後再持蔡孝乾的信件，與簡吉會面。此時簡吉在桃園任職於水利會。為了地下工作，簡吉託詞要前往大陸而離開了桃園。

張志忠本是嘉義新港人，年輕時候參加農民組合，加入台共，後轉赴大陸。一九三一年台共被破獲以後，大量黨員被捕，時在大陸的翁澤生乃派遣張志忠回台重建台共。但不久即被逮捕入獄。在地方的傳聞中，本名張梗的張志忠，不願意坐牢，在獄中佯裝發瘋，吃自己糞便，以精神有問題而出獄。

出獄後，日本警察仍未放棄監視，張梗則帶著草席，到處流浪，在路上隨地睡臥，有時甚至被看見他在吃牛糞。日警放鬆監視後，有三、四天的時間，不見他的蹤影。後來他母親去報警，才知道他已經失蹤。此時張梗已化名偷渡到大陸，加入抗戰行列了。台灣光復後，他奉命回台擔任中共地下黨的武裝部長。但因身份特殊，他化了各種名字在台灣各地活動。嘉義地區有人說他化名張忠信。（有關張志忠的故事，請參見藍博洲著《台共黨人的悲歌》一書）



黃榮燦，（一九二〇年——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筆

名力軍、黃原、黃牛，四川重慶人。抗日戰爭初期就讀於西南藝術職業學校，組織木刻研究會，舉辦木刻壁報及習作展，一九三八年入學昆明市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組織木刻習作社，深受魯迅的木刻運動與社會主義精神感召。一九三九年任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昆明分會負責人。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間任《柳州日報》副刊木藝版主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於廣西省柳州市柳侯公園舉辦《前線寫生》畫展。同年出任中國木刻研究會桂區理事與柳州支會負責人，主編《木刻文獻》，先任教於柳州龍城中學。

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前往上海市《大剛報》任職，雙十節於重慶與友人陳煙橋等舉行九人木刻聯展，該展覽復由周恩來帶至延安展出。木刻版畫《搶修火車頭》刊登於該年美國《生活雜誌》，並有作品多件收錄於賽珍珠出版之《中國黑與白》（China Black and White）木刻集，作品《修鐵路》則於一九四六年收錄於《八年抗戰木刻選集》。

此期間多幅木刻作品被澳大利亞國家藝術館、大英博物館、美國漢密爾頓科爾蓋特大學藝術館、台灣美術館收藏。

一九四五年冬天，黃榮燦通過教育部赴台教師招聘團考試錄用，由南京市經香港抵達台北。次年元旦，於台北舉辦個人畫展。繼之出任《人民導報》副刊主編，創辦新創造出版社、東寧出版社，出版所著《木刻創作法》，提倡新現實主義美術與引介作家，也曾於台灣省編譯館工作。

二二八事件發生，擔任《人民導報》編輯的黃榮燦偷作

一幅《恐怖的檢查》木刻，兩個月後發表在《上海文匯報》。

黃榮燦後將此畫送給魯迅生前的日本友人內山完造的弟弟內山嘉吉，最後收藏在日本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此畫成為紀念二二八歷史傷痛最有力的重要圖騰。

一九四八年九月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間，任教於台灣師範學院藝術系，教授包括素描、水彩和版畫，楊英風是他的第一屆學生。

黃榮燦參與過四六事件的麥浪歌詠隊，也因資助被捲入過蔡瑞月舞蹈社的冤案。他也對台灣原住民文化好奇，多次前往蘭嶼、綠島記錄下風俗民情。

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黃榮燦在台灣師範學院第六教職員宿舍被捕入獄，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被加栽誣於一九二八年參加中共外圍組織木刻協會，以從事反動宣傳冠以叛亂罪，年末在馬場町槍決，年僅三十二歲。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簡吉正在嘉義一帶活動。他和張志忠、陳纂地組成「嘉南縱隊」，後改名為「台灣自治聯軍」，攻打嘉義水上機場，組織民眾反抗，並動員阿里山原住民下山來協助攻打。

「台灣自治聯軍」組織如下：

台灣自治聯軍

原名：嘉南縱隊

政委：簡吉

司令員：張志忠（兼任）

副司令員：陳纂地，蘇建東、許分、李媽兜

二二八事件的民眾反抗因國軍二十一師來台而宣告瓦解。

散兵游勇的民間游擊隊即使人數不少，但終究無法抵抗正規軍。台中二七部隊退入埔里，改名為「台灣民主聯軍」，而嘉義張志忠部隊則改名為「台灣自治聯軍」，退入小梅基地。這兩個名字，恰恰印證出當時台灣的主要訴求，是「民主自治」。

簡吉與陳纂地確實作了建立小梅武裝基地的準備，但朴子隊長張榮宗醫生在帶領四、五十人的先遣部隊前往小梅基地的半路上，就在樟湖碰上國軍埋伏。據張炎憲所作口述歷史的記載，三月十八日，當時樟湖地區有許壬辰、余炳金、葉啟城所率領的民軍約四、五十人，分乘四輛車，遭到國軍伏擊，当场死亡三、四十人。少數人逃過機槍，躲藏起來。

陳纂地知道基地已被破壞，決定潛伏逃亡。

從一九二九年簡吉第一次入獄，陳何就有了心理準備。她知道丈夫的生命不是為自己和家庭而生。一如簡吉日記裡說的，即使家人如何勸告，父母如何憂心，都無法阻止他投身農民運動的熱血。「二一二事件」時，陳何在農村操持農務，帶三個孩子勉強維持生活，渡過簡吉牢獄之災的一年。

但一九三一年簡吉被判刑十年後，她知道靠著自己弱小的身體，實在無法長期操持農村的重勞動，加上日本政府對農村的剝削，生活愈來愈貧困，她只能轉而求助台南娘家。

陳何是家裡的獨生女，娘家只剩下母親靠著一點薄產和一片店面，經營雜貨生意維生。母親本就獨自生活，此時女兒帶著三個孩子回家，想到孩子的父親入獄，幼子無依無靠，她更萬分憐惜。但陳何是一個堅強的女性。她不想只靠著母親生活，就考上二年制助產士講習所，取得助產士資格後，在台南開業，為人接生。陳何是公學校畢業，有教師資格，這在當時是非常受人敬重的，如今成為執業助產士，她的心情也像在學校任教一樣，帶著更多的耐心與愛心。她從不主動開口收費，任由產婦家人依能力付費。如果碰上窮苦人家，她還會主動送一些生化湯、十三味等調理藥品。

一九二九年入獄之前，簡吉和陳何生下三個孩子：簡敬、簡恭、陳從（因為陳何是獨生女，所以第三個孩子從母姓）。第二個孩子簡恭在七、八歲的時候，突然因為牙疾，高燒不退，陳何到處奔走求醫，終究無法挽回生命。那時簡吉正在獄中。

助產士的日子其實並不輕鬆。其它行業可以定期開業歇

業，唯有助產士不行。沒人知道孩子是什麼時候要生下來，半

夜三更、颱風下雨、冬日寒夜、夏日酷暑，有人要生孩子了，她就得拿起助產士的包包出門。有時碰上難產的初胎，陣痛時間特別長，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來休息。

一九四一年，簡吉從監獄釋放，雖然被監視，卻是難得的過上一段安靜的歲月。陳何生下了第四個孩子：簡道夫。

一九四六年，陳何懷了第五個孩子。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當簡吉與陳纂地在指揮武裝戰鬥的部隊轉移時，陳何獨自一個人，在台南的家裡，腹中的胎兒開始胎動。

國軍鎮壓來臨，外面一片戰亂，醫院不開，她沒有辦法找人來幫忙，只能獨力把孩子生下來。

她獨自一人關在房間裡，忍住生育過程中，那被視為世間最劇烈的痛苦，忍住一陣一陣湧動的陣痛，忍住無邊的無依，無助的孤獨，用盡了力氣，終於把孩子生了下來。但她必須堅忍著。

她拍打孩子的身體，聽到孩子的哭聲；她剪斷臍帶，綁好臍帶，為血泊中的孩子擦淨身體，包好布衣，處理好之後，她終於用盡了力氣，昏了過去。

不知道過了多久，孩子的哭聲，終於把她喚了回來，她掙扎著甦醒過來。她的母性本能讓她抱著孩子，開始哺乳。

瘦小的陳何獨自抱著出生的嬰兒，坐在幽暗的房間，在一個亂世的時空裡。

她不知道丈夫在那裡，更不知道未來的命運會怎樣……。

二二八之後，簡吉成為正式被通緝的名字。他曾悄悄回來，為那嬰兒命名為簡明仁。只能夜半歸來，悄悄相聚，黎明前就得離開。因為他的家已被嚴密監視，他不敢多做停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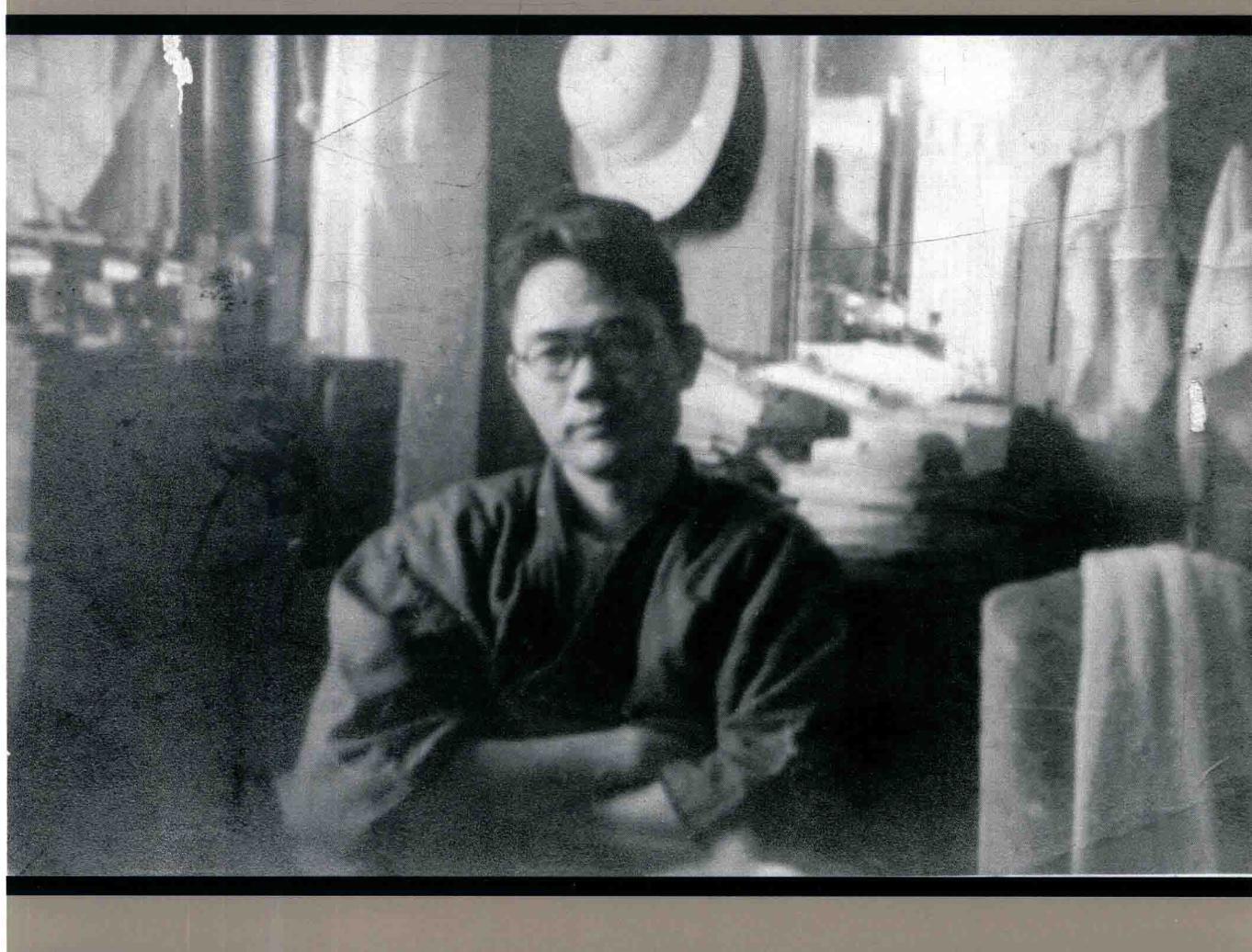


陳纂地在日治時代留學日本，就讀「大阪高醫」，後因參加左傾的抗日學生組織「辰馬會」被逮捕入獄幾個月，一九三三年畢業回台，與留學日本女子醫專的婦科醫生陳玉露結婚，在斗六開設「建安醫院」。但因日本特高不斷打他抗日的小報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被徵召入伍，到越南擔任軍醫。日本戰敗後，他竟脫離日軍，加入胡志明「越盟」，參加了越南的解放戰爭，而擁有了難得的游擊戰經驗。這經驗便是他後來領導「台灣自治聯軍」的基礎。

二二八發生後，三月二日，陳纂地與陳海水、葉仲琨等人在斗六成立「斗六治安維持會」，並成立自衛隊。三月五日，他率領斗六、北港、古坑的民軍圍攻虎尾機場。虎尾機場是日治時代的軍用機場，日軍遺留了不少武器。發動主力圍攻，為的就是可以取得武器彈藥。但因國軍退守，民軍圍攻不下，最後還是從其它地方引水，向機場灌水，才將之攻克。國軍不支，沿著濁水溪逃亡。而繳得的軍械，則分給各地分隊，作為地方武裝的基礎。

但陸軍二十一師自基隆高雄上岸夾擊後，二二八的反抗全面潰敗。國軍進行暴虐的武力鎮壓，許多文化人、藝術家、知識分子與地方士紳因此犧牲。王添燈、陳澄波、湯德章等皆是。

陳纂地的故事



陳纂地逃亡了幾個月之後，潛回二水老家，在祖厝附近的山裡挖了一個地洞，看起來如墳墓，隱藏起來。白天躲在地洞裡，夜間出來活動，靠家人接濟食物。他的家人被嚴密監視，但靠著家人朋友暗中的保護接濟，他奇蹟般的隱藏了好幾年。

為了追捕陳纂地，他的家人親戚一個個被逮捕刑求。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他的全家人，包括妻子、孩子、姪女同時被逮捕，關了一個多月，就是為了逼出陳纂地躲藏的地方。

他以前往來的朋友也被牽連，有四個親戚甚至被槍決。但因為陳纂地對親戚朋友非常好，誰也不願意出賣他。直到最後，他一步步被斷了外界的奧援，連食物都不可得了。

一九五三年，所有中共地下活動都被破獲殆盡，他已無法再躲藏，不得不出來辦理自首。從二二八到自首，他總共在地洞裡躲了六年。難怪有人說用他名字的諧音，說他是「藏地仔」。

他勉強活了下來，在保安司令部被關押了兩年時間，釋放後，情治單位要求他永久離開家鄉，不得再於彰化、雲林一帶行醫。他轉到台北，和同為醫生的妻子在圓環附近的太原路開了一家醫院，終其一生，治安單位作了最嚴密的監視。最後在台北走完生命的旅程。

陳纂地一生帶著革命者濟弱扶傾的情懷。他援助困苦的病患，不收醫藥費，怕沒錢的病患不好意思，看完了病，自己拿錢叫病患去櫃檯付錢。他自己也不說這事。直到死後很長一段時間，還有病患者要來還錢，他的妻子才知道此事。



二二八之後，陳纂地躲入山洞，被通緝的人也大多流亡大陸了。謝雪紅和楊克煌在連繫安排後，以假身份坐上軍事巡邏艇流亡廈門，轉到上海、香港，建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蘇新、周青、吳克泰、蔡子民等人，也都流亡。

唯一的例外，竟是簡吉。他名列通緝要犯的黑名單上，而且是警備總部要求軍隊追剿的極重要對象，卻依舊在台灣各地活動。

依照中共地下黨的組織原則，為了怕暴露組織，凡是被注意的人物，都不宜讓加入地下黨，否則容易被查獲而暴露了整個組織。因此，日治時代有公開活動的老台共，尤其是當年坐過牢的人，更不能加入。除非是一些年輕人，當年情節較輕微的人，才有可能。因此像簡吉非常好的朋友，如陳崑崙、簡娥等老台共，都未被發展入黨，也不敢和他們多做連繫。台北也只有廖瑞發，但他在一九三〇年代，加入台共時還只是年輕人，未被注意。而像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人，名聲太大，二二八之後，全部流亡。

簡吉名列二二八要犯，照道理應該安排流亡海外，但他竟留了下来，繼續在台灣協助張志忠發展組織。這是什麼原因呢？

根據陳明忠先生的回憶，他在獄中曾聽過被槍決前的老政治犯談起，簡吉作為唯一例外的原因是：他在農民之間，有太高的信譽和聲望了。而農民組合又是日治時代全台灣最大的基層組織。它的骨幹，散佈在台灣各地，從知識分子到農民，從城市到鄉村，從繁華的台北市到偏遠的原住民部落，甚至遠



在阿里山上的工寮，在竹山、梅山、竹崎的貧困農村，都有農民組合的舊幹部、老會員。這個基礎，是遠赴大陸參加抗戰的張志忠與蔡孝乾所沒有的。以農組的群眾為基礎，將日治時代的思想加以延續，形成新的革命隊伍，這是情勢的必然。

簡吉潛入地下，和張志忠輾轉各地，從事反抗活動。



陳慕地與其家人

簡吉是在一九四九年九月，由蔡孝乾指派成立「台灣省工委山地工作委員會」，由簡吉擔任書記，魏如羅、陳顯富擔任委員，開始了他在山地的活動。

成立「山地委員會」是有鑑於台灣山地才可以打游擊，而原住民正直、強悍的個性，正是最佳的戰士。

二二八的時候，張志忠、簡吉所領導的台灣自治聯軍就會與阿里山的原住民有所連繫。當時阿里山鄒族在高一生、湯守仁的帶領下，連夜趕下山，參與攻打紅毛埠軍火庫和嘉義機場的戰役。

台北方面，新店烏來的原住民原本決定下山支援由省工委會策動，黨人李中志和學生領導郭琇琮等指揮的青年學生武裝行動，然而因為客觀局勢的劇變而不得落實。

此外，二二八時霧社原住民也有不少人參與「台灣民主聯軍」的突擊隊。當時霧社鄉長在謝雪紅的要求下，心裡雖然想參加，但他考慮到霧社事件已讓泰雅族原住民損失大半，高砂義勇隊的徵兵，又讓泰雅族青年在南洋戰爭中死傷慘重，他憂心如果再參加二二八戰役，說不定會讓部落滅族。最後他拒絕了。但他並不反對如果有個別的人要參加。有十幾個霧社原住民參加了，這些人由陳明忠領導組成突擊隊，打完最後戰役後，退回部落裡。

簡吉的主要工作，是結合原住民，成立山地組織，並建立武裝基地。然而山地原住民的文化、民族性、經濟特性與平

地漢人不同，因此必須從原住民的利益和立場出發，為原住民認真思考未來的出路。

當時中共地下黨曾找過霧社鄉長高聰義。由於日治時代他曾在總督府工作，有行政經驗，打算請他出來領導「原住民自治組織」，目標是追求所有原住民族的自治。但高聰義認為，原住民根本沒有收入，山地經濟貧困，一切要靠平地經濟補助，如果自治，根本不能生存，因而拒絕了。後來就變成了由桃園角板山的泰雅族省議員林瑞昌出來領導。

據林瑞昌的姪子林昭明（也是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犯）的說法，簡吉曾和林昭明等討論如何為原住民命名的問題。簡吉認為，用日本人的名字「高砂族」，日語意思是還不錯，但翻譯為漢文，就有點不好。林昭明問他：「為什麼？」簡吉說：「漢語的意思是，堆高的砂子，但砂子怎麼也堆不高啊，會散掉。」林昭明點頭同意了。

簡吉問他，有什麼名字是比較適合的。林昭明說，他曾和其他族的朋友討論過，會提出「台灣族」、「蓬萊族」、「原住民」等。台灣族是因為當時他們被認為是住在台灣的人，所以叫台灣族，而原住民則是學術的通稱。但這二者都有一點「土人」、「山著」的味道，怕會被人看低了。

簡吉想了想，就說：那就叫「蓬萊民族」吧，它的漢文意思是「蓬萊仙島」，有「寶島」、「美麗仙島」的意義。最後，林昭明認同了簡吉的想法，就將他們的年輕人組織命名為「蓬

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

從這個事情，可以見出簡吉對山地工作的用心。他不是以漢族為中心，而是多徵詢原住民青年的意見，尊重他們的想法，並力求在名稱上就要有「平等自由」的意義。

左圖的照片，是一九五一年，臺灣原住民領袖樂信·瓦旦、吾雍·雅達烏猶卡那與湯守仁攝於阿里山





日人對台灣原住民防備再三，做了許多田野調查，此圖被名為「蕃之婦人」。

山地委員會中的林瑞昌、湯守仁、高一生等，記載於

濱水渠和電力供給，希望建設全新的家鄉。

「高山族匪諜湯守仁等叛亂案」中。高一生、湯守仁等，於一九四九年夏，由林良壽介紹與陳顯富相識，先後由陳顯富邀約，與省議員林瑞昌及高澤照、簡吉等，在台北川端町月華園內聚會，共計兩次，討論社會情形及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對山地行政安活動情形。陳顯富並指示他們組織「高砂族自治會」，（後來改稱「蓬萊民族解放委員會」）由林瑞昌任主席，負政治方面責任。湯守仁負軍事方面責任。

林瑞昌，原名「樂信·瓦旦」，是角板山的泰雅族醫師，日治時代，日本警察給他們家的姓是「日野」，光復前原住民出身的醫生（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生）僅有兩位。林醫師因為是泰雅族出身，霧社蜂起事件的善後處理時被日本當局抬出來安撫人心而受過注目。

光復後理所當然地，林瑞昌自日野改漢姓為林，同時被推舉為山地籍議員。二二八事變中，許多平地台籍青年都對角板山的泰雅族青年打過主意，但都由林瑞昌醫師勸止。但山地委員會一案，卻無法倖免。

二二八時，高一生率領鄒族戰士下山參與攻打機場，並維持地方治安。由於鄒族體力和紀律都比漢族要好，防守能力俱佳。等到國軍從基隆上岸，鄒族戰士感到危險，乃全數撤退回山上。幸好山上不易進入，阿里山免於二二八的兵災。

但高一生目睹國民政府的腐敗，原住民自治的無望，轉而支持簡吉。樂野村成為地下黨最重要的武裝基地。如果不是因蔡孝乾第二度逃亡而暴露行蹤，阿里山基地應不至於那麼容易被破獲。而高一生原本以為自首可以逃過一劫，不料其它資料所暴露出來的內情，終究讓他走上絕路。

事實上，簡吉在極端嚴酷的刑求逼供下，並未供出他們。而是他們出面辦理自首。辦理自首有一個條件，即所有知道的內情都必須全面供出來，一點都不能遺漏。不管是忘記了，或者避重就輕，如果沒有全部供出，以後有其他人供出相關案情，就會被重新逮捕，而且為了懲罰，加倍嚴厲，會以「自首不誠」，遭到槍決。

高一生，一九〇八年生於阿里山鄉樂野村。他自幼愛好文學藝術，尤愛音樂。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後，他回到家鄉擔任教職，並致力於家鄉醫療、教育、農業新知推廣等工作，而得到族人的敬重。台灣光復後，高一生擔任嘉義吳鳳鄉鄉長，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主張設立原住民自治區，要求擴大行政主權，同時推展水田蔬菜和經濟作物種植，帶動造林，興建灌區劃分；實施地方自治，嘉義縣議員選舉時，吳鳳鄉山胞百分

國防部所屬政治部，發表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破獲所謂「朱毛匪幫為台灣省蓬萊族解放委員會案」的全部經過：「保安司令部因見高、湯均能深明大義，徹底悔悟，對清查匪諜貢獻尤多，除准其返回本位繼續工作外，並派員前往宣慰。彼等返鄉後，整頓鄉鎮，夙夜匪解，推行至今，不遺餘力，云（三十九）年縣



日本殖民政府攻打原住民部落後，
辦理「歸順」儀式

之九十以上參加投票，為全縣之冠，並協助政府辦理自首，進為更進一步表示其忠誠精神，復發動全鄉各界代表，於三月間來省，觀見總統，和各軍政首長獻旗致敬……。」

然而，到了一九五一年二月，情治當局再度將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逮捕，盤問相關案情。依據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的判決文，主要內情是：湯守仁、林瑞昌、高澤照曾於一九四九年夏與簡吉、陳顯富等在台北市川端町月華園店內商討社會情形與山地行政活動等問題，經陳顯富指示，成立「高砂族自治委員會」（後改名「蓬萊族自治委員會」），由林瑞昌任主席，湯守仁負責軍事。湯守仁於十一月間，帶黃石巖進入阿里山活動，並負責主持樂野村食品工廠。並安排方義仲在阿里山腳下，負責經營民生商店，以作為連絡站。方義仲曾帶黨員李瑞東入山。一九五〇年初，湯守仁、高一生、汪清山與蔡孝乾曾於樂野村聚會，討論山地行政與經濟問題，散發傳單，並由武義德提供晚餐酒菜。

但這些內情於自首時，並未全盤供出。最後以此為由，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高澤照、汪清山、方義仲被判處死刑。武義德則被判無期徒刑。而更荒謬的是，為了避免高一生被槍決引發原住民不滿反抗，當局還另外炮製了一個所謂「侵占農場穀種」的罪名，刻意加以污名化。

一九五一年
臺灣原住民領袖樂信·瓦旦、
吾雍·雅達烏猶卡那與湯守仁、
於阿里山賓館



依據我們對許月里女士的訪問，簡吉被捕前還會到許月里的家中，和她商量可不可以協助籌一點錢，以便購買武器裝備。

許月里，是日治時代農民組合的會員。一九二九年「一二二事件」後，八月三十一日簡吉保釋出獄，所有幹部再度集結，共同致力於再建方針的訂定與實踐，簡吉出面成立農組台北辦事處，事務所設於台北市上奎府町，當時就是由張道福、許月里開始辦事。她和簡吉認識深遠，互相信任。她當時生活並不容易，但也在努力籌錢，簡吉卻不會再出現了。

當簡吉未依約定的時間前來，她就知道簡吉可能出事了。她忐忑不安，不知道何時會出事，但只能依舊過著平常日子，直到被逮捕。被捕後，沒有人問起簡吉找她的事，她心裡有數，簡吉未供出她，她才能活下來。但在那恐怖年代，她一句話都不敢說出來。是直到二〇〇五年春節前，我去訪問時，她才一點一滴，稍稍透露出簡吉最後的行跡。但她依舊忍不住恐懼的喃喃著：「現在可以說了嗎？真的可以說嗎？會不會有事情啊？」

是誰供出簡吉，已經無法追查了。那是一個白色恐怖的年代，簡吉所藏匿過的地方，謝桂林外科醫院，楊仁壽所開的樂生醫院宿舍，及李天生所開設的茂榮鐵工廠辦事處，都遭到嚴厲追查，負責人都被逮捕。

謝桂林是鳳山人，和簡吉同鄉；楊仁壽的小老婆黃查謀，則曾是農民組合幹部；而李天生，更是日治時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帶著數百農民從朴子出發，徒步五天，遠赴

台中參加全島大會的農組領袖。

簡吉在獄中得知李天生受他牽連而被捕，暗中請人傳話給他，表示他並未供出什麼與李天生相關的內情。言下之意是讓李天生安心，不要被偵訊人員誘騙，供出什麼來。李天生因此保住了一命。



一九五一年三月，簡吉在馬場町被槍決的時候，簡道夫才九歲。槍決的事還是大哥簡敬從「新生報」上看到，告訴了幾十年的夫妻情分，幾十年的流離受苦，幾十年的思念堅毅，母親，才一起北上，迎回父親的骨灰。多年以後，簡敬回憶起當時，母親帶著他坐火車到台北。沿途上，從台南到台北的十

多個鐘頭，母親一語不發，抿著嘴唇，凝視窗外。

沒有人知道，她是不是想起十七歲那一年，剛剛結婚的時候，簡吉穿著西裝，戴著圓框眼鏡，那樣斯文而安靜，一個疼愛貧困學生的鄉村教師；或者簡吉為被欺負的農民奔走，成為農民組合的領袖，到處演講奔波，坐了十幾年的牢；還是

一九四二年，他剛剛出獄，回到台南度過三、四年平安的家居日子；或者他在二二八之後，因為被通緝，只能半夜偷偷回家，緊緊抱著剛剛出生的稚子簡明仁，彷彿那是最後的擁抱；或者只是他最後從獄中寫來的信：「有人說，儘管每個人走的路是多麼不同，可是要抵達的地方都是墳場。話是這麼說，而實際上我的生命也到了此。」

母親到馬場町，只見到父親冰冷的屍體。她是那樣從容鎮定，只告訴簡敬要如何祭拜父親。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為了怕影響孩子的未來，她要簡敬不要出聲說話，只由她去簽字具領屍體，再由簡敬幫忙安排火化事宜。他們在台北停留兩天，辦完後事，才帶著骨灰，回到臺南家鄉。

回到家，她只交待了幾句話，便進到她自己的房間裡，關起了門。然後，簡敬才聽到她那壓抑的哭聲，慢慢釋放出來，變成無法遏止的哭泣……。幾十年為台灣農民奔走而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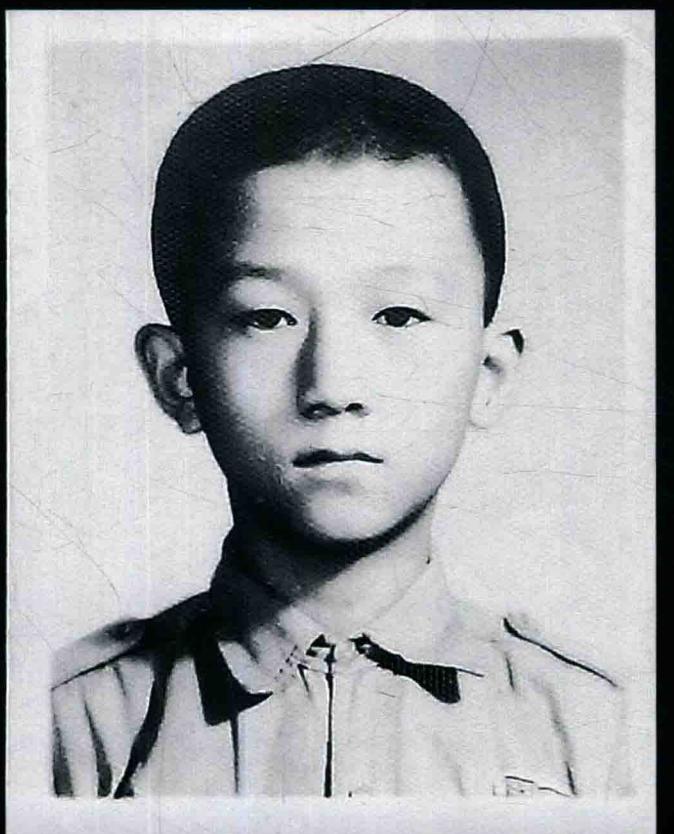
的丈夫，那個屬於革命而不屬於家庭的丈夫，如今終於歸來。終於決堤……。

從此，她彷彿不會再哭過。

從此，簡吉成了禁忌的名字，一個被壓抑的名字，一段被隱藏的歷史。

不只是簡吉，日治時期的農民運動，台灣人英勇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也被埋藏在白色恐怖的冰原下。

小學時期的簡明仁



年紀最小的簡明仁，他出生於二二八之後第二十三天，

但他想到母親如此重視那個小布包，就留了下來。

對父親沒什麼印象，更不記得母親有過愁容。他只記得母親不太說話，不提丈夫的事，那是一張與世無爭的沉靜的臉。

在白色恐怖的氣氛裡，兩位年長的哥哥因為政治犯家屬，父親是匪諜，工作難找，生計困難。背負這樣的陰影，更沒有人敢和他們多交往。父親彷彿永遠消失了。簡道夫和簡明仁帶著這陰影成長。

後來母親皈依佛門，覺得接生的工作老是讓她雙手沾著血污，拜佛不虔誠，她也累了，就決定退休，只是安靜吃素唸經，就搬到屏東和簡道夫一起住。簡道夫只見她天天把那小布包打開來，拿出經書，安靜誦唸。而那些泛黃的本子，雖然永遠在她的手邊，一起和經書拿進拿出，卻未曾打開過。後來，簡道夫會打開看，字跡是用日文寫就的，一問才知道是父親的日記。但他並不知道是什麼內容。

在二二八的烽火戰亂中出生的簡明仁，是在唸完交通大學，赴美國唸書的時候，才真正看到父親簡吉的故事。那是關於農民組合、日治時代的反抗運動的記載。但資料非常簡單，他只知道父親為農民奉獻一生，卻還是無法了解那年代父親的真正理想和行動。

後來簡明仁回台灣自己創業，常常回岡山看望母親。一九八〇年，簡明仁事業安定下來，想花更多時間陪一陪母親，決定接母親來台北一起住。但母親北上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未帶走那個小布包。後來簡道夫也搬家了，丟了許多書和雜物，

又過一段時間之後，有一天簡明仁突然來電問：「母親的那個小布包還在嗎？」

「還在啊。」簡道夫說。

「我想要用。」簡明仁說。

那時，簡明仁已經是大眾電腦的董事長，事業有成之後，他開始認真研究父親，逐漸了解父親、農民組合以及那時候台灣的生命故事。他也會找了日治時代的社會運動者如許月里，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林書揚、陳明忠等一起聚會，想多了解那時代的歷史。

拿到了那些泛黃的日記，簡明仁請人翻譯出來。然後，他才看見父親手寫的日記裡，曾埋藏著多麼壯闊的胸襟，多麼強健的理想，和無法熄滅的人道主義精神。在那日治時代的大鎮壓裡，簡吉被逮捕入獄，卻在法庭上全力申辯，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台灣農民。農民也給了他最熱情的支持。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的大逮捕（史稱「三一二事件」），共逮捕了農民三百多人，搜查三百多處農民組合支部、幹部住宅，扣押二千多文件證物。但日本殖民政府竟不知道如何定罪名，最後以「違反出版法規」的名義，起訴十三人。為了保護其它同志，簡吉想一肩承擔，把第二次全島大會宣言的印製與發行，宣稱是自己一人所為，與他人無關。但不被法院採信。

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日，第一次開庭審判時，整個農民組合幹部、其它團體會員和家屬，將台中地方法院擠得水泄不

通。檢察官於是下令禁止旁聽。被告簡吉此時上前質詢說：「審判長，這件事還沒有嚴重到禁止旁聽的地步吧？」

此時，旁聽席上的支持群眾大喊起來：「簡吉加油！簡吉加油！……」

直到這時，簡明仁才彷彿聽見父親的聲音，隔了遙遠的時空，傳了回來。

歷經了日治時期的幾度搜捕，歷經二二八的戰亂，經歷白色恐怖的搜查槍決，那日記，竟奇蹟般的伴隨著簡吉的妻子一生一世，安靜的躺在經書的旁邊，小小的農村布包裡。多年後，才被簡明仁從悄無人知的角落裡發現出來，在二〇〇四年公佈出來。而簡吉的理想和犧牲，那一段被湮滅的農民革命史，才終於讓迷失的台灣人，看見日治時代的真正歷史。



然而歷史充滿迷霧，台灣史充滿禁忌的黑洞。尤其二二八之後，反抗運動澈底走入地下，並與國共內戰合流。

到了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從大陸潰敗遷台，為了保住台灣，蔣介石展開新一輪的清鄉，大量逮捕所謂「匪諜」嫌犯者。在「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的原則下，所有與地下黨有往來的人，不管知情與否，一律牽連逮捕。舉凡青年讀書會、被密告思想有問題的人、嫌犯人連絡過的親戚朋友等，都被逮捕入獄，株連之廣，手段之殘忍，讓整個社會陷入恐怖。有些青年只是閱讀三十年代魯迅、沈從文小說，被密告，即被判感化三年，期滿再加三年，坐了六年牢，連一個罪名都沒有。

當時「白色恐怖」這名詞還未出現，人們無以名之，更且這些被逮捕者大多與二二八有牽連，從民間角度看，這整個歷史是延續的，民間於是以「二二八事件」為這一段歷史命名。這便是為什麼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被形容為數萬人的原因。因為和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相加，確實超過數萬人。

一九五〇年代後，戒嚴體制鎮壓了所有異議的聲音，二二八成為一個禁忌的名詞，不許民間或任何媒體加以討論。要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台灣開始解嚴前的社會運動，二二八才再度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而一九五〇年代的政治犯故事，也因為報導始為世人所知，並且以「白色恐怖時期」命名，以與二二八事件有所區隔。



型正義」未做到，主要還不是二二八事件，而是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案件太多，它與中共地下黨在台灣的活動有關，更與國共的內戰歷史有關。在國共的歷史真相未明之前，檔案無法公開，人們根本無從了解真實的歷史。更不必說，帶著紅色色彩的簡吉、農民運動、台灣日治時期的左翼運動了。

然而簡明仁無畏的開始了他的追尋。

為了還原歷史真相，他從二〇〇四年開始舉辦「漫漫牛車路——簡吉與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展覽，在全省幾個地方展出。二〇〇九年，隨著楊渡《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一書的出版，更擴大舉辦各大學的巡迴講座，共舉辦了三十幾場，感動了許多未曾聽聞過這段歷史的學生。

這是在臺南大學所舉辦的展覽。簡吉還原他的歷史，還原他作為日治時期台灣「左翼運動的舵手」。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當陳何在二二八事件的烽火戰亂中，獨自在緊鎖的房間裡，剪斷臍帶，靠自己的力量把孩子生下來，甚至昏迷過去的時候，她未曾想到那個孩子，竟是簡吉為這個世界，為農民運動所傳下的最後的火種。

那個孩子沉寂奮鬥，出國讀書，在美國和王永慶的女兒王雪齡戀愛，他們想結婚的時候，簡明仁回台灣面見王永慶。王永慶當然聽過簡吉的名字，那個在農民心中心正直奉獻的「人格者」形象，他為農民犧牲一生的理念，已深植人心，雖然農民只能把那禁忌的名字放在心中。王永慶的公司裡也用過政治犯，他曾說：「政治犯是為了理想而獻身，人格正直，不會貪污。」他欣然把女兒嫁給簡明仁。

簡明仁在追尋父親的行跡時，曾拜訪過好幾個老政治犯。許月里會坐過牢，對簡吉有深厚情誼，她總是帶著欣慰的眼光，溫柔的說：「雖然我是一個無神論者，可是，我想你爸爸在天上一定會保佑你。他的一生啊，為了台灣農民奮鬥；他的一生啊，為台灣做了許多好事……。」

我也是直到寫著此書的最後，才想到簡明仁，竟是簡吉為這整個歷史所留下的火種。靠著這火種，才能照亮被埋藏在黑洞中的歷史，讓台灣農民運動的長篇壯烈史詩，重新被看見，也讓我們重新看見一代人的青春的反抗，反抗的青春。





《尾聲》

在舉辦過四、五十場大學與各地文化中心的展覽與講座之後，簡明仁決定繼承父親簡吉照顧農民的願望，採取行動，投身於有助農民的事業，特地聘請農業試驗所的專家、屏東科技大學的團隊，開啟「農民希望工程」，與台南農民合作，展開新的農民希望之旅。那已是另一個長篇故事的開始。希望的種籽已經播下，奮鬥才剛剛開始。

新戰術を用ひつゝ

ある臺灣農民組合。

海拔三千尺
魔境の龍眼小屋
機關紙の印刷所



事件の經緯と内容の素描

名は救援、實は革命！

赤衛軍の組織敢て辭せず

農組と立協の臺共外廓運動

阿里山に夜襲

雷に滑る峠路、丸木橋、梯子段道
苦力小舖を包囲、炭煤小舖に殺到

縛縛に就く

主體は下層農民
暴動化の危険

国民党の實力

赤い草の華

簡吉母草の華
李應章
陳慕地
黃石順
趙港
謝雪紅
楊克培
湯德章
黃榮燦
台灣文化協會鳳山小組
台灣農民組合
台灣共產黨
台灣赤色救援會
台灣民主聯軍
台灣自治聯軍
農民希望工程

血の色に咲く



聽け！

被壓迫階級

建立耕作權
建立團結權
台灣被壓迫民眾團結起來
台日鮮中工農階級團結起來
日據時期的農民運動
台灣人英勇反抗的歷史
不再埋藏於白色恐怖的冰原下……

第二部 · 追尋，是為了找回未來的正義／簡明仁

第一章 尋歷史真相，還前輩清白

1
5
4

一、選擇放下

生為受難者的後代，最常被他人追問，也被自己內心質疑的是：真的放得下仇恨嗎？或只是因為無能為力，所以欺騙自己？是因為不敢挺身而出對抗強權，只好忍氣吞聲而欺騙自己嗎？放下仇恨是公平的嗎？如何面對犧牲的家人和前輩呢？

經過多年的思索，我的結論是：在轉念的心情中，選擇放下沒有確切對象的仇恨，轉身做更有意義的事，化解心中無奈的冤和怨，可能是最貼切的說法。

嚴謹而言，受難者的後代又能向誰討回公道呢？

日本人對我的家庭造成極大的傷害，難道我就可以找現在的日本人尋仇嗎？我可以恨當時日本天皇和派駐台灣的行政長官，或者恨現在的日本天皇和當時派駐台灣的行政長官的後代？也許更直接的，應該恨抓我父親的日本和台灣刑警及他們的後代，但是即使找到了，又能如何呢？除了讓自己滿懷怨氣而不快樂之外，有意義嗎？

國民黨政府進一步落井下石，讓我們的母親再受苦四十年，我該恨國民黨的陳儀、柯遠芬、蔣中正嗎？還是

該恨判決的人或開槍行刑的人？嚴格來說，真正的罪魁禍首和不可勝數的直接及間接的共犯，都已經死去，這些都是過去的人物！我難道可以向他們的後代尋仇嗎？或是當日本發生地震海嘯，死傷無數時，或蔣家等等迫害者的後代發生變故時，可以幸災樂禍的說：他們早就應該受到老天的懲罰呢？

這當然是不合情理的，父債子還已經不被現代文明接受，而且這種行為也違背當年我的父親和前輩們，爭取每一個人（不管他的身世）的基本人權，公平正義的大願！

我嘗試儘量站在各種不同角度去思考，希望能夠得到一個令人心平的答案，我只能說，很多人在某些環境下的行為，常常出於無奈。回想在那個時代，那個環境下，只要語言稍有不慎，就會惹來牢獄之災甚至殺身之禍，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反抗惡勢力，而隨波逐流，每個人可能自以為只是犯下小錯，但一群人的小錯卻會鑄成大錯。一方面，突顯當時志士們奮起反抗的偉大情操，另一方面卻也表現出台灣人民，長久在殖民專制壓迫之下，所形成的扭曲價值觀，到頭來，依附權勢的順民，總是獲得利益。

政治人物或共犯結構，會為自己解釋：那是由於上面的政策和命令，自己也是情勢的傀儡，往往身不由己，很多事情不是個人主觀因素造成，而是客觀條件的結果，雖然讓他人受到災難，但不能歸罪於他。迫害者會這麼說，來為自己脫罪，但這並不能掩蓋，當時他喪失人性的基本

良知良善，自私苟且、違背正道和道德感的事實，而且受害者的家屬及其後代，要向誰訴說他們所遭遇的苦難，又如何讓他們灰暗的生命，得到公正的補償呢？近幾年來，食物安全問題氾濫，為了利益而使用危害人體的化學藥劑，也是這種自私苟且心態的結果，但是我們每一個人身體裡面，因為劣質食物所累積的毒物，潛藏的疾病，又如何得到公正的補償呢？

在巡迴演講的過程中，曾經有人帶著挑戰的口氣，問：當時（一九一五——一九三五年）的前輩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日本人？我知道對方的意思，他想說的是：這些前輩是台奸或漢奸？害怕被胡亂扣帽子，

不敢說出自己的身分和家庭的背景，正是受難者的後代，說不出的痛。

我認為以當時的時代環境，「前輩們」必須每天面對逼迫，協助農民爭取權益，沒時間「空談」意識形態的問題。我們應該用心去體會，在困境中，前輩們如何替受難人民追求生存權、基本人權的努力，即使當時有權宜措施，後人也沒有資格去批判前輩們？毛澤東也會經和國

未來確實重要，但是，如果忘掉過去是：使得本來應該是受人景仰的好人，蒙受污名，而壞人卻在學生的課本上變成好人，這樣的教育是陷歷史於不義，這樣的未來建立在錯誤的認知上，會嚴重混淆人民的價值和道德觀，強化投機取巧輕義重利的心態和行為。難怪有越來越多人、財團甚至慈善團體，對於財富或權力，即使明知偏離正道，仍不計手段，先搶奪先享受再說，以為有了錢和權，就可以模糊事實，甚至於改編歷史。過去許多年來，食品安全屢屢出問題，土地被不當炒作，是人心偏離正道最好的例子。擁有正道的價值和道德觀，台灣社會文明才不會向下沉淪。

人民有「知的權利」，知道自己的過去，並且用來判斷決定自己的未來，但是如果「所知道的內容」並非事實，這是政府教育的錯誤，陷人民於不公不義，讓我們一起努力，不要讓這種事情發生。不是「忘掉過去，走向未來」，而是「了解真相，放下過去，才有未來」。

追尋公義，追尋真相，找回前輩為土地奉獻，為底層受苦者犧牲的精神，或許才能找回台灣的正道。

民黨蔣介石合作，但當時機成熟，他就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沒有人會挑戰：毛澤東是國民黨員還是共產黨員？我們更應該提醒自己的是：「自己能像他們那樣，冒險犯難為人民奉獻嗎？」有些人說：過去的是是非非就讓它過去，未來比較重要。

二、十年追尋

經過多年的探索，閱讀資料文件，請教學者專家，並

尋訪各地耆老們，討教當年實際的狀況，我漸漸地對日治

時期，貧困農民為了求生存而自動自發奮起抗爭的經過，有了較為深入的理解，也對後來國民黨時期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爆發的背景、人事和地緣關係多了一些認識。這些年來所整理出來的資料、圖片、書籍，還有和耆老們談話的紀錄和心得相當豐富，我們也提供資料，協助學者發表文章並且出版了書籍。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這探索的過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當年全世界風起雲湧，追求公平正義的思想潮，還有青年志士們熱血澎湃，為人民為社會奮鬥的胸懷，也感嘆在歷史的洪流中，這段可歌可泣的台灣之光，竟然被專制勢力壓迫瓦解，並且被刻意掩埋了如此久遠的時間。

大眾教育基金會和台北市文化局（局長廖咸浩），於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展出我們所搜集的資料，請著名的台灣歷史學者莊永明先生，協助展覽事宜。

展覽期間，我們邀請受難者的家屬及後代和社會賢達人士參加，一方面是希望讓受難者的家庭，能夠正視面對

他們曾經承受過的不公不義，不必再負擔羞辱驚恐的烙印，另一方面則是要求社會的公評，還給這些曾經為台灣努力奮鬥，甚至犧牲生命的前輩們清白，讓他們的後代不再忍受異樣的眼光，不平的待遇。

自二〇〇四年開始，我們展開巡迴展覽和演講，不知不覺已過了十年。起初是因為珍惜百年來為台灣人民努力奮鬥過的先賢先烈，犧牲奉獻，竟不為人所知；另一方面則是希望現在的年輕人，應該知道自己的祖先的故事，了解自己土地的歷史；日治時期的台灣，曾經在世界舞台上發光發熱。台灣絕不是一個：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的蠻荒之地，不是一個沒有文化文明的地方，而是一個和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接軌，人民樸實勤勉，努力追求自治、民主的地方，和世界上任何被壓迫的人民比較，絕不遜色，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十多年來和各地文化局和各大學合作舉辦約五十幾次的演講和展覽，得到了很多正面的回應，也收集到更多的資料。起初和各地文化局合作辦展的時候，發現來聽演講和看展覽的人，大部份都是五、六十歲以上年紀的人，很少看到年紀較輕的人。我警覺到這是個不正常的現象，一個社會裡，如果年輕人對自己的土地和過去的歷史不感興趣，不知道真相，心中沒有根，又如何能期待他們會為這塊土地，努力創造更光明的未來呢？所以我開始集

簡吉



台灣農民運動史詩

THE MAN WHO LED PEASANTS
A Short Biography of Chien Chi

一個帶著小提琴的鄉村教師，
捲起台灣最壯闊的農民運動；
一本隱藏七十五年的日記，
唱出一首左翼運動的史詩。

簡吉，
歷史必須記住的名字！

中精神和各大學合辦演講和展覽，希望讓更多的年輕學子了解自己的歷史。

我深深期望，我們可以透過歷史真相的追尋，找回台灣先賢先烈勇敢奮鬥的精神，找回台灣人堅持公平正義理想，為年輕的世代，建設一個美好的未來。





第二章 承先啟後，八年抗爭

一、十個關鍵有趣的問題

這十年來，我們在台灣各地幾十所大學舉辦展覽和演講，看到年輕人對台灣歷史的陌生，我深為感嘆。

年輕人對台灣的過去沒有興趣，不能怪他們，因為歷史教科書上沒有，從小學一直到大學，台灣的歷史和地理都不是重點，大部分大學生不知道台灣的四大河流是：濁水溪、高屏溪、淡水河和曾文溪，卻知道長江、黃河、粵江、黑龍江等等。現在年輕人最喜歡的電子遊戲，也只有三國演義、金庸小說、楚漢相爭等等，從無有關台灣本土的故事。

還好近年來有些新銳導演，出了幾部本土電影，幾乎片片叫座，可見年輕人有心支持本土的文化，並不是不關心本土的事物，只是沒有機會接觸了解，沒有人去向他們解釋說明而已。

電影《賽德克·巴萊》，描述的是日治時期一九三〇年，原住民抵抗日本人的故事，由於這部影片叫好又叫座，轟動一時，吸引了很多年輕的觀眾，使得很多年輕人因此而認識了一小段台灣的歷史。這個事件又稱霧社事

件，是日治時期四大反日事件之一，但是還有其他三件影響更大，更為深遠的事件，大部分年輕人仍然不知道。

這讓我深深感覺，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把台灣人民爭取生存、自治、民主的故事傳揚給後代。

在此，我整理了十個比較有趣的問答，希望透過這個問答，讓年輕人在很短的時間裡，就能夠大略知道台灣過去四、五百年發生過的，一些重要的事情，那些是歷史上重要的轉折點？台灣人之所以成為具有多元文化性格的台灣人，背後的力量和形成的背景。

●那一國最先稱讚台灣“FORMOSA”？

一五五七年 葡萄牙人稱台灣為“FORMOSA”「美麗之島」，並標明經緯度。

一六二四年 荷蘭由台南安平進佔台灣，建「熱蘭遮城」，一直到一六六二年，統治台灣共三十八年。

一六二四年 鄭芝龍登陸北港，手下郭懷一在附近開墾屯田，鄭芝龍佔據金門廈門對抗明朝。鄭成功出生於日本平戶島。（鄭芝龍於一六二八年接受明朝招安，一六四六年投降清朝。）

一六二六年 西班牙占領基隆和平島，建「聖薩爾瓦多城」，控制基隆、宜蘭、新竹，一直到一六四二年被荷蘭趕走，統治北台灣十六年。

一六三五年 荷蘭招降原住民，平定台灣西南部。

一六四五年 荷蘭平定台中、彰化、朴子、清水。

一六五二年 荷蘭人上下貪瀆，民怨四起，郭懷一起義抗荷。

一六六二年 鄭成功由臺南鹿耳門入台，打敗荷蘭，建東寧國和清朝對抗，一直到一六八三年鄭克塽投降，統治台灣共二十二年。鄭成功享年三十八歲。

一八九五年 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

● 日治（一八九五年）前的四大農民革命？

一六五二年 鄭芝龍手下郭懷一起義，抵抗荷蘭。

一七二一年 高雄內門朱一貴（鴨母王）起義抗清，歷時三個月。

一七八六年 台中林爽文（天地會）起義抗清，歷時十五個月。

一八六二年 彰化戴潮春（八卦會）起義抗清，歷時三年。

● 何謂台灣民主國？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台灣民主國成立。

唐景崧就任總統（十三天後逃亡廈門）。

丘逢甲就任副總統（十四天後逃亡廣東）。
大將軍劉永福（五個月後逃亡廣西）。

● 日本人曾幫中國人推翻滿清？

一九〇一年 頭山滿成立日本黑龍會，當時日本已經控制朝鮮半島，意圖奪取中國東北與黑龍江地區，黑龍會曾協助興中會，參與驅逐韃虜的革命行動。一九〇五年，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在自己的家中，協助孫中山成立中國同盟會。



被隱匿追蹤時



● 台南玉井命名的由來？

一九一五年 余清芳為掩護抗日，利用西來庵，私藏槍械，因事機不密，被日警搜捕，潛入山中。七月六日起義，和日軍在噍吧哖交戰，殺害派出所所長坂井，日本人痛恨此事件，把噍吧哖改名玉井。玉井是當時日本著名的風化區。此事件被捕者，約二千人，在此大型武裝抗日之後，台灣民眾轉型以社會運動的方式，爭取人權、自治和民主。

● 日治時代四大反日事件？

一九二一年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知識分子對於被日本人當做次等公民的不平之鳴，以林呈祿（留日學生）、蔣渭水（醫生）和林獻堂（大地主）為代表。

一九二六年 台灣農民組合，是當時最大的社會抗爭運動，以爭取農民生存權為主要訴求，以簡吉（老師）、李應章（醫生）和黃石順（農民）為代表。

一九二八年 台灣共產黨，受日共／俄共／中共影響，以工人運動／民族革命／階級鬥爭為主軸，代表人是謝雪紅、林木順、蔡孝乾。

一九三〇年 雾社事件，原住民抗日，代表人莫那魯道。

● 農民運動當時的社會環境？

一九二九年 日本國內汽車擁有率，是每八百五十五人有一輛，台灣更少。

一九三〇年 有線電信從倫敦到長崎，需要二十二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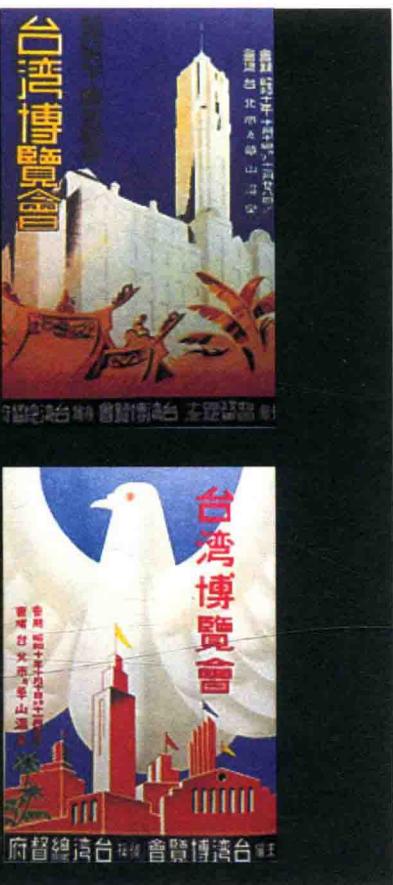
一九二〇年～一九三〇年間 交通和通訊都極為不方便。

日本警察可隨意檢束人（二十天）或拘留人（二十九天），並取消集會。

一九二五～二八年間 台灣農民組合的推展，主要是靠走路、跑路、腳踏車，在四年內能夠串連全島，實在是非凡的成就。

一九三二年 社會抗爭運動完全被鎮壓。

一九三五年 日本舉辦了台灣博覽會，宣示亞洲強權的實力，宣告日本是亞洲新強權，中華民國受邀觀禮，由陳儀代表參加，因為陳儀留學日本，而且太太是日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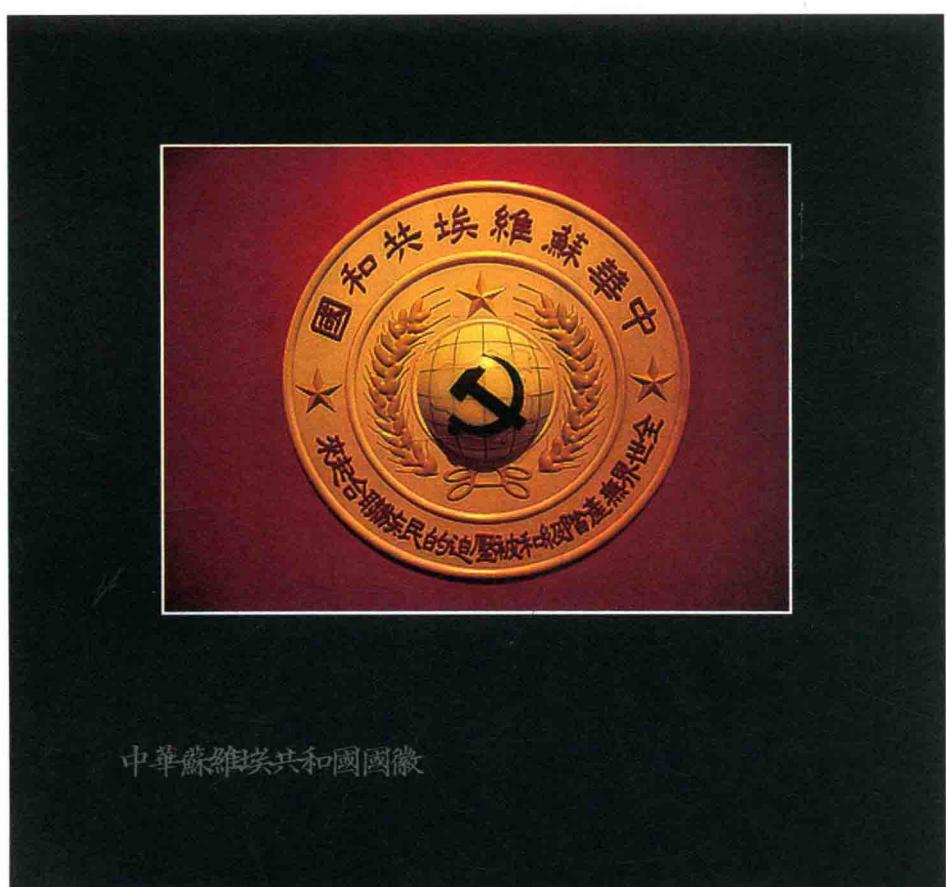


● 中國何時出現「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九三一年 毛澤東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臨時政府宣告二個中國：代表清廉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代表腐敗的中華民國。而那一年，正是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大舉肅清農民組合與台共的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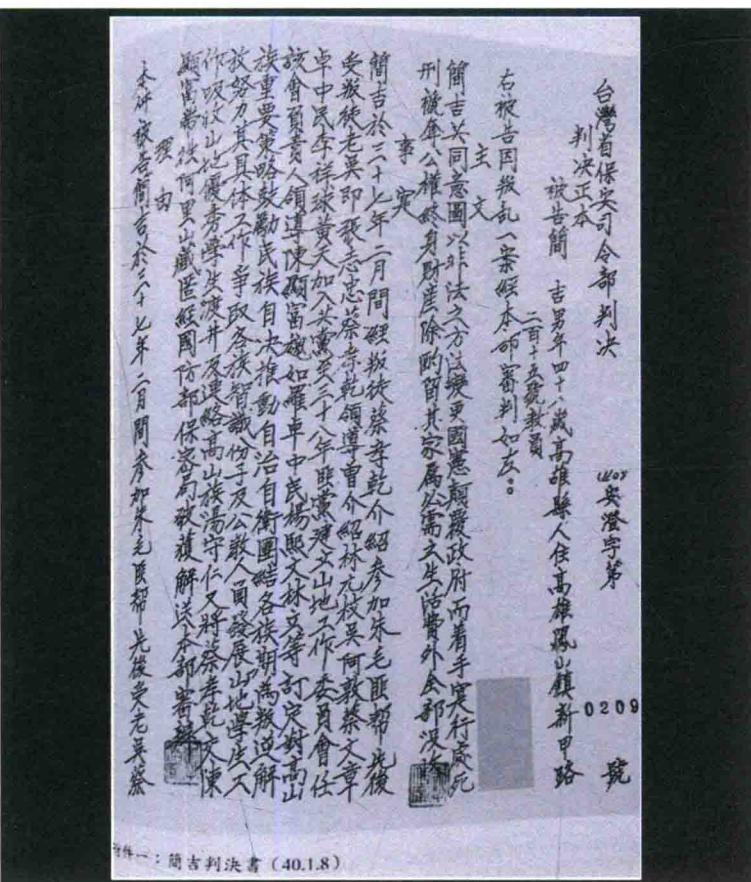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徽



●二二八事變和毛澤東有關係嗎？

台灣共產黨黨員蔡孝乾追隨毛澤東，參加中共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一九四六年被派遣，返台工作，為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領導人。於一九五〇年初被捕後投降，導致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解體。蔡孝乾隨即加入國民黨，後官至少將，並兼任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另一位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幹部張志忠，則於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和前農民組合委員長簡吉，領導台灣自治聯軍，對抗國民黨軍隊，於一九四九年底被捕，一九五四年遭槍決。簡吉則於一九五〇年中被捕，一九五一年槍決。



圖一：簡吉判決書（40.1.8）

●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五年的二十五年間，美國為何全力支援蔣介石政權？

一九四九年 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停止對中華民國軍事協助。

一九五〇年 六月 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不介入台灣海峽爭端」的聲明。

一九五〇年 六月 韓戰爆發，美政府下令，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韓戰改變了亞洲的局勢，同時也改變了台灣人的命運。

一九五三年 韓戰結束。

一九五四年 簽訂「中（台）美共同防禦條約」。

一九五九年 越戰爆發之後，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台灣成為美國防線重要的一環。

一九七五年 蔣介石去世。

一九七六年 毛澤東去世。

一九七九年 中美建交。

簡吉於三十七年二月間被叛徒蔡孝乾介紹參加朱毛匪幫，之後受叛徒老吳即張志忠指使，並領導曾介明、林元校、吳阿教、蔡文章、卓中民、李祥球、黃天如加入共黨。至三十八年時黨建文山地委員會，任該會負責人領導陳顯富、趙如羅、車中民、楊熙文、林文等訂定對高山族重要策略，鼓勵民族自決推動自治自衛團結，各族朝向叛逆解放努力，其具體工作爭取各族智識份子及公教人員發展山地事務，不作吸食山地優秀學生渡井及更路高山族湯守仁又將蔡孝乾、陳顯富帶往阿里山處置經國防部保衛局破獲解送本部審處。案件發回原審法院於三十七年八月間參照朱毛匪幫光復後老吳蔡

二、農民組合的「八年抗爭」

日本政府徹底瞭解，台灣有其文化，有其傳統，並非蠻荒之地，不可以完全靠武力鎮壓。

日本取得台灣之前的三百多年間，台灣人民抵抗過荷蘭人、西班牙人、清朝人等等，抗爭不斷，充分展現出台灣人民對抗壓迫和不公的傳統。可惜的是，大部分的抗爭都是以成就個人功業為目標，往往一有小成，就即刻稱王稱帝，冊封將軍和官員。沒有經驗，沒有訓練，沒有組織，沒有共識和目標的群眾，當然無法抵抗強權，所以都無法持久，在很短的時間內便被消滅。其中延續時間較長的戴潮春事件，因為他運用了原本天地會和八卦會的團練組織，而且舉起反清復明的旗幟，凝聚共識，加強自己的正當性，才勉強支撐了三年。這麼多次的抗爭行動，基本上的原因，都是人民遭受到過分不公平的待遇和經濟上的壓榨，生活困難，饑寒交迫，民不聊生，民怨四起，憤而起來反抗。所以一開始就抱著和迫害人民的當權者，拚個死活的心態，以推翻暴政為目標。

在這種轉變中的社會環境和條件下，噍吧哖事變之後十年誕生的農民組合，就以一種新的承先啟後的姿態出現。農民組合承繼了三百多年來，台灣人民抵抗強權壓榨的傳統，發動了抗爭，產生小型的肢體衝突，但是其抗爭的對象，是直接迫害農民的地主和資本家，並非針對政府，而且更進一步要求政府，必須公正的根據法律行事，保護農民權益，不可以違法成為幫凶。這個方式開啟了一個和從前完全不同的抗爭行為，主要訴求是：抗議掌握資源者（包括地主／資本家／政府官員）的行為不公，壓榨農民，要求政府必須依照現行法規制度，保護農民，而不是以推翻政府為目的。這個方式讓日本政府失去調動軍隊的正當

甚至到了一九一五年，二十世紀初，日本治台二十年後，最大的一次武裝抗爭行動，噍吧哖事變，也是一樣，一開始就占領日本政府的派出所，殺害日本人，最後被日本調集的強大軍隊消滅，而且慘遭滅村。這一次的慘案也許讓台灣人真正的覺悟，明白靠著薄弱的武力裝備，是無法抵抗訓練精良的正規軍的。另一方面，這次事件也讓

日本政府徹底瞭解，台灣有其文化，有其傳統，並非蠻荒之地，不可以完全靠武力鎮壓。

治理台灣必須有長遠計畫，建立法規制度，才能夠建立一個有生產力的殖民地，也才能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同時建立西進中國，南進東南亞的基地。因此日本政府快速採取懷柔政策，加強教育和基礎建設，並引用部分日本本土的制度。當時已經有不少的台灣留學生在日本，他們也引進了很多新的民主思想，包括議會制度，農民運動，工人運動，世界性的左派思想，無政府主義等，使得民智漸開，瞭解人民可以在一個法規制度下，透過社會運動，有很多為人民爭取權益的方法，不再是從前專制帝王的時代，完全沒有正規訴願的管道。

在這種轉變中的社會環境和條件下，噍吧哖事變之後十年誕生的農民組合，就以一種新的承先啟後的姿態出現。農民組合承繼了三百多年來，台灣人民抵抗強權壓榨的傳統，發動了抗爭，產生小型的肢體衝突，但是其抗爭的對象，是直接迫害農民的地主和資本家，並非針對政府，而且更進一步要求政府，必須公正的根據法律行事，保護農民權益，不可以違法成為幫凶。這個方式開啟了一個和從前完全不同的抗爭行為，主要訴求是：抗議掌握資源者（包括地主／資本家／政府官員）的行為不公，壓榨農民，要求政府必須依照現行法規制度，保護農民，而不是以推翻政府為目的。這個方式讓日本政府失去調動軍隊的正當

性。以這種不合作的態度，發動小型衝突，在制度內爭取改善的方式，一直延續至今，包括最近幾年發動的農運、社運和學運。

自一九二四年起，農民組合從爭取最基本的生存權而爆發的衝突中，發現團結農民的力量，可以從地主、資本家和政府官員手中，爭取到一點點長久以來被剝奪的權益，這大大的提振了農民組合的士氣，在短短的四年內就深入全台各地農村，聚集了大約三萬農民組合員，影響力達到幾十萬人的規模，同時也得到許多知識分子的認同，和社會運動者（包括日本／中國／韓國）的支持。

到了一九二八年，農民組合更接納了當時風起雲湧，全世界性的左派／共產主義的思潮，以弱勢族群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革命路線為主軸，做為理論基礎，把幾百年來，以爭取自己及少數人利益的抗爭行為，轉變成為爭取弱勢受壓迫的多數人利益的革命行為。因為有了理論基礎，突顯抗爭的正當性，而且和全世界的社會運動，產生具體的連結，把台灣的農民運動，提升到國際事件的高度。所以雖然日本政府，為了消除內部不滿的聲音（尤其是具有對抗政府本質的左派運動），宣揚其亞洲第一強權的地位，在一九三一、三二年，農民組合被日本政府無情的鎮壓消滅，但因為有了思想基礎，其革命精神和部分人員潛入地下，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才又重新萌芽。可惜的是，他們卻面對了更嚴重的打擊，在白色恐怖和長達

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的戒嚴時期下，這一股農民自覺抗爭，追求人權、自主、自治的精神幾乎被消滅。

這承先啟後的八年抗爭，是台灣社會運動的中轉站，以下簡單介紹其中的代表人物和事件。反觀毛澤東，在這段時間內，從一個國民黨的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

（一）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大事紀

一八九五年 日本大敗中國——取得台灣。

一九〇五年 日本大敗俄國——取得庫頁島和中國東南控制權。

一九一五年 余清芳西來庵武力抗爭事件——噍吧哖慘案（玉井）。
一九一五（一九二四年）深化懷柔政策，開發台灣，壓榨資源。

一九二四（一九三二年）八年抗爭（蔗作組合→農民組合）。
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年）日本檢束日共和農民運動→檢束台共和農民組合，清除內部反抗力量，準備西進南進。

一九三一年 日本挑釁中國——瀋陽九一八事件。
一九三五年 舉辦台灣博覽會——展現新亞洲強權的實力。

一九三七年 日本入侵中國——八年抗戰。

一九四五年 日本投降。

日本左派律師布施辰治和古屋貞雄來台，聲援台灣農民組合，舉辦公開演講，並且在法院為農民辯護。

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在上海展開清共，共產黨在南

台灣農民組合八年抗爭（一九二四～一九三二年）

昌發動武裝行動。

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

彰化郡成立「甘蔗耕作組合」。

毛澤東在廣州，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

鳳山佃農組合成立，代表人黃石順（農民）。

二林蔗農事件農民和警察衝突，代表人李應章（醫生）。

鳳山農民組合成立，代表人簡吉（老師）。孫中山去世。

毛澤東擔任國民黨辦理的「農民講習所」講師。

一九二六年（昭和元年）：

台灣農民組合創立（簡吉被推舉為中央委員長）。

毛澤東升任國民黨辦理的「農民講習所」負責人。

日本勞動農民黨幹部麻生久，來台為二林事件辯護。

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

簡吉、趙港赴日，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並參加日本

農民組合第六回總會。吸引更多留日學生回台參加行動。

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

國民黨政府開始剿共。

毛澤東對抗國民黨的策略：以農村包圍城市。

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

林木順、謝雪紅於上海成立「台灣共產黨」，當時是日共支部。

日本檢束日共，史稱「三一五」事件。

朱德和毛澤東成立紅軍。

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在台中市初音町召開，簡吉擔任書記長，組合員超過三萬人（當時人口約四百萬）。

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

台灣農民組合遭全面檢束鎮壓，史稱「二一二事件」。

日本檢束日共，史稱「四一六」事件。

紐約股市暴跌，世界陷入經濟大恐慌。

簡吉因「二一二事件」入獄。

「霧社事件」爆發。
簡吉年底出獄。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

簡吉、陳崑崙組織「赤色救援會」，協助受難家庭，旋即被檢束。

簡吉再次被捕，入獄十年，直到一九四一年底出獄。

蔣渭水去世。

日軍突擊瀋陽，史稱「九一八事件」。

毛澤東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宣告二個中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中華民國。

一九三一年（昭和七年）：

爆發台灣農民組合大湖支部，武裝抗爭事件，領導人劉雙鼎被捕，死於日警嚴刑拷打的煉獄中。

總計該事件被捕者計九十二名，判刑者達二十名。相關人員在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的二月到八月間，遭到日本政府起訴判刑二至八年不等。經此打擊後，台灣農民組合潛伏地下，直到一九四五年。而在此期間裡，日本於一九三五年舉辦台灣博覽會，宣示亞洲新強權的實力。二年後即侵略中國。

三、農民組合的核心精神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二年，台灣農民組合所主導的八年抗爭是當時參與人數最多，最具衝突性的抗爭行動。農民運動會如此蓬勃的發展，主要是：累積了三十多年，日本政府的壓榨，在人民心中發酵成熟。導火線是：地主結合日本資本家對農民予取予求，不顧農民的生存，政府還更進一步，結合資本家強佔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逼使農民家破人亡。

首先是一九二四年，彰化二林的蔗農，成立甘蔗耕作組合，其目的是：提高農民地位，增進其利益。接著一九二五年，鳳山發生佃農和地主抗爭，使得地主讓步的事件，農民士氣大振。又二林的蔗農則因不服地主、資本家和警察強行收割他們所種的甘蔗，發生肢體衝突，導致上百農民和知識分子被抓，被送上法庭，引起各地農民的警惕，而起身反抗，於是鳳山成立農民組合申援。緊接著一九二六年，成立台灣農民組合，推舉簡吉為中央委員長，串連全島，成為全面性的，抗爭地主、資本家和政府官員的行動。另一方面，為了協助被告人在法院裡的答辯，和擴大農民組合的行動，農民組合得到日本左派律師的支援。一九二六、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農民組合迅速擴展到二十七個支部，人數超過三萬人，影響力大到日

本政府不能忍受。

因此，從一九二九年開始，日本政府以台灣農民組合和日本共產黨有關係為藉口，全面鎮壓。到一九三二年，農組大湖支部發動最後一次武裝抗爭之後，台灣農民組合瓦解，走入地下。反觀這段時間裡，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卻能夠經歷國民黨清共勦共的追捕，終於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有部分要歸功於：毛澤東以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略正確，和國民黨無法有效控制中國大陸無數農村的事實，不像日本政府，可以嚴密的監控台灣，即使一九三〇年，原住民在高山上發動的霧社事件，也在短時間內被消滅。

農民組合得民心快速發展的原因，可以從他們的訴求看出來，一九二六年成立的大甲農民組合，由簡吉訂定的宗旨裡，有三件具有特別長遠意義的主張：

農產交易要合裡

農村教育要發達

農村文化要開發

漫漫九十年之後，我發現，現在的農民／農村有相同的問題。九十年前，農民沒有栽種和買賣的自由；今天表面上好像農民有自由去栽種任何作物，也有自由去賣他的收成。可是這個自由卻是虛而不實的。農村長期不受重視，政府沒有正確的政策，來確保農村的發展，沒有投入

足夠的資源，來適當的訓練農民，提升農民的知識，沒有投資設備工具，來研究新的農法、新的農產品，協助農民轉植，農民幾代都種植同樣農產，也同樣的經歷：穀賤傷農、菜賤傷農、果賤傷農的無奈。

八十幾年前，簡吉的獄中日記裡，同樣描述家裡傳來的訊息，稻穀雖豐收，稻價卻下跌的困境。農民更沒有能力掌握行銷的管道，以銷售他們的收成，只好仰靠盤商之鼻息，生產者利潤微薄又要負擔風險，農民的收入，其實是掌握在別人手裡。

這和九十年前比較，只是表面上的改善，現在的農民沒有明顯的抗爭對象，但本質是一樣的。現代農民所面對的是：由於政府制度和社會架構失能，所產生貧富不均、弱勢無助的現象，只好任由有權、有勢者擺佈。於是農村就像是溫水裡的青蛙，一點一滴的慢慢失去知覺，等到覺醒時，只能嘆息，已經來不及了。

其實現在的情形比九十年前更為無助，因為當時農村裡，還有很多覺醒的年輕人願意起來抗爭，而且對象目標很清楚，但現在農村只有老人和小孩，連爭取公平生存的力量都沒有。現在的農村衰微，以致於學校教育品質低落，這和都市的資源相比，落差極大，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人口不斷的流失，教育品質低落，自然無法吸引年輕人帶子女回鄉，開發出具有鄉土文化內涵的新農村文化。可喜的是，近十多年來，很多有抱負的年輕人，帶

著奉獻鄉土的心意，毅然回歸鄉村，實行新一波的農村革命。有些人承租土地，使用無毒農法，生產價值比較高的安全農產品，也有些人透過網路行銷或是農民市集，幫助農民直接銷售產品給消費者，減少盤商的費用，提高農民的收入。另外有些人則在城市周圍，經營社區支持的小農場，招募付費的社區住戶，農場則每週固定提供所生產的農產品，同時提供時間教育社區兒童，讓他們更接近自然，關心土地。

大眾教育基金會也認為這是一個承續九十年前農民組合前輩們的志業，思考如何在這一次的農民運動裡，再次產生實際深遠的影響。我們的分析是：農民／農村／農業的提升，首先要提昇台灣農產品的價值，並讓農民掌握生產工具和公平的交易，才能夠在自由貿易協定的壓力下，提高並且長期確保農民的收入，留在農村的年輕人也才不會被認為是失敗者，有尊嚴的養家活口，才可能深耕農村，貢獻自己的力量，維護農村的景觀，提昇農村的價值。

提昇農產品價值的方法很多，例如開發經濟價值高的農產品，開發新的設備工具，避免天災和季節的影響，開發並且強力推展無毒農法，正道農業，把台灣發展成為無毒有機島，如此必能吸引國際觀光客來欣賞台灣的農村，同時擴大農產品銷售，台灣所有的農產品價值自然提升。而這都需要政府政策的協助，引進更多的資源進入農村，發展教育，培養人才，開發新的農村文化。回想我國電腦

和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也是四十幾年前，在政府政策支持下，由國立交通大學和工業技術研究院率先協助建立基礎，其畢業學生和研究人員並且大量投入產業界奮鬥，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現在應該是我們深刻反省，採取行動的時候。百年來，以農業貼補工業做為主要政策的時代，應該告一段落，工業應該轉念思考：如何回饋農業，回饋這塊土地？應該要讓更多的人，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而非由少數人獨佔，加深貧富不均和城鄉差別，才能使這塊土地再生，成為無毒有機的土地，使美麗之島名符其實，讓我們無愧的把這塊土地，交給下一代的子孫。

第三章 理想繼續燃燒：談農民希望工程

波動。當國外更便宜的農產品進口到台灣時，台灣的農民如何自保？

隨著對農民組合的理想更深入了解之後，我常常在想，如果農組前輩們生活於現今的台灣，關懷農民，為農民奮鬥的他們，會怎麼做？怎麼做，才能真正對農民有幫助？現在農民／農村／農業的問題何在？我們該如何著手？

現在農民／農村／農業的問題非常複雜。內在是耕地小、市場小，難以達到經濟規模，成本高沒有競爭力；外在則有《WTO 自由貿易協定》，他國的農產品虎視眈眈，要進入台灣市場，等等問題，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著手。尤其是在我們旁邊的農業大國，正一點一滴的吸取台灣的經驗和技術，現在中國已經有很多台灣人投資，或和中國人合資經營的大型農場。

回想一九九五——二〇〇五年，台灣電腦和通訊業

者大舉投資，在華南和華中經營大型工廠，到二〇一五年的現在，中國的電腦和通訊業者已經不輸台灣，甚至有超前的氣勢。比較電腦和通訊業，中國的農業具有更大的優勢，不出幾年的功夫，台灣的農業將和電腦和通訊業一樣，在不知不覺中被中國超越，屆時台灣的農民，將如何在開放的農業競爭環境中生存？

我們的農產品產量和中國、美國，甚至東南亞國家相比，根本微不足道，農產品價格只能隨國際市場狀況

品質的農產品創造出非關稅障礙，使消費者仍然願意付出比較高的價錢，使用本國生產的農產品，即使日本也從國外（包括台灣）進口大量的農產品，但是都必須經過嚴格的管控，以符合日本人的口味，並且維持農產品價格，保障日本農民的權益。可是當經濟下滑，人民可支配的收入減少，一般平民也只好接受品質／品味不同，但是比較便宜的國外進口的農產品。過去日本政府所努力建立的農業防線，慢慢地被侵蝕削弱了。現在的安倍政府，在自由貿易和經濟成長的壓力下，準備鬆綁日本行之多年的，農民／農業保護政策（這應該和當年日本農民組合的努力有關），希望日本的農業能形成更大的規模，以便在國際上，具有足夠的競爭力，抵制外國農產品入侵，維持糧食自給率。

這對於台灣是一個極大的警訊，台灣是一個比日本開放，更容易接受外國產品的地方，如果純粹從利益觀點來分析，恐怕很多學者官員，雖然礙於社會觀感，不願公開說明，但心裡可能會覺得，很多台灣生產的農產品，在國際上根本沒有競爭力，何不開放進口？台灣很有機會進口農產品，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創造更大的產值，賺更多的錢，何必去從事沒有規模經濟，沒有效率競爭力的農業？

而且還可把土地釋放出來，運用在可以發揮更大生產力之

處，以產生更高的GDP成長，如此對整個台灣的經濟，反而是更有利的。而且台灣是全世界，單位面積使用農藥最多的地方之一，如果減少種植農產品，土地反而可以得到休息，降低農藥殘留的危害。

但真的可以只考慮利益而不考慮公義嗎？日本會向台灣大量進口農產品，後來更擴大至東南亞及全世界去收購，現在安倍政府卻反過來要強化日本本土農業的競爭力，顯然保護農業／農民是一個國家安全，也是一個地區自給自足的必要條件，尤其是處在氣候劇烈變遷的今日，全世界籠罩在糧食危機的隱憂下，不知道那一天，國際糧價飛漲或甚至於買不到時，如何確保國人的糧食供應？我們必須要有萬全的規劃。台灣的糧食自給率約三分之一，比日本、韓國都低，回想台灣曾經是糧倉，大量出口米和糖，條件比日本、韓國好太多了，我們應該反省，思考解決之道，糧食自給率百分之五十應該是國家政策最低的目標，如何才能夠達到呢？

把農業做成大型的農企業，講求效率，產出更多的農產品，更有競爭力，抵制外國農產品入侵，糧食自給率自然提高，這是一個直覺上會有幫助的方案。但是，目前國人被無孔不入的廣告，日夜推銷，養成的飲食習慣，大量消費很多從國外進口的農產品，所以要能夠抵制外國農產品大舉入侵，首先必須教育民眾，多多使用本地生產的農產品，這才會真正幫助國內的農民／農業。

但真正對台灣農業最根本的限制是：事實上，台灣的自然環境，土地不大，並不利於大量生產，適合大量種植的農產品也有限。況且農企業雇用工人生產農產品或農產品加工品，受雇的工人（一般是年輕人）不擁有土地和生產工具，並非傳統上認知的，在地生根的農民。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農企業也將間接的破壞農村的結構，真正的農民更少，農村逐漸失去農村的樣貌。由此觀之，想用此方式舒緩台灣農村的困境，並非可長可久的方案，更何況我們需要的，不只是生產農產品或農產加工品的農業，更重要的是要善待人民和土地的農業。

討論農民／農村／農業的將來，必須選擇優先順序不同的價值觀，農村衰微是嚴肅的社會問題，影響後代子孫的生存條件，必須降低利益和效率的思考，最少要優先設定三個願景：

- 城鄉和諧共榮降低貧富不均
- 投資基礎建設發展農村教育
- 維護生態平衡提昇農村文化

在過去的農業政策裡，多少也會提到以上三點，但是並沒有將它當作重要的目標，設定實踐步驟落實，導致現在的農村比過去更沒有生氣。目前台灣農村衰退的程度，

令人心驚，幾乎看不到年輕人，只剩下老人、小孩和狗，而且是普遍的景象。

有沒有辦法讓農家子女回鄉留鄉呢？有沒有辦法讓年輕人願意進入農村，創造自己的未來呢？這並非一件容易解決的問題！今天問任何一位在農村裡的老人家，願不願意鼓勵自己的子女回家務農？他會認為你是在開玩笑，所得到的答案，沒有例外的是：自己不願意，或是子女不願意，沒有辦法要求子女，因為回家務農，辛苦又沒有前途，更沒有將來性。

沒有年輕的農民，自然沒有生氣蓬勃的農村，也就無法支撐一個產出多樣化農產品，合乎自然生態平衡的農業，以目前發展的方向，我們看到的是：政策鼓勵大型農企業，大量生產農產品或農產加工品。也許培植幾樣有大量需求的農產品或農產加工品，有其需要，也無可厚非。但或許我們同時更應該期待的是：要保留並且培養使人、土地和生態更為融洽的農業，想辦法鼓勵年輕人留在農村，如此才能發達農村教育，開創新的農村文化。

百年來，台灣農民的權益，被政府政策壓縮以支持工業的發達，追求社會的進步。所以農產品的價格總是在照顧民生的大帽子下偏低，導致一般農家教育子女的目的，就是要創造機會離開農村（如同五十年前許多父母費盡心機教育子女，就是要他們離開台灣，出國留學），追求更多的利益、更好的生活水準、更高的地位，以光宗耀祖。

從前宣導士農工商，刻意把農排在第二位，其實是安撫民心的說法，因為農民是社會穩定最重要的基石，真正的排序是士商工農，如果以現代GDP的觀點來評估，農的比重更微不足道了。現在又因為資本主義的力量，商已和士同級，甚至還變成士的幕後黑手，使許多有利於農民／農村／農業和友善土地的政策無法通過。

農民要如何才能翻身呢？我想政府應該透過全面性的社會教育，取得人民的認同：政策上必須讓台灣農民的努力得到合理的回報，社會進步的重擔不應該繼續由沉默的農民／農村負起。當許多消費者願意花高價買進口農產品時，為何我們不能投資教育農民，培植高附加價值的農產品，取代進口，改善農民／農村的窘境？為何我們不能建立台灣農產品的品牌，甚至精品的品牌？讓農民／農村能提高收入，享受到社會進步的好處，降低貧富不均的未爆彈？從前政府為了照顧民生問題，壓低農產品價格，現在應該幫助農民，開發合適的產品，得到合理的價格，讓農民能夠有尊嚴地自食其力，養家活口，才有吸引年輕人下鄉創造自己未來的誘因。

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尋求可能吸引年輕人回鄉的方法。有一次，在屏東科技大學演講、展覽台灣農民運動史，校長古源光和梁文進教授熱心介紹他們學校的研究成果，帶領我們參觀實驗室，並品嚐他們培植的蘑菇。雖然我對蘑菇完全外行，但看到如此碩大的菇體，散發淡淡的

杏仁香味，只要用微波爐烤一分鐘，就非常香甜可口，心裡就覺得也許這是我們追尋很久的可能的答案之一。後來古校長和梁教授進一步解釋，他們培育的是國際出名的巴西蘑菇，經過多年的研究開發，才在台灣培育出如此碩大而且香氣濃郁的品種。

早在多年前就有很多國際醫學報導，說明巴西蘑菇具有抗腫瘤抗癌的功能，也就是說巴西蘑菇有食療的功能，這更大大加強了我的信心，因為巴西蘑菇具有建立農產品品牌的條件：色、香、味俱全之外，還有特殊的效能。和世界最有名的法國松露和日本松茸比較，除了香味稍微不及之外。色和口味都遠遠超出甚多，再加上食療的功能，此產品就不只是餐桌上的美味，而且可以健身，並且進一步開發銷售生技的產品。

有了初步的認識之後，還必須要透過量產實驗和市場的調查研究，才能確認是否能夠用這項產品，來建立一個從「社會企業」的角度著手，可長可久的事業，足以一步一腳印的改善農村狀況。

基於此，大眾教育基金會成立農民希望工程小組，研究是否能夠創新農產品，輔以技術和設備，實現「社會農業」的理念。

首先，屏科大的研究是在研究室裡培育，而且使用的堆肥材料，並非一般台灣菇農使用的土壤或木屑，而

是使用牧草。又因為台灣土壤重金屬的污染很嚴重，蘑菇產出之前所必要的覆土，是從荷蘭進口，乾淨的無汙染的泥炭土。

使用牧草堆肥，是我們選擇此產品的原因之一，因為我們要建立的是生態循環融洽的生產方式。如果使用木屑，要砍伐很多樹，而且使用完之後的堆肥，要當成垃圾處理，不符合綠色生產原則。如果我們一個月生產五噸的菇，就要處理約五十噸的垃圾，對生態也是個破壞，用牧草堆肥則可以把生長過蘑菇的堆肥，用來養牛養羊，因為經過堆肥發酵而且長滿菌絲體的牧草，更容易消化，更有營養價值，可以說是動物的健康食品，經過和台大徐濟泰教授合作實驗，飼養出來的羊和產出的羊乳，有特別的風味。

另外，我們得到二位農委會主委陳武雄、陳保基，和農業試驗所陳駿季所長的支持，以及幾位專家博士（石信德、吳寬澤、陳錦桐、蔡致榮、陳烈夫、呂昀陞、陳美杏、李璋崧等）請教討論後，進一步技術轉移農試所的堆肥設備和技術，基本上解決了量產的第一個問題。



接著我們必須克服從實驗室移到外面生產的困難，同時又要能夠實現基金會協助個體農戶，讓他們掌握生產工具的初衷。興建一個大型工廠，是最容易執行，用人最少，最有效率，而且成本最低的生產方式。但如此一來，只要找個農業生技園區，就可以進行，和農民／農村發生不了關係，失去了基金會協助農民建立經濟基礎，推展農



民教育，提昇農村文化的願景。

我們想到了用冷凍貨櫃設計成迷你型的植物工廠（簡稱為植物工場）來生產的方式。期間我們也請教台大方煒教授，確認植物工場是可行的方案，而且是世界趨勢。冷凍貨櫃加上環控設備的植物工場，基本上就可以做得比實驗室更理想，更重要的是：植物工場不需要大面積的土地，一般農民才負擔得起；植物工場不怕氣候變遷，可以全年四季生產，才能維持穩定的收入，而且生產所需的知識和方式有其難度，才不會大家一窩蜂投入，以至於發生量產價跌，大家一起受害的情形。

我們可以提供一到二個貨櫃給一家農戶，保證他們只要細心照顧，就可以每月有一至三萬元的淨利。他們還是可以培育自己原來的產品，只要利用剩餘的時間種植蘑菇，就能得到不錯的額外收入，如此他們可以即刻改善生活。約四十年前，台灣農民（包括我的鳳山老家）曾經在農田裡搭建菇舍，種植洋菇當副業，當時台灣曾經大量外銷洋菇罐頭，可惜無法持續，現在我們進一步提供菇舍（植物工場），培植高附加價值的巴西蘑菇當副業，希望這次能夠持續支持農民，而且植物工廠（場）是將來全世界改良農業的趨勢之一，是傳統農業和科技結合的新產業，可以運用在很多不同的領域，具有將來發展的潛力，年輕人也應該比較會有意願投入，如此一來就能匯集更多的年輕人，一起建設農村。

其實，農民們也知道農藥不好，有些農民甚至於因

為噴灑農藥而中毒進醫院。但是，當被詢問為何使用農藥的時候，他們會露出不好意思、帶著富人不知窮人饑的笑容，同時帶著受委屈的聲音，說出不得不的苦衷：不用

就沒有收成，全家就要餓肚子。這也說明了他們努力把兒女送到城市，不願意留在農村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我

們能夠讓農民們有比較好而穩定的收入，沒有後顧之憂，我相信我們就有機會和他們溝通，教導他們如何減少使用農藥，進一步使用無毒農法，並且幫助他們銷售無毒有機的產品，希望幾年之後，整個村子都可以生產無毒有機的農產品。

我們所設想的方式，是要讓每一個農家都有機會參加，要富足很多農家，而不是培養出來少數幾個大農戶或農企業，我們認為均富農村才是解決問題根本的辦法。而且，這個方式，可以很容易地從一個村子複製到其他農村，只要我們能成功的輔導一個農村，讓農民有信心，相信就會有更多的農村願意加入這個改變農村生態的行動。

解決生產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同時做二件事情：一是尋找可以培養也有意願配合的農村；第二是做基本市場調查的工作，了解消費者的接受度如何？而其中最主要的瓶頸是在產品的價格，除非我們能夠創造出比較高而市場又可以接受的價格，否則我們所有的計畫都流於空談。價格太高，消費者無法接受；價格太低，沒有足夠的利潤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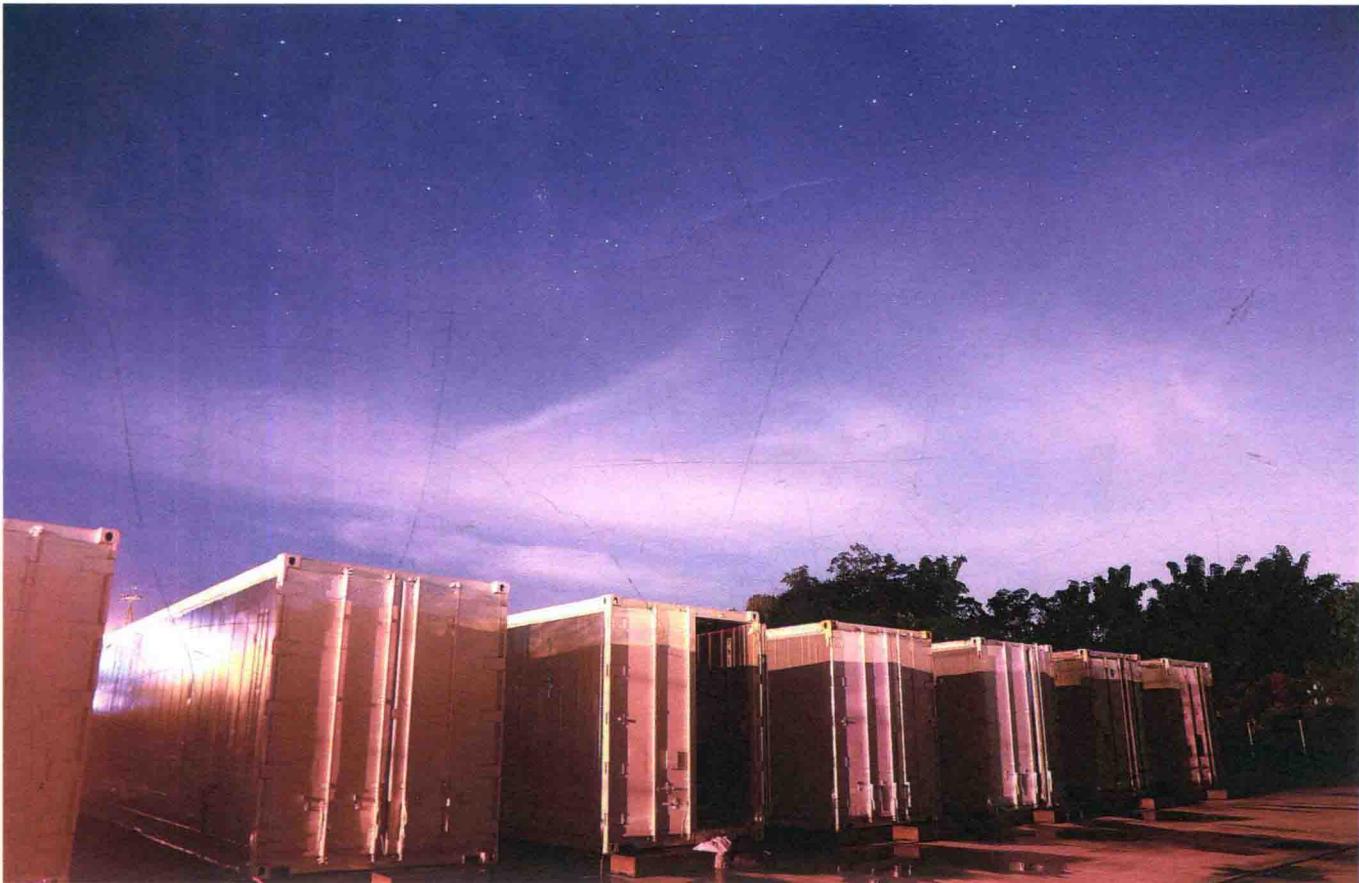
給生產的農民，難以維持運作。

要突破這個瓶頸，需要二個步驟：第一是尋找農村——大崎村；第二是創造品牌——香檳茸。

大崎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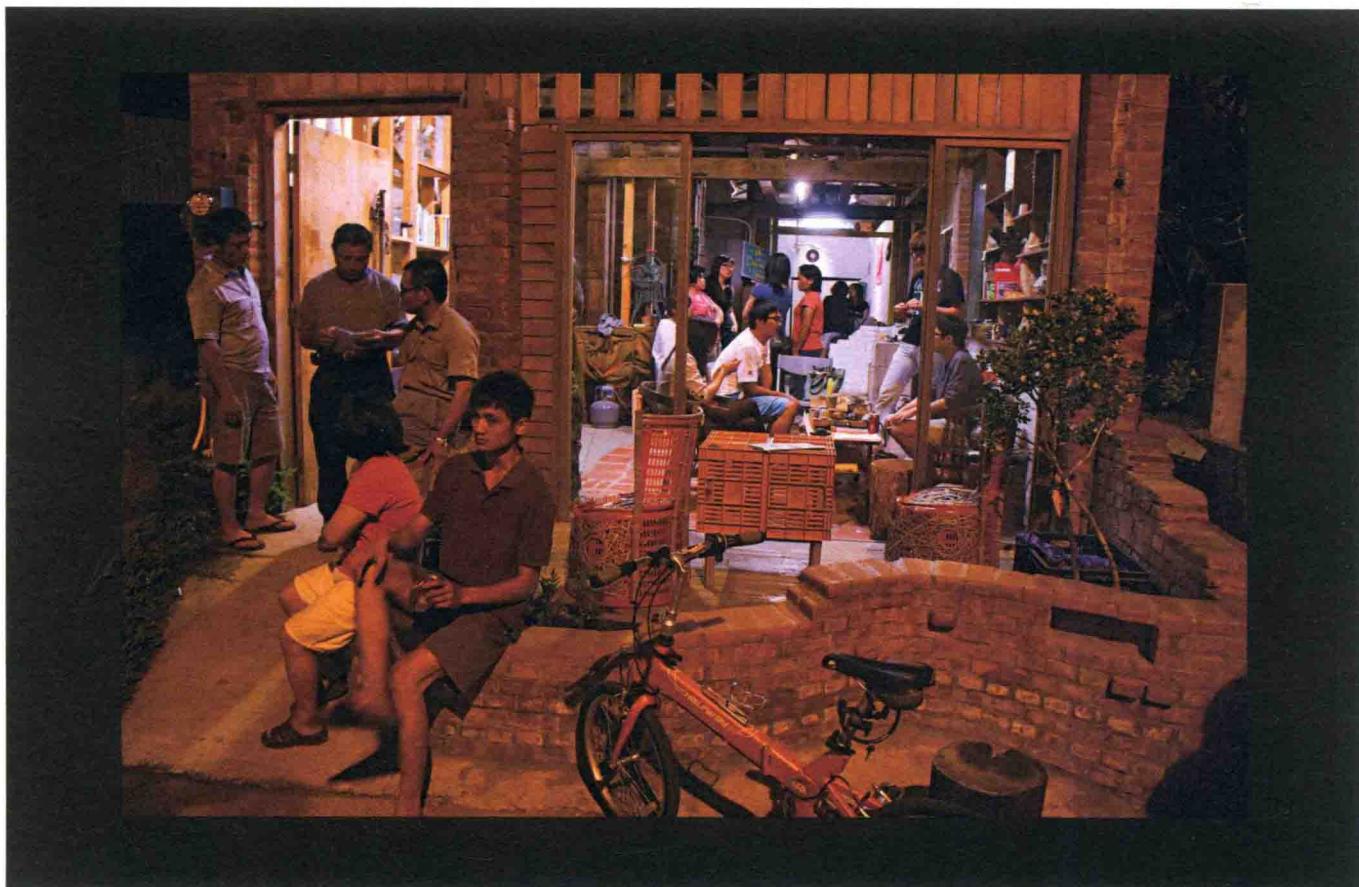
我們的初衷是要以「社會企業」的內涵，建立可長可久，可以幫助農民自立自強的「社會農業」，也希望藉此證明協助小農的可行性，進一步吸引更多的社會賢達人士，投入更多的資源，從根改善台灣的農村。

我們強調用「社會農業」的方式，是希望此行動能夠自立，不依賴捐款。以慈善心為出發點的行動，雖然值得肯定，但往往只是短暫的效果，讓農民得到一絲鼓勵和希望，但多次之後，如果沒有連續性的行動，卻反而會使農民產生疑慮。記得我們初次和大崎村農民，解釋基金會的「農民希望工程」時，他們充滿疑問，以為我們是另一個詐騙集團，因為他們曾經聽從來自台北，穿西裝的人建議，做一些投資和改善，但並沒有得到預期的回收。我們能和他們見面說明，是依賴一位社區營造的老將，台南藝術大學的教授曾旭正（現為臺南市副市長）。他已經花了幾年工夫，協助大崎村做了一些改變，讓整個村落有了文化的氣息，也得到了村民們的尊重和信任，透過他的安排，村民們才抱著「不好意思只好來看看」的心態前來聽我們解說。



最直接的疑問是：如果那麼好賺的話，為什麼我們不建個大型植物工廠，大量生產，獲取最大的利益？經過幾次的說明和接觸，才讓他們覺得，基金會是真的有心，做此幫助農村的事情，慢慢接受我們的意見，也參加我們舉辦的香檳茸栽培師的訓練課程。

但到最後要開始實行時，村民們還是提出一個完全沒有風險或意外的要求：他們希望不要由自己購買植物工場（雖然我們已經協調農委會，安排協助低利率貸款，而且保證買回的退場機制），而是由我們先開始種植，村民們寧願當臨時工幫忙工作，賺取工錢。這方式很難達到吸引年輕子女回鄉的目的，但考慮長遠的目標，我們還是決定接受短期的做法，先由樂活生技公司開始，投入生產並且銷售，當一切順利之後，應可建立農民們的信心，擁有自己的植物工場。



香檳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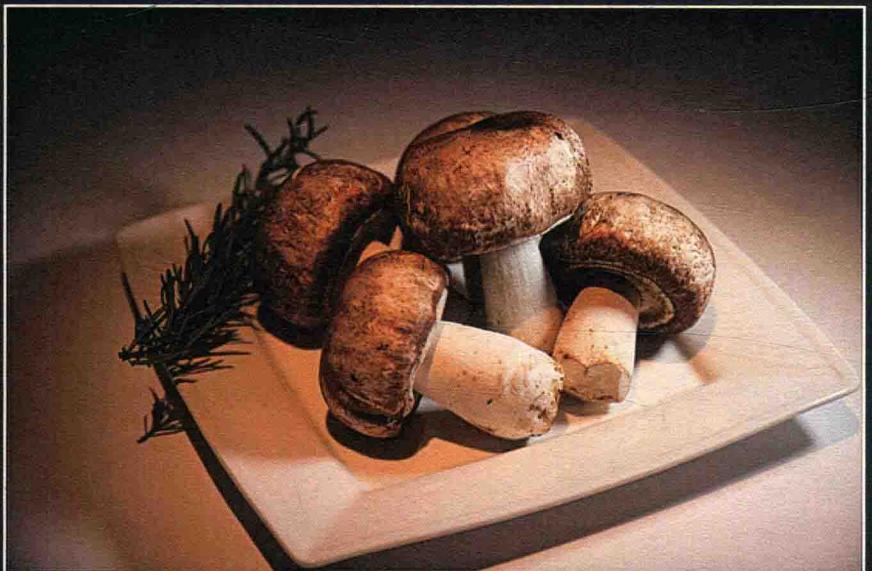
立品牌的過程中，我們也將加入文化的內涵，推出具地方特色的產品。

如何創造價值在市場上得到較高的價格，是解決生產方式和生產基地之後，最重要的核心課題。日本人稱巴西蘑菇為姬松茸，除了因為它有香氣又長得漂亮外，也是為了行銷，必須創造新名字和一般菇類區隔。在台灣我們把它命名為香檳茸，來突顯台灣所培養，有獨特色香味，並且有健身功能的菇，是市場中的唯一，希望建立一個台灣農產品品牌，能夠和法國松露，日本松茸比較，成為國際知名的台灣農產品。

首先，我們要發揮的是香檳茸色香味俱全的特色，我們和許多五星級飯店的主廚，合作廚藝分享會，開發高級佳餚，並得到台北開平餐飲學校（創辦人夏惠汝）和高雄餐旅大學（校長容繼業）的支持，利用香檳茸合作開發各種不同餐點。

由於各大餐廳都在尋求有特色的在地食材，同時又由於食安問題泛濫，消費大眾願意付出比較高的價錢，來食用無毒安全的食材。香檳茸很快就得到許多大主廚的青睞，接受比一般高的價格，推出香檳茸餐，站穩了第一步。

我們也利用香檳茸獨特的療效，開發很好的保健飲料：香檳茸粹取液。另外，把香檳茸添加進入動物飼料，擴展範圍，和水產試驗所及畜產試驗所合作開發香檳魚、香檳蝦、香檳雞、香檳蛋、香檳羊、香檳牛等產品。在建



大眾教育基金會的願景是，台灣成為無毒有機島，台灣就是品牌。要達成這個目標，首先要推動正道農業的觀念。

正道農業以共同利益為出發點，使用教育、科技和管理，再加上市場的力量，以推展改善農村和環境正義的訴求。

正道農業追求利潤的過程，必須合乎公義，比一般農業承受更多限制，而失去競爭力。因此，必須有創新的運作模式，才能夠彌補這個不利因素。

困境：有足夠的消費者願意花比較高的價錢，來支持正道農業的產品嗎？

困境：食物供應鏈——正道廚房、正道食品加工業——願意共同努力嗎？

過去三十多年來，「社會企業」在全世界慢慢地得到重視，尤其過去幾年，台灣年輕人之間激起相當的火花，

在大學裡都可見到研討「社會企業」的社團。社會企業，

基本上是要突破公益事業靠捐款的傳統，要用企業經營的方法解決現在的政府體系很難處理的社會問題。前面所提起的「社會農業」，就是因為看到農村衰微是長久無法改善的社會問題，希望利用企業經營的生意模式來解決農村問題，但台灣市場小生產量不大，顯然成本是較高的，所以要能成就，必須要透過社會教育，讓消費大眾願意接

受，較高的國內生產的農產品價格，而減少消費國外進口的農產品，更不要消費從國外進口的高價農產品。

但是要真正做到無毒有機島，則還要進一步推動「正道農業」，也就是說，在生產農產品或農產加工品的過程中，應該只使用正確的方法。解決農村問題，不應該衍生出其他可能更嚴重的問題，過去為了解決農民收入低，農村衰退的情形，大量使用化肥農藥，提高產量，結果不但沒有挽回農村，反而跌入更嚴重的土地／環境汙染，農產品安全可慮的困境。近來食品安全成為全民注目的問題，如果食品要安全，除了農產品要安全外，食品加工也要安全，所以正道農業還不夠，還要正道食品加工業及正道供應鏈，如此推論下去，我們要的是推動正道企業。

正道企業追求的是：利用合理創新的商業經營模式，來協助解決弱勢人權、居住正義、健康照護及大眾教育等社會問題。

正道企業追求利潤的過程，必須合乎公義，比一般企業承受更多限制，而失去部分競爭力，所以必須有創新、創造價值的營運模式。

解決社會困難問題，追求共同利益的過程中，不應該產生其他問題，還必要合乎公義，才是文明的提昇。

困境：有足夠的人願意花比較高的價錢，來支持正道企業的產品嗎？

正道企業應該使用正確的方法經營企業，優先考慮社會公義，其成本自然比較高。在激烈競爭的壓力下，由於成本高而做不到生意，影響公司的發展，加上董事和股東的壓力，企業是很難堅持正道的。所以一般企業很容易就決定：先賺錢再見機行事，賺錢常常比正道被優先考慮。總而言之，即使不合乎正道，先賺錢再捐款給慈善機構，或行企業社會責任，仍會獲得好名聲，善款到底從何而來，是不會被追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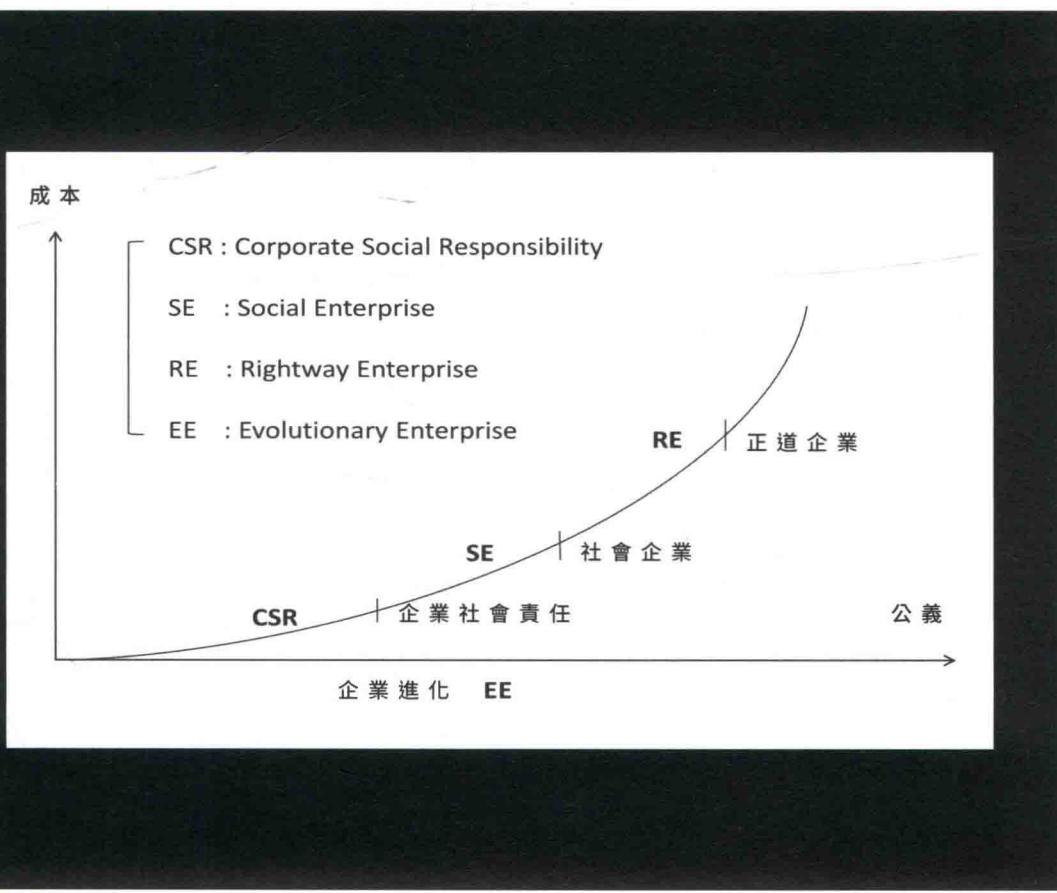
古文《大學》強調正心，才能夠平天下（公平天下，平安天下），實在是至理名言。在現行的經濟架構和社會制度下，如果無法正心，貧富嚴重不均，其實是必然的結果。

最後，我必須強調，台灣是一個充滿愛心的地方，只要看看每一次不幸事件發生時，台灣人民的踴躍捐款，就知道社會上有非常多的善心人士，也有很多企業家願意為台灣付出，大眾教育基金會只是想嘗試一個例子來說明，幫助小農，繁榮農村，深耕台灣的土地，是可行的方案。

台灣農業的基礎深厚，有非常多優質的農產品，等待我們去開發行銷，只要找到一個好產品，運用創新的模式來創造價值（安全無毒就有很高的價值），協助農民行銷，就可以幫助幾十個農村，幾百個農村，甚至更多。

我們盼望台灣成為無毒有機島，因為這是最好的出路，或許也是唯一的出路，因為台灣必須自我提昇，投資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急需各行各業有創新能力的高階人

才，而吸引並且留住高階人才，最基本的需求是：優良的食和住的環境。





THE REVOLUTIONARY WITH VIOLIN

革命家の小提琴と農民運動



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

—— 簡吉和台灣農民運動

南方家園出版 Homeward Publishing

書系 再現 Reappearance

書號 HR021

作者 楊渡、簡明仁

責任編輯 鄭又瑜

企劃編輯 張羽甄

裝幀設計 Timonium lake

發行人 劉子華

出版者 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NANFAN CHIAYUAN CO., LTD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12 巷 66 弄 22 號

電話：(02) 25705215-6

24 小時傳真服務：(02) 25705217

劃撥帳號：50009398 戶名：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 nanfan.chiayuan@gmail.com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9178022

傳真：(02)29156275

印刷 約書亞創藝有限公司

joshua19750610@gmail.com

初版一刷 2015 年 11 月

定價◎新台幣 1000 元

ISBN 978-986-91423-2-8

Printed in Taiwan ·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贊助單位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國藝會

特別感謝 大眾教育基金會、徐宗懋圖文館、秋惠文庫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pyright © 2015 楊渡、簡明仁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和臺灣農民的革命運動 / 楊渡、簡明仁著。-- 初版。-- 臺北市：南方家園文化，

2015.11

面：公分

ISBN 978-986-91423-2-8 (平裝)

1. 農民運動 2. 日據時期 3. 照片集 4. 臺灣史



